



大衆

# 大衆

號月七

飛龍牌  
雨衣

新式 樣式  
保不 漏水

各均 均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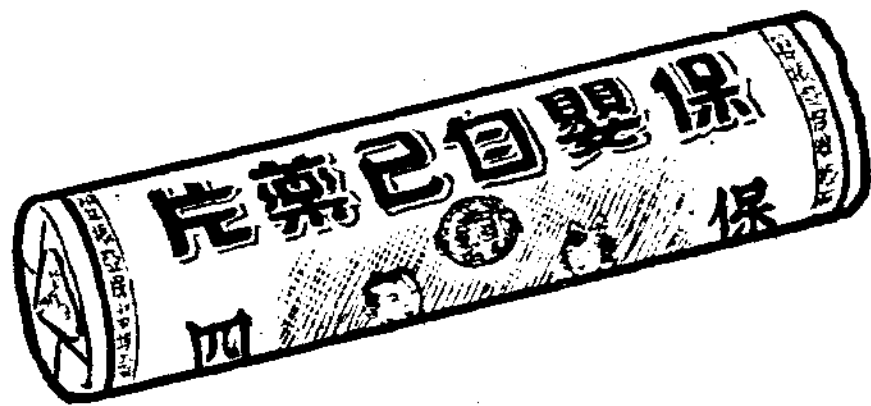
總出品 德商 德商 德商

上海 廣東路一〇一號  
電話九五六九

大衆出版社印行



# 保嬰自白藥片



保嬰自己藥片，功能強健嬰孩胃腸，却除嬰孩百病，服後白白胖胖，活潑可愛。



上海振亞藥廠出品

雙馬牌  
雨衣



▲各大公司均有出售▼

B.H.B.

B.H.B. 雙馬牌雨衣

雙料第一

式樣第一

*[Handwritten signatu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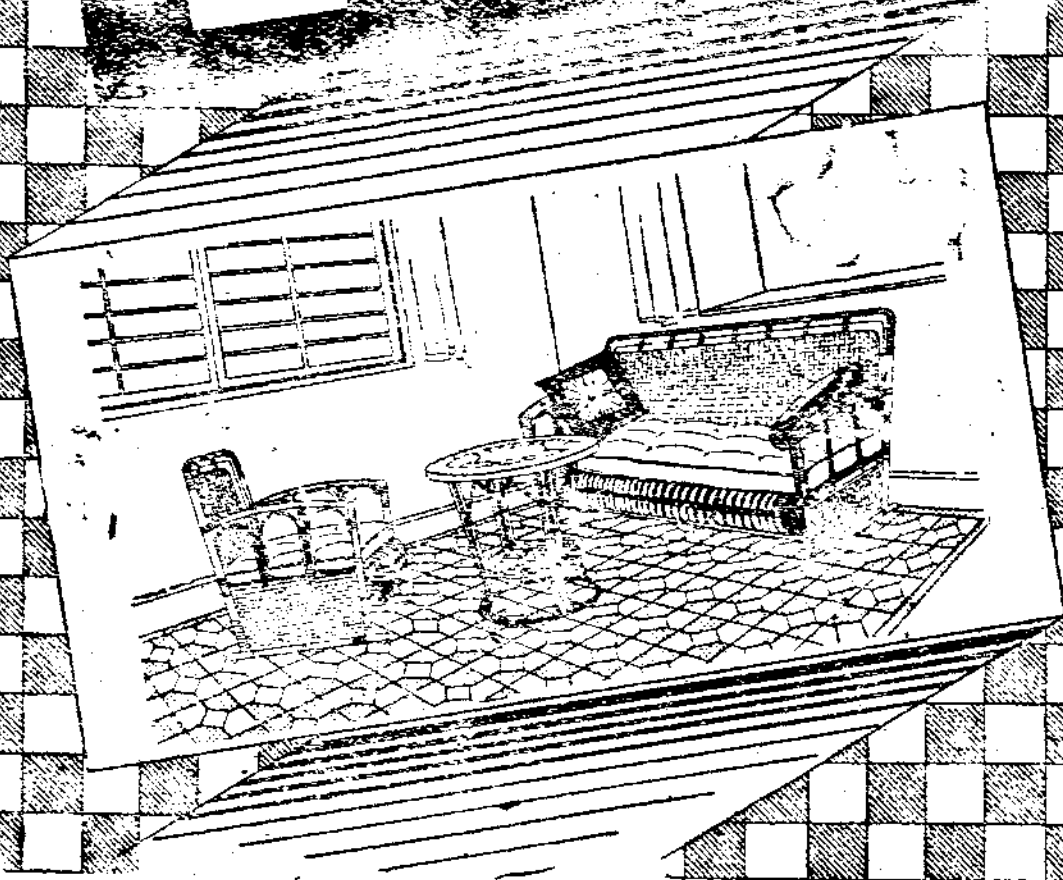
祥生雨衣廠出品

*[Small handwritten mark]*



友誼煤廠股份有限公司  
榮譽新貢獻

器柳藤 登摩  
毯地草 術美



行發二第

號三九五一路寺安靜

〇六八一六 話電

行發一第

號一〇二路摩西

九四六五三 話電

品出廠器草柳藤國中

# 天厨味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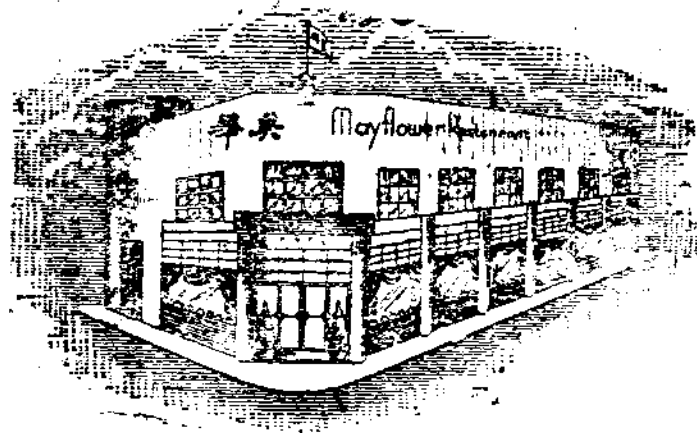
用樂婦上鮮味高



品出廠精味厨天

美 華 酒 樓  
粵 菜 咖啡 茶 點

無 大  
不 宴  
相 小  
宜 酌



音 皇  
樂 禮  
茶 廳  
座

部各接轉號七八一〇六 話電 號五十口弄橋斜路寺安靜 址地

萬 壽 山 酒 樓

● 粵 菜 茶 點 ●

專 外  
部 送  
承 筵  
辦 席

廳 鳳 鳳

夜 名 茶 交  
座 山 座 際

行舉起半時十 半時五至時三

喬 喜  
皇 慶  
富 禮  
麗 廳

口 路 馬 四 路 藏 西

四 五 九 五 九 · 九 四 五 二 九 : 話 電

訂婚♡結婚♡必備

# 龍鳳證書

人生最可紀念之事莫若結婚大典  
結婚證書為婚禮告成中之重要之

文件  
龍鳳證書為

柳影夫婦繪製文字圖案均係名書  
畫家設計畫面工細選用真絲絹片  
仿古宋錦裝裱富麗堂皇得未曾有  
洵為美滿姻緣之美滿紀念品也

歡迎。採用。批評。介紹

經銷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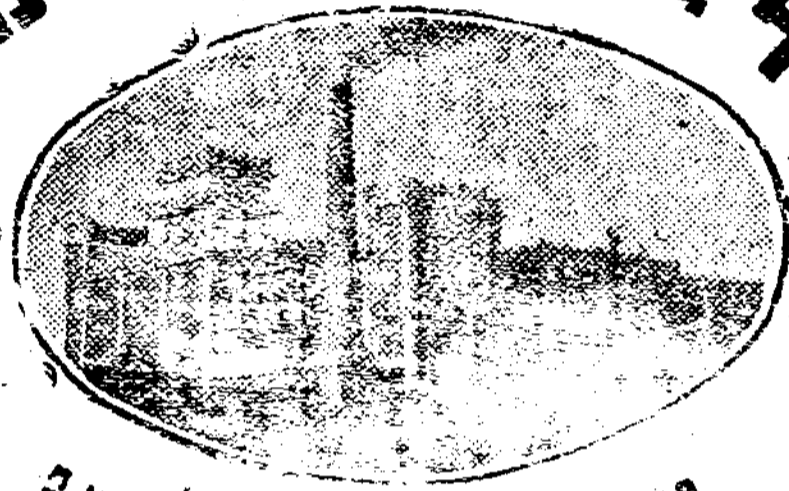
先施公司	永安公司	大新公司	百新書局	中西書局	元益印刷所	東新書局	求古齋書局	大陸印刷所	兩宜齋印刷所	浦東大團鎮	新盛紙號	蘇州	中國鋼筆公司	新國民書店	常州	世界文具社	南京	華新文具紙號	陶朱商店	建國書店	杭州	大東美術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柳影畫社發行

上海四馬路山東路二〇六號  
電話九八五三轉柳影



# 中國新福烟公司



必先利其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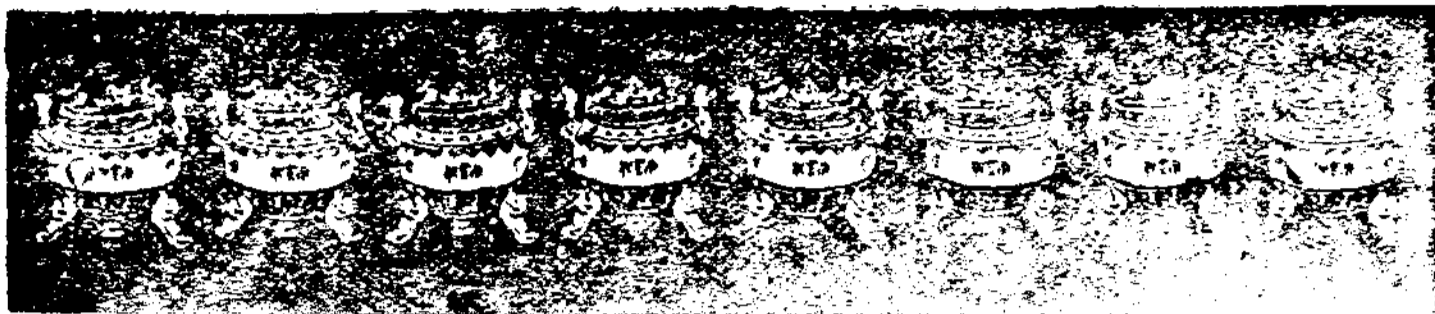
工欲善其事

製造廠全品

具着偉大的設備 纔有精良的出品

<p>嘉寶牌香烟</p> <p>香味和潤</p>	<p>勇士牌香烟</p> <p>二時常升</p>	<p>金塔牌香烟</p> <p>清香爽</p>	<p>旗艦牌香烟</p> <p>味佳口大</p>	<p>沃克牌香烟</p> <p>時上純物</p>
--------------------------	--------------------------	-------------------------	--------------------------	--------------------------

中國新福烟公司出品



# 大衆七月號目次

民國三十三年  
七月一日出版

## 彩色銅圖四頁

△插圖▽

△短篇小說▽

一昔記

予且

(一七)

野性的復活

丁諱

(一六)

一舞女(上)

包天笑

(一五)

式微

周楞伽

(一四)

同情

湯雪華

(一三)

大阮與小丁

魏謀

(一二)

穿箭記

楊赫文

(一一)

神秘之妻(中)

胡三葆

(一〇)

村長

陳楊絢霄

(九)

婚事(四)

汪麗玲

(八)

△國故新知▽

原慈(四)

唐文治

(二〇三)

說魔

胡樸安

(二〇二)

國學談(五)

丁福保

(二〇一)

辛亥革命書徵

魏如晦

(二〇〇)

△參攷資料▽

標準草書千字文

于右任

(一九九)

歌德長詩

創造

(一九八)

遊踪追憶詞

何蒼回

(一九七)

上海南京路新新公司對面

# 亨得利

鐘表總行

專售高表等鐘表光學眼鏡

全國分店聯號最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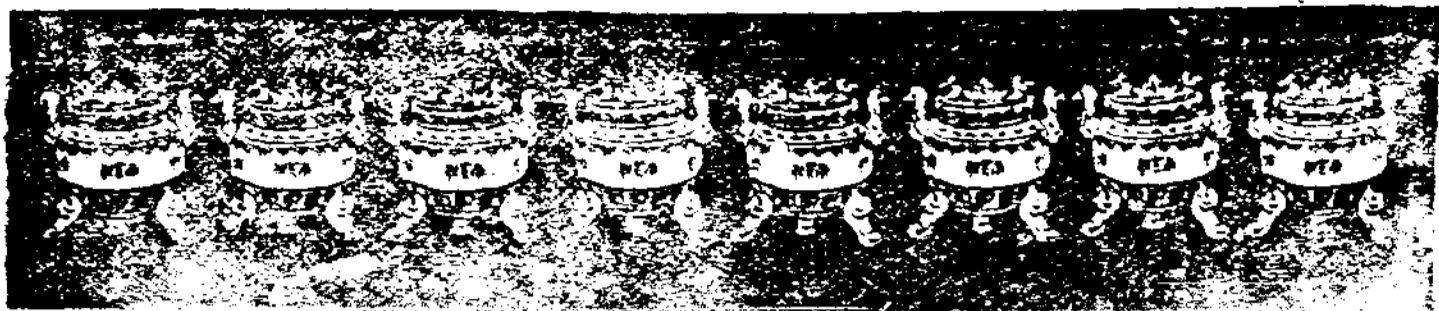
修理鐘表經驗最富

本埠第一分行

霞飛路華龍路口

本埠第二分行

靜安寺路戈登路口



何澄 何蒼同 白清閑

△ 散文筆記 ▽

病廢閉門記 ..... 胡樸安 (一二五)

秋星閣筆記 ..... 包天笑 (一三〇)

九峰樵子談畫 ..... 張叔通 (一三四)

三遷 ..... 陶亢德 (一三六)

鬢舍憶語 ..... 白悠 (一三九)

劍中二記 ..... 呂白華 (一四三)

傭餘雜錄 ..... 陳廷楨 (一四九)

雉尾集 ..... 屈彈山 (一五二)

國際知識 ..... 安納 (一五六)

△ 史地常識 ▽

丹麥片面 ..... 楊融 (一五九)

中途島和薩摩亞羣島 ..... 嚴懋德 (一六一)

在學青年的暑假進修 ..... 黃影杲 (一六三)

老人經 ..... 徐傅霖 (一六六)

△ 戲劇 ▽

新婦 ..... 顧仲彝 (一七一)

史可法 ..... 陶素 (一七七)

△ 長篇小說 ▽

拈花記 ..... 包天笑 (一八三)

京塵影事 ..... 張恨水 (一九一)

編後小記 ..... 編者 (一九五)

殺菌生肌 皮膚良藥

# 新華藥膏

新華藥膏專治一切皮膚疾患 靈驗迅速有藥到病除之功




上海華新藥行

本埠各大藥房均有代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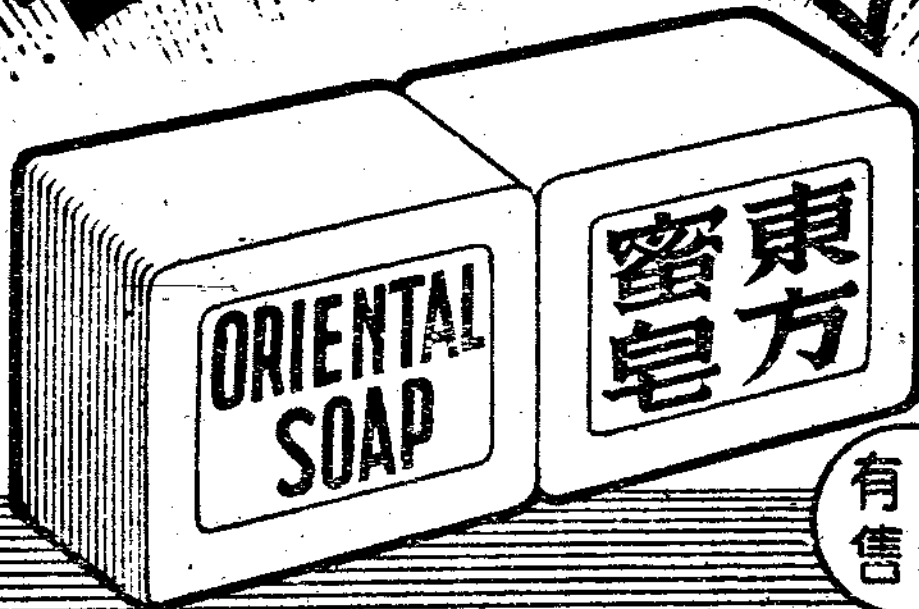
外科 燒灼 潰瘍 皰瘡 疔毒 癰疽 疥癬 濕疹 頑癬 燙傷 凍瘡 刀傷 止血 止痛 消毒 生肌 收斂 防腐 功效 神速 靈驗 無比 藥到 病除 功效 卓著 誠為 居家 旅行 必備 之良 藥也





廣 堅 沫 多  
去 垢 迅 速

# 東方蜜皂



到 處  
有 售

上海東方化學製品廠出品

上海南京路九號



多 福 多 利

**多 福 利 酒**

氣派 富麗 蒸溜 滴滴 原料 高貴

當代洋酒之為 黯然失色

宜於 送禮 宜於 久藏

每瓶售五百元 暢銷全國各埠

名酒當前

各大公司 各大酒家 均售

**葡**

**萄**

香噴噴

甜 蜜

**果**

**酒**

男女青年年舉盃歡飲

精神煥發朝氣勃勃

冷飲，冰飲，鮮美無比！  
每瓶售三百六十元



上海福利農場製工 榮譽 姊妹 貢獻

長壽路一四四八號

電話：一六四四七

▽明代唐伯虎（寅）方朔偷桃圖△

王母東鄰方朔小兒偷  
桃三度到瑤池群仙  
無處追踪跡却自持  
果薦壽奇色唐寅為  
寫齊東志奉  
為守養壽

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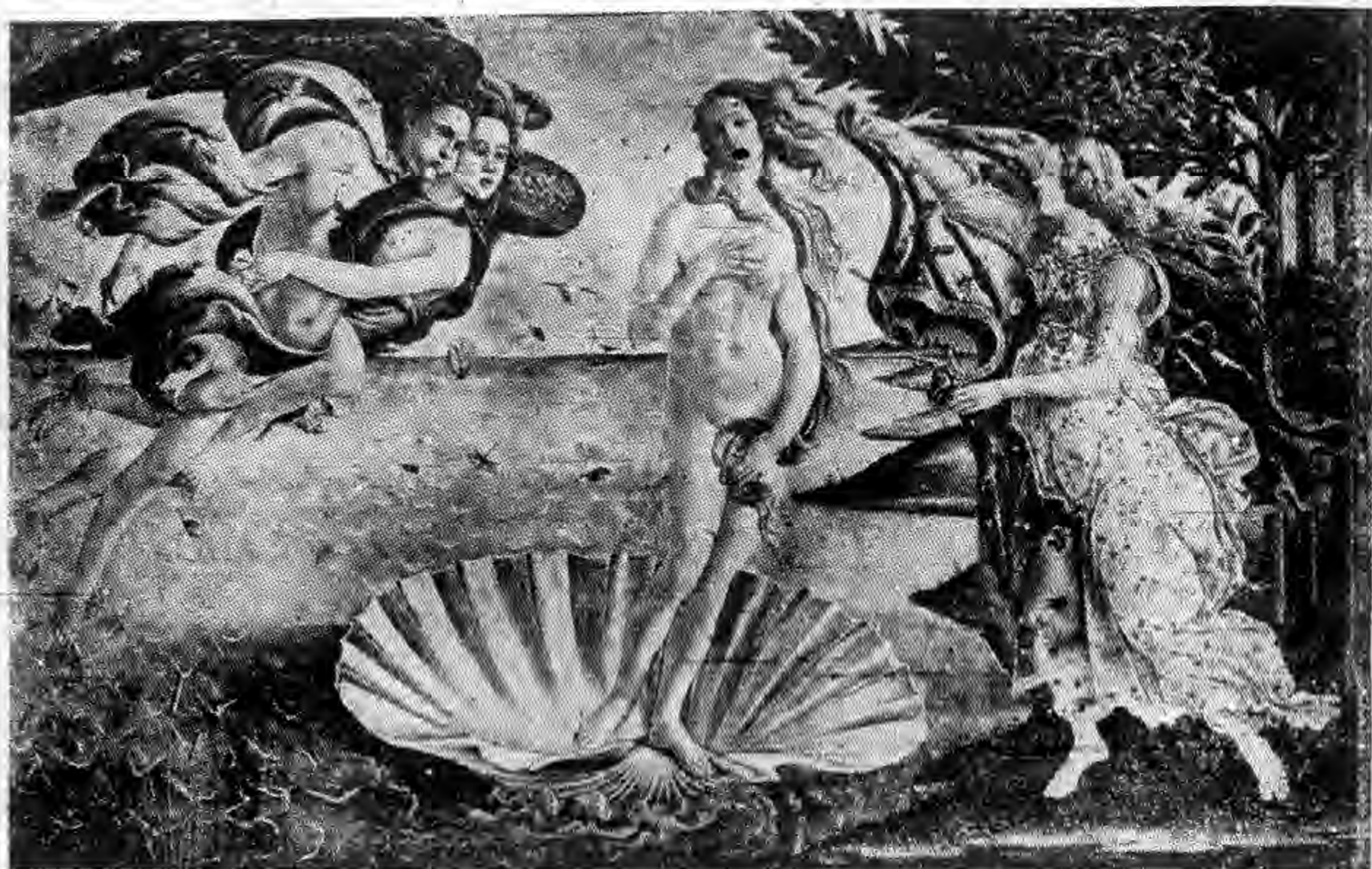


太湖石爲中國畫中有傳統的形狀與畫法，而桃花與長春花，富於寫生味，但貧弱相多於富貴相，乃寫實也，至於背景，則精寫天象，其顏料，另用一種有光澤之媒介，實非尋常之物，蓋此畫。乃意大利人而於康熙五十四年歸化中國，於傳道之餘暇，從事丹青，供奉內廷，留有許多作品，歿於乾隆三十三年（一七六八）。享年七十一歲，名耶世甯，本名 *Joseph Castilioni*，晚年尚不拋棄油畫，其時受乾隆帝之命，曾作歷史上有名之香妃像，耶氏且長於建築術，研究中國畫有素，以寫實爲基礎，用中西折衷之新畫態，當時之人，頗爲歡迎，彼與爾時宮廷畫家唐岱氏合作者頗多，此圖亦有一「臣耶世甯恭畫花鳥」一「臣唐岱恭畫湖石」二款，頂上有一「怡親王寶」印章，知爲乾隆帝第十三子和碩允祥所藏之物。（華岱）



桑特·洛·濮蒂謙里作  
富洛倫斯·烏非奇畫廊藏

◁ 維那斯之誕生 ▷



圖為卡司推洛別墅而繪。帕利卻諾之詩曰：「惟天與地兮，歡迎伊之降來。彼「光陰」兮，亦待伊之來臨。將以遍繡明星之外袍兮，蔽其潔白之肌膚。」濮蒂謙詩中之「光陰」，寫作尼膜夫之姿態，穿繡矢車菊之白衣，足登貝殼，剛自哀凱海之波浪間，為風送來。彼一絲不掛之愛神維那斯，特衣之。所謂「遍繡明星」，乃於粉紅色之地，飾以雛菊之紋，背景為天尚未明之銀灰色也。

此愛神，恐以當時梅第企家園中之古代彫刻為參攷者也。

(華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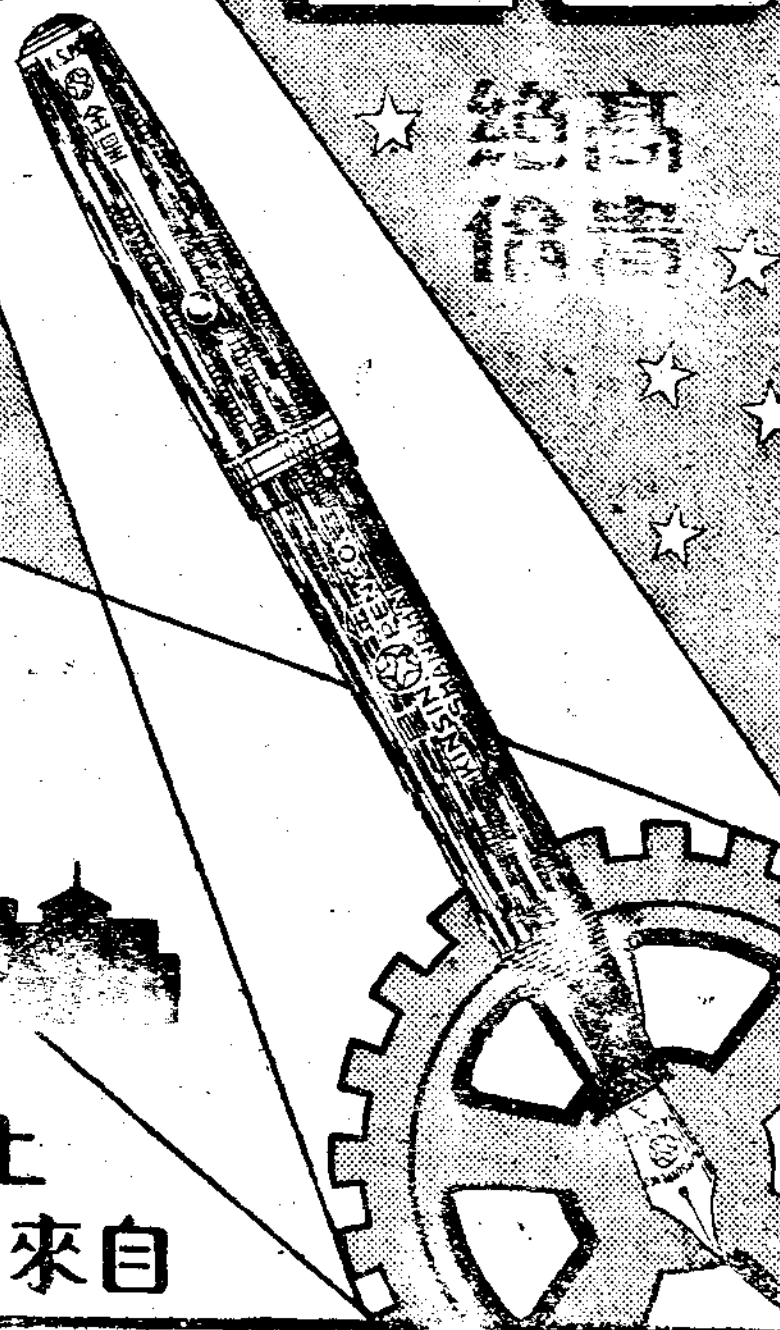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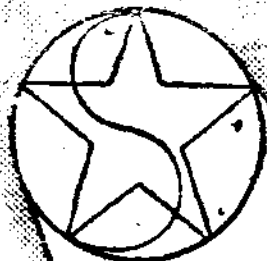
波... 任... 抛... 南... 田... 有... 吟... 閣... 舊... 球... 更... 請... 書...

▷ 筵書生先禪夢鄒家刻書 ◁



▽ 豐子愷先生畫 △

# 明星



得此  
心願  
事

總高  
信

名國  
筆備

本外埠各大  
公司書局文  
具商店均有  
出售



星金海上  
廠造製筆水來自

## 大明鐘表眼鏡總公司啓事

敬啓者本公司爲體恤清寒貸學金學生起見前曾贈送之近視眼鏡  
免費配鏡券三百份業已滿額而踵門相索者猶復紛至沓來並皆要  
求繼續本公司鑒此情狀義難容辭茲經決定准予繼續服務以謀貸  
學金學生之福利但以工料高貴犧牲過大此後每付酌收工資壹百  
元藉稍彌補尙希鑒原爲幸

并備最新式米許

林太陽鏡每付一

百八十元至六百

元不等



天津路一七三號

電話九二八四七

909

# 金爵牌網腋麻紗汗衫

兩腋生風 一舉成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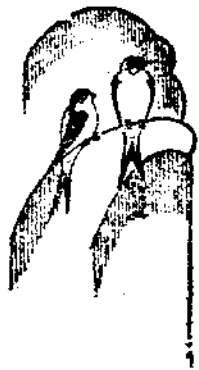
中國內衣工廠之創者

景綸衫襪紡織廠榮譽出品

各大公司商店均售



總發行所 京都府京都市西區寺町四丁目四番



## 一 昔記

予且

霍士行在上海的時候，我常到他那裏去，他是一個散懶的人。起居都很隨便，單就他那一張書桌看，就凌亂的不得了。凌亂還不算，簡直連寫字的地方都沒有。我問他：

「倘使你需要寫字呢？不是連寫字的地方都沒有嗎？」

他聽了我的話，就將兩手把桌上的東西向前一推，劈劈拍拍的一陣響，那些書呀，稿紙呀，全都掉在地上。他於是笑道：

「這樣，地方不就騰出來了嗎？地方是人力去開拓的。」

他哈哈地一陣笑。可是那地上的書和紙，不知道要到那一天纔會被他拾起了。

他常向我說：

「一個人的房間，應該要顯出生氣勃勃的樣子，要生氣勃勃就不能太整齊，整齊和嚴肅是相連的，換句話就是死板板的，又那兒來的生氣？」

他對人也是很隨便，隨便之中却流露出真誠。可

是這種真誠不易被人看出來，往往被人誤會，當作傲慢。他是一個寫作的人，但並不常發表作品，偶然發表一篇，却有許多人喜歡看，尤其是女人，看了他的作品，就很想見見他，可是見了他之後，立刻察覺他這樣的態度就敬而遠之了。

他的稿件寫的並不少，可是常常的寫不終篇就丟手，所以在他房間的地上，桌上，書架上，抽屜中都有那些零散的稿件。我到他家裏之後，一坐就要坐上幾小時，他呢，也不和我說話，好像沒有我在那裏一般。我呢，就在那些書堆和紙堆中亂翻他的零散的小說和戲劇稿件，有時坐下來讀上半天，覺得趣味十分的濃厚。

## 二

在一個陰雨天的下午，我到他家裏去，就在他那稿紙堆中翻出一篇殘稿來。這是一篇戲劇的稿件。

### 第一層樓

這是房屋的第一層，陳設有新有舊，牆上花紙也褪了色，開幕時是吃晚飯的時間，桌上陳列着晚膳的用具，小桌子上有個爐子，孟太太往來着預備她的晚

勝，她是一位富有母性的老太婆，服裝不華，但是很潔淨。

外面有敲門聲，門開，進來的是房東太太的一個僕婦梅嫂，她手中拿了一個紙包。

梅 老太，你今天很高興。

孟 我知道不是她，她來的不會這樣早！

梅 你今天真高興。

孟 你知道我的女兒離開我已經好久，難得她今天回來！

梅 (放下紙包) 這是你買的東西。

孟 謝謝你(她打開紙包，裏面盡是食品)

梅 我們太太招呼過的房裏不許燒菜。

孟 因為我女兒要回來，我弄了兩樣菜已經冷了。你看，我總不能叫她回家之後吃冷菜，所以我暫時把爐子放在房裏預備着。

梅 太太最不喜歡住在這屋子裏人在房裏做菜。

孟 我要等她回來再燒呢，她是從遠處來的，我總得要做兩樣菜，使她喜歡，使她覺得熱鬧。

梅 她是從熱鬧地方來的，一兩樣菜就使她熱鬧喜歡？

孟 原是從熱鬧地方來，回家就得着好好兒的休息。休息？你們今晚定要談到半夜。太太最不喜歡住在這屋子裏的，夜裏說話，吵着別人不能安眠。(敲門聲，陳白了自外面進來了。他是一位年約

三十許的人，沉靜和悅，身穿制服。)

陳 老太！

孟 你好嗎？

陳 我打這兒經過，順便來看看你。(梅下)您這樣忙。

孟 我女兒今晚是要回來的。

陳 什麼時候來？

孟 五點廿分車到車站，現在什麼時候？

陳 六點半了。

孟 (走至窗前) 那她怎麼到這時候還不來？

陳 火車也許遲到。

孟 她從小長大，一直沒有離開，可是一離就離開了這些時。今天我替她做了兩樣菜，她一定很喜歡。

陳 老太，她喜歡的那裏就是這兩樣菜呢！好，我去了，明天再來看她！

孟 你也做夜班麼？

陳 做的，夜班比日班格外來得有趣(梅嫂推門)我去了！

梅 不要心煩意亂的，她已經來了。

孟 來了嗎？

梅 我遠遠地望見一輛汽車(向陳)你不坐一會兒？

孟 她不會坐汽車的。

梅 也許是她呢？(下)(孟老太十分的喜歡。)



陳 (至窗口) 那兒來的話，汽車不是走過去了嗎？

孟 (急起來) 她今晚不會來的嗎？

陳 倒也說不定 (看錶，低聲) 就是火車遲到也遲不了這許多時間。她寫信說今晚一定來嗎？

孟 還是上一個月，她說她要一個最好的朋友去旅行，但是一定要回家看我一次。

陳 別是她已經訂了婚罷！

孟 也許是，她以前會寫過好幾封信給我，就是說的這些事。(她想起一件事來) 不錯，她還寄了一張照片來……，(她開箱子去找，沒有找着照片，却拿出一個珍珠項鍊來) 這東西是我預備今晚給她的，假使她訂了婚！

陳 也許你記錯了日期！

孟 不錯的，算來算去是今天晚上。

(窗外有足音，他們注視，乃是一個男子走上了樓。)

陳 您不要着急，也許她在車站遇着朋友說話，就誤了時間呢？我要去了，明天再來看她！

梅 (在窗外說) 這兒有你一封信呢？(梅嫂入)

(老太接讀，色變) (陳及梅嫂愕然) (窗外又有人走過) 孫小姐，你有一封信在廳堂裏，拿着了嗎？

孫 (在窗外) 拿着了。(遙以信示之，上樓)

(幕落)

一個人去吃飯的。」

## 二

### 第二層樓

第二層樓的情景，他又不是用戲劇形式寫了。他就這樣平鋪直敘的寫下去。

「孫小姐把信拿上了第二層樓，房裏並沒有人，她去了外衣就點起小桌上的火酒爐，預備看信。李小姐便從另一個房中走出來了。」

「是誰來的信？」

「誰？我的爸爸。」

李小姐似乎很失望，她坐下來刷指甲。半晌，她問道：

「你到什麼地方去的？回來這樣遲？」

孫小姐看了看手錶，說道：

「也不過纔六點半鐘。」

「恐怕你已經吃過晚飯了罷！」

「吃過了。」

「我早就預料到的。我可是一直回來，並沒有吃晚飯。」

「那很對你不住，愛梅呢？」

「還沒有回來呢？」

「那你可以等她回來一道吃。」

「還不是和你一樣，吃了飯再回來，我是注定了

「今晚出去嗎？」

「當然！我一天到晚坐在辦公室裏，真厭死了，我想我總該有個消遣的方法。哦！今天早晨吵了你能睡。」

「我就是聽見你吵，真討厭。」

「我沒有方法，我未嘗不想靜一點。愛梅真睡的像死人，她總是不醒的。」

「咖啡拿來，燒點喝！」

在咖啡燒開的時候，梅嫂就跑來敲門了。

「愛梅姑娘不在這兒嗎？」

「還沒有回來。」

梅嫂看見火酒爐子了。她說：

「孫小姐，你知道我們太太不許用這個爐子嗎？」

「我很當心，不會失火的，你看！」

她一面就將爐子蓋起來了。梅嫂道：

「你再當心些，總有一天被她捉住的。」李小姐

道：

「不用火酒爐，要我們用什麼爐？」

「不要你們在房裏燒菜。」李小姐道。

「我們按月付房錢，還有什麼話說？」

「太太就是不歡喜你住在此地，常常有男人來。」

「對你太太說，叫她多管自己的事，少管別人的

事。」

「有話你自己說去，李小姐，你放好一些罷，愛

梅姑娘已經學壞，她也有男人來找她了。」

梅嫂說過就憤憤走出了房。

李小姐的興趣卻激起了。她說：

「愛梅也有男人來找她！怪不得近來她的樣子很

不對，時常心慌意亂的呢？」孫小姐道：

「愛梅的年紀很小，她是不知道什麼的。這個男

人又是誰？」

她很替她擔心。這時愛梅恰巧就走進來了。

愛梅是個天真活潑的少女，她也不過纔十七八歲

。她進來的時候，手中還拿了一個衣盒，她的意思，

是想使她們驚訝一下，她們倒是的確驚訝的，但驚訝

的不是她手中的衣盒，乃是怕她聽見了她們的談話。

其實，她怎會聽得見，她實在是太喜歡了。

「你什麼時候回來的？」

「怎麼回來的這樣遲？」愛梅道：

「我在外面吃了晚飯。」李小姐道：

「吃飯也要不了這大的功夫，現在已經是七點多

鐘了。」

「我買東西的。」

孫小姐的興趣激起了。她說：

「買東西？」愛梅放下滿臉的笑容。

「你們等一下。」說着她就把盒子打開，那件新

的短外衣，頃刻就穿上身了。她說：

「你們看好不好？我穿好嗎？」李小姐道：

「好得很！在什麼地方買的。」孫小姐也說：  
「顏色嫌老了一點。」她的意思似乎不在衣服上，她又接着說：

「我還有話和你說。」

愛梅已將衣服脫下放在桌上了。她道：

「快一點說，我還要出去。」李小姐說：

「到那裏去？」

「連我自己也不知道！」李小姐就笑起來。

「難道他沒有和你約定？」愛梅說：

「我真不明白你的意思！」李小姐道：

「我們老早就知道你有一個「他」了，現在只不

過想知道他的名字而已。」

愛梅真是有點驚惶，她不說話。李小姐道：

「你不要如此，梅嫂告訴我們的。」

孫小姐也在一邊笑着。

「他到底是誰？告訴我們罷！」

「我簡直不知道你們是什麼意思。」

「告訴我們他叫什麼名字。」

「他……」

「你是不預備宣布的。」

李小姐氣起來。

「這樣太使人下不去了！」

「我很爲難，我不是不告訴你們。我怕這事要傳揚出去，這是我最不願意的。梅嫂知道這件事，是她

親眼看見我們在一起談話，我不想她竟會說出來。」

李小姐道：

「告訴我們罷，我們還不知道是些什麼事呢！」

愛梅道：

「你們是在和我尋開心。」

「不，我們是在說正經話。」

「他今晚還要約我出去，他曾經帶我去看電影，

那地方真有趣。」

李小姐道：

「我們不要談電影，我們還是要說「他」，「他

」到底叫什麼名字？」

愛梅不說話。

「那麼今年多大歲數？」

「十八歲。」孫小姐道：

「還是個孩子。」李小姐道：

「別是個小滑頭罷！」她說着便去換衣服，一面

便走出去了。孫小姐知道這是個機會和愛梅說話了。

「愛梅，聽我和你說。」

「我不要聽。」

「你坐下來，我和你說幾句。」

愛梅坐到牀上去，孫小姐走近她的身傍。

「你應該和我一樣，不要和男子來往。」

「我也不知道是怎麼的，見了他，只覺得他好。」

「覺得他好，是決不夠的，你不知道他究竟是個

什麼人。」

「我現在知道他。」

「你只知道他這個人，不知道他的家庭，也許他家庭中反對這件事。」

「他從來沒有告訴過我。」

「他現在對你很好，久而久之，也許會變心的，到那個時候，你又怎麼辦？」

「以後他要和我結婚的。」

「你竟會相信這句話？」

「我自然相信，爲什麼不相信？」

「他向你求過婚？」

「是的，我並且答應他。」

「這真是我想不到的，愛梅，你自己應該想過，你怎能和人家輕易的結婚？」

「不管你怎麼樣說，我可是要出去了。」

「你應該想想。」

「想什麼？我愛他！」

愛梅真有些不耐煩，李小姐從裏面喊孫小姐進去，孫小姐急急的說道：

「無論如何，你要聽我的話。」

「好！聽你的話，聽你的話！」

孫小姐擁抱了她一回，就走進去了。

#### 四

孫小姐進去了之後，剩下愛梅一個人癡呆呆的想着。她怎能聽孫小姐的話？她已經投入在愛網之中了。

梅嫂又來敲門。

「梅嫂！」愛梅開了門。

「我給你帶來了一個信。」

「梅嫂，他到底來了沒有？」梅嫂笑着輕輕的道：

「來了！」愛梅直喜歡的跳起來，她執着梅嫂的

手。

「他來了，我知道他是要來的。梅嫂，我心裏真喜歡，你想我跟他去總不是一件錯事。」

「這話叫我怎麼敢說？」

「你說，不要緊。」

「你該切切實實的問他，到底是不是真心和你要好。」

「那他說過的。」

「靠不住！少年人靠不住的多。」

李小姐換上新衣走出來了，看她裝束的非常齊整，她走出來就問：

「有人來找我嗎？」梅嫂道：

「沒有。」她看着火酒爐，又道：

「我們太太說假使你用火酒爐，她就要叫你讓房子了。」

「你們的太太真好，她真能照顧我，煩你向她說

我很愛她。」

梅嫂睜了她一眼，想說話却始終沒有說，轉身就溜出去了。李小姐笑着加了一句。

「這個老東西！」

她轉臉又向着愛梅。

「你看我這件衣服好不好，我馬上就要出去的。」

「好得很！」

「你是不是答應了不再和他往來？」

愛梅一聽，頭就低下去了。

「大概他是一個很可愛的人。」

愛梅點點頭。

「來往固然是不要緊，不過不能過於密切，過於密切，以後是要後悔的。」

「那我怎樣辦？」

「還是不要見他罷！」

「不見他，我太對不住他了。這我辦不到！辦不到！」

「我可以向他說，說你不在家。」

「我不能對他說謊。」

「這又有什麼關係。」梅嫂倒又推門進來了。

「那位先生來了，叫你去！」

「謝謝你。」

李小姐道：

「讓我去，就說你不在家。」

愛梅十分的急，她說：

「讓我去，你不能去。」

她搶着走出去。三層樓上有人在喊梅嫂。

「楊先生，我就來了。」

說着她就走出去。

## 五

### 第三層樓

三層樓住了什麼人？乃是一個貧苦的大學生。在這個時代裏，誰都不能貧窮，就是讀書的學生也逃不出這個例。學生原應住在校內的。學校就是培養優秀青年的所在，一個青年固然書要讀得好，倘使沒有適當的身心修養的所在，給他住着，每日聽些訓育先生的話，那怕他書讀的再好，也就沒有什麼大用了。不單沒有用，有時還有害，有知識的人犯罪，比無知識的人來得利害，來得精密，來得重大。

住在三層樓的大學生，無論如何總是最不幸的人。雖然有時他們覺得比在學校中來得自由。但他們却忘記了自己已經離開了最親愛的父母，拿了些須的月費怎樣能維持高昂，況且，外誘還有這麼多。

當然也有在這不適宜環境裏仍舊是不斷用功的人，住在這個三層樓的張學正就是這樣的一個人。張學正現在正在讀書。

他在讀書的時候，就聽見梅嫂和楊維善在說話。

「梅嫂，不要多說話了。你爲什麼這樣干涉我呢？」

「這是我們太太的意思。你知道我們太太不許人家在屋裏燒飯。」

「燒壞了的東西，我賠就是了。」

「謝謝你！」

楊先生已經開始敲門了。

他看看梅嫂已經下了樓。他嘴裏就咕噥着：

「看這個女人多麼可惡！」

「真可笑得很，你看這個爐子，今天我出去的時候，這個老東西私自給我將這裏面的火酒全都倒光了。」

「她不能看見人家有爐子。」

「其實這也是件小事，和她說也沒有用。不過倒去火酒，未免使我太感困難了。她不該倒，不該乘我不在的時候倒。他放下了爐子，一面就向張學正看：

「你在做什麼？」

「讀古文。」

「你真是一個難得的少年人，在這個世道裏，誰還唸古文！」

「本國文弄不好，是沒有出路的。」

「我活了這麼大年紀，倒還沒有聽過這樣的話。我想起來了。好像你向我說過，你哥哥要你去做生意。」

「我告訴過你的，不過我也說過我不願意。」

「在我看，你是一個有志向的人。古語說得好，有志者，事竟成。況且，你又好，又老成，又樸實。你身邊有錢嗎？借幾個錢讓我去買火酒，我怎能少掉這個爐子，恰巧我又少了這幾個錢。」

「我那裏有錢？有錢，我也不至於讀古文了。」

楊維善坐下來嘆了一口氣。說道：

「這年頭什麼事都不能如人的意。尤其是像我們沒有錢的人。」

「對！尤其是像我們沒有錢的人。」

楊維善還有什麼說的，他的精神已經頹喪了。他又坐了一刻，覺得十分無聊，只得說：

「我很對你不住，晚間來吵了你，心中很不安。」

再會吧！」

他十分無聊地走了出去，沈琴愚就走進來了。沈琴愚是和張學正住在一間房子裏的人。他是張學正的遠房親戚。」

「老頭子跑來做什麼？」

「沒有什麼，只不過隨便的說幾句話。」

「我在樓梯上遇着他。他來，總沒有什麼好事。」

他停了一刻，又說：

「你在做什麼？」

「讀古文！」

「真了不得！」

「我的國文不好哇！」

「離好？現在這個年頭，誰能亂來誰就有飯吃，學問是談不上的了。你看我的國文不好，不是也在混着？」

「四點鐘的時候，有個姓趙的來找你。」

「不錯，我得去見他。不是你提我倒忘了，我的大衣呢？」

「在那兒！」

當他將大衣拿在手上的時節，房門又砰砰地響起來了。他去開門，見了那進來的人，就道：

「知文，你好幾天沒有來了。」

「我來，你是想不到的罷！」

「我以為你現在……」

「怎麼樣？」

「正在和你的夫人談情說愛呢？」

「那兒來的夫人，不要瞎說了！」

「記得那一天，你和那位穿淡青衣服的小姐。」

「不用提了，她對我，一會兒冷，一會兒熱，真是使我難過。」

「你不是和她看過電影，說她和你很好嗎？」

「總要結婚纔能算？可是談到結婚，我也沒有錢。幾個月來，我都愁着這件事，想到不能解決的時候，我就跑到店中去喝酒。」

「坐一會，我出去一下就回來。」

「不，我帶了一點好東西來，你別走！」

說着他從懷中掏出一瓶酒來，表示和酒瓶有十分親熱的狀態。

「杯子呢？」

「杯子呢？」沈琴愚跟在他話音後面就問張學正。來客也就說：

「張！你在幹什麼？」

「讀古文！」

「這個年頭，還唸什麼書？」沈琴愚道：

「我就是從來沒有唸過書，也從來沒有感到什麼困難。」

「酒不差，你聞聞看。」

「我知道一定是不壞的。」來客又向張學正道：

「你也來一杯。」

「謝謝你，我不喝酒。」

他說着就把杯子遞給他們，自己仍坐到椅中去讀古文了。他一面讀着，一面還想起沈琴愚要出去的事。

他說：

「你不到趙先生那裏去嗎？」

「什麼趙先生？」

「不管，我們先喝酒。」

「也許你有事！」

「沒有事，在先有個姓趙的來找我，沒有找着，我自然要去一去，不過不是非去不可。他却太看重這

件事了。這都是他讀得太多，把人讀呆了，一點兒也不知道變通。」

「要變通一點！」來客發出一陣笑。

「謝謝你，我不會喝。」但是他却將書掩起了。

「應該要活動一點，真的不喝一口？」

「謝謝你，不用。」

沈琴愚已經端起了杯子，向這位客人說道：

「別再多說了，我等了好久。」

門上剝啄聲却引起了他們的注意。沈琴愚說：

「別是找你的那位女士罷！」

「怎麼話？」

「進來！」

這走進來的不是別人乃是楊維善。

「對不起，我來吵了你們。」

「老先生，我們還沒有請教。」

「楊維善，四維的維，善惡的善。」

「喝一杯，喝一杯……」

他寫到此地，就沒有再寫下去了。我問他為什麼不寫下去。他說：

「還有什麼寫的，不過是喝酒罷了。」

「難道喝酒就沒有下文？」

靈士行笑起來道：

「喝酒的結果，就是越放肆。一放肆，不用說，

又是梅嫂來敲門了。」

「敲門又怎麼樣？」他說：

「我們太太叫你們靜一點，你們說話的聲音太大了。」

他說過就笑了一陣。

我倒真有點覺得莫明其妙。

## 六

平心而論，他這篇東西不能引起我的注意，因為既平淡而又散漫，我毫不客氣的向他說：

「這到底算一篇什麼？是小說呢？還是戲劇呢？」

「可以算小說，也可以算戲劇。」

「中間太散漫而沒有連絡了。」

「怎麼沒有？論環境，他們是在一個屋簷下，論

人物，梅嫂不是一個聯絡的人麼？」

他的話仍然不能引起我的注意。梅嫂有什麼用？

房東太太吧，雖然在梅嫂嘴裏說了半天，我們始終也

沒有看見她出面。我問：

「房東太太又是一個什麼人呢？」

「房東太太是個不要緊的人，我們用不着請她出

場。」

「那你以後預備怎麼寫。」

「我已經想了想，不過還沒有將他寫出來，你拿紙筆給我記個大綱行不行。」



說着他將紙筆給了我，他便接着說下去了。

「我想地點還是用那第三層樓。這時候房裏有兩個人，一個是沈琴愚，一個就是那第一層樓和孟老太太說話的那位陳白丁。」

「陳白丁？」我不禁向他呆望着，他已經從椅中站起身來了。他一面做着姿態，一面笑着向我說：

「沈琴愚是靠在窗口的。」陳白丁走進來說：

「你想不到我會來的。」

「想不到！」

「我想我還是來和你談一次。」

「我現在有事要出去，有話下一次談。」

「不用急。」

「你是什麼意思？」

「告訴我，你知不知道孟老太太失去的那個寶貴項鍊！」

「噢！我怎麼會知道！」沈琴愚有一點急。

「不用瞞我，你知道是誰偷的。」

「上帝在我頭上，我是真的不知道。」

沈琴愚更外有點急，陳白丁却更外來得凶了。他說：

「我要你告訴我，那偷東西的人是誰？我……我限你半點鐘。」

他真是聲色俱厲，沈琴愚便格外的恐懼了。他顫巍巍的說：

「你……你是不是在疑心我？」

「你以前做的事，我是知道的，那些事如果暴露出來，你也得要受到監禁的處分。」

「可是這一次，和我真是沒有一點兒關係。」

「沒有？」陳白丁真是更凶橫。他說：

「你記住，我只等你半點鐘。」

說過了話，陳白丁就走出這間房了。」

他說到此處就停了，他低頭慢步的在屋中走了兩回。倒把我弄糊塗了。沈琴愚怎會偷孟老太太的項鍊？我不禁急遽的問道：

「項鍊是沈琴愚偷的嗎？」他笑道：

「你不要急，事情是慢慢兒發展的。」

他點起了一枝煙，接着說：

「這時候沈琴愚的心境是很不安寧的，他也像我一樣的点起了一枝煙，在房中想着。一位小姐便在這時候走進來了。」

「是誰？」

「是愛梅。」

「愛梅？」

「你記得那住在三層樓的一位十八歲的小姐嗎？她走進來就很迅速很熱烈的向沈琴愚說：「琴愚！」沈琴愚現在的心境是憂煩的，他推開了她。愛梅道：「怎麼？」但是她立刻就放下了笑臉說道：「我知道我來遲了。」

「不關你的事，我現在心裏憂煩得很。」

「爲什麼？親愛的，告訴我。」

「告訴你，你也不能懂。」

「你應該告訴我，假使你愛我還照往日一樣。」

「現在我不能告訴你。」他又想了想，說道：

「不過我總要將這事弄清楚。」

「到底是件什麼事？」

「我要離開這地方。」

「那你豈不是要離開我？」

「也是一件沒有辦法的事，除非你能跟我一道走。」

「我不能！」

「爲什麼不能？」

「這是不對的，因爲我們還沒有結婚。」

「有什麼關係！我們不一定要在此地結婚。」

「就照這樣，我看也不對。」

「那你就是不相信我。」

「我怎麼不相信你？」

「你讓我一個人走，是不是？」

「不是！」

「那樣，也許你就會永遠見不着我，你心裏覺得

怎樣？」

「那不能，萬萬不能！」

「還是跟我一道走。」

愛梅不說話了。沈琴愚道：

「十五分鐘以內，你能準備好嗎？我還要去買車票。」

他望着愛梅，愛梅似乎有答應的意思，沈琴愚轉身預備出去，頓時他却又掉過臉：「我在什麼地方會你呢？」

「我在此地等着你。」

「好！今晚一定動身。」

他急急地走出去了。

在他走出去的時候，張學正恰好走進來。愛梅有點急，她問：

「你聽見我們談話嗎？」

「沒有。你們的事本來不與我相干，不過我不希望你和他在一道。」

「爲什麼？」

「我看他不是和你一般的人，他和你比還比不上。」

愛梅笑起來道：

「你雖然和他在一起住，你還是不知道他。」

「我不知道他？」

「倘使你知道他，你就不會說出這些話。」

張學正似乎復失望，他說：

「這樣說，那我就知道了。」

「告訴你，我還要和他結婚呢？」

「結婚？」他好像受了一重重大的刺激。

「你想這是一件奇異的事嗎？」

「對不起得很，我太老實，以前一切我都不知道了。我說你們前途幸福。」

「謝謝你！」

張學正真是十分的失望。他自言自語的道：

「他的幸福真是太好了。」

這時候李小姐忽然走進來，她問：

「衛先生來過的嗎？」

「沒有看見。」張學正真沒有心回答她的話。李

小姐也看出他是十分失意的。她敷衍他一句道：

「你是獨自一個人在用功。」

「不！不！」他忍不住自己的情感流露，他向她們鞠躬一次，就走出去了。

這裏只剩下愛梅和李小姐。李小姐道：

「他倒是對你很有意思的，你不能使他太失望。」

「他每天只知道讀書，別的事一概不知道，這種人有什麼好？」

「他只是太靜了一點，人還是不錯的。像這樣的人，社會上也很難找的呢？」

## 七

霍士行接着說：

「她們正在談話的時候。孟太太便慌慌張張的走進來了。她說：

「李小姐，你也在這兒？愛梅，你幾時來的？」

「沒有一會兒，我就要走。您坐一會兒。」

說着她就走出去了。孟太太道：

「我們這屋子裏事情越來越不對了，我的一個珠項鍊，不知被誰偷了去。我好容易找了陳白丁來替我調查。」

「陳白丁，那個穿制服的人。」

「是呵，他今天晚上還有事，聽見我的東西丟了，他請了假來替我調查。」

「可調查出一些什麼來？」

「有一點眉目，陳白丁和警察都有點把握，他們是從梅嫂那裏問出一點頭緒來的。」

這時外面有了警笛聲，孟太太的神情似乎十分慌亂。她問：

「是在捉人嗎？」

李小姐也呆了，她還沒有答話，梅嫂就推開了門。

「李小姐，楊先生找你咧！」

「叫他來！」

梅嫂一面答應着，一面就向孟太太使個眼色。說道：

「您來，我有話跟你說。」

孟太太跟她走出去。楊維善便走進來了。他也是同樣慌慌張張地。李小姐道：

「到底外面鬧些什麼？」

「那個姓衛的在下面，警察要捉他。」

「衛知文？孟太太的項鍊是他偷的嗎？那怎麼得了？」

她的神情真是十分的慌亂。楊維善道：

「他現在還在下面躲着，叫我上來看一看，找個地方給他躲一躲。」

「那麼叫他來。」

楊維善走下去，一會兒功夫便把衛知文帶上來了。

李小姐十分的急，她說：

「你怎麼做出這種事來。你向我說過你是個正直的人。」

「都是沈琴愚的主動，他給了我的計劃。他叫我把項鍊拿給他，答應給我五千塊錢。我有了錢，以後我倆的生活……」

李小姐的臉氣的鐵青，她說：

「就是要錢，也應該用正當手腕。」

「這是我一時錯誤，我上了人的當，現在來不及了，他們已經看見了我，會追上來的。」

「你真是使我心碎了。」

「我不將這項鍊交給沈琴愚，我怎樣能脫掉關係。」

楊維善也對他有十分的憐憫，他說：

「我替你去找他。」

他說過就走出去了。李小姐看着衛知文那副着急的態度，倒也十分憐憫。她說：

「倘使這一次把事情弄清楚。你下次……」

「下次我決定做一個好人了，我可以發誓！」

「那麼你在此處躲一下，我替你看樓下的人。」

李小姐說過話也走出去了。衛知文把項鍊拿出來看一次，接着他又收藏起來，便躲到內房裏去。這時候，愛梅却提着箱子走進來找沈琴愚了。孟太太跟着愛梅之後進來的。她一看見愛梅就問：

「愛梅小姐，你預備到什麼地方去？」

「我……我……不到什麼地方去。」

「你的樣子，顯然是要走的，爲什麼穿的這樣齊整，手中還提了箱子？你……是不是預備動身？你究竟到什麼地方。」

愛梅不說話，孟太太道：

「你不願告訴我，這不是一件羞恥的事。」

「我和沈琴愚一道走。」

「什麼？」

「他想和我結婚。」

「小姐！這件事是來不得的。你還不知道你現在是在做些什麼事。」

「我怎麼不知道？他總不會欺我。」

「你還年青，小姐！」

「我並沒有錯。」

「坐下來聽我告訴你一個故事。我的女兒就是受了男人的騙，她就是和你一般跟着男子走的。後來她知道受了騙，就不回來了。她給我一封信，更使我傷心。」

說時她流下了淚。接着道：

「就是我那失去的項鍊，也是預備給他的，如今什麼也沒有了。」

「也許我不會和他一樣。」

「說不定。小姐，你知道我對你是怎樣的賞心。倘使你要再受了人家的騙……」

她說時態度是相當誠懇的。愛梅倒被她說動了。

她說：

「你對我如此。難道我對我自己還格外的輕微些？」

「假使他要是個正直的人，他就在此地和你結婚，不必再到什麼地方去。」

「我想他會在此地和我結婚的。」

外面有人聲。愛梅道：

「這是李小姐，我真不願意再和他們說話。」

「你還是跟我在一起罷！」

楊維善走進來。他問：

「什麼事。」孟太太道：

「沒有什麼，不過跟我說幾句話。」

說着她們便走了出去。楊維善向李小姐道：

「她們走了最好，現在我們可以讓衛先生進來了。」

接着他們便把衛知文叫了進來。衛知文說：

「看見沈琴愚嗎？」楊維善道：

「他就要來了。」

「在那裏？」

「在和陳白了說話，我看他預備把你賣了。」

李小姐不時在門口探望着，忽然向他們輕輕的

說：

「他已經預備上樓了。」楊維善道：

「你預備怎麼辦？」

「我自然有辦法！」

他轉身又向李小姐說：

「你和楊先生在樓梯口看着。我定然要和他說個

明白。」

## 八

霍士行說到這裏便停下了。他說：

「你寫的太慢，還是不要寫罷，我把這後面緊張的情節告訴你。自然，現在已經是很緊張了。這是仇人見面，分外眼紅的一刹那。」

衛知文既見了沈琴愚，他的怒氣就生出來了。他

說：

「項鍊拿去，快點！」

「你要我來收這個惡果嗎？」

「這是你種下的呵！」

「現在這東西不值錢了，大家都注意它。」

「你知道他們都跟着我嗎？」

沈琴愚不作聲。

「我不要你的錢，項鍊拿了去。」

說着他就把項鍊拿出來交給他。但是他接過來放

在桌上，說道：

「我不管，送給你罷！」

「你和陳白丁說些什麼？」

「沒有什麼！是誰告訴你的？」

「楊維善告訴我的。」

「好！」

「我認識你，這不是待朋友的方法，你把我賣了

，我就要你的命！」

沈琴愚一聽就冷笑了一聲，接着就把手鎗拿出來

了。

「我不是怕你的人，站開些，否則我就開鎗。」

沈琴愚雖然有凶器，却没有力量。況且他的心裏

是非常亂的。他敵不過衛知文，衛知文既有高大的身

材，而且滿藏了復仇的意思。他說：

「放下來，聽見了沒有！」

一面說着，一面就把手鎗奪過來了。

這真使沈琴愚大為震恐的，他戰戰兢兢的說道：

「不要傷害我，求求你，不要傷害我。」

「沒有用的東西！」衛知文冷笑的說了一聲，就

把手鎗放下來了。他說：

「我五分鐘就回來，可是我並不希望你還在這裏

！」

說完他轉身走了出去，沈琴愚輕輕地罵了他一聲

，就把項鍊收起來，愛梅就在這時候走進來了。

「預備好了嗎？我們趕快走罷！」

「我不去！」

「不去！爲什麼？」

「去了是不對的，你也不應該叫我去。」

「現在沒有功夫和你說這些。我不能讓你反悔。

你一定要跟我走的。」

沈琴愚說着十分的急。他就開始去拉她。

「敢碰我！」她發怒了。

沈琴愚那裏會怕她發怒。他哈哈地笑着，仍舊去

拉她。

「敢碰？碰一碰，我就叫喊！」

沈琴愚倒是真有些怕她叫喊。他開始去捫她的嘴

了。愛梅怎能讓他們捫。她連連倒退到門邊，沈琴愚逼

的很利害，她便拍的一聲把電燈熄滅了。

沈琴愚眼前失了光明。他說：

「你在什麼地方？好！你和我開玩笑，以為我找不着你。」

他不慌不忙的取出懷中的電筒，一下子光就射在愛梅的身上，愛梅就嚇得叫將起來了。

「哦！你在這兒，你這個小東西。」

「不許響！」

不想這電光射在桌上的手鎗，愛梅便在叫喊的當中，把手鎗握在手中了。這是何等令沈琴愚驚懼的動作，他立刻將電光熄滅。但是愛梅却將室內電燈扭開了。她舉鎗對着沈琴愚。

「站開些！」

「你不要開玩笑。」

「誰和你開玩笑？」

「這不是離你很遠嗎？」

他雖然是這樣說，可是他仍舊預備去搶她手中的鎗，就在這緊急的當兒，鎗聲一響，沈琴愚便倒在地。愛梅就在這時嚇得叫起來。她這一叫不要緊，立刻把孟太太，梅嫂，李小姐，衛知文，張學正全都叫進來了。衛知文似乎最驚懼，他走到沈琴愚的身傍，立刻便向李小姐道：

「這我真不能不走了。」

「要走，就快一點。」

衛知文急急的走出去。

張學正看見愛梅這樣神經錯亂，便問：

「愛梅，你在做什麼？」

「哦！我殺了他，殺了他！」

梅嫂不禁驚訝起來了。她說：

「什麼？」愛梅道：

「我是沒有辦法纔這樣做的。」

孟太太更是發呆了。她顫巍巍的道：

「愛梅！」愛梅仍是神經錯亂的拿着鎗，她說：

「真的，我可以發誓。哦！我怎麼辦！我殺了他。」

。

她覺得自己一切都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她伏在沈琴愚的身傍哭起來了。梅嫂也好奇的去看沈琴愚的傷痕，不想就發現了項鍊。

「項鍊！」孟太太走近了一步。

「怎麼會在這裏呢？」

這是一個高潮，大家都是十分的驚奇：

衛知文就在大家十分驚奇的時候匆匆地跑進來了。

他喘息着向李小姐說：

「警察來了！」

「我們不要離開，知文，你不要離開我。」

話還沒有說完，陳白丁和兩個警察走進來了。陳

白丁一進門就向衆人一看說道：

「守着門！還殺了人，人是誰殺的？」愛梅道：

「是我殺的！」

「是你殺的？」

「是！」

衛知文插嘴道：

「她殺人是出於自衛。」

陳白丁冷笑道：

「你也在這裏！李小姐呢？」

「我在這裏！」

大家都默然了。陳白丁站在那裏，他很莊嚴地說

「好！你們當中誰說話？」愛梅道：

「人是我殺的，我沒有辦法！」陳白丁道：

「這話沒有用！」李小姐插嘴道：

「爲什麼？」陳白丁變得更莊嚴了。他說：

「殺沈琴愚的是衛知文。」衛知文道：

「什麼？」

「因爲他在我面前賣了你。」

「沒有這件事！」

「那末項鍊在誰的手裏？」

「那我又怎麼知道？」

「我看你現在是糊塗了。」

「糊塗是糊塗的，可不是現在。」李小姐插嘴道

「也許是沈琴愚拿的呢？」陳白丁道：

「賴也沒有用，我總有方法證明。你還是自認的

好。你殺他……」張學正道：

「不是他殺的，他跟我在一起。」

「跟你在一起？你敢具結？」

「她不是說，殺人的是她嗎？」愛梅立刻就接着

說：

「是我殺的，我沒有辦法！」陳白丁冷笑了一聲

「這是你自己認下的罪狀。」他又向梅嫂道：

「你看見那個偷項鍊的人像不像是他？」

「很像是他！」知文的臉立刻就變了色。陳白丁

道：

「李小姐！你想替他辯護，也辯不了這許多。」

他的臉色真是十分的莊嚴。李小姐却早已氣餒了

。她說：

「老太，東西還在，就請你不要追究罷！」孟太

太道：

「他偷東西，你還要和她結婚嗎？」

「這是沈琴愚害他的，他給他的計劃叫他去做，

騙勞他大批的錢。他這樣做，還是爲了我們婚後的生

活。」

說着她就哭起來了。她又道：

「他不知道我只要他做一個好人，不要他的錢，

他要是被監禁，我們就完了。我不能等他出來之後再

結婚，那我們太老了。」孟太太想了一刻，說：



「這都是實話！」李小姐道：

「這都是實話，老太，您可憐我不要再追罷！」

「還有呢？」

「沒有了。你有什麼批評？」我說：

「第一，離事實太遠。第二，裏面沒有一個是英雄。」

「第三呢？」

「第三，太無益於世道人心了。」

他笑起來道：

「藝術不是全為說教的。技巧也是重要的條件。」

「就技巧說，這當然是很好的。」

「裏面有戲劇，有小說，還有電影。」

接着他就笑了一陣。我說：

「這大雜燴叫什麼名字？」

他不慌不忙的拿起筆來寫上「一音記」三個字。

「爲什麼叫這個名字？」

「因爲這是一晚的事。」

「那應該叫一夕記。」

「一音就是一夕，你難道不知道嗎？」

▽何如竭澤將魚索，△

▽莫悟迷邦爲寶懷。△





# 野性的復活

丁諦

「小茶，快下來，快下來，別跌斷了你腿子！枇杷可別採了。」站在山坡邊緣上的一個老頭，看守雙清別墅的韓貴對着爬在枇杷樹上的一個女孩喊。女孩不睬他，祇顧用兩隻腳環抱樹上，伸長手拚命的採果子。

五月天。太陽帶着暖噴噴的熱氣照在山地上。一條石徑，通山的小路，兩旁樹木都顯出蒼鬱的夏氣。茂盛極了。遠望過去一片綠，沒有個空洞，也看不見天。祇有迎山頂的一部分稍為稀疏些，露出一角斑剝的紅牆和一個半斜的祇剩着底層的鐵寶塔。山脚下，一條長堤岸，楊柳彎彎地倒垂，顯得十分疲憊。岸外是滾滾的大江，層層疊起的波紋，被陽光照着，成為許多反光和折光，閃閃燦燦的……

望着金黃的魚鱗的江水，韓貴歎了一口氣：「有誰能辦一副漁網就好了。……去年春天我們是弄了多少的鱈魚！」

小茶聽了這話低下頭，用繩子繫下一隻裝滿枇杷的籃子，隨意的說：

「王大太爺今天說不定來避暑呢。可以跟他借幾個錢。」

韓貴點點頭，不置可否的翻動着手裏的一隻枇杷籃，只是催小茶下來。小茶聽見爸爸連聲叫她，她越是不下來，伸長頸項，望着她爸爸祇是伸舌頭。

「看看，枇杷好麼？還要再摘麼？」

「不要了！不要了！王大太爺不歡喜吃這個東西。只有玉文少爺歡喜這個。要不了這許多！……快下來！我看你險得很。」

韓貴站了起來，一個高長的灰布大褂的身體，龐然的衣服罩在較瘦的肩胛上，有點廓廓落落的，他用兩隻手畫住了眼臉，張着一張大嘴，那一對小眼睛和較塌的鼻子便皺起來。

望見焦急的爸爸對自己頓脚，她索性要嚇他一嚇。用兩隻手弔住一根樹幹，兩隻腳騰空起來；一會兒又用腳盤住樹幹，鬆開兩手，尖聲響叫着：

「爸，看啦！……」

「啊啊啊！……啊啊啊！……你找死麼？……小茶小茶！……快下來！快下來！……你真個找死啣！……」韓貴急得直是頓脚。他跑到樹跟前仰着頭拚命的叫喊。

好容易叫了半天，小茶才捷促的從樹上溜下來，她一直衝到韓貴前面，扭動了一下那蓬亂的頭髮的頭，便投到韓老頭兒懷裏，把個頭儘自抵着韓貴的上胸。撒嬌的說：

「幹嗎這麼急！……怕什麼嚇！你這樣胆小。我一點也不怕！」

「不怕不怕！樹上一交摔下來便過了！」韓貴蹲下身把幾籃枇杷全倒進一個較大的深口竹籃裏，拎着了籃直往山上走。

「你拎不動了。給我拎吧。」看韓貴提着這隻籃只是搖搖擺擺的吃力的樣子，小茶搶過來。小茶用右手一托，一隻分量沉重的枇杷籃子擱到肩上，她抗着這籃走，一點也不累，邊走邊唱着，扭着屁股，划動兩隻臂膀，一縱一跳的，像徒手行路一樣。

「我們今天就上城，將枇杷送到王家。」小茶提議韓貴覺得也好，只是他說最好等到傍晚，那時候玉文少爺從學校回來了。（他待人是寬厚的）可以多得幾個賞錢。

爸爸的話小茶也有同樣的意見。小茶歡喜玉文少爺。玉文少爺不像老爺搭架子。老爺說起話來沉住一副臉，話音從鼻孔裏和喉嚨底哼出來，永遠不笑。玉文少爺却是完全和他相反。和顏悅色，隨隨便便的同人說說笑

笑。

「玉文少爺最歡喜吃枇杷了。」小茶說道話的時候說不出自己是一副什麼感覺，她說到玉文少爺好像總覺得甜蜜蜜的，心裏有特殊的快感。

「對啊！他家裏老太爺是不歡喜吃這個東西的。以前老太太倒也歡喜。可是自從她死後，就只有玉文少爺吃這個了。」韓貴脫去了長衫走進別墅的屋子。坐在走廊石階上祇是喘氣。小茶把剛才從樹上摘來的新枇杷用二隻簍子盛了起來，放在桌上。她走到房間裏預備洗洗面，一邊擦上一點粉。

房間不大，但是因為兩邊都有玻璃窗，通着一個小院，春天開的芍藥牡丹，現在夏天正開有月季，光線空氣都很好。她推開各扇的窗，一跳跳到窗台上唱起歌來。不成腔調的歌，她唱得特別起勁。聲音驚動了院外的人，一齊趕來看。他們都笑着說：

「看這野丫頭又唱歌了！」

野丫頭是小茶的渾名。小茶聽了并不氣。她看看來的人越看越高興，手舞起來。腳踏起來。聲音唱得更響。一唱什麼嘍！……怎麼鬧成這一個樣子！韓貴探進頭來望望小茶，睜大眼，小茶對他嘴披了一披，不高興但又勉強依從的樣子。嘆託！院牆外面竹笆門一拉，她安靜起來了。

拉開抽屜，找尋了一陣，想找點粉出來擦擦。她心

裏想起玉文少爺，玉文少爺的妹妹臉擦得紅紅白白，似乎她也應該擦一點。擦一點。不多！這不太難看吧？

一個破了玻璃的粉盆！粉一點不剩了。抽屜裏是撒了一些碎屑子，可是不見得够擦。她只有勉強和了一些水，勻在手掌，塗到臉上，另外又用紅紙擦了擦嘴唇，她跳到韓貴前面歡喜地問道：

「看我，打扮得像玉文少爺的妹妹麼？」

「玉官少爺的妹妹！」這不識相的爸爸楞了一楞，搖搖頭說：「一點也不好看。……不好看。……還是你本來的一副臉……」偏着頭，端詳的，笑笑，又：「黑滋滋的！頑皮的樣兒倒滿有趣！」

「你，」小茶掉轉頭，博郎鼓兒似的一搖，又掉轉頭，兩隻閃亮的黑眼睛斜過來，不服的神氣：「你是個鄉下佬兒！城上人可不是像你一個心眼兒的。」

說到城上人，她想起玉文少爺。玉文少爺前年跟他爸爸來別墅時還時常逗着她玩。可見得她是像個城裏人的。不是城裏人他爲什麼歡喜她呢？

「我……我是個鄉下佬兒！」韓貴跟女兒決不計較。他鍾愛這個獨養女兒。他來來回回地背着手走，心裏想着一件什麼事，口角祇是掛着笑。

院牆外面走來一個小和尚，是定慧寺的性恬，韓貴認識他。走進來氣急敗壞的，呼吸喘着說：

「老韓，你家小茶爲什麼老是糟蹋我們的廟！」

翻着眼，狠狠的望着小茶。小茶祇是憨笑。韓貴看了這情形不懂，問性恬究竟是一回什麼事。性恬便說是小茶用筆在他們的寶塔上畫下許許多多的小孩和狗，才搯去又給畫上了。畫得牆上烏七八糟的，搯也搯不及。

「你怎麼曉得是我家小茶畫的？」韓貴不服。

「上面明寫的小茶名字，哈哈！」性恬狠狠地笑着。

「難道沒有第二個人叫小茶！」小茶叫着，潑辣地，滑稽地。一會兒她忽然又除去嚴肅，笑了起來，撲天仰地的，笑得咳嗽。她自己承認，是同那個駝背方丈開的玩笑。駝背方丈不許她上藏經樓玩，她便拿出顏色給他看了。

她又說：「有什麼不能題啊，這叫做題字題畫。文人都有一套玩兒的。」

說到文人，嘆喏的笑起來。挺了胸脯，聳聳肩膀，昂昂的雄雞樣子，挑戰地：「難道就偏不準我題！」

性恬和小茶爭執。結果是韓貴打了個招呼，說是以後不許她再塗。

這天，午飯後，父女倆上了城，坐了隻小船。他們的禮物——新鮮枇杷也給帶到王家。

## 二

「你們不必先走了。我們也要到山上。今年天氣熱

得早，我們打算提早點避暑，我們就一塊兒走得了。」

王太太爺這麼說，韓貴和小茶沒有什麼不可以。他們在王家暫住下來。

玉文少爺的妹妹玉英，待小茶很好，第一天就帶小茶到新商場去玩。

玉英走到化粧品部總要看上多時。玉英歡喜看化粧品，小茶自然也沒有什麼不高興。玉英在買了許多種化粧品香粉香水頭油唇膏以後又叫店夥拿出一隻小盆子，扁扁的，打開來，封固的錫紙，說是要買了送小茶。

小茶是個能言會辯的野丫頭，可是一到了城上，到了新商場，尤其是看了這許多古怪怪的物件她就呆住了。滿臉緋紅，覺得辭又不是受又不是，她的一隻手却偷偷的碰了這藍色的鐵盒，指尖有點麻——東西一定是個好東西，想要的，但是，她怎麼能說！

「任味雅。」小姐給她報告了：「德國貨的潤膚劑。」看小茶還是傻不楞登的，又解釋說：「搽了皮膚就會白，就會嫩，就會滑。臉就更漂亮了。」

玉英說這話時候望望她的臉。她臉更紅。縮緊那隻伸到櫃檯上摸「任味雅」的手，她的臉，她的手……她想……她的臉是不是白？是不是嫩滑？……她的手……

低下頭望着自己的手。……一句話說不出。

玉英却說話了：「有什麼呢？一點小禮物也值不了幾個錢。」

她給小茶買了一盒「任味雅」又買了一管唇膏。唇膏是可以轉上轉下的。單聞聞味道就像糖果一般的甜。問那是什麼名字。

「叫 Tansy。」

探囊。小茶說不過來。小茶唱山歌是唱得極純熟的。可是這些字眼兒不會聽過。她說，這東西一定很貴了。外國貨！

外國貨貴是小茶知道的。

「自然是外國貨。可是這還不算挺貴的牌子。」玉英指了指自己手上的紙包：「比這個又差得遠了。」

市場的全部兜了一轉。小茶看見時髦的女人都穿着一雙高跟皮鞋，扭扭捏捏地走，沒有個人像她這樣一跳一跳的。

她雖然沒有穿皮鞋，但是不知不覺的也拘束起來，放慢脚步跟在玉英後面走，學着樣，也緩緩徐徐的。

正要走出門，玉文少爺從馬路上過來。

「哥哥！哥哥！」玉英喊的聲音不大，玉文並沒有聽見。小茶幫着喊：「玉文少爺！玉文少爺！」才喊了兩聲，玉文便掉頭回來了。可是小茶一想又覺得自己太粗了。

野丫頭！野丫頭！……想到這名稱，耳朵根便脹紅。手脚益發不自如起來。

更糟糕的是玉文少爺還有幾個同行的人，一個男人

和兩個女人，女人年輕時髦，和玉英一樣打扮的。男人穿白西裝，空眼的白皮鞋。眼睛直是望着自己。

這是……這是……

玉文少爺真好！還給小茶介紹一陣。什麼先生，什麼小姐，小茶頭腦轟轟的，一個記不得。他只聽到他說過這一句話！「還是小茶小姐，新從大石山來的。」

「小茶」！一聽到介紹的人個個都覺得奇怪，眼睛對她楞了一楞，意思是：「怎麼叫這名字？」

尤其是兩位穿白外套戴白空眼紗手套的小姐，態度簡直是驕傲？她們竟拍手大笑說：

「女人！總要帶點歐洲派美國派的名字才大派！……怎麼——」

那個穿白西裝的青年想了一想，正經地說：「我想起了。小茶倒是有來歷的。不是像普通一般鄉下人家叫小貓小狗名字的，在中國唐朝時代叫女兒好像也叫小茶，……這倒是還帶點古色古香的名字。」

說過了這話又望着面紅耳赤的小茶：「可是這個說法麼？以前你……你家裏給你叫這名字。是不是因為唐朝……」

小茶搖搖頭。「不知道。」窘極的樣子。

「你這一解釋不見得就風雅。」玉文還是那一副粗野脾氣，對那個朋友直粗粗地說道：「小茶就隨隨便便叫小茶好了。……小茶！……聲音不是挺清脆麼？」

……用不着你考證什麼，什麼唐朝宋朝的。一定要唐朝人用過的才用，牠反沒有意義了。我說。」

「不要議論這些閒事了，我說我們該到哪哩？」還是玉英提出這一個問題結束爭論。結果玉文幾個朋友一路走，玉文玉英一路乘電車回家。

「我們走走不好麼？」走了幾步路忽然玉文又提議。玉英不贊成。她說，穿了高跟皮鞋走久了路腳會痛。

「所以我說你們女子等於古代的纏足，換湯不換藥的解放。」玉文嘻嘻地。玉英望着這搗亂的哥哥祇是白眼，扁着一張櫻桃的嘴，扭扭頭，皺緊人工眉，楚楚可憐的神氣，說：

「真走不動喇！你簡直是有意的跟人鬧别扭！」

「爲什麼不好不穿高跟鞋呢？」玉文指指高跟鞋，又指指小茶的一雙橫帶扣鈕的帆布黑鞋說：「你看這才是真美！也才是真解放。」

「真美！你說她不愛穿高跟，」玉英不服氣，嚙起嘴：「她還要買這種鞋子呢！她等會向爸爸要了錢就要我陪她買。你不信！你問她！你問她！」

「你果真是穿高跟鞋？高跟鞋有什麼好呢？」玉文問小茶，小茶羞得抬不起頭來。

默默地，又走了一段路。

一輛電車來了。玉文第一個跑向前。他喊着叫她們快來。小茶的跑步本來是最快，她跑到前面，可是再一

看落在後面的玉英跑得那樣楚楚可憐的樣子，她又記起她的「野丫頭」的渾名來，她把脚步放慢。她也學著玉英氣喘的樣子。

走上車，玉文祇是對妹妹玉英笑，嘲笑地：

「又跑不動了吧。……看看我！……我這個粗坯怎樣？」

粗坯！玉英想到玉文在家裏的渾名，笑笑，可是禁不住也透露出羨慕。

「你比不上她能跑了。……她也是一個粗坯？」玉文說話的時候望著小茶，「我說你粗坯，你不嫌吧？粗坯不是一個壞名詞。……」臉又掉過來問玉英；「我說粗坯才是最好的人。因為粗坯的人身體總是健康的，性情總是直率的，心理也最天真的，人人都能粗坯，社會上就可以減少許多欺詐和虛偽了。」

「她！你當她跑得比我快嗎？……她也會氣喘。是她親口告訴我的。你問她。」玉英聽玉文話不感覺興趣。她心上想的還是：她哥哥是一個粗坯！

粗坯的眼睛，閃閃爍爍，傻不楞登的樣兒，問小茶：「你果真氣喘？跑了這一點兒路！」

小茶不回答什麼。玉文的話她自然也感覺得趣味。她的趣味還是以前所不會看過的這一個新鮮的世界，新鮮的女人，她們都是鮮花，柔弱的花，溫文的人類。她們一點也不像自己這個粗丫頭！

不回答什麼。自己也不曉得是什麼原因。她好像還覺得自己的心有點跳。她的心像在說：

「我氣喘？我氣喘？」

### 二二

六七天的城市生活！小茶的生活中起了一個大的浪花。她開始要取消這一個「野丫頭」的渾號。

玉文跟王太太爺住到這個別墅來第三天，王太太爺因為玉英生一個外症，送她上城中醫院去住，一直沒有回來。

下午。陽光懶懶的照在房裏一排窗上。幾隻蒼蠅嗡嗡地飛集在窗欄上的一根橫樑。高低的走廊，那俗名叫做跑馬坡的，半截短柱被照在陽光中，半截被屋頂掩蓋着，旁邊的門外，吹進狂大的江風，碑陰縱橫草棘例外清涼。

站在房間眺望跑馬坡，一堆樹叢掩住了視線。他看見一個女孩子爬上樹，只是看不清楚面目。

沿着花園走出來，轉上山道，他站在跑馬坡，望見門外的樹上的女孩，像是小茶。

前幾天看見小茶爬樹，問她時她總沒有承認，所以這次也不再走出去撞她。一會兒她下來了，他又問起她剛才是否爬樹的事，她的臉紅了。可還是堅決的否認。

「這有什麼要緊呢？我到現在還歡喜爬樹。」才說

到這裏，玉文果然就走下山坡預備爬樹。山是筆陡的。沒有通達山下的整齊石路。雖然有幾級山坡被野孩子踏出了個階級，可是望到下邊的田野和行人，渺小如蟻，還是十分險峻而可怕。

「玉文少爺！」小茶忍不住喊出來，站在江邊堤岸上的韓貴也喊起來。他蹣跚的爬上山，要止住玉文少爺。他再也想不到玉文少爺會爬這險峻的山，而且爬得很好。

漫山漫野的風，吹動樹木，吹動着寶塔上的風鈴。滴鈴鈴鈴！……滴鈴鈴鈴！……層層的濃綠，深夾淺，濃夾疏，……高高低低的佈滿陽光的天空。雲是蔚藍，日是金黃，漫山漫野是深綠。照在藍色的穹蒼下，黃色的陽光中，綠的樹葉，綠的小草，向着微風點頭。

腳盤到樹上，兩隻手抓住一棵健壯樹幹，頭低下來，望着這片無際的綠，玉文的口裏發出驚人的長嘯。他愛這山谷，這生長着合抱的大樹的原野，他愛山外的大江，他愛流自山峽中的汨汨的澗水……

一棵蟠屈的古松，挺立在山崖的邊緣，主幹彎成一個大的屈曲，挺硬地，夭矯地，而伸到上面又起展開，排排的松針隨風起伏，發出呼呼的聲響，成功一種「松濤」；而顏色的深淺又隨時改變，明明暗暗，幻成深青和淺灰。

小崖的邊緣坡成一條斜線，斜線的邊上是半傾的鐵

塔，古鐵塔被摩得發光。

山外是天，天的底下是江。

綠的洲地，迤邐成一條玉帶，江裏面是洲，洲裏面也是江……

立在這山坡的邊緣上，一個健壯的鄉下姑娘。粉紅的小褂和藍布褲子，頭髮被風吹得飄飄然；她向樹上招手……

「下來啲！……風大了！……下來！」

這是一幅美麗的圖畫。動人心魄！够刺激人的靈魂！在郊野常見的青黃和綠的顏色中看見粉紅的顏色。天真而不帶一絲猥褻和誘惑的粉紅色！尤其是穿在一個天真的女孩身上，他陶醉了。

他說不上愛她，更不是為階級觀念而不愛她。沒有什麼作用，什麼追求，祇可以說是陶醉於原野中的一種可愛的人性。

他高聲的叫起來：「小茶！小茶！你也上來。」

小茶不肯上來。她想起來的還是那個不雅馴的「野丫頭」渾名。她文雅地搖搖頭，叫着說：「我不會！」

玉文約了幾個朋友到山上來玩。都是和他一派的「粗坯」的人。歡喜爬山，歡喜釣魚，在山上挖個洞架起木柴樹枝就燒飯吃，飛快的在山道上賽跑，……最特別的是更有一個女孩參加。這女孩被人稱做「野玫瑰」。一個大學裏的女排球健將。



「我們這裏有一個『野玫瑰』，山上老韓家裏還有一個『野丫頭』，停會她就可以來了。」站在王公祠的圍牆前，對準下面的一個水塘比「擀石頭」。玉文說這野丫頭擀水的技巧是最精彩。

小茶一來，第一個玉文就歡呼起來。小茶自然也更得勁。小茶今天穿一件新旗袍，長拖拖的，特別刺眼。

「怎麼？還是叫做『野丫頭』的喲！」「野玫瑰」不相信的樣子，搖搖頭。

的確小茶一點也不像個野丫頭了。頭髮梳成兩個小辮，光光滑滑的，腳上還穿了一雙絲襪，玉英送她的，什麼地方野喲……玉文也找不出來。

抬起頭看看玉文，小茶今天特別高興。因為今天的服裝會費她一番心血。她今天總不致於再被人稱做「野丫頭」了。她不願意再被人叫這個渾名，尤其是玉文少爺的面前。

玉文少爺待她特別好，她總得想個方法使他高興。她要他稱贊她美。

「小茶真漂亮！」玉文少爺在第一次避暑時和玉英小姐說過。那天她爬樹時他呆呆地望她，她也不能忘記。以前她穿的是不好的衣服，他尚且注意她。現在她穿了漂亮好看的衣服，他自然應該更注意她了。

可是，他今天並沒有注意她。她換了好衣服他反不注意她了！

「俗氣！俗氣！」玉文望望她有這一個感覺。一個舊的美好印象消失，山野的女孩，偉大的，質樸的，……消失了。

叫她擀石頭她也不肯，大家請求她擀一次也不肯。「我不做野丫頭！」自己心下說。

「你真不够資格做野丫頭！」叫「野玫瑰」的女排球健將望望她，鄙夷地，帶着玩笑。隨意的拾起一塊石頭，手揚得高高的，頭斜着，一塊石頭擀開去，落到水塘。嘩！水紋放寬了，蕩成一個大圈圈。玉文也擀了一塊，不及野玫瑰的成績。他顯得不服氣的樣子，對「野玫瑰」說：

「今天是你贏，只是小茶沒同你比。小茶的擀石頭，你休想擀得過她。」

「小茶！比比看。」玉文再三的催小茶，小茶總不肯，小茶說不會。野玫瑰便落得說大話了，說小茶也不會，他是代她鼓吹。

「小茶，你自己說會不會？」玉文逼緊她問。小茶還是搖頭說不會。不會！有什麼辦法呢？

小茶的脾氣改了。以前的爬樹，擀水花……一件不愛玩了。

尤其是她的裝束，近來大大的改變，她的常穿的一件粉紅色短褂已不見她穿了。

黃昏。玉文站在碑亭外面，小茶走了來。穿的條子

縹緲的旗袍，她看見他，文雅地走着，原來跳動的樣子，小雀兒的身體，完全換了一副樣兒，王文看她裝模作樣的心裏有一股空虛之感。他不願意說出來，但是又不能遺開這悵。

爲什麼一定要改變自己的個性呢？偉大的自然，善良的天然！這是多麼可惜的損失！

向着半山腰的人招招手。野玫瑰用一條大手帕向蒼茫的空中盡力揮動。

那個以「野」爲名的女排球健將，馳騁在球場上是汗流滿面，下了球場却還是抹脂塗粉，這一種野而不野的人，比起二年前的「野丫頭」真是相差得多了！然而，那也僅是二年前的「小茶」！穿紅衫藍褲的小茶！現在沒有了，沒有了！

「我的衣服比以前的那身好多了吧？」小茶得意地想問王文，又不好意思開口。她自信這半個月來進步不少。她學着了城市女子的樣。

火球一般的太陽落到江上，江水紅起來。像燃燒。漫山遍野的綠變成深暗。迴廊的光線也減弱了。碑陰的苔蘚沉寂的發出暗綠的光。

陰暗的暮靄中，照着兩個人的影子……

「你爲什麼不穿以前的那身衣服呢？……粉紅的短褂？……你爲什麼——」

突然的迸發出這問句，驚動了黃昏的沉默。

「你問……我……我……爲什麼不穿……」小茶不曉得回答什麼是好，她簡直不明瞭他的意思。

漲起的晚汐，打到岸石上，嘩啦！嘩啦！

山的巍峨江的雄闊中，閃動着一個人影子！穿紅短褂的女孩！……

她站在懸崖的邊緣上，古松的下面，向着樹招手！她在險峻的山道上奔跑，爬在半空的高樹，用石頭擲進寬大的水塘，跳跳躍躍的像一頭小麻雀，她會罵，會笑，甚至會用手打人！……一切的印象都消失了。

#### 四

玉英病好上山的第二天上午。照例小茶又打扮潑潑備陪玉英遊山。

「又搽那……什麼……什麼「你味兒」了吧？……搽上這麼些，我說反沒有你以前好看。……怎麼？又把絲襪穿上了？」韓貴看看小茶脚上不但是穿上絲襪，更穿上一雙平底皮鞋。

「這……這哪哩來？」韓貴笑着搖頭：「住在山上的人也不配喲！祇有在馬路上穿。」

「昨天玉英小姐帶來送我的，」小茶歡喜地說。她把兩隻腳納進皮鞋，走了幾步路，低下頭前後望了幾遍，還扭動了一下身軀才走出門。

「其實你不用這樣文縷縷的，還是以前叫野丫頭時倒來得……」

「好。」韓貴吞吞吐吐的跟在後面囁咕。

小茶望他翻了翻白眼說：

「你總是一味鄉下佬心眼兒！」

又嘟起紅通通的嘴。

「我，鄉下佬！」韓貴不服：「人家玉文少爺可總不是鄉下佬喲！他也會跟我一個心眼兒！可是怪麼！」

玉文少爺！玉文少爺的確是一個古怪的人。他近來跟小茶疏遠給韓貴一提，她真不高興再問了，一溜烟跑出去，直跑到別墅的正屋。

玉文不在家。王大老爺躺在靠窗的藤椅上，他看見小茶走來，文文靜靜的，低着頭，畢恭畢敬的叫了一聲「太爺！」又對着玉英「小姐！」

後面韓貴也跟進來報告王大太爺，說玉文少爺上城去了，剛才他在江邊看見他搭船。

「爲什麼我沒有看見他呢？爸爸反看見他！」小茶站在紫藤花架旁想起玉文。接連幾天沒有看見玉文的影子，幾天不見她心中好像總覺得缺少了什麼東西。她不會說，她也不知道這種缺少是一回什麼事。難道那也是……

她不承認。她的確沒有這思想。祇不過是，二年前的夏天，玉文和她一起玩過，歡喜她的打扮，她自然該打扮得好一點……她要打扮得美。以外一切都沒有了。

但，奇怪的是！玉文竟不歡喜這些……現在的一切……這不是很奇怪麼？

王大太爺和韓貴談起玉文少爺的話。

「他上城，我知道……他是預備訂婚的事。」以下便聽不清楚了。小茶手扶住花架，心裏像是被鐵推一擊，腫了起來，喘氣也不能够。她真奇怪！爲什麼聽了玉文訂婚要這樣的吃驚呢？他訂婚就訂婚，她和他又沒有……

可是，好奇心總逼着她，不得不探聽個仔細。

她走進房間，王大太爺一磱碌坐起來端詳她一陣，「的確比以前文靜多了。以前的一個渾名……叫做野丫頭吧？」望着韓貴笑笑。

「哪哩？祇不過是穿得乾淨點吧啦。脾氣還不是那個老樣兒。」

「一點也不同了！一點也不同！」玉英叫起來：「小茶大大的改了脾氣。以前確是十足的一個野丫頭。現在一點也不。禮貌比以前知道得多。以前爬樹，現在也不爬了，以前歡喜跟人家淘氣，現在也不了……」

她親熱地拉了小茶的手：「看，手也變白嫩了。」

「將來可以給揀個好女婿。」王大太爺眯着眼對韓貴：「樣子還好，不像生長在山裏的。」

玉英的幾個女同學這時正聚在鄰江的一間房打撲克。小茶是新學會的。玉英給了她五百塊錢做賭本，要她

參加。她對於這些新式的交際和娛樂已經漸漸的熟諳了，她自然也不拒絕。

打過了撲克她們又喝咖啡，在喝咖啡的時候雜誌時裝的演變和高跟鞋高度問題。她雖然沒有多知識，可是憑着她天賦的一點聰明，她居然也插了幾次意見。

「我早上不喝散拿吐精，腦子便覺得不舒服。」一個說。

「今天穿了這斷命的高跟鞋，到此刻腳還痛。」另一個說。用手捏捏腳尖，還皺起柳葉眉。

「我們還要到山上看看那個寶塔麼？」玉英問大家，大家都搖頭表示不願意。

「我到這時心還喘。」一個穿蘋果綠流型紗的苗條女郎提出了一個意見，立刻一羣人都附和起來，捧着心說各人的心喘。到最後是主人玉英結束了各人的提案。

「爬山是最易得心臟病的。」  
各人心捧得更緊。彎腰皺眉，好像一時都病得很厲害。

小茶也跟着彎腰皺眉。她還歎了一口氣。

呆呆地望着小茶，玉英覺得她真是好看，長圓的臉配着一對閃光的眸子，現在比以前瘦得多了，她加倍的憐愛她，說：

「你這幾天臉色蒼白得很，身體怕也是不好吧？」  
玉英真愛她，晚上還找了一件衣裳給她加起來送她

走出房間。

「不再冷了吧？」小茶點點頭說：

「不冷。一點也不冷。」

月光照在樹上，黑影子抖動。風吹着巖石間的草沙沙作聲。波濤打擊着石頭，廓落落！廓落落！通到山巔一條長廊，佛寺裏照出稀微的燈光……

陰森冷媚的月亮，吹散一天煩愁。踏着月，玉英握緊小茶的手，冰涼的。她再望望月光的臉，說不出的冷媚，她穿的自己一件花呢旗袍，藍色的衣服閃在月光下，有一種特別豐韻。

「你穿起這衣服來更顯得美了。」

頓了一頓，玉英忽然又說：「爲什麼玉文反歡喜你以前的打扮？他真是一個怪人！……他說你現在沒有以前粗野。他反不喜歡。……不然……你們……」才說到這裏截斷了話頭，她輕輕歎了一口氣。

「他！後天就要同那個叫野玫瑰的訂婚了。你曉得麼？」玉英又說。她握緊小茶的手。

小茶低下頭。眼睛覺得一潮，汪起兩顆水珠。

「我！我！」她自己也覺得奇怪。

一陣冷風吹來。她打了個寒噤。

鐘聲從山頂飄下來……悠悠的……

## 五

玉文回來了。還帶了一個人來。

是女排球健將，也是明日的未婚妻「野玫瑰」！

「小茶呢？小茶呢？」近中午時，玉文到處的找尋

小茶要她陪他們到山上野餐。

野玫瑰穿着一雙軟木鞋，濃裝豔抹，完全不像以前的那副野相。玉文望望她，一種說不出的空虛。

當他們登跑馬坡坐在一個萬綠叢中的亭子，忽然看見一株古松的下面立着一個人！一個穿粉紅褂藍褲子的女孩！

立在懸崖絕壁旁，昂着望天。

她，偉大，莊嚴，質樸……強烈的顏色點綴在平靜

的山野……

那是小茶！

把她找了來，問她為什麼又改穿了這衣裳，她，慨然地，顯明是從一個夢境中走出來的醒覺。她又是二個月前的那種潑刺，無拘，天真地說：

「我現在覺得兩個月來，我……像做了一場夢……

……我現在還是歡喜我的本來！」

「本來！……對！」夢囈地，張着眼向空中，玉文

失望地又像是慶幸地，重複說了一句：「對！你的本來

！」

山風吹過來……小茶的頭髮亂飄飄的……

在玉文面前，第一次發現自己的偉大。

# 最新改良 博士金筆

男用女用 應有盡有

各大文具店均有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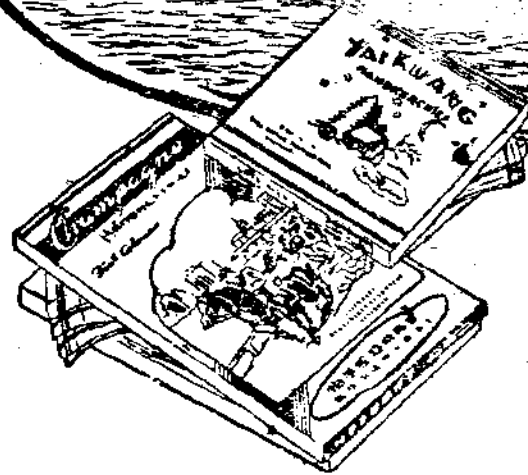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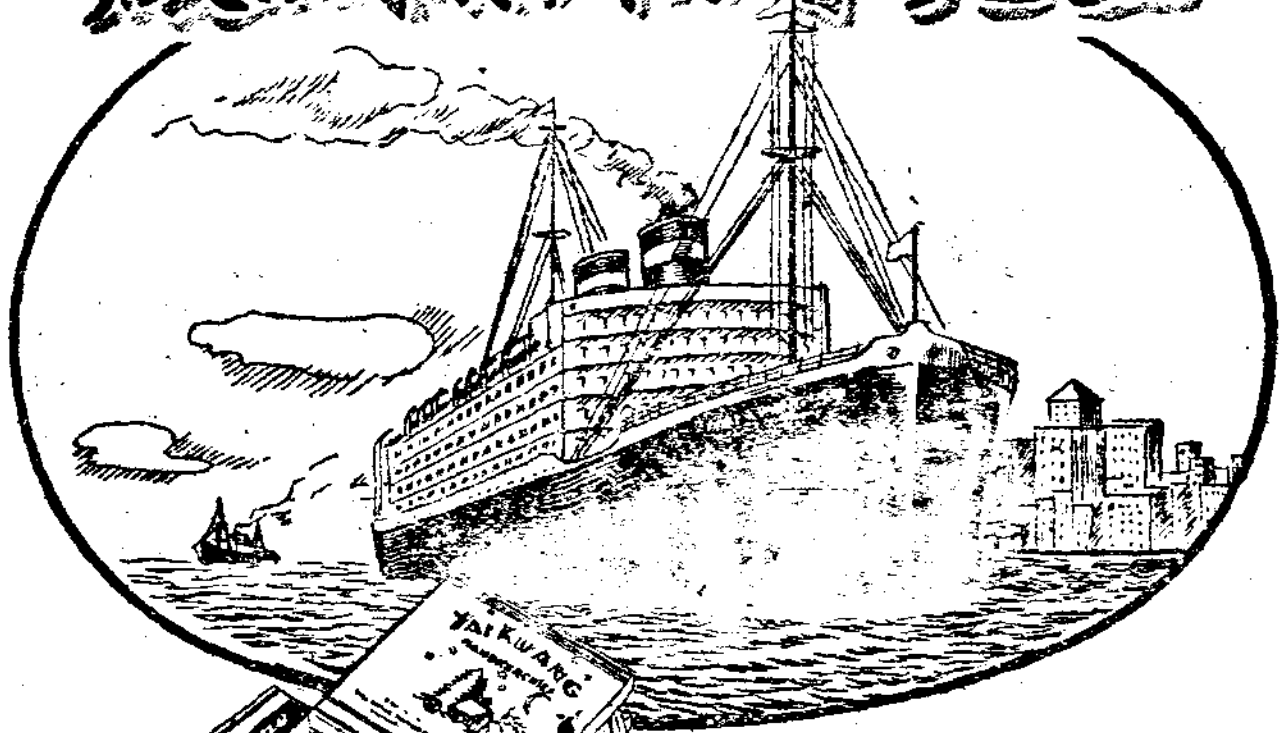


分派克式吸  
水及博士式  
吸水兩種

中國博士筆廠精製

總代理 江西路三百廿三號 電話一六二〇

# 亞光手帕染織廠



亞光手帕  
質精耐用  
高尚仕女  
愛不釋手

## 香檳牌

## 亞光牌

標商



冊註

TRADE



MARK

YA KWANG HANDKERCHIEF FACTORY

SALES OFFICE: 430 CHEKIANG ROAD SHANGHAI CHINA TEL 97801

號〇三四路江浙海上所行發



沈澹雲自從他的夫

人逝世後，驟忽光陰，已經有三年了。他夫人生有一子，今已六歲，寄託在外家。他是在金融界頗有地位的人，而且年紀也不過三十餘歲，在他人是早已續絃子，然而他還遲遲未果。有人說：他是情深故劍，不忘去世的夫人。也有人說他：眼界過高，迄無當意之人。可是在他自己說起來，覺得有了夫人，便要一個正式的家庭。雖然人生不能無家庭，然而暫享這幾年沒有家庭的自由，也未為不可。

沈澹雲的職務，是往來於京滬之間的。一個月中，往來於京滬之間者，不下四五次。因此那些京滬火車上的侍者，也都認識這位沈先生。而且也很為歡迎他，因為他是一位和藹可親的人，手頭極鬆。他在南京，住在一位朋友的家裏，他到上海來，本來

## 一 舞女(上)

包天笑

也有很豐裕的親戚友朋家可住，並且人家也都願意招待他。但是他不願意去打擾人家，再則他覺得住在人家，有些不大自由。

因此他到上海來，倒是覺得住在旅館裏，較為便利。近來上海的旅館中，設備較為完備，有什麼不舒服呢？不過旅館以住熟的為相宜，自茶房以及賬房，都熟悉了，便無扞格之虞。就是朋友要訪問他的，也是到那裏一問便知。因此之故，沈澹雲到上海來，便是常住在住熟的一家某大旅館中。

這種旅館生涯，住慣了倒也覺得尋常，而且一切都不用操什麼心思。旅館中所管的，是住與食兩個問題，住的問題解決了，而食的問題便更容易解決了。你愛在旅館裏吃，就在旅館裏吃，否則你今天吃西餐，明天吃中餐，上午吃閩菜，下午吃川菜，任你日換口味。上海的茶館子很多，

大有選擇的自由，這是作旅館生活的人有一種口號的，喚作「吃飯滿天飛」。

不過旅館生活有一件事，却不能戰勝家庭，便是免不了的寂寞兩字。家庭之間，總有親屬，就像沈澹雲那樣，雖然父母都已過世了，倘然有一個家庭在，左顧孺人，右弄稚子，到底也不感寂寞。現在他到上海來後，雖然也有友朋之樂，有時是宴會，有時是俊游。然而回到旅館裏時，一燈相對，便不免有淒清之感了。

那個時候，京滬火車暢通，在南京各機關服務的人，往往到星期六那一天，便趁了火車到上海來，到星期日趁了夜車，回到南京。火車不脫班，到了早晨七點鐘，便可以到南京了。還趕得上星期一八九點鐘做紀念週。因此星期六由南京開到上海去的車很擠，而星期日的夜車鋪位，也必先預先定好。沈澹雲雖不必一定要星期

日的夜車，趕回南京，然而也常常趁了星期六的特別快車到上海去。爲的銀行裏在星期六下午，便沒有事，樂得在上海多游玩兩天。

有一天，沈澹雲在星期六的特快車中，遇到了財政部裏一位司長周仲琦。這位周司長，和沈澹雲是同鄉，而且從前是同過學的。現在他在財政部當司長，那是與金融界有關係的人物，因此兩人也時常謀面的。

「澹雲兄！你到上海，還是住在從前那個旅館中嗎？」周司長遞給他一枝香烟，這樣的問道。

「是的！比較住熟了，方便一點。」沈澹雲道：「仲琦兄的公館，不是仍舊在西摩路，從前我們到過的地方嗎？你在南京沒有公館？嫂夫人不住在南京？因此你每逢一個星期六，便非到上海來一趟不可嗎？」

「女人們住慣上海以後，再不能住到別地方去。」周司長微微歎了一口氣：「去年她到南京來游玩一星期，住在中央飯店，把一個首都南京，批評得一文不值。水也不好，飯也不

好，什麼都不好，要她住在南京，除非要把那個南京改造起來纔行。因此急急地逃也似的回到上海去了。你說夫人在上海，所以星期六要回到上海來，那也未必。南京的確是太乾燥了，非到上海來鬆散一下不可。想澹雲兄也有同感嗎？」

「我倒沒有關係，總歸是孑然一身。爲了職務關係，不能不每星期要來一次了。你們有家庭的人，那自然要得回去，一敘家庭之樂了。」沈澹雲道。

「家庭是什麼意義，人生的桎梏而已。」周司長說到那裏，又道：「今天晚上，澹雲兄沒有什麼約會嗎？我們去吃一個小館子，我已約定了三人，大概你也都是認識的，我們借此敘敘。」

到了上海，沈澹雲到他的旅館裏去，周仲琦也回到他的家裏去。這位周太太早已出去打牌去了，老爺星期六回家不回家，她也不大關心。好在老爺有老爺玩兒的地方，太太有太太玩兒的地方，各人有各人的路，彼此

不相問訊。

一刻兒功夫，沈澹雲接到了周司長的電話，請他到某一家新開館子裏來。這一家新開館子，距離他所住的旅館不遠，他就來了。座中連周司長大約有四五人，沈澹雲差不多都認識，有兩位是什麼局長之類，更有的是稅務機關的人。其中還有一位是女性，和周司長同坐在一張長沙發上。沈澹雲還疑心是周太太一同出來了，但是周太太，他從前見過一面的，是一位身體很豐腴的三十多歲的人。而這位女性，却不過是二十一二歲，嬌麗秀曼的美人。

「這一位是楊小姐！這一位是沈澹雲先生！」周仲琦連忙把他們兩人介紹了。因爲其他的人都認識這位楊小姐的，而沈澹雲還是初次見面。

然而沈澹雲也是老上海了，他一望而知這一位便是上海的所謂交際明星，也許是這位周司長的禁脔。無論如何，總是他的一位膩友了。即此一端，可見周司長每逢星期六，必定要回到上海來的意義了。



他們酒酣飯飽，這一餐吃得很有舒適，時光也已九點多鐘了。座中有人提倡到跳舞廳去盤桓幾個鐘點，因為上海之夜，是一個燦爛之夜，而況今天又是一個禮拜六之夜呢？他們從南京特地坐了火車到上海來，為的是要消磨這禮拜六之夜，他們這班禮拜六派，豈肯輕輕辜負這個良宵呢？而且喫完了夜飯以後，便去睡覺，未免太早。到跳舞廳隨意跳幾次舞，一可以消化，二可以運動，這真是上海人所謂「衛生跳舞」呀。

依了周司長的意思，要約了那位楊小姐同去。然而楊小姐不願意去，說是要回家了。既然楊小姐不願意去，也未便相強，於是便以周司長的汽車，先送楊小姐回府了。除了沈澹雲沒有汽車外，其他都是汽車階級，一刻兒功夫，他們都到維納絲跳舞廳來了。實在沈澹雲是不大到跳舞廳來的，當他們提議到跳舞廳來時，他便想先行回去，可是周司長必然要拉着他同行。

「幹嗎老早就回去呢？」他道：

「回到旅館裏去，不是很顯得寂寞嗎？除非是旅館裏另有什麼好人等着你，那末我們不好相強，阻了你的好事。不然，反正沒有什麼事，一同去玩，不過大家鼓一時之興而已。」

「但是我不會跳舞呀。」沈澹雲道。

「不會跳舞也不要緊，跳舞廳裏不會跳舞的人很多，你就去擺擺測字攤何妨呢？我們又何嘗進過什麼跳舞學校，去講究什麼高深的跳舞藝術。隨隨便便，高興就跳跳，不高興就不跳。人家說：勝固欣然，敗亦足喜，我們就是跳得好固欣然，跳得不好也足喜，這是極自由的，你不是最相信那種自由嗎？」

這話把沈澹雲說動了。他想：果然如周司長所說的，回到旅館裏去，也是寂寞無聊。不要啓他們的疑心，以為旅館裏有什麼好人在那裏等我，因此急急要想回去。實在為了解決性慾起見，那種旅館裏是極為容易的。不過沈澹雲却還是守身如玉，那個不是沈澹雲的道德是怎樣的高尚，實

在他是一位膽小的人，他怕的那些播雲握雨的神女，大都是個蒙不潔的西洋子罷了。

既然如此說，他也跟隨着他們一同去了。到了維納絲跳舞廳，周司長和他們什麼局長之類，似乎都有他們的熟人，可見他們是駕輕車，就熟路，常常到這裏來的人了，而沈澹雲却還是初次。於是他們大家去選他們的舞伴，而沈澹雲却枯坐在那裏，實行其擺測字攤了。

「澹雲兄！你真個來擺測字攤嗎？這未免太沒趣了。」

跳舞數巡以後，周司長又這樣說了。

「我以為跳舞很足活動身體，調和精神，像你那樣，更不可以不跳舞。我在南京的時候，却是沒法，到了上海來後，對於跳舞，似乎有了癮了。每天晚上，非跳幾隻舞不可，跳了舞回去，就覺得夢恬意適，否則連睡都睡不着呀。你說不會跳舞，那不是你的不會跳舞，却是你的不想跳舞。你倘然心想跳舞的，包你只要三夜工

夫，便學會了。我不是剛纔告訴你說：並沒有進過跳舞學校，隨隨便便的學會了。我們不是爲跳舞而跳舞，我們只是爲高興而跳舞，爲消遣而跳舞罷了。」

「那末你到底怎樣的學會了跳舞的呢？」沈澹雲問。

「怎麼叫做學會跳舞？跳跳就跳成功了。」周司長道：「倘說是學會跳舞的話，那末舞池裏的舞女，都可以做我的老師。我最初原不過攙着她們跑跑，隨我的興之所至，但到了後來，也漸漸的協調了。所以你倘然是不跳，那就始終不會，你倘然是跳了，從來也沒有學不會的。至於說要跳得怎樣好？怎樣好？我們又不做什麼跳舞師，開什麼跳舞學校，何必去考究它，只要對付得過去就完了。」

沈澹雲被他的話所激動了，他覺得跳舞本來也是高尚的娛樂，而也爲世界所流行。自己到了上海以後，除了辦公及宴會以外，本也覺得無聊，借此可以解除寂寞，不也是很好的嗎？況且沈澹雲正當壯年，而悼亡以後

，未續編絃，正應有女性爲之溫存的呢。他們既極力慫恿他，他也未免見獵心動了。要說他完全一步也不能跳，那也未必，當時偶然也學過，不過就是所謂不想跳舞，便沒有進步。真的有志於此，那也可以一學就會的。但他覺得以一個不會跳舞的人，和那班舞女們跳舞，未免被她們所笑。尤其是那班紅舞女們，萬萬要不得，只是被她們所齒冷而已。最好是在生涯未必佳而舞藝却高的人中，選取一位。但自己於此輩舞女羣中不熟，只有商之於周司長了。

「我介紹你一個人！」周司長指着坐在他們斜對面的一位女郎，說道：「這個人舞藝很好，姿色也不惡，但是爲人很冷，北方人所謂冰桶者是也。因爲冷，就不大見得活潑了，而且也是沉默寡言了，因此有人不歡喜她。你想人家到跳舞場來，原是爲求娛樂而來，喜歡說說笑笑，進一步談情說愛，要是冷冰冰的，便覺得太沒意思了。不過你倘然初次學舞，她倒很可以盡心教你的，我有一位親戚，

他本來也是不會跳舞的，據說就是最初給她跳跳，便學會了。現在我這位親戚，到內地去了。」

沈澹雲依着他所指點的地方望過去，便問道：

「可是手中玩弄着一柄小扇子的那人嗎？」

「正是！」周司長道：「別人都是一副熱熱，她連小姊妹淘裏，也都不大熱絡。姊妹們起了她一個綽號，叫做「小孤孀」，說她是一副孤孀面孔。而且她所穿的衣服也是非常素澹的，加着人是那樣板板六十四的。這小孤孀的外號，倒也顯得惡毒咧。」

「她叫什麼名字呢？」沈澹雲問。

「喔！她的名字叫張盼盼。這些舞女的姓名，大概都是假的，也和現在的許多文學家一般，都喜歡用假姓名，那就不必去管它。不過講到盼盼兩字，從前有一個關盼盼，不是也做了孤孀。因此這個盼盼兩字，合了她的舉止行動，不免也帶點孤孀氣息了。」

周司長說着，又敦促着沈澹雲去試試。沈澹雲於跳舞廳的種種儀注，不大熟悉。他似乎有點不敢跑到那個名喚張盼盼的座位面前去，向她求舞。周司長今天却一定要玉成其事似的，出了一個主意：

「這樣吧！」他說：「我們去叫她來坐檯子，我本來和她有些熟的，我就給你介紹：因為這位沈先生初次學舞，請你指導一切，說幾句客氣話。這個人倒有些鬪秀氣，並沒有普通那些舞女的惡俗習氣咧。」

一刻兒工夫，張盼盼過來坐檯子了。

「那位是沈先生！」周司長來一個特別介紹，並且請張小姐坐到沈澹雲傍邊去。便道：「張小姐！這位沈先生，近來因為消遣起見，他也很想學習跳舞了。不過他是初學，須得有人指點他，我就介紹了張小姐，請你要隨時指導他。」

「真的！我好比是一個小學生，由周司長的介紹，我今天拜張小姐為師了。不過我是一個笨學生，請張小

姐見有不對的地方，要極力矯正。」沈澹雲也如此說。

「阿呀！我怎麼敢當呢？」張盼盼臉上泛起一層紅雲。「實在我們的跳舞是最普通的，談不到什麼舞藝，怎麼敢說指導呢？」

沈澹雲細看她面貌時，是一個長圓的面龐，有足以令人愛慕的靈活的眼睛，和一張巧妙的小嘴。濃厚的黑色鬚髮，更襯出她雪白的嬌容。面上含有笑態，誰說是一位面冷的姑娘呢？不過雙眉微蹙，含顰帶愁，然因此而愈見其媚。不過她有一種幽嫻沉靜的態度，沈澹雲一見之下，印象便覺得很好。張盼盼雖然不大說話，然時時報以微笑，因此沈澹雲便覺得愈看愈可愛了。停刻兒音樂響時，兩人便起跳舞來了。他是專心一志的跟着張盼盼的腳步，她也有時真能指導他，大概比了到那種跳舞學校去學舞，要進步得多吧？這時兩人所談的都屬於舞術，不及其它。好在今天張盼盼也沒有別一個客人，招她去坐檯子。約摸十二點鐘的時候，大家都走了。

「澹雲兄！明天再來吧？初學是不可間斷的呀！」周司長道。

「是的！明天晚上，周司長有空嗎？請到小花園都益處小敘，不知可否賞光？在座就是今天諸位，不再另約人了。」沈澹雲道。

「我們不客氣，既是澹雲兄請吃夜飯，我們早一點到，散後還可以到這裏來一次。不瞞諸位說，兄弟明天晚上夜車還要回南京咧。」周司長倒是不客氣的如此說。

明天晚上，他們飯罷，又到跳舞廳來了。這一天，沈澹雲比較昨天進境得多了。周司長跳到約摸要上火車的時候，他便先去，好在他有汽車，一刻兒便到了車站。到了火車裏納頭便睡，一覺醒來已到了南京了。沈澹雲還有一兩天耽擱，在上海有與銀行家接洽事件，他略遲一點回去不妨。到了明天又來，一連三日，正像周司長說的：三夜功夫，便可以畢業了。從此以後，沈澹雲不到上海則已，到了上海，總是要到那個跳舞廳，到了跳舞廳，總是找到了張盼盼。有

時遇到了周司長，有時約了別一位朋友，有時單獨一個人，也會上跳舞廳了。雖然他也到別一家跳舞場，也和別一位舞女跳舞，然而他的中心點，却是仍在張盼盼這個跳舞廳。

因此之故，沈澹雲對於張盼盼的熱度，漸漸高起來了。然而張盼盼却只是翹然意遠，她對於舞客，也都是那種態度，不獨對於沈澹雲爲然。有一天，約摸是夜間十一點鐘了，沈澹雲邀她出來喫宵夜。她起初有點不肯，但沈澹雲說之再三，而且他是一位熟客，使人覺得失面子，只得勉徇所請了。

但是沈澹雲是住在旅館裏的，進一步請求，請她到旅館裏去游玩一刻兒吧？張盼盼堅決辭謝了：

「不！我要回去了！我要回去了！請你原諒！」

沈澹雲便不敢再說。因爲沈澹雲也是高級的人，自己住在旅館裏，而深夜請一位年輕女子到他旅館裏去，似於禮貌不合，而也太褻視女性了。「夜已深了。那末雇一輛汽車，

我送你回去吧？」沈澹雲說。

但是她也堅決的拒絕，不願意發人送她。

「夜深回去，那是我們當舞女的常事。」她說：「我們都是雇黃包車回去的，謝謝你！沈先生！我們明天見吧。」

她聽得要送她回去，很露出了窘意，取了手提籠，急急的便告辭而去了。

沈澹雲因想：張盼盼家裏必定有男人呀。至少也必定有一位所歡，如她們舞界中的術語，所謂「拖車」也者。小姑居處，未必無郎，因此她既不肯到旅館中來，又不允人送她回去，她怕的洩漏春光嗎？既然如此，也不必強人所難。況且我也並不作非分之想，但願交一膩友而已。

因爲人人都說張盼盼冷，但沈澹雲覺得張盼盼並不冷。雖然女性中間有豔如桃李，冷若冰霜，似乎難於親近的人，然而她的熱情蘊蓄於中，一旦爆發，或有較諸普通女郎更爲熾烈的。試看東風披拂，冰雪爲融，在自

然科學上言，世界本體，素具熱力，冷者，不過一時減退其熱力罷了。

然而男子也有一種癡情，惟其對於冷性的女郎，求之愈加殷切。譬如在一個天氣嚴寒之中，忽然春回大地，正如萬物昭蘇之象。那時沈澹雲正有點兒迷惑張盼盼了。可是張盼盼也不是冷酷無情之物，豈不知沈澹雲對於自己是一個忠實份子，人非木石，孰能無情。因此在別人不知道，對於沈澹雲，經幾度溫存之下，却已漸改其冷度。

有一天，沈澹雲又再三問她的住址了。

「我不能告訴你。」張盼盼說：「我任何一個舞客，也不會告訴他們以我的住址。」

「你告訴我，我決不到你家裏來。」沈澹雲道。

「既不到我家裏來，你又何必要知道我的住址？」張盼盼說：「有許多舞客，最喜探詢舞女的住址，有些姊妹們，甚至假造一個住址，教人去瞎撞。但是我向來不作弄人，也不說

謊話。實在告訴你，我住的地方，極其狹窄，僅有一個亭子間，同居的人家極多，他們也不知道我在當舞女。所有舞客，也從未有一人到我家裏來過的。」

「噯！你一開口總是舞客與舞女，我們兩人的友誼，難道不能稍爲超出於舞客舞女之外的嗎？」沈澹雲有點恨恨了。

「沈先生！我終歸辜負你的深情了。」說時，張盼盼墮下兩顆晶瑩的淚珠來。

又越一星期，沈澹雲也是從南京來，到了晚上，又到跳舞廳來了，却不見張盼盼。問了人家，說是她病了，有兩天沒有來了。沈澹雲不免心中快快，然而既已來了，也不能馬上就走。在別的舞女中，他還認得一位李宛宛。那位李宛宛，也是張盼盼所介紹的，這也不是一位紅舞女，不過年紀較輕，有一些上海人所謂「十三點」氣質。李宛宛與張盼盼住的很近，也是窮苦人家一個女孩子。

「張盼盼今天沒有來，說她是病

了，不知是什麼病？」沈澹雲在跳舞的時候，向她這樣隨便問問。

「我去着她過了，盼盼阿姐沒有什麼大病，不過受了一點寒，發了一個寒熱罷了。」李宛宛道。

「那末盼盼阿姐的姐夫，你也認識的嗎？」澹雲閉關的問着。

「姐夫？誰的姐夫？噯！你說她有男人嗎？說她有男人，那真是罪過。」李宛宛這話倒很爲懇切。

「這話奇了！有男人怎麼是罪過？試問那一個女人，便不應當有男人，難道當了舞女，便不應當有男人嗎？」

「你不知道她的綽號是喚做小孤孀嗎？小孤孀就不應當有男人的了。」

「我且問你！你說去看過她的，那末盼盼住在那裏，你總知道的了，你可以告訴我地址吧？」

「我不說！盼盼阿姐要怪我。你們這種人，老是探聽我們的住址。實在我們住的地方，不是你們可以來的。」

「你不說，我也知道，是盼盼親口告訴我的。況且那一天我們吃過宵

夜後，我用汽車送她回家，車子只停在弄堂口，我沒有進去，忘了她是在第幾家了。而且我已摘了她的住址，在懷中記事冊上，只不過今天沒帶在身邊。偶然問問你，你就搭架子了。」

「不是搭架子，盼盼阿姐要怪我的。」

沈澹雲想：今天不能不用一點賄賂了。因說：

「盼盼今天不在這裏，請你來陪陪我吧。」

他便招呼侍者，請李宛宛小姐來坐檯子。李宛宛覺得這幾天生意很清，至於坐檯子的事，始終也輪不到她。今見沈澹雲招她坐檯子，喜出望外。實在沈澹雲是要知道盼盼的住址，趁她今天不在這裏，非從李宛宛口中偵探出來不可了。略略幾句話兒，李宛宛便詳細的說出來了。而且還有至要的一句話，張盼盼並不姓張，她姓陳，張盼盼只是舞廳中的名字，倘然你到那裏去找姓張的張盼盼小姐，誰也不知道的。

「你如見了盼盼阿姐，千萬不能

說我告訴你的。」

李宛宛這樣的叮囑他，他也唯唯答應了。

明天，下午兩點鐘，沈澹雲購了兩件旗袍衣料，以及高貴的化妝品之類，來訪問張盼盼了。實在這是一個舊式的兩樓兩底房子，裏面却住了有七八家人家。他從後門進去，扶梯是黑暗而狹仄，幾至不能容身。李宛宛却關照他，一走上扶梯，靠着左面，便是盼盼的房。因此他在扶梯上摸上來的時候，便問：

「這裏有一位陳小姐嗎？」

問了半天，也沒有人答應，然而盼盼在房裏却已聽得了。

原來她的確是病了兩天，今天剛纔好起來，因為今天是禮拜，她預備停刻兒到舞廳了。她聽扶梯上有人喚陳小姐，想這個屋子裏只有自己是陳小姐呀。剛剛把門開了一條縫，還沒

有把頭伸出來，早被沈澹雲瞥見了。

「盼盼！你到底被我找着了。我知道你病了，特來看看你。」

「阿呀！阿呀！」盼盼只喊了幾

聲阿呀，那房門已經是關不住了，只得側着身子讓沈澹雲進來，却慌張着說道：「這屋子又小又醜，怎麼可以容身呢？」

沈澹雲一眼望去，這屋子裏，果然鏡盞縱橫，釵環歷亂，加着藥爐茶竈，狼藉了滿室。可是沈澹雲初不注意，却注意在她的牀頭壁間，懸掛着一架放大照相鏡。那照相是一位西裝英俊少年，照相前安放一几，供着一瓶雪白芬芳的鮮花。而且別的地方雖雜亂無序，而那個照相玻璃框子前，却潔淨無塵。沈澹雲想：這個少年，必定是盼盼的愛人了，他深悔闖到她這個屋子裏來了。

「盼盼！我不該闖到你屋子來吧？」沈澹雲歉地說。

「無妨！既來之，則安之。」盼盼已鎮靜了。她把她房裏僅有的一張沙發椅子，收拾清楚了，請沈澹雲坐地。

不過那個椅子正對着少年的照相。那少年的一雙炯炯的目光，好似直瞅着沈澹雲，使他很覺得局促不安。

戒烟新藥

# 家得樂

絕對不用代癮興奮物

確實達到除毒斷癮的願望！

本品提林十八之精華，以原方票壳用化學方法，節制烟癮，再加入補品多種，振起自身抗毒力，以消滅血液及細胞之中毒，如此雙方並進，斷癮自然快速，戒時照常辦公，並無絲毫痛苦。

既戒烟。又得滋補之益

一月中。保證澈底戒絕

一錢癮。七瓶保證斷癮

上海南京路勞合路六十一號

康福藥房經理

(電話) 九七九〇三

電報掛號 四二〇七



## 式微

周楞伽

碧卿先生近來有兩句口頭禪：

「老了！不中用了！」

言下充滿了感慨的意味，尤其著重在末一句上，彷彿真有烈士暮年，無能為矣的樣子。

其實碧卿先生今年還只有五十多歲，鬚髮都沒有全白，形態上一些都看不出老的模樣，他的所謂老，大概是指老在思想上，老在精神上，老在他的一肚皮不合時宜上吧？尤其是他的所謂不中用了，很可以看出他是在表示他在這時代裏的無能。

的確，這時代，已經不是碧卿先生的時代了，雖然一般人還是相當的尊敬他，不過所尊敬的只是他的老，並不是別的什麼，他是已經成了時代落伍的人了。

但在二十年前，碧卿先生也曾有過他的黃金時代的，那時他還只有三十多歲年紀，襲着祖父的餘蔭，在地方上是所謂書香門第的縉紳階級，連縣知事上任也不能不到他門上投片，而他在地方上也非常活動，任何公益事項都有他參與在內，他的名片上的街頭也是多得密密層層的，認識他的人看見了他，那一個不對他肅然起敬。

誰知好景不長，霹靂一聲，國民革命軍北伐，到達了他所住的縣城裏，從那時起，世界就彷彿換了一個樣子，碧卿

先生的風頭過去了，他甚至被人加上土豪劣紳的稱號，不得不躲在家裏，噤若寒蟬，代替了他擺住地方上的大權的，是另一批青年男女，而這批青年男女的行動，又是那樣的使他看不慣，自由戀愛，自由結婚，男女在路上挽臂同行，囁嚅情話，一一呈現在他眼前，氣得他暗罵他們是妖孽，詛咒他們的趕快滅亡。

果然，隔了不久，清黨事件便起來了，很有許多青年男女被抓去監禁，槍斃，碧卿先生暗暗鼓掌稱快。不過稱快儘管稱快，地方上的大權却從此不再落進他手中來，時代雖不容許激變，却也在逐漸進化着，向着新的道路上走，碧卿先生跟不上時代，便只好眼看着他自己一步一步的走向末運。

碧卿先生家裏擁有百多畝祖遺的田產，本來就是坐吃也是不生問題的，無如孩子一個一個的生出來，食指日繁，再加在他做縉紳先生時代，為表示他的少年老成起見，又染上了一种不良嗜好：抽鴉片。白飯和黑飯一樣不能缺少，一旦地方上的事不容他管，生活就不免顯得困窘起來，不得不另謀出路了。

出路，這在碧卿先生實在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因為他並沒有什麼能耐，要是地方上的事能讓他從中插一脚，使他得以上下其手，那他倒也是相當幹練的，現在時代變了，他這位過去受人尊敬的縉紳先生變得無權無勢，那他除了在家裏

設一個私塾，坐坐冷板凳，做做豬王以外，實在更沒有什麼出路了。

碧卿先生在初辦私塾的時候，成績倒也相當不差，一來因為大家還沒有忘記他在地方上的地位，希望他所教出來的子弟能夠承繼他的衣鉢，二來因為那時還有許多人不相信學堂，恐怕他們把自己的子弟教壞，所以情願送進碧卿先生的私塾裏來，受一些聖賢經傳的教育。

可是，漸漸的，碧卿先生的私塾便日益不振了，地方上的風氣愈開通，子女們進學堂的便愈多，到他們上來領教的也便愈少，到後來教育當局甚至取出取締私塾的佈告來了。碧卿先生不明白這是大勢所趨，還以為人家有心在和他作對，曾經氣憤憤的跑到教育局裏去鬧過，幸虧教育局裏的人多半認識他，竭力向他勸解，答應不取締他所設的私塾，碧卿先生的一口氣才慢慢的平將下去。不過他的私塾雖不致被取締，沒有人來領教却終不免是個莫大的致命傷，所以最後也終於只好結束了事。

從這時起，碧卿先生便變成了一個憤世嫉俗者，他看不起一切新的進步的建設，喜歡蔑視他人，總說他人不如自己，同時特別的喜歡孤獨，不願意與週遭的人們接觸。

「天之將喪斯文也，歟？吾末如之何也已矣！」碧卿先生常常無端搖頭擺腦的這樣吟哦着，引得旁邊的人暗暗發笑不迭，而他却仍舊坦然自若，頗有衆醉獨醒，懷才不遇的神氣。

然而無論碧卿先生怎樣的憤世嫉俗，不滿意社會環境，他却總不能遺世獨立，社會環境總不免要來影響他的，他愈是一肚皮不合時宜，也就愈加顯得他沒有應世的能耐，最顯

著的一點，就是他的生活愈過愈窮了，孩子逐漸長大起來，最大的兒子已經二十歲，女兒也已經十八歲，此外大大小小的還有三四個，他雖然不贊成學堂，而是大勢所趨，却又不肯不把他的兒女送進學堂裏去，這一筆學費，又增加了他肩上的負擔，加之年成又常常不好，單靠收租來過活，已漸漸有不能維持他的白黑二飯之勢了。

碧卿先生雖然硬着骨氣，不屑求助於人，不過私下總無法掩飾他的窘相，爲了生活，他不得不躬尊降貴，去屈就當地一家小學校的國文教員的位置，素來看不起洋學堂的他，現在却要到這洋學堂裏去執起教鞭來，他心境上的苦悶，當然是可想而知的。

從那時起，碧卿先生就開始了他那兩句口頭禪：

「老了！不中用了！」

其實他一些都沒有老。

## 二

時代又起了一番劇烈的轉變，這轉變却是有利於碧卿先生的，當初和他在一起同樣受人尊敬的幾位縉紳先生，這時又都彈冠相慶，重新握起地方上的大權來了，於是大家的眼光不由得又都注意到碧卿先生身上，以爲他雖口口聲聲的稱老，焉知沒有一步老運在他的後面呢？因爲他畢竟是過去在地方上有過地位的人物啊！

可是碧卿先生却不知什麼緣故，反而抱起了消極的退嬰態度，也許他像那百戰歸來的英雄，撫着身上的舊創，反有些怕上前線去了，或者是多年的烟榻生活，銷磨盡了他的壯志，使他懶得再去鑽營活動，他竟依然我行我素的，一些表



示都沒有。還是旁人看不過了，問他爲什麼有這樣良好的機會擺在眼前，竟一些不想進取？碧卿先生的回答依然是那兩句大家聽慣了的口頭禪：

「老了！不中用了！」

其實碧卿先生的心理也未嘗甘於退嬰，他只以爲照他過去的地位，用不着他親自出去活動，自有人三顧茅廬的來請他出山，於是便一心以爲鴻鵠之將至的在等待着。殊不知時代變了，人類的自私心理更甚於前，爭權奪利也較前更爲厲害，何況還有一批年青人想出頭，排擠他都來不及，還有誰來請教他。結果他的等待是白等了一場，等到權利分派已定，擺在他面前的大好機會也就眼睜睜的着着他錯過去了，於是他便永遠只好用那兩句口頭禪來掩飾他的無能：

「老了！不中用了！」

然而使他不氣憤的，是那活動最力，在地方上獨攬大權的人，却是當初曾在他私塾裏讀過書，名叫劉銘遠的那位學生，想不到肯出於藍而勝於藍，十多年後，學生的成就反比他這位老師還要多，這使他又是羨慕，又是嫉妒，終於恨恨的吐出了一聲：

「暴發戶！」

這稱謂有兩種意思，一種是表示他的討厭，另一種是表示他的自甘淡泊，不屑與暴發戶爭競。

可是碧卿先生的不幸，也就在於他的未能「發」，更未能「暴發」，漸漸的他就嚐到他的「自甘淡泊」所結成的苦果了，那一直線地上漲的生活，漲到了使他驚奇咋舌不敢相信的地步，在這樣的形勢下，連白飯的來源都成了問題，更那裏顧得到黑飯，偏偏多年的烟癮，又不容易一朝戒絕，眼

看着土價也和米價一樣，漫無止境的上漲，由幾元一兩而幾十元一兩，幾百元一兩，使他對着煙燈，把煙抽進斗裏去時，自己都忍不住有些肉痛，握着煙槍的手都顫抖起來了。

「唉！這日子怎樣過下去呀！真是，天老爺在收人了！」

碧卿先生每逢經濟困難，無法支配時，總是這樣歎息着。可是天老爺却沒有收了他去，仍舊要他活在世上受罪，日子無法過也非得過下去不可。

田裏的租種往往收不到，有些地方費盡心力的總算收到了，又是這邊要捐，那邊要稅的去了一大半。生活却是毫不留情，物價日長夜大，食用品樣樣都貴，一年兩次田租收入，平均還不夠用三個月。至於他的教書收入，那更是可憐，幾乎只夠在煙斗上呼嚕幾個鐘頭。

爲了生活的逼迫，碧卿先生只好下了決心去戒煙了，可是十多年的煙癮，戒起來談何容易？結果，白花了許多醫藥費，白吃了許多戒煙藥水，癮來時還是呵欠連連。吸煙已經吸得他皮包着骨，戒煙更戒得他命若游絲。

碧卿先生受夠了戒煙的痛苦，癮却還是戒除不掉，只好廢然的放棄了戒煙的念頭。可是生活却是不饒人的，碧卿先生點金乏術，漸漸的便和當舖結了不解緣。

碧卿夫人深覺這樣的度日終非久計，常常慫恿碧卿先生

「你爲什麼不去看看劉銘遠呢？他是你的學生，現在得法了，你去找他，他也總得幫幫你這位老師的忙呀！」

「哼！他自己不來看我，倒要我去看他，難道要叫我這位老師去向他做學生子的求情嗎？嘿！我纔看不慣他那種暴發戶的樣子哩！」

碧卿先生氣憤憤地說，同時他又不禁翻起了幾天前的的一幕光景：幾天前，他剛從學校裏授課出來，正安步當車的在街道上走，忽然迎面走來了四五個高視闊步氣概軒昂的人，一路大模大樣旁若無人地邁着步子，其中便有他從前的學生劉銘遠在內，路上的人看見了他們，都足恭致敬，自動地向路旁讓道，碧卿先生也不自覺的把身子向路旁一閃，可怪那劉銘遠，明明看見了他的，却故意像沒看見般，連招呼也不打一個，就從他身旁走過去了，這使他直到現在想起來還覺得不痛快，那裏還高興再去看那副暴發戶的嘴臉。

可是碧卿夫人却不明白他心頭的討厭的情緒，仍舊在批駁他的不是：

「這叫做此一時彼一時呀，從前你是先生，他是學生，當然沒有你去看他的道理，現在雙方的地位不同了，你不先去看他，他怎麼會來看你？」

「哼！我纔不高興去看他那種暴發戶！」

「暴發戶？」碧卿夫人不由得披了披嘴說：「你爲什麼不也暴發起來？」

碧卿先生爽然了，他這時纔深刻地感到他自己的百不如人，不要說不能發，就是勉強想維持目前的生活也都非常困難，他只好聊以解嘲的說：

「唉！老了！不中用了！」

### 三

碧卿先生不高興出外活動，情願過他的株守的生活，可是時代是無情的，社會是冷酷的，只知道揀着善的欺凌，一方面愈是退讓，一方面便愈是得步進步，終於在他的快要維

持不下的生活裏面，也發生了一些不小的風波。

有一天，是一學期將要終了的時候，往年每逢這時候，碧卿先生總是一面忙看着學生們考的成績，批學生們應得的分數，一面等候下學期的聘書，可是這年的情形却有些不同，學期結束的一切手續他都辦好了，下學期的聘書却始終不見發下來，他心裏正在暗暗奇怪，校長却就在這天請他到教務室裏去談話了。

教務室裏已先有一個穿西裝的青年坐在那裏，西式的頭髮，上面塗了多量的油，光滑得連着蠅都站不住腳。碧卿先生雖不認識他是誰，却從他那模樣上引起了不少的反感。他正在疑心着校長請他到教務室裏來不知有什麼話要談，却被校長那滿面春風的樣子給了他心頭一分安慰，覺得下學期的聘書大概沒有問題了。

校長並不和碧卿先生談學校裏的事，他是很明白碧卿先生過去在地方上的地位的，這時便笑着說：

「碧卿先生，你倒不到地方上去活動活動？」

這一問，不覺又勾引起了碧卿先生心頭的牢騷，他的口頭禪很快的吐露了出來。

「唉！老了！不中用了！」

校長似乎正在等他說這口頭禪，一聽他說出口，馬上便接下去道：

「碧卿先生，你可也厭倦了這教讀生活了嗎？倘若有的話，我想不妨請你暫時休息一下，由我另找一位來代替。」

「唔，就是這位梁先生，他是劉銘遠先生介紹來的，國文精通得很呢！」

那位梁先生聽見校長在介紹他，連忙站起身，朝着碧卿

先生鞠了一躬。他的頭低下來時，碧輝先生的鼻孔裏便聞到一陣頭髮的香氣，到他抬起頭來，裂開嘴笑了笑，碧輝先生又很清楚的看見了他口內的兩枚金牙齒。

碧輝先生心裏有些慌了，他萬想不到校長會請他退休，並且已經找到了候補的人物，而這人又是他的學生劉銘遠薦來的，他忍不住又恨，又氣，又急，額上不自覺的沁出了黃豆大的汗珠，他覺得，爲了生活，他決不能示弱，雖然這職位也只等於雞肋一樣，吃不飽，餓不死，但畢竟聊勝於無，他要是失去了這職位，那他的生活更將陷於絕境了，無論如何他非拚着全生命的力量起來掙扎奮鬥一下不可，於是他連忙搖頭向校長說：

「不，不，我並不厭倦，我對這教讀生活正很感覺興趣哩！而且國文一門，不比旁的功課，一定要有多年經驗，國學精深的人纔能夠教，除了我，也沒有人能夠擔任得起，要是隨便請一個年青人來教，那，那只有誤人子弟！」

碧輝先生急不擇言，也顧不得他的話會不會刺痛別人，他很清楚的看見那位梁先生向他白了一眼，但他也無暇理會，他只希望校長聽了他的自告奮勇的話，會笑一笑，取出下學期的聘書來給他。可是校長却似乎呆住了，一些表示都沒有，一句話都不說。那位梁先生見他不肯放棄他的職位，而且說話毫無禮貌，更嚴然把他看得和敵人一樣。在這樣的空氣下，碧輝先生自覺沒趣，只好悄悄的退了下來。

走出了學校的門，碧輝先生的一肚皮氣憤，不覺都發洩到從前受過他教誨的學生劉銘遠身上去了，這真是那裏說起，自己駁出來的學生，却薦了人來搶自己的飯碗，爲了不膺和這輩爭強鬥勝，他纔甘退讓，不到地方上去活動，誰知

這後輩竟反而爬到自己的頭上來了，正是人無善處心，虎有傷人意。

碧輝先生心裏充滿了氣苦，他覺得自己彷彿突然老了十年，走在路上的脚步漸漸沉重得舉不起來了。在他的前面充滿了漆黑一團，看不見一線光明，他是一步一步的在向着沒落的路上走，他幾乎忍不住想就在路上坐下來，痛哭一場。

好容易勉強走回了家裏，碧輝先生覺得全身的力氣一些都沒有了，他很快的在牀上倒了下來，儘管天是那麼熱，他却渾身打着冷戰，嚷着要蓋被，他這時纔覺得他是真的老了，不中用了。

碧輝夫人不明白他是受了什麼刺激，好端端的忽然會生起病來，坐在牀沿上，一迭連聲的問他：

「怎樣了？受了誰的氣呀？」

碧輝先生起初不開口，過了一會，忽然氣憤憤的說：

「你說可惡不可惡，劉銘遠那小子，他竟串通了人，到學堂裏來，搶我的國文教員的位置！」

碧輝夫人不禁呆了一呆，結果却並不曾代他抱不平，倒反而幫着劉銘遠開脫說：

「也許他不知道是你在做教員，我看最好派個人去向他疏通一下，他要是知道了你在做，一定不會叫人去搶你的位置了。」

碧輝先生氣得眼睛都睜圓了起來：

「那裏話，明明是他有心在弄鬼，搶我的飯碗！咳！我和這小子勢不兩立，你還要我去求他，真是今生休想！」

碧輝夫人從沒有見他生過這麼大的氣，在他的盛怒之下，她什麼話都不敢說，只好退出房去了。

碧卿先生不願意去求人，更不願意去求他從前的學生，可是一直捱到開學時期，還不見學校裏的聘書送來，他雖不肯放棄這飯碗，到底也沒有面目自動接上去授課，於是失業的恐慌便無法避免了。

失業，還在碧卿先生平時倒也無所謂，反正他有的是田，足夠他維持生活，還可以供給他吞雲吐霧，但在這生活費用高漲的時期，却無異雪上加霜，他又急又氣，體力也就一天不如一天，稍為多走一兩步路就止不住要喘氣，睡在牀上的時候也比起身的時候多了，朦朧中，他彷彿看見整個門庭在向他壓下來，把他的一家人都壓成了麵粉。

「唉！老了！不中用了！」碧卿先生長歎着說，在歎聲中，充分表現出他的無能，和他對前途的絕望。

從此，他們這一家，就被包圍在淒涼蕭瑟的空氣之中，可是，就在這當兒，却有一位不速之客光臨了，這人不是別個，正是劉銘遠，他的突如其來的拜訪，不但碧卿先生想不到，就是碧卿夫人也覺得出於意外。

其實劉銘遠名義上來訪問他的老師，實際上却是來訪問他的師妹翠英，原來前兩天，他在路上看見了一個姿色秀麗的女學生，不覺動了心，問起來才知道是他從前的老師碧卿先生的女兒，於是便藉着拜訪老師的名義，打算常常來和這位師妹親近親近，要不然，他是做夢也想不到他這位老師的。

碧卿先生聽說劉銘遠來訪，不禁觸動了他過去的氣憤，躺在牀上，一迭連聲的只是嚷着：「擋駕！擋駕！」

可是碧卿夫人和翠英却已經把這位貴客迎接進來了，人情大都是趨炎附勢的，何況這位貴客又是那樣年紀青青的，已握着了地方上的大權，少年得志，正是不少人羨慕的對象，碧卿夫人已隱然把他當做未來的東床嬌客看待，翠英對他也是脈脈含情，因此儘管碧卿先生不住在牀上嚷着「擋駕」，母女倆却很殷勤的招待着，並且把他引進那終年關着窗子的熱鬧的屋裏來看碧卿先生了。

碧卿先生紅着眼睛，下死勁的盯了劉銘遠一眼，用帶着痰喘的聲音氣吼吼地說：

「你……！你……！你居然還記得我這個人，還曉得來看我嗎？」

接着便是一陣劇烈的咳嗽，咳得面紅頭赤，青筋畢露，賭氣一翻身，把臉朝向裏床，再也不回過來。

劉銘遠很覺沒趣，只好搭訕着退出房來，抱歉地向碧卿夫人說：

「其實也難怪老師見怪，我這一晌實在太疏遠了！不過也因為事情忙，沒有空來探望老師，這是要請老師包涵的。」

碧卿夫人覺得這正是一個進言的機會，便連忙辯正說：

「倒不是爲了你不來看他他才生氣，實在因為他從前教書的地方，給你無端罵了一個人進去，把他的飯碗弄掉了，所以他才恨得你入骨哩！」

「原來如此，這我實在不知道，要知道是老師在那裏教書，那我就是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另外罵了人去。」劉銘遠看了在旁邊的翠英一眼，面孔不由得紅了，隨即又補加上

去說：「不過這也容易，我回去就叫那姓梁的自動辭職，再

叫校長補一份聘書來給老師就是了。」

「那麼，多多的拜托了。」碧卿夫人感謝地說，她本來還想托劉銘遠代她丈夫在地方上另外活動一些事做，不過又恐要求過多，引起他的不高興，斷了這一條門路，所以話到口邊又竭力忍住了。

送走了劉銘遠以後，母女倆回進屋裏來，話題不由得都集中到了這位貴客身上，碧卿夫人很怪她丈夫的固執，不肯圓通，要是早派人去向劉銘遠疏通一下，這教員的位置不見得會發生問題；現在幸虧劉銘遠自己能上門來拜訪，而她也能夠抓住機會，重新代他把這失去的飯碗搶回手來，要不然，就是氣出病來也是白招。她越說越高興，最後又說劉銘遠這人很不錯，又年青，又能幹，要是把翠英許配給他，倒是很好的一對，她問翠英可願意不願意？翠英羞得滿面通紅，低着頭很快的跑了開去，她雖然什麼話都沒有說，但從她的形態上看起來，可見她的芳心業已暗暗許可的了。

過了兩天，碧卿先生從前授課的學校裏，果然又把這一學期的聘書送了來，還附了校長的一封信向他的道歉請他重新返校的信。碧卿夫人如獲至寶一樣，連忙笑嘻嘻的拿進房來給碧卿先生看，並且批駁他說：

「你老是說劉銘遠不好，現在可怎麼說？人家不但記着你這位老師，而且竭力幫你的忙，代你把已經落掉了的位置都重新弄了回來。我早已說過，他決不會有心薦了人去搶你的飯碗，一定是不知道你也在那裏做教員，所以最好派個人去向他疏通一下，你不肯聽，要是早依了我的話，現在也不至於費那麼大的週折了。」

可是碧卿先生對着那張聘書，只是不住冷笑：

「哼！既然請了別人，何必又來請我？我窮雖窮，却還有些志氣，不願意做回湯豆腐乾的，誰要那暴發戶幫什麼忙，我纔不希罕他的幫忙呢！」

一面說，一面他便取過那張聘書來，囁囁的接連幾撕，撕成了一疊紙條，又把來搓成一團，恨恨的扔在地下。

翠英這時也在旁邊，看了她父親的舉動，心裏也有些不以為然，忍不住發話道：

「爸，你的脾氣也太古怪了，就是不高興再去，把聘書還給人家也就算了，何必把來撕掉，又何必埋怨別人，別人總是一番好意，並沒有錯呀！」

碧卿先生肝火大發，面紅頸赤的，搖着牀沿罵道：

「不要臉的丫頭，你竟批評起老子的不是來了，我知道你已經看上了劉銘遠這小子了，是不是？你想嫁他，只管去和他自由結婚，我譬如沒有生下你這賤貨來，你給我滾！滾！」

翠英被父親罵得哭出了房去，碧卿夫人滿心是氣，連一句話都說不出來，過了好半晌，纔把手指着碧卿先生，恨恨的說：

「好！好！算你有志氣，不過我倒要看看你怎麼把日子打發過去！」

## 五

碧卿先生撕碎了聘書，不肯再回到學校裏去任教，這原是他的自由，誰都無法干涉的，不過物質生活往往更有決定人的自由意志的力量，減少一筆收入，只有使他向窘境更深的陷溺一層，他漸漸的無法應付生活的壓迫了，起初還靠典

買衣物度日，後來可供與買的東西都沒有了，而天氣却逐漸冷了起來，秋風一起，典質的衣服就非取贖出來不可，可是取贖的錢又在那裏呢？錢，這是碧卿先生所感到的莫大的威脅。

碧卿先生籌思了許久，覺得只有一個法子，不是賣田，就是賣他祖傳下來的這所老屋，二者相權，又覺得賣田不如賣屋好，因為田是他的生命線，未來衣食取給的泉源，不比屋子，賣掉了還可以另外向人家租，只要自己肯吃苦一些，一家人正不需要這樣大的一所屋子。他決定了，預備把這計劃去對碧卿夫人說，可是裏裏外外找遍了，却不見她，連翠英都不見了。

這便碧卿先生很覺奇怪，他忽然想起，近來母女倆的神情有些不對，不但常常瞞着他出去，而且翠英的打扮也愈來愈見風騷了，不要竟作出了醜事來，這是於他的家聲有礙的，他越想越急，忍不住向二兒子問道：

「你媽媽呢？」

「媽媽同大姊上劉家作客去了。」

碧卿先生不禁恍然大悟，原來她們竟上劉銘遠家去了，人情原都是喜歡趨炎附勢的，想當初自己在地方上勢盛時，何嘗不是有許多人爭相趨附，而今時衰運退，便變得門庭冷落車馬稀，連自己的妻女都去趨附他人了。他又是感慨，又是氣憤，決定不等她們回來，就去實行他的賣屋的計劃，找人接洽買主。

外面在刮着風，下着牛毛細雨，天時已微微有了寒意，碧卿先生雖然已經加上了一件夾衫，可是在寒風中他那瘦削的身軀仍舊止不住發着輕微的顫抖，他把一根旱煙管當做手

杖，在路上才寸地走着，一面走，一面不住咳嗽，每年一到金風送爽的時節，他的咳嗽的老毛病便要發作，近來似乎因為身子虛弱的關係，稍為冒一點寒風都要咳嗽，咳起來更往往要彎下腰，好半晌才抬得起身。

他所要訪的對象，也是地方上的一位紳士，名叫吳元陞，這吳元陞過去會和他在一起共過事，現在也告退休了。不過退休雖告退休，家境却比較殷實，不至於像碧卿先生那樣的落薄到要賣屋子，碧卿先生去找他的目的，並不是要把屋子賣給他，不過因為他對目前地方上的情形比較熟悉，也許能夠找到受主。

吳元陞用一種接待老朋友的态度接待着碧卿先生，在詢悉了來意以後，忍不住皺了皺眉頭說：

「想不到老哥竟會一寒至此，連屋子都要賣起來了！」碧卿先生臉上不由得本能地一紅，隨即低下頭來歎了一口氣。

「我也是沒有法想，怪來怪去，只怪自己不該抽上了這一口斷命的烏煙！」

吳元陞想了一想，好像想起了什麼似的。很高興的說：「這真是無巧不成書，你要賣屋，現在恰巧有一個受主。」

「誰？」碧卿先生忍不住急急地問。

「提起這個人來，老哥大概也知道的，那就是現在地方上很有些地位的劉銘遠，前幾天他剛托我代他找一所房子，要石庫牆門，看上去去很有一些氣概的，我覺得老哥的屋子倒恰巧很合他的式。」

碧卿先生不禁有些生氣了，怎麼說來說去總離不了劉銘

遠，難道地方上的人都死光了，就只剩下他劉銘遠一個人在耀武揚威？他把煙筒頭用力在地上敲打了兩下，揚起頸子，冷冷地說：

「我的屋子什麼人都可以買，就只不賣給劉銘遠。」

「爲什麼？」吳元陞詫異地問：「聽說劉銘遠還是你老哥的高足呢，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你正該欣幸衣鉢有傳，怎麼你倒不高興起他來？」

「沒有別的，我就討厭他那種暴發戶的神氣。」

「哈！暴發戶！」吳元陞也不禁冷笑了：「老哥這話恐怕是違心之論吧，聽說尊夫人和令媛近來常常上劉家去，尊夫人的意思還想和劉家攀親，把令媛許配給劉銘遠，他們對他都很巴結，怎麼你老哥倒討厭起他是暴發戶來？」

碧卿先生被吳元陞的話堵住了口，氣得兩眼發白，無話可答，他心裏暗恨妻女的不爭氣，口裏却只好搭訕着說：

「總之，我什麼人都可以賣，就只不賣給劉銘遠這暴發戶！」

吳元陞知道他的固執的老脾氣又發作了，便也不和他多說什麼，只推說容慢慢的代他訪尋買主，就此把他送了出來。

外面風雨更下得大了，地上已經有些泥濘，溼滑得很，碧卿先生揀着一肚皮氣憤，一步一蹶的在路中走着，他的眼前彷彿充滿了一團霧，這霧愈來愈濃厚了，循至使他看不見身外的一切，一個不留神，他竟在路上滑跌了一交，一件古銅色的長衫被泥污了半截，同時耳朵裏也嗡嗡的響了起來，冰冷的風點打在他的頭上，使他全身都感到凜然的寒意，他自覺再也不能支持了，只好忍痛打破懷囊，喊了部黃包車把他拖回家去。

他拖回家去。

到家時，碧卿夫人和翠英都已回來，用驚疑的眼光把他接了進去，看了他那狼狽的模樣，都忍不住問：

「怎麼了？外面在落着大雨，還要到什麼地方去？」

碧卿先生不理她們，自顧脫下了泥污的長衫，脫下了潮溼的雙線緞鞋，便爬上牀去，把一條棉被緊緊裹住了身體。碧卿夫人不識相，還想走過來察視，碧卿先生不等她開口，便猛喝了一聲說：

「你們都到劉銘遠家裏去，不要來管我！」

碧卿夫人本來想把蘊藏在心頭多時的一棒願望，也就是把翠英許配給劉銘遠的意思，在碧卿先生的面前吐露出來，這時見他如此光火，倒嚇得不敢開口了，只好逡巡地退了去。碧卿先生獨自躺在牀上，眼望着帳頂，過去的景象一一在他眼前現了出來，過去半世紀的古老的一切彷彿都在向他身上壓，他忍不住長歎了一聲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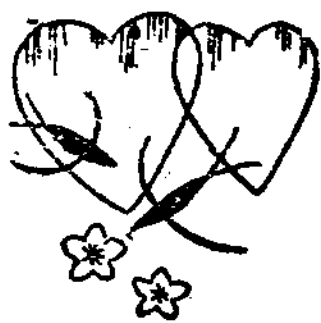
「唉！完了！還是趕快死掉拉倒！」

吳人 易生 主編  
吳人 尤其著

留春集 (散文)

七月內出版

叢書



# 同情

湯雪華

翻開那本年代久遠的照相簿，注視着一張已經褪作灰黃色，八年前我在S醫院屋頂上養病時的照片，我的心，總如一片遺落在大風中的小葉，飄着，飄着，飄到一幅燦爛而又帶些悲涼的回憶裏！

一切還是像當年一樣清楚：那一排高高的水門汀欄杆，曾給我憑倚着做過無數溫馨的幻夢，那掛着紗帘的窗前，不知留下過多少我和護士們的歡笑嬉謔，那幾張軟綿的布椅，又如何溫柔地擁抱過我玩得疲乏的身軀，那張停放窗口的白漆的小床，更像一葉小舟，每晚載着我在閃爍的星空下聽着小鳥和微風的催眠。

是的，從那些灰黃色而已有些模糊的景物中，我翻掘出一串天真放浪的歡笑，一片清逸無慮的生活，然而，接着使我不能忘懷的，就是在那一片無憂的日子裏，我也曾經流下過幾滴酸澀的苦淚，雖然是為別人而流的。

那可以說是一幕人間最慘痛的悲劇，遭遇的人是一個小小的女子。

木犀花開了，第一天我踏上了靜靜的屋頂。  
倚在清冷的欄杆前，斜眼向一排掛着綠帘的病室望

去。

「都是男病人？」我好奇地問護士。

「有時也有女的，」護士望着我俏皮地一笑，「你不是女的嗎？」

「喔，我——」我似乎有些薄愁，「只有我一個女病人，未免太寂寞！」

「不要緊，我們空着的時候可以來同你玩。」護士拍拍我的肩，忽然想起什麼地，「哦，有了，我可以介紹你認識一個和你年齡相仿的女子！」

「是女病人？」

「不！是一個病人的妻子，你等着，我去請她來。」

護士說着匆匆向西端的病室走去。

一會兒，不知從那兒吹來些淡淡的木犀花香，我抬頭一看，護士已在西端的病室前姍姍地走來，後面跟着一個穿淺紅色旗袍的少女，手裏捏着一枝小小的木犀花。

「就是這位張小姐，她也來這裏養病的。」護士指着我告訴那少女；又回頭介紹那少女給我：「這是俞師母，那邊一位病人俞先生的師母，你們寂寞時不妨一同玩玩。」

我笑着點點頭，「這麼點年紀就做師母了嗎？」不



知怎的我忽然冒失地問出。

「她結婚不到三個月，還是個新娘子哩！」護士笑着說，「你要和她交朋友，應該先向她道聲喜！」

「恭喜恭喜！」我笑了。

她紅着臉低下頭去，玩弄着手裏的木犀花，沒有開口，也沒有笑。

X X X X X

我終於和這個小小的「妻子」熟悉起來了。

是一個有星有月的黃昏，護士們在我床前玩笑一會都下去了，風輕輕的吹着，床邊的插燈放着幾絲幽幽的綠光，門帘的影子在牆上徐徐舞動，一切都怪有詩意，我微笑地望窗外的天，望望綠幽幽的燈，望望燈光射在牆上的帘影；漸漸地有些朦朧了，我把眼睛閉上。

突然，一個輕悄的聲音在拉我的門帘。

「俞師母！」睜開眼睛，我笑了。

「總是叫我俞師母，怪難聽的！」她走到床前，坐下了，隔着珠羅紗帳對我笑着，「你以後叫我桂娥，不要叫師母，好嗎？」

「爲什麼？你的的確確是個師母！」

「不！我不是……」

她臉上的笑容消失了，在燈光下，我發現她的兩顆深黑的眸子裏，驀地透出一層淒黯的陰影，她側過頭避開我的臉，呆呆地望着被風拂動着的門帘。

她爲什麼這樣呢？我心裏有些奇怪，然而我還以爲

她在怕羞，我仍和她打趣着：

「在紅氍毹上拜過堂，還想賴得掉？師母！俞師母！我一定要叫你師母。……」

她似乎沒有聽見我的話，依舊呆呆地望着門帘，不響也不笑。

好久，她才重新抬起頭來向着我：

「張小姐，你真好！來了半個月已胖了這麼多！我的先生……可不行，似乎越養越瘦，瘦得剩下一把骨頭了，唉！……」

燈光是柔和的，風是輕軟的，在我小小的病室裏充滿着的，原是一片如靜水般恬美的空氣，然而這時，她的一聲含有無限幽怨的嘆息，如突然刮進來一股陰厲刺骨的冷風，把原先的恬靜溫悅一齊衝散了。

我才記起自己的疏忽，來了半月，和她交談過多次，竟沒有問起過她丈夫的病狀，也沒有到她丈夫的病室裏去過。

「是嗎？你們俞先生的病沒有進步嗎？」我悄悄地问。

「他病得太久了，恐怕不見得會好了！」說着，她的臉爲一種極度的痛楚籠罩住了。

「他病得久？不是你們結婚才不到三個月嗎？」

「是的，不到三個月，……」她的頭漸漸低下，聲音有些顫動。

我茫然，她默然，時間在微風的輕盪中過去。

似乎經過一陣掙扎，她又抬起頭來了，她用親切的目光望着我道：

「張小姐，好在這裏沒有別人，我就把一切都告訴了你吧，我的命真是苦。……」咽下一口唾沫，頓了一頓，「我起先是不肯的，要我嫁給這樣一個病得快死的人，……說來說去，實在家裏太窮了。父親早早死掉，剩下母親和我們姊妹三人，母親靠着日夜給人做活的錢，勉強養活我們，然而到去年冬天，母親的手臂終於因過度辛勞而有了瘋，一動都不能動，去年我是十六歲，妹妹才十四歲，小弟弟只有十歲，沒有人能賺一個錢。於是最困苦的日子來了：母親終日流淚嘆息，弟弟妹妹因不能吃飽日夜哭吵。唉！那些日子我自己也不知道是怎樣過的，總之，到今年春天快完結時，家中已賣得連凳子都不剩一隻了！」

「正在那個無路可走的當兒，忽然隔壁周家的老婆婆來給我做媒，說是一份大戶人家的少爺，生着病，要娶個媳婦沖沖喜，如果誰家姑娘肯給他們，聘禮有五千元，陪嫁一些不要。張小姐，說來也不能怪我母親，一個人在餓得沒法想時，只要能有的飯吃，當然無論什麼都肯答應，母親並非不知道，大戶人家到窮人家來娶個姑娘沖喜，那位少爺的病是厲害得可想而知了，然而爲了想那一五千元一聘禮來救救急，母親就苦苦地勸我，說我的八字很好，嫁過去後說不定新郎的病立刻會沖好；又說即使新郎有什麼三長兩短，那麼在這種富貴人家，

一世吃着總不必愁了，……於是就在一個熱烘烘的日子，我被一頂花轎抬到俞家來了。噫！想起那日子，我還有些害怕，人家在洞房花燭夜，何等甜蜜愉快！而我却冷淒淒地對着一個皮包骨頭萎靡憔悴的陌生男子，整整一夜，他可怕地喘咳呻吟，我的心冷得發抖了。此後，我就天天一刻不離地服侍着他。我知道自己的命運已擺定，我已只有一個希望，就是希望他真的會被我的八字沖好！然而一個月過去了，他非但沒有好，反而更厲害些。那時他自己忽然吵着要進醫院，他的父母依了他，就把他送到這裏來，仍叫我陪着服侍他。現在算算進醫院後又有一個多月了，他一些不見好，却一天不如一天！張小姐，我想他是不會……」

講到這裏，她的眼眶有些紅了，她忽然咽住不語，只用手帕擦着眼睛。

不知那間房裏有一陣噲咳傳來，她才驚醒地站了起來。

「我講得忘記了，恐怕他要喊我了！」她匆匆撩起門帘時，又回頭望着我道：「張小姐，你以後就叫我桂娥好嗎？叫我師母，我的心裏發痛。……」

又是半個月悄悄地溜過，木犀花早已謝去，是帶些薄寒的深秋了。

屋頂上的空氣漸漸有了冷意，病人的絨毯由二條增爲三條，綠色的紗質門帘，都被護士們除下，換上了一

幅幅織花的線呢厚帘，同時，放在病室外面的許多帆布靠椅，也都墊起了褥子，預備給病人們晒太陽時睡用。

深秋的太陽的確是很可愛的。何況，每天有一個小小的伴侶和我對坐在軟綿的布椅裏，有時閒談，有時講些故事，有時一同默默的望着天空裏飄渺的白雲，我真禁不住要感激造物者爲我安排了一些微小的疾病，給我享受到這麼幽美的清福！

同情！也許它也是人類間一根微妙的細線，能在不知不覺中，把兩個陌生的心兒緊緊地拖住，拖到那爲千萬人所讚羨的「友誼」的園地！

「桂娥，你的遭遇真是太苦了。但你不要着急，我同情你，我來和你做個朋友！」半個月內，已不知多少次，我就這麼直率幼稚地向她說。

「謝謝你，張小姐。但他的病越變越重，叫我如何辦呢？雖然你待我這樣好，肯和我做朋友，可是他……」每次她總是用感激的聲音回答我，說到後來，總是咽着說不下去，悲痛地啜泣起來。

是的，我也知道：僅是同情她，和她做個朋友，有什麼用呢？

一天早晨，當那位滿臉鬍鬚的黑喜醫生走來時，我鼓起勇氣用半通的英語問他：「黑醫生，那個姓俞的病人還有希望嗎？他的妻子叫我問問你，能有什麼法子救救他嗎？」

「恐怕希望很少！或者再輸一次血試試看。」年老

的黑醫生摸摸我的頭，笑着問：「那人是你的親戚？」  
「不！不！是朋友！」我搖着頭，急忙去找桂娥。  
「再輸一次血試試看！」桂娥紅腫的眼睛裏射出了最後一線希望的光輝。她舉目望着高高的天空，我知道她在向天求禱。

第五次輸血的手術行過了，我走過去看看，見桂娥伏在床上替她的「丈夫」揩汗。她的小嘴，貼對着床上那個萎弱的青年人紫灰色的唇皮。……

我連忙退了出來，我不敢說：那是「愛」！然而我確實地知道：她不願做寡婦，她要用生命的全力來服侍他全愈！

「全能的造物者呀！爲着這個可憐的小女子，就讓那青年全愈了吧！」我也不自禁地爲她求禱起來。

但造物者有時很慈悲，有時却非常殘酷！  
三天後一個細雨濛濛的黎明，桂娥蓬着頭，青着臉，半哭半喊地奔到我床前來：「張小姐，我們要回去了！他已不會開口，只剩下一口氣了！……」

流光是無情的吧？也許是的，一閃眼，它無聲無息地帶來了令人掃興的朔風濃霜，是嚴冷的冬天了。

護士們大半怕冷，已不大高興上屋頂來玩，病人們也個個緊縮在被窩裏，吃飯吃藥都有些怕了。因此，那排水門汀欄杆前，已難得有人在那裏憑倚遊玩。

這特別的清寂，使我時常懷念起那個和我做了一月

多伴侶的小女子——桂娥！

她在那裏呢？——

披麻戴孝地坐在有名無實的「丈夫」靈柩前哭泣？  
悶在空冷的「新房」裏嘆息？或是含着眼淚像小丫頭一  
樣服侍着她的公公婆婆？

一個十七歲的少女，就叫她這樣冷冷淒淒地獨自度  
過那長長的一世嗎？

「太可憐了！太殘忍了！」每次想到她，我心底總  
發出一陣沉痛的悲嘆，我為她抱着不平，為她詛咒着命  
運的殘酷。

然而我僅能這樣懷念她，她到底怎麼樣了？我沒有  
方法知道。

時光又不斷地流，冬去，春來，大地漸漸從沉睡中  
甦醒。

小鳥飛了，枯枝發芽了，一個美麗的早晨，一位最  
相熟的護士送來了一枝初放的迎春花。

「送給你第一枝春花，但要報告你一個不幸的消息  
！」她悠悠地說。

「什麼？」我莫名其妙。

「那個我介紹給你的俞師母，總沒有忘記吧？」替  
我把迎春花插在瓶裏，「她又來了，現在就睡在你隔壁  
的病室裏。」

「喔！」我立刻跳起床來。

「但不要高興，她病得很重，神志昏迷着，恐怕不

會認識你了！」

「她患什麼病？怎麼會那樣厲害？」我驚惶萬分地  
問。

「和她丈夫一樣的病，當然是被她丈夫傳染的！不  
過她變了急性，大概病菌已到腦子裏，成了結核性腦膜  
炎了！」護士靜靜地說。

在一股驚急悲憂混合的情緒中，我跨進隔壁小小的  
房間，果然我又看見了那個可憐的小女子！

然而非但她不再認識我，我也差不多不能認識她了  
！——

枯蠟一般的臉，死白的嘴唇，……啊！是一個已經  
和死神握着手的軀殼！

兩天後，瓶裏的迎春花雖越開越麗，但那個可憐的  
小女子，終於默默地死去了！

同情她，為她悲歎，為她詛咒命運，……都有什麼  
用呢？

冷寂的屋頂又為溫暖柔和的春光融暖了，可是我心  
底的一角，已永遠為一種悲哀和淒涼所佔住；我的眼眶  
裏，常常不自禁地湧着一滴一滴，辛酸的、苦澀的淚珠  
。

▽手撥宏文如拾芥△

▽心同明鏡本無塵△

▽何蒼同先生撰聯△



# 大阮與小丁

魏 謀

外交部三等秘書  
阮泰初，在波蘭駐華  
公使的宴席上出來。

用橘子煮的野鴨，特  
挑的大龍蝦，考克台

而的香檳酒，滋味都

不錯。他在公使館門前的大理石階上，站

了片刻，順路走進一家掛着霓虹燈招牌的

咖啡室。管衣箱的女侍，對他筆挺的禮服

，看了一眼。大阮有一些歡喜她，她的頭

髮梳成流行的式樣，那張圓臉和雙眼皮下

的大眼睛，很惹人憐愛，他向她送了一霎

眼睛，她也對他展齒一笑。

大阮揀了一張空桌子坐下，要了一杯

冰可可。侍者托着盤子送來的時候，大阮

問他可以不可以叫管衣箱問的女人，陪他

來談談？侍者說不可以，不過假使先生一

定要吞她，再過一刻鐘等她下班後可以來

的，大阮看了一看錶說：「時間還很早，

我就等一會好了。」一面塞了一張十元鈔

票給侍者。

二十分鐘後，管衣箱問的女人嫻嫻來

了，她的名字叫璐璐，璐璐已把制服脫下

，換了一件便裝，方才大阮隔着衣帽間的  
櫃台，祇看見她的上半身，她的纖巧的腰  
部和健美的腿，生得更苗條。

大阮和她談得很合式，他講給她聽他

到過世界各處，倫敦的街道，是怎樣的泥

濘，巴黎的聖母大教堂(notre Dame)是

怎樣的富有古典意味，意大利人怎樣愛吃

大蒜和油，那裏的「麥琴太」花(Museen

宮，花名，色紅，產于意大利麥琴太城，

因地得名——作者)是怎樣的美麗。璐璐

聽得很起勁，說她的見聞增加了不少，後

來大阮拉住她的手，想撫摸她的胸部，她

頓頓足，立了起來，奔回衣帽間。

大阮跟在她後面，向她說了一連串道

歉的話，輕拍她的肩頭說：「少年人要及

時行樂，是不是？」又說他願意送五百元

給她，璐璐起初搖頭不肯，可是大阮加到

一千元的時候，她的眼睛一瞟說她可以奉

陪，約定咖啡店打烊後，在一家旅館會面

。

第二天，大阮上外交部的寫字間辦公

，覺得很疲倦，他一連抽了五支香煙，却

不能擬好一件信稿，條約司的女打字員丁

素君催了他三次，他扮了一個鬼臉，對她  
說：「丁小姐，不知怎樣，我的信稿總是  
擬不好，請你代勞好嗎？等一會請你吃晚  
飯。」

丁素君用她肥白的手指，在鬚髮上摸

了一摸說：「祇怕我擬的不好。」

大阮說：「等一會，你給我看一看好

了。」

這一晚，兩人一同在新華飯店聚餐，

他們坐在紅絲絨的靠背椅上，呷着牛尾湯

。丁素君今天打扮得很美麗，微紅的雙頰

，配着靈活的瞳人，分外顯出少女的嬌媚

，大阮要一瓶上等的法國酒，一杯杯的灌

給她吃。

後來小丁有了三分醉意，臉色更紅，

大阮挾着她，從餐室走到外面鋪着地毯的

走廊上，小丁說她的腳發軟，要休息一下

。大阮扶着她在走廊一端的窗櫺上坐下。

他們從鋼骨架的長窗中，可以望見江

邊夜色，高懸空中的桅燈，像無數的小

星，映着眼睛。成千的駁船，擠在岸邊，

遠處的帆影，留下輕烟似的微跡。

大阮向小丁說了許多愛慕的話，稱她

是最漂亮的女人，小丁軟倚在大阮的懷中，看着他年輕英俊的臉，整個的心，都溶化了，因此大阮約她下次再在北京旅館聚首的時候，她毫不遲疑的答應了他。

北京旅館，在一條冷僻的街道上，從一條小巷出入，不易引人注目。大阮事先開了一間連浴室的房間，不耐煩地守候丁素君來，他一個人躺在長沙發上，神經質地掛錶取出放好，好幾回，時間好像凝住了。

丁素君到五點才來，她換了一件新旗袍，髮際綴了一朵紅花，她一推開房門，大阮就聞到一股香水味。

小丁向他點點頭說：「我到四點才下寫字間，害你等了很久。」

大阮說：「這幾天我沒有到部裏去，你知道的，我的私事很忙，昨天在王司長那裏打了一天牌，前天陪朱部長的大兒子跳了一晚通宵舞，簡直一點沒有空。哦，丁小姐，我們先吃些東西好不好？」

丁素君說：「不要叫得這樣客氣，條約司裏全當我男同事看待，都叫我小丁的。」

大阮在門鈴上一按，茶房應聲而至，他吃西菜有點吃得膩了，關照茶房到對街的福源樓要了一個拼盤，一盆雞骨糖，一

盆大鱸魚，一碗雞片湯，還要一斤高粱酒。

大阮和小丁相對坐下，丁素君似乎很放肆，她不管一切，儘量喝酒，酒後她告訴大阮她的家庭是怎樣的頑固，怎樣不許她讀書，她又怎樣和它脫離關係，獨自闖到社會上來，她說：「天無絕人之路，我的一個女同學，他的父親做過外交部次長，替我介紹入條約司任事。」

大阮拉她到沙發上坐下，輕輕摸着她的臉說：「可憐的孩子。」後來大阮向她求愛，她一定要回去，她說她是一個清白的小女兒，決不能這樣做，可是接着她依然軟化了，她說：「我見了你這個冤家，我的心腸不能硬了。」

第二天兩人在外交部碰面的時候，不禁臉色一紅，大阮支吾着說：「丁小姐，你早啊！」其實，壁間的掛鐘，已快十一點了，這一天大阮來得很遲。

部中要派大阮到北平去，他沒有法子拒絕，不得不和小丁分手，丁素君淌了許多眼淚，捨不得離開他，然而這是部令，不能違背，大阮向她肩胛一聳，伸開雙手，做出無可奈何的手勢。

這一年三月，大阮一個人在北平，覺得很不幸，他在那裏沒有朋友，沒有至親，他見了駐平辦事處的同事就頭痛，他公

事回到寓所，屋內很冷，他祇好挾了一本書，上臥室翻讀，小丁不時寫信來，他懶得回復她。後來她寄來一封掛號信，內容很嚴重：

我的大阮：

久未接信，念念。素仍在條約司供職，寂寥之至！現已有孕，至感焦慮，乞速設法來京，否則素當擗擋一切，隻身來平，匆匆，即頌

近安

小丁

阮泰初見了這封信，不禁周身發冷，假使小丁鬧到北平來，那末他的一切便完了，那時駐平辦事處，正要派一個人返京述職。大阮自告奮勇的把這差使，接受下來。

他一到南京，就打電話給丁素君，她的聲音很痛苦，很冷酷，大阮竭力壓制他的語氣，使它柔和可聽，她說：「大阮你能夠來，好極了。」他在新街口的一家茶室中和她會面，她不顧一切的奔向他，抱住他的頭頸接吻，這使他覺得十分難為情。她笑着說：「他們以為我們是一對新時代的夫婦，接吻是沒有關係的——」大阮，讓我來把你的臉仔細看一下，大阮，我正寂寞得要命呢。」

大阮的喉中，像塞了一團硬塊，說不

出話來，他勉強開口說：「我們一同去吃頓飯，好不好？」他的腦中，祇是在打轉，怎麼辦呢？怎麼辦呢？

他們在一家上等的酒家，要了一份講究的晚餐，但是大阮的舌尖上一點也辨不出滋味，他的耳中嗡嗡發響，他很知道小丁在逼他說話，引他發笑，他却沒心思陪伴她。

餐畢，從酒家踏到街上，小丁倚住大阮的肩膀問道：

「大阮，你在想什麼？」

「小丁，我要問你一句話，你真的……」

「現在大約有兩個多月，……我不會弄錯的，每天早上，我總有些不舒服……今天難過得更厲害，見了你，才把難過忘記了。」

「可是這使我很擔心，……你一定要想法弄掉它。」

「我吃過草麻油和金雞納霜，並無效果。」

「囉，你不能夠把這事當做兒戲，……有本領的醫生很多，……錢的方面，我能夠替你想辦法。」

「可是我希望嫁給你，我需要一個孩子，一個家庭，你做我的丈夫，好不好？」

「我辦不到，……我養不活你，……外交部不許像我這樣的年輕人結婚。」

她慢吞吞地說：「不見得吧。」

他們相對立了片刻，大家別轉面孔，看着別樣東西，她用發抖的脆弱的聲音說：「我知道的，大阮，你不愛我了。」

大阮聽見他自己在說話，好像是別人說的，他說：「小丁，我的確很愛你，我不知道愛情是怎麼一回事……我愛一切可愛的女人，……親愛的，我尤其愛你，」

「小丁在他的臉上連吻數下，「可是，親愛的，我的事業還沒有成功，我也許從三等秘書升為駐美大使，然而一有家庭之後，我就不能專心我的工作，現在我要回去了。」

這時，天開始落着濛濛的細雨，街道的泥濘中，積滿了水，小丁突然攔了大阮一記耳光，轉身直奔，他不得不去追她，口中低聲咒罵，她遁入一條小巷不見了，

他正想回去，她從電線木竿後面轉身而出，他用雙臂捏住她，恨恨的說：「你這個小鬼，你不看見我，爲了你很焦急嗎？」她開始痛哭。

當天，大阮送小丁回到她寄住的女青年會宿舍，她忽然掉轉臉對他說：「大阮

，也許我們一定要把這小冤孽弄掉，……我要去騎馬，……他們說騎馬可以把胎墮下，……大阮，你的前途很重要。」

「小丁，你正是一個好女孩，」他捏住了她的肩膀，在額上輕吻，大阮把公務處理完畢，動身赴平的前四天，又接到小丁的一張紙條，約他到華昌飯店去，他一直闖進她預定的房間，他的臉色很蒼白，兩頰上有紅色的創痕，大阮來不及把門闕上，問道：「小丁，你怎麼了？」

「我騎馬受了傷，……那只馬很凶悍，很暴躁，把我摔了下來。」

大阮說：「那個……可弄掉了沒有？」

丁素君面孔向下的撲在床上，大阮顧起足尖，把門輕輕闔上，他坐在床邊，想法逗她回過臉來，她突然站起，在空中來回打轉，「隨便什麼法子沒有用……這個孩子一定要生下來了。」

「可是小丁，你得聽我一句話，我們仍舊做朋友嗎？我在北平任滿後，就有好位置，但是現在却不能組織小家庭……小丁，你一定懂得我的意思的。……假使你要嫁人，好嫁的人多着呢……！你生得很好看，大家爭着要你呢。」

她從座位上站起，走至鏡子面前，把

頭髮擦平，她在面盆中放了一些水，洗了一個臉，再把頭髮梳好，大阮希望她去，她的舉動，使他很不安。她走近他的身旁時，她的眼中有淚痕。「大阮，吻我一下。……不要爲我擔心，……我終有法可想的。」

大阮說：「我敢說現在用手術，還不太遲，我明天替你介紹一個醫生，……你正是一個難得的女孩子，肯爲我犧牲一切。」

她搖搖頭，哽咽地道了聲再會，奪門而出。

大阮自言自語道：「噫，這事完了，」突然他也替小丁覺得很心酸，他想他天幸不是一個女人，頭痛欲裂，他不想回去，就把房門鎖好，脫下衣服，預備在旅館中過夜，他把窗打開，雨絲撲窗進來，腦中略覺清醒，他記起不知道誰對他說的話，「你沒法不叫人爲了你受痛苦，正是可惡的世界。」窗外的街道上，積成一片水跡，反映出街燈的餘暉，遠處傳來汽車的喇叭聲，隱約可聞。

大阮冥想小丁獨自雇了出租汽車，穿過潮溼的街道回去，他希望一身分爲數人，可以差一個人陪她，還可以寫成一首詩送給她。對街的茶室，侍者在打掃地板，

翻轉坐椅，疊在桌子上，大阮希望他也能分身做侍者，把椅子疊起來。現在已經到了打烊的時候，侍者把排門關好，大阮回到床上，被褥很清潔，却很寒冷，他想起小丁，她的心一定碎了，他睡在被窩中發抖，種種思潮，起伏不已，喃喃自語道：「可憐的小丁，可憐的我。」他的雙足，漸有暖意，等他渾身溫暖的時候，他睡着了。

丁素君坐了汽車回到宿舍，沿路想起她和大阮結合的經過：大阮生得很漂亮，他很會說話，他拉下嘴角，說人長短的那副樣子，很滑稽，她的確真心愛他。

後來他發現有了身孕，並不放在心上，他當然會和她結婚的，他到北平去後，寫信甚少，等他回京，並不像她理想中的待她好，他們決定把孩子弄掉。

小丁試過幾個法子，都沒有用，她天天到郊外去騎馬。也沒有效果，反而給馬摔下來跌傷了。她非和大阮結婚不可，她在華昌飯店，一看見大阮進來的那付嘴臉，就知道他一些也不愛她。她坐了出差汽車，直駛到門口，匆匆奔進房間呆坐在椅上，並沒有把外衣脫去，她想什麼都完了。

第二天，她仍舊到條約司辦公，大阮

沒有來，差人送了一封信給她，內附醫生住址一處。

他在信上寫道，請她寬恕他，她是一個難得的女孩子，不久就可恢復寧靜的生活。

她把這封信撕成碎片，從窗外丟出去，那一天回到寓所後，又倒在床上大哭，哭得眼睛紅痛，她胸中泛起噁心嘔吐好對清痰直吐，她又睡了片刻，醒來時肚子很餓。

接連幾天，她沒有上外交部去，獨自在各處亂逛，她大量喝酒，常常在舞場中和侍者吵嘴，有一次，她在青島俱樂部開坐，鄰座的一羣年輕軍官，談得很起勁，她向他們看了一眼，其中一個高鼻子的軍官，看見了她，走到她的桌子前，併住腳跟，向她行禮，微風半身說：「小姐，我可以陪你小坐片刻嗎？」

小丁說：「沒有關係，我到你們那裏來便了。」她走到他們的桌子旁坐下，高鼻子替她逐一介紹，他是一個飛機師，他的同座全是航空軍官，他的名字叫費本慶。

小丁說：「你們看上去很快樂，我却過着倒楣的生活，成天打靶，單調得要命。」



他們起初用小杯喝着葡萄酒，後來向侍者索取香檳酒，她和他們輪流跳舞，覺得愉快非常，什麼都不放在心上，他們都是漂亮的年輕人，笑不絕口，待她很有氣。丁素君跳了片刻，頭中發暈，但是費本慶拉住了她，把她抱得很緊，他的鼻中聞到一股香水味，但是她希望他抱得更緊一些。

他提議到別的地方去，小丁點頭許可，他的頭髮很軟，眼珠很有神，她說以前從來沒有遇見過這樣和藹的年輕人，他們走到衣帽間，取外衣，她的大衣取不出來，因為她沒有取衣證，費本慶同管衣帽的女人，說了又說，讓小丁自己進去，穿了出來。

費本慶有一輛灰色大汽車，車身很長，座位很低，小丁從來沒有坐過開得這樣快的汽車，費本慶的駕駛術很高明，他歡喜用最高的速度，向着站崗的警士直撞，在間不容髮的時候，才掉轉身，她說假使撞傷了他們怎麼辦？費本慶聳肩說：「不必擔心，……他們都是……他們都是不怕血風氣的傢伙。」

他們先在一家法國菜館中吃了一客有名的大蒜湯(Soup a l'oignon)，喝了更多的香檳酒，他待她仍舊非常有禮貌，可

是他的舌尖發硬，說話不清楚。

費本慶說：「我帶你乘飛機去……飛上去……飛到空中去。」

小丁說：「你一定要帶我去……我從來沒有乘過飛機。」

他說：「很好，很好，我馬上帶你去。」

他們坐入汽車。飛機場很遠，駛了許久還沒有到。天色微亮，一片白濛濛的光線，爬上大地。費本慶老是把汽車駛至路側，丁素君不得不替他擋住車盤，好讓他向前直駛，最後汽車在飛機場停下，她能夠看見成排的飛機棚，一望無際，場中停着三座深藍色的飛機，廣場的四周種着高大的白楊樹。

小丁跨下汽車，渾身發抖，費本慶期期艾艾的說：「我看你還是上床去睡的好，」他打了一個呵欠說：「睡覺很舒服。」她用雙臂圍住他的頸項說：「你答應帶我乘飛機的，」他恨恨的說：「帶你去。」一面走向停着的一座飛機，他踏動發動機，飛機却不動，她能夠聽見他在低聲咒罵。後來他走入飛機棚，喊醒一個機匠，小丁站在長光微曦中發抖，她心中不轉別的念頭，祇想乘飛機，她頭腦欲裂，但是

不想嘔吐。

費本慶同機匠回來的時候，她能夠聽清機匠在勸他中止飛行，小丁很發怒，她高聲向他們大喊：「老費，你一定要帶我上去。」

「小姐，好的。」

他們取來一件軍用厚大衣，替她裹在背上，他們很仔細地把她縛在乘客的座位上。費本慶鑽入駕駛員的位置。他說道是一只勃萊烈(Bristol)牌的單翼機，機匠撥動葉子板，機器發出隆隆聲，震耳欲聾，小丁突然一陣害怕，想起她久別的父母，和舊日的女同學，機器的吼聲，似乎沒有中止的時候，天色更亮，她忽然想回去。飛機仍舊在機場上轉動，也許不能起飛，她希望它飛不起來，可是成排的白楊樹，已在機身下掠過，飛機的隆隆聲，不絕於耳，現在天亮了，潔白的陽光，射在她的臉上，他們的身下，是一片蒼茫的白雲，她冷得要命，聽着隆隆聲很害怕，坐在她前面的帶着航空帽的男子，轉身向她直喊，她聽不清楚，她忘記了費本慶是誰，她把手伸出機身，向他揮動，飛機向上直駛，航行很穩，她看見白雲中透出若干山峯，這一定是棲霞山吧，可是南京在什麼地方呢？

他們對着太陽進發，頭上的白雲像一

塊天花板，太陽在他們面前，愈逼愈近，逐漸和機身平行，飛機又翻身向上，她覺得十分難受，她怕她要昏迷了。她的身體跟着機件吼聲的節奏在跳動，她很吃力地從機身伸出手來，揮手向下，一次，她比較舒服，他們飛入蔚藍的天空，外面一定起了一陣風，因為機身搖擺不停，戴着航空帽的臉，向左右探視，飛機仍舊在擺動，她從他的嘴唇的翕動姿勢上，辨別出他在說：「沒有辦法。」但是整個南京城在他們的身下顯得很清楚，長江像一條帶子，紫金山和湯山像一羣土丘。五分鐘後，他們掠過南京市，飛越碧綠的田野，機身顛簸得很厲害，她又覺得很難受，她聽見一種爆裂的聲音，一根金屬絲鬆了下來，在蔚藍的天空中發光，同時發出刺耳的嗚嗚聲，她想法向戴着航空帽的男子高呼，他轉身看見她在揮手，駕機向下直衝，小丁祇看見機身下的田野在打轉。他們又向上飛行。一剎那間，丁素君看見飛機的右翼，從機身上脫開。飛機頓時下墜。太陽不停的轉圈子，使小丁睜不開眼睛。

史霞光說：「大阮，你怎麼不說話？」大阮的喉嚨很乾燥，他發現把香煙放到嘴邊的時候，他的手指很僵硬。他吸進青煙，吐了出來，史霞光的眼睛盯住他的臉，帶着冰冷而懷疑的神色，大阮不說一句話，竭力板起他的面孔。

史霞光說：「大阮，你究竟在轉什麼心思？」

大阮說：「嗯，報上說，外交部的一個女職員，情場失戀，飛機失事殞命。……她的戀人就是我……！可是報館的記者和我的交情很深，關於我的記載完全沒有……：我能夠做些什麼呢？……難道跟她自殺嗎？」

這幾句話，就算大阮的「天真」。

大阮取起茶杯，喝了一口說：「我希望我的心腸能夠硬一些，不把這件事放在心上。……在歷史發生大動盪的今日，我沒有工夫做着戀愛的癡夢。」他扮了一個鬼臉，歪着嘴角說：「史小姐，我祇希望和一個知己的女友，談談心，到各種地方去見見世面。」

（全）

▽盈顛白髮來偏早，△  
▽信手黃金去已多。△  
▽李偉侯△

二天 全好 濕毒母星 救

比打清血針更靈驗

北京天安堂首創真正老牌

清血妙品解毒丸

天下驗名並無二家專治男女老幼各種皮膚濕毒癬疥多年積毒血液不清花柳楊梅潰爛流膿遍體紅點刺癢難忍不抓發癢抓破流水等症打針搽藥均無效者請服此丸準能藥到除根百服百效永不復發二天全好真為濕毒救星每盒四十元外埠函購加五元本埠來信即送

●江西路一四一號四馬路南首北京天安堂上海分行●

電話購買專差送上

電話 九二三三四

電話 服務時間

每日上午八時至下午四時



# 穿窬記

楊赫文

坐在矮棕櫚樹蔭下的凳子上，馬西·得立凡從袋子裏掏出了他的最後

一枚銀幣，放在手中一翻一覆地顯弄着。記得有一句很普通的俗語：「沒有人會在西班牙餓死。」可是馬西却不能將一枚銀幣變成兩個，再使兩個變成四個，馬西覺得這句諺語不適用於他所處的環境。這一天的早晨是神祕的，正和在意大利的那一個早晨相仿。太陽光投在地中海的寶石似的水面上，反射了金黃色的光芒。在棕櫚樹下，濃蔭使人感到愉快，清新，在大路的右首，有一所大規模的俱樂部和新型的大飯店，馬西心想：在那兒吃飯是多麼地幸福啊！如今，他像一束海藻從摩洛哥飄流到阿里干脫（西班牙地名）的海邊。唉！他保留着最後的一枚銀幣，將它放在指縫中反覆地玩弄，這不是化成兩個的方法。而另一奇蹟又發生了。

在他的背後，有一個聲音向他開言了：

「玩紙牌嗎？」

馬西熟悉這聲音，他的心跳了，他巴望有人叫他做一點事。他祇有二十三歲，食量很大，身體也結實，他不願再愛惜這僅有的一枚銀幣，立刻回轉身去。

「馮達南先生，」他用和柔的聲音道，「你的公事辦完了嗎？」

馮達南是一個中年人，長着滿腮的鬍鬚，穿一條斜紋布

褲，白帆布鑲皮邊的鞋子，他摘下草帽靠近馬西坐了下來。

「是的，現在是吃飯的時候了！」

馮達南確是西班牙海港上罕見的人物，頗有水手的風度，馬西知道他是今天早晨從阿美尼亞乘小船到阿里干脫來的。於是他要求馮達南替他找一個職業，不拘什麼職業都可。答覆立刻來了！

「得立凡先生，」馮達南道，「我的朋友那兒一定有事給你做，他請你去吃早飯，想跟你仔細談談！」

馬西·得立凡下意識地向俱樂部看了一眼。

「不，不是那裏，」馮達南道：「也不是維多利亞飯店，其實這件事並不重大，然而有點兒古怪。你跟我走吧！」在棕櫚樹叢中，馬西跟他走過遊船俱樂部，在一塊大曠地後面，有一家小小的飯店，旁邊還有一座小花園。

「這裏的食物很鮮美！」

馬西開始思索這件事，是非常玄奧的，他朋友却輕描淡寫地說了幾句。當他們走完了路，踏入飯店的小花園裏，馮達南將手攔在馬西的肩膀上，雙目閃閃發光。

「不要多想，我們已經到了！」

馬西是不願受人誘騙的，他懷疑馮達南的這一瞥。而且又突如其來拍他的肩膀。但馬西有冒險的本性，而且他的窮困克服了恐懼。他正在遐想之際，忽從花園裏，迎面來了一

個小老人，身材瘦削，穿着很整齊的衣服，一撮尖尖的白鬍子拖在下巴底下，眼光銳利如鋼針。

「允許我替你們介紹，」馮達南道，「這是非常精巧的，我的朋友朱·科美，加爾度的商人……！」

「現在已經退隱了！」科美補充道。

「欽佩，欽佩！」馬西·得立凡道。對於馮達南的話，絲毫沒有懷疑。

「並不得意！」科美答道。

經過這一番介紹之後，馮達南便走開了。

「我希望你能跟我一同去吃飯！」小老頭子向馬西道。

在這花園飯店中，一切都是富有誘惑性的，白磁盆子盛了黑橄欖，沙丁魚，小蘿蔔頭，都放在雪白的檯布上。馬西有點不由自主。

在吃飯的時候，朱科美避免談到正題，他對於客人非常有禮，他祇說了在許多大城市裏做生意的情形。

「真的」馬西·得立凡道，「你熟悉加爾度瞭若指掌！」

「我在那裏住了好幾年！」商人聳聳肩道，「我說的都是一些奇蹟，你也熟悉加爾度嗎？」

「不！」

科美講着加爾度的情形一直到喝咖啡，及至馬西將玻璃杯放在桌上，用力抽一枝大雪茄煙的時候，朱科美又變了語調，他不是輕聲輕氣地，因為花園中沒有別的人。很自然地講到了正題：

「我從馮達南那兒知道，得立凡先生，你爲了缺乏萬能

的金錢而煩惱！」

「是的，我是雷蘇里的朋友，他們的失敗也是我的損失！」

馬西是生在摩洛哥海邊的拉拉西，他的父母是英國人，他從不到英國去，可是他却住在西班牙。他以爲摩爾地方勝過英國，他很聰明，運氣也不差，在十七歲的時候，他失去了父母，更沒有錢，但他熟識了這世界和處世之道，他住在阿爾加沙，變成了雷蘇里人，雷蘇里的會長留住了他，他得了很多的財產，然而當阿萊且克林從利美山上下來，非但滅亡了雷蘇里，並且將人民和財產都擄了一空。第二天，馬西變成了一個赤貧的人，幾星期後，他又服從了西班牙法律而努力了，積蓄了一點銀錢，便到西班牙去生活，從阿爾及利亞到馬拉岬，從馬拉岬到阿美里亞，從阿美里亞到阿里干脫，到處尋機會找錢，但是結果很不幸，祇剩了一枚銀幣。

加爾度商人靜靜地聽他講着，一直到這故事結束。於是，他伸長了頸子，微笑向他道：

「流浪的生活是容易發財的，安居是窮困多慮的！」

「但財產也是容易喪失的！」馬西尖聲地道。

「你已成功了一次，不妨再試一次，照你第一次成功的途徑迅速地去！」

科美的聲音是動人的。

「啊！」科美道：「你聽我說，警方說你答應了B先生的要求，假使X先生是你的主人——一個猶太商人，而你幫助了B先生，要使X先生感到痛苦，你將怎麼樣？」

「哦，」他道「我以為我不會因X先生而感到爲難！」科美又笑了，露出了雪白的牙齒。

「人家不允許這樣的，我要問你了，我有一樁事要你做，假使我是B先生，而X先生……！」

「我當然要考慮這件事！」

「好極了！」

於是科美用手指彈去了雪茄烟灰。

「我希望你再回到摩洛哥去，但是一個不十分清潔的地方，你知道卡司巴·泰烏基嗎？」

馬西有一點驚駭。

「在阿忒拉山嗎？」

「是的！」

「如此，你也許知道泰烏基的土王府嗎？」

「我知道！」

朱科美笑了一笑，一個藏着奸滑的突如其來的微笑。

「我想利用機會，我的年青的朋友，我希望有一個好運

！」

在他身邊，馬西皺了眉頭。

「科美先生！」他突然地道：「我不能確定你的運氣是好的，因爲你計劃中的泰烏基土王是屬於X先生一流的！」

「我不想相反的事！」

馬西昏亂了，對於這事，他不知如何措置才好，他愛摩爾勝過西班牙，泰烏基的土王也比較這個加爾度的盜匪更可愛，他是昔日泰烏基的貴族……然而，他祇有一個銀幣了，

而無法化爲兩個，他祇得又表示願意談判了。

「你要如何？」科美陰森地問，拍拍他的肩膀：「哦，一點也不嚴重，我的年青朋友，對於那個X先生是沒有痛苦的……聽我說，在卡司巴泰烏基王府中，有一枚鑰匙，一枚大鑰匙，我想像得到，這枚鑰匙掛在殿中一根柱子上！」

馬西伸長了頭頸。問道：

「人家將它像寶貝一樣看待？」

「當然囉，人家不會送給你！」

「需要我去偷嗎？」

「你是無法向他討來的，哦，這鑰匙我有用！」

「爲什麼？」

朱科美揮動着他的手，用愉快的聲音道：

「看哪，我的年青的朋友，若是我能告訴你，我就不會出了很大的代價託一個不相識的人爲我去尋鑰匙了！」

馬西又抬起頭來。

「什麼價錢？」

「兩萬銀幣，預先將五千付給你，一萬五等鑰匙到手後再說！」

假使他不去冒這一次險，也無所謂，但這筆錢頗爲可觀。馬西總覺得將有一場大禍，而且絕對要發生的，他較加爾度商人要明瞭得多，他彷彿一個跌在黑暗中的孩子，但他對科美仍然很恭敬。

科美從袋裏掏出了一個皮夾子，取出了四張千元的票子和十個五元的銀幣。

他將票子放在桌上，推到馬西面前，馬西無法拒絕了。

「B先生踐言了！」他笑着。

「我該從此地離加沙勃期加，從加沙勃期加到馬拉開，從馬拉開到阿忒拉山，回來的時候，我到那兒去找你？」

「你回來時，可以報告馮達南！」科美道。

接着，他又道：

「請你在十分鐘內不要離開這裏！」

他的聲調是命令式的，彷彿向一個僕人說話，馬西並不發怒，十分鐘內，在這花園中，吸了一枝上等的雪茄烟。

他受了加爾度商人的錢，吃了他的麵包，翌日早晨，他乘飛機到加沙勃期加，八天之後，他坐驛車到了卡司巴黎烏基，他瞧見土王騎了一頭裝紅鞍的白驃，在他面前走過，看見了他，便喊了一聲：「馬西！」

馬西跟他到了王府的院子裏，看見有很粗大的柱子，支撐着宮殿的頂蓋，院子裏有一個大水池。

「我看見你，知道你是送給我這遠鏡的人，」老土王道：「我請你來，讓你幹些什麼呢？」

「我是在馬拉開，」馬西答道，「我來此祇盤旋數日，我是來問候你的！」

土王的眼睫成了一道縫，他的臉好似一個假面具，他不開別的話，却去預備了茶。馬西已有四年沒有來了，土王說的是法語，他和馬西的友誼很深。馬西却在殿上來去地走着，東張西望，但終找不到一隻釘。

忽然，在一根柱子上，他看見掛着一枚鑰匙，亮晶晶的

，好像銀子做成的一樣。

「你可以在我這裏住三星期，我們以三天的功夫去打獵，我們或許能獲得一頭羚羊。」

馬西點頭。

「但，我在第三天早晨要回馬拉開！」

「請便！總之在這幾天中，你可以將我的房子當作你的，馬西，所有的一切都屬於你！」

馬西在一間精緻的屋內睡覺，向南有一扇窗子，還有一扇門，開出去可以直達大殿。第二天夜裏，他輕輕地溜到大殿中，這時泰烏基土王的屬下都去睡了，皎潔的月光，射在屋頂上，地上，耀如白晝，到了大柱旁，一個雪白的大鑰匙也在閃爍放光，宛如一枚大寶石。他正欲伸手去取下來，忽然身後射來一道光，他立刻迅速地溜走，但是另一道電光從他的腳上照到頭上，不一會子，就熄了。

當他跨進臥室，土王在黑暗中輕聲說話了：

「你也來，馬西，我告訴你，這屋子是你的，一切都屬於你，但你為什麼鬼頭鬼腦，半夜三更，偷偷摸摸的到這裏來？好像一個賊！」

馬西，羞慚滿面，回到原處，土王燃亮了蠟燭，站在地

上。

「啊！」馬西道，「我不要這裏的一切！」

「但是你已來了，講吧！」

土王坐了下來，環繞雙腿，並且向馬西做了一個手勢，叫他坐下來，但馬西仍是站在主人的身旁。

「你也來！」土王又道，「別的人都沒有法子到手，去年，有一個人也是這時候在此過一夜，鑰匙忽不翼而飛，我便派人追上去，但不隨在後面，而從大里拉里道上包抄。但被他逃到馬拉開，被人從行李中搜到了這鑰匙，將他抓了起來。他很窮，是別人花錢收買他，叫他做樑上君子的，所以我便釋放了他！」

老土王停止了話，重新做一個手勢，要馬西坐下，這一次，馬西遵命了。

「所以，你也來，馬西，你現在很窮嗎？」

馬西低下了頭，用懺悔的聲氣說話，他說一個摩爾人今天是富豪，明天就會變成窮瞎子，是不是為奇的！

「那麼，你也來，你要我的鑰匙嗎？馬西！」

不等回答，土王走到大殿上，取下了鑰匙，放在他手掌中。

「沒有一點鏽，沒有一個污點！」他道：「掛在遺柱上已有三百五十年了，我們叫做天堂之鑰匙，因為它能開我的西班牙的屋子！」

這是馬西所要知道的一件事，原來摩爾人被西班牙的伊里莎伯和斐迪南王驅逐出境後，他們都將宮殿中的鑰匙帶走，掛在現在的宮中，預備勝利之日再回去開鎖。非司，馬拉開，拉巴諸土王都有這寶貴鑰匙，但已由祖父傳到了孫子！

「誰知道……！」土王又道。

但他笑而不言了。

於是他將這無價之寶藏在身邊。

「你的西班牙王宮在什麼地方？」

「在愛爾希！」

馬西嘆了一口氣，「是的，」他想，「這是我想不到……！但我不懂，我怕！」於是他大聲道：「愛爾希，這是一個摩爾的古城，在離阿里干脫二十公里的叢子林中！」

「正是，」土王回答道，「我的屋子是在河邊的，旁有一座大花園，我是永遠看不到的！」

「現在誰管理呢？」

「陶藍維伯爵！」

馬西跳了起來。

「我明白了，聽我說，有一個人名叫朱科美，加爾度商人，以一筆大錢叫我來偷鑰匙，這人是兇險有鬍子的，好似鋼鐵一樣硬，或許就是陶藍維伯爵！」

他不知所措地向燭焰凝視着。

「哦，這人要屋子的鑰匙，他是夏天才住到裏面去的，這鑰匙是用來開堡壘的，為什麼他要秘密地來竊取，唆使人來偷，這是什麼緣故。」

沉默了半晌。

「馬西！」土王輕輕地道：「我可以將這鑰匙借給你，你去給他，看他作何用處，這是我祖宗遺留下來的，我不知道裏面有些什麼？但你得還我，保持原有的光彩和潔淨！」

他說得很婉轉，將鑰匙遞給馬西，馬西呆着了，耳邊好似有一陣簪成之聲。他瞧見穿白衣的土王坐在那裏，好似一具石像，鑰匙與蠟燭閃爍發光，他覺得這裏有一股森嚴之氣。

象，一切都是神祕的，這事的真相有一層幕幕遮蔽着，他感到恐懼，可是他仍接受了鑰匙。

他立刻回到阿里干脫，較前次更為謹慎，他乘了輪船和火車。在一個早晨到達後，便住在旅館中，就攔了一星期，花着那剩下來的一千五百個銀幣，他並不去通知馮達南。

不幸得很，一天晚上，爲了聽音樂，經過俱樂部門前，馮達南忽從他身後走來，也不向他看一看，便道：

「跟我走！」

馬西很不情願地答應了，向黑暗區中走去，漸漸地離開了音樂和光明。

「你在路上走得很快」馮達南道，「事情成功了嗎？」

「是的！」

馮達南拍拍他的背。

「很好，今天早晨我就聽說你回來了。當初，我有一點擔憂，但大功告成，是很快樂的一件事，你應當爲自己慶賀，而且可以受賞，今晚便可到手了！」

馮達南很覺得愉快，他勸着馬西。

於是馮達南又告訴他朱科美是在愛爾希的屋子裏等他去，路途不遠，離此二十公里，一小時汽車行程便到達了，而這時還不到十一點。

「但，」馬西道，「我得先到旅館中去取來！」

「是，是，你去拿，我去預備汽車。你回來的時候，就是一個有錢的人了！」

馬西不作一聲。

「你不認識這屋子的！」

他敘述這屋子的式樣，正如土王所描摹的一樣。

「我去的時候，也許科美要睡覺了！」

馮達南狡猾地指着他的鼻子道：

「他會等你，我要去打電話給他的！」

馬西回到旅舍，取了鑰匙，一點也不樂觀，他想起了摩爾的法律，然而他對於科美還負着責任，他又想到一萬五千個銀幣。

十一點半了，馬西又遇到馮達南。

「到愛爾希去！」那人向車夫道。

馬西坐在車中，車子向斜坡上開去。

到了河邊的小路上，車停了。

「到了！」車夫道。

「你等我麼？」馬西向馮達南道。

「好的！」

路燈已熄，他隱約地看見一座大屋子，躺在河邊，屋旁有許多古老的芭蕉樹，從花園的牆上伸出巨大的葉子來。

每個窗子中都沒有光亮，每個房間裏都沒有聲音，馬西踏在屋外沙灘上，他想這是一座神祕的古屋，陶藍維在裏面等待着，伸長了手向他討鑰匙，另一手遞給他一捲鈔票。

「天啊！」馬西道：「希望這事快一點結束！」

走到門口，覺得這門關得很緊，好似上了門子，但他推去，門却輕輕地開了，他就踏入這黑地獄中。

馬西有點感到窒息，他很驚愕，爲什麼屋子裏是這樣



馬，誰說有人在等他，陶藍維究竟是什麼處計，他打算止步了。但忽又想到一萬五千元，於是他又小心翼翼地向裏面走去，走廊中似乎比較光亮一些！然而屋內沉寂異常，好像在坟墓中。

忽然，他看見前面是一個大廳，廳後有一扇半開的門，他摸索前行，到了門前，門縫中露出微光，這是一個房間，他伸長了頸子，側耳傾聽，沒有一點聲息，好像是空的。

馬西用顫抖的手將門一推，忽然的一響，馬西戰兢兢地，不知如何是好，然而裏面却仍無反響，他便大胆推開了門，向內一看，果然是空的。

這是一間臥室，裏面有一張床，帳子裏似乎還睡着一個人。馬西心裏害怕極了，他抖着，他混身發冷，頭髮根根直豎，他不敢正視那張床。他忽在身後發現一張梳粧檯，他便向鏡子裏看那張床，同時又看見在另一面，有一個寶石箱，用金線懸在屋樑上。

他恍然大悟，這鑰匙是用來開這只箱子的。

馬西被這床吸引着了，他想將帳子拉開，看看究竟是誰睡着。

當他將帳子拉開時，床上那個人，仍是一動不動，連呼吸也沒有，好像一個死屍。

馬西仍不敢正視，又向鏡中望去，但這一看，幾乎嚇去了他的胆，原來就是陶藍維，也就是科美——加爾度商人，站在門口，兩眼髮髮發光，唇邊掛着一個笑，手裏握着一柄寶劍，他看了馬西，忽然大聲喊道：

「兇手殺人，來啊，羅米羅！」  
也就在這個時候，他跳到馬西面前。

馬西沒有武器，寶劍已向他研來，他立刻滾在地上，從袋裏掏出了大鑰匙，用力向陶藍維的頭上擲去，陶藍維忽然跌倒了！

馬西連忙跳過他的身子，直向廳外奔去，躍出了門外，聽見廳內發生巨響，馬西便將門關了，將掛在門上的鎖反鎖了，逃到小路上。

大屋子的窗口又是一片喧嘩聲，馬西向河邊一看，馮達南和汽車都不知去向。

不久，門開了，陶藍維的僕人報告警局，說是有人從泰烏基士王府中盜出了鑰匙，又來此地盜寶箱，謀殺主人……！兇手却已逃之夭夭了！

數月之後，一個滿臉鬍鬚的人，到泰烏基來，見了土王，將鑰匙還給了他。

「已有一點鏽，這是血跡，我將那壞蛋打死了！」

「把故事講給我聽！」土王又將鑰匙掛在柱子上。

馬西講故事了，最後他取出了一張西班牙報紙。

「……兇手大概潛伏在屋內已有多日，但警局絲毫沒有證據，而兇手並未取得寶箱！」

馬西又道：「那時陶藍維想用寶劍從我背後研來……！我所幸未為他的手下人所獲，陶藍維和馮達南安排了狡計，使我混入這房間，殺了我，可以省去一萬五千個銀幣……！」

(A. E. W. Mason 原著)

# 東南藥房

新藥業同業公會會員

三花薄利

全港權威

零售均照批發

貨價比眾便宜

專配醫師處方

調劑準確可靠



地址

五馬路五四六號（近大新街）

電話

九六五五五

九四一三五



## 神祕之妻（中）

胡三葆

• 85 •

沙維爾知道這是謊；但當他旁敲

側擊地把她盤問了一番之後，還是不能從她的自辯中找出一些破綻出來。

他當然還可以奔出去，追上那個傢伙

——不過，要是真的是樊尼，那怎麼

辦呢？那末，他豈不永遠負了一個懷疑她的罪名嗎？是啊！可是還有那張

她剛纔看過的紙片——現在藏在她懷

裏的紙片——那又怎樣解釋呢？

頭腦裏感到一半眩暈的沙維爾，

牙齒咬着嘴唇，繼續看着他的書。耳

朵裏像有什麼東西在嗡嗡地響着。他

思索着，恐懼着，覺得有一種可能的

敵意的黑影殘酷地投入這個女子和自

己的中間來了。

雅姐向他投了一個奇特的眼鋒，

隨即走到廚間裏去。沙維爾聽得爐蓋

輕微的響了一聲，他的心震顫了。

「爐子裏也許還有火，」他想。

「她不用劃火柴就能燒去一些什麼的

。」

他默然冥坐，側耳諦聽着。他又

聽見爐蓋輕輕放下的聲音，他不禁感

到一陣窒息。接着沙濾缸的龍頭響了

一下。

「親愛的！要我給你弄杯水嗎？」

「

不……我不渴。」

她回到他身邊，繼續着她的書。

他也繼續地看着，不過字句都模模糊

糊的跳了過去。機械地，他每隔相當

的時間翻過一頁，總算在全神貫注地

看着。她也像全神貫注地在她的書上

。

他倆好像在靜默無言中抗鬪着。

這種無言的交戰，在新婚期內是件很

危險的事情，因為其間摻雜着不確定

，猜疑，恐懼等等成分，很可以使兩

人的感情日趨惡化的。沙維爾覺得雅

姐不時向他投着窺探的眼光。他的臉

一動也不動，繼續看下去，看下去。

考索睡在壁爐旁。

那半小時的痛苦和緊張，在沙維

爾的一生中還是初次嘗到。最後，雅

姐給了他解放的機會。

「呵，親愛的！我感到困倦了。

」她說。她打着呵欠，把嫩筍般的玉

指輕輕的拍着她猩紅的嘴唇。這纖手

一度會握緊了他的心。「你也來睡

吧。」

他點點頭。她立起身來，蹣跚到他

椅後，懷着無限心事似的，只在他的

頭髮上吻了一下。沙維爾簡直要抖顫

了，但他却強自忍受着，向後仰起身

體握握她的手。

「就來，就來。」他含糊其詞的

答應着。

在她走後，他偷偷的走進廚間。

他小心翼翼地揭開爐蓋，然後劃了

一根火柴。在餘燼上，他發見一張

縮的紙灰。

沮喪，震驚，厭惡交織在心頭的沙維爾把爐蓋輕輕地放下之後，回到壁爐前的椅子裏。爐火熊熊地向他咧

笑着。他呆坐在那裏，一瞬不霎，心裏像喝着苦酒一般的難受。粒粒火星不時跳出來，閃爍一會，即告熄滅，猶如愛在漸漸的消逝。

「我做了什麼惡事才得到這樣的報應？」他用了低沉的聲音反覆的說着。「這究竟是怎麼一會事？爲了什麼？」

隔了一會，他懶懶地將身體移近爐邊，把燒剩的木柴撥開，在餘燼上蓋上灰。然後他拿着燈上樓去睡。

雅姐已經睡得很熟，或是假裝睡熟。他倆結婚以來，這還是第一次沒有來個痛快的一夜吻。直至東方發白，沙維爾還是張大着兩眼，躺在床上，未曾入睡。

#### 四

從此，沙維爾開始過着他痛苦的日子，因爲半信半疑較諸叛逆的確定

更能釀成致命的毒素；而且他又須保持着愛的外貌，以便易於窺探底細，所以他感到生活的意義已經減至零了。

他既知道自己跟雅姐之間已是貌合神離，那末他還有什麼人生的趣味呢？人生的價值，在他以爲是他和雅姐之間的愛；而今，這個愛需要加以分析，懷疑，那末不就像個脆弱的微生物，經生物學家的觀察和試驗而終趨死亡了。

唯一可以安慰他的，只贖了他的藝術。他竭力做得使雅姐看不出他已有什麼明顯的改變——即使心裏感到不快，他不是推說頭痛，就說擔心着錢，或是說爲了煩悶着自己的那幅「鳳尾影」的畫進行得太遲滯了。

他的畫，事實上却從未停過筆。他決意要把它畫成，即使天坍下來，他也得把它完工的。不過工作確是進行的很慢，因爲雅姐每天只能給他畫

幾分鐘的時間，尤其在幾個寒氣料峭的日子。然而，沙維爾每天把背景却畫得很久——畫那山泉，橡林，投着

黑影的鳳尾草，和灰色葉子上綴着褐色斑點的楊柳。

畫中女神的臉就跟雅姐的俏臉一般無二，日光點點的主體是她的。輪廓，曲綫也是她的；甚至輕巧的微笑也是她的。不過神采之間，却不知不覺把個聖潔的女神畫成一個狐媚，唯肉主義的淫娃了！

「你的畫畫得怎樣了，親愛的？」  
「一天下午，雅姐向沙維爾問道。他們一同在北面一間充當沙維爾的畫室房子裏。」  
「啊呀！你多少有些使我改變了！你怎樣畫的啊？」

「把你改變了，親愛的？那兒？」  
「你看不出嗎？我不像是森林中的女仙了。我倒有些像那個人面獅身的女怪，在等待着，窺探着。埃及的人面獅身怪物往往給人猜個謎語，你知道的，要是他猜不出，她就一口把他吞下肚去。」

「一切女人就跟人面獅身的怪物一樣！」他詭辯地說。「她們都可以把愛着她們的男子也吞下肚去——用

了慾望，恐嚇，陰私，口頭上的甜言蜜語等等的計謀把男人磨折得精疲力盡。

「你簡直語有所指了！」她的微笑是冷冷的。「這張畫裏當然包含着不少心血，不少辛勤，使它成爲一幅偉大的作品。哦！它將是一幅空前的傑作！可是它也不免有傷感情。起初並不如此。起初它予人以欣慰，猶如大自然所予人的一般。這幅畫描繪着自然——描繪着我——什麼都該出於溫和，友愛；可是如今却……」

「也許是我忠於自然之筆，把她畫得逼真了。」他答道，聲音裏却含着粗獷之氣。「憑了我的想像，我也未始不能成爲一個寫實家啊！」

她聽了他的話不置可否。

但在第三天——這一天，雅姐很顯得心神不定——當他們進早點的時候，她以試探的口氣說道：

「親愛的！你知道你近來對於你的工作有些懈怠嗎？」

「真的嗎？」他對她粉臉上掠過一道有力的，探測的眼光。

「是的，沙維爾。準是由於顧慮着我們的錢；當然也爲了希勃萊欺你太甚了。我倒想，要是你能够略事休息，對你或不無益處。」

「休息？」沙維爾質問似的道。「我們處在這個海涯地角的地方，不就是很好的休息嗎？」

「我的意思是要你暫時換換環境，沙維爾吾愛！而且，要是能跟希勃萊去談上一會兒，也許你還可以從他手裏再弄上一二百元回來，也說不定啊！」

沙維爾好像明白了一切。他低垂着眼睛，以免給她看出他臉上的苦笑，但雅姐並不對他瞧着。她坐立不安似地玩弄着咖啡杯裏的小匙。兩人就這樣的互相閃避着。

「我不能不承認你的話是對的。」他竭力裝出跟平常一般的聲調答道。「也許我近來有些懈怠着了。」她的暗示的深意，像水的滲入土沙一般深深地鑽進了他的心坎。「我們到B城去盤桓幾天，大概還不致怎樣影響我們的經濟。」他繼續在試探她：「

我們打算幾時去呢？」

「我們？嗯……我並不想去啊！親愛的。」他驕地對她的粉臉上瞥了一眼，還來得及瞧到上面的表情。他看出她的臉上好似掠過一層紅暈。

「我不放心留你一個人在家啊，愛人！」他道。

「爲什麼呢？我有考索在身邊就很平安了。牠是一隻機警的守夜犬；而且我還藏着你的那柄小手鎗。你知道，我是很好的射手。這兒不會有什麼壞蛋光臨的。好在樊尼每天總得來一次。我可以借寫作來解悶兒。你走了之後，我將一息不停地工作。但我仍不免苦苦的想念你，那是當然的；不過我總會設法排遣開去的。何況，終究不過是幾天的事情！」

「那末夜裏呢？」他殘酷地加上一句。

「那當然要感到寂寞的，愛人！就是白天也難免寂寞的；不過爲了你的緣故，爲了你的工作，爲了我們的經濟……」

「那末讓我再想想看吧。」他把

上面的問題暫時結束了。

## 五

沙維爾覺得這真是個絕好的機會，大可以乘此獲得一個水落石出。與其老是悶在心頭，倒不如讓秘密來得澈底暴露的好。

因此，他的態度反而鎮定得多。他的心絃不再震盪了；他心裏堅決地安排着步驟，準備嚐到他的苦果的核

心。

「我想你說的很對，親愛的！」

在下一天他就向她說道。

「我真該到B城去盤桓一星期。星期一我總可動身了。」

「爲什麼不就明天動身呢？」她問道，她的兩手好像緊握了一下。「你早點去，也就可以早點回來。」

「好吧！」他同意了，遏抑着心頭的怒火，「那末我就明天動身吧。但願你沒什麼……」

她把眼睛裏的渴望掩飾了過去，但她終究隱藏不住雙頰上由興奮而起的淡淡的紅暈。

「咳！親愛的呆孩子，我當然很平安的！你放心去好了！」

於是，他佯作相信了她的話，就準備着第二天動身。

翌日清晨，雅姐，沙維爾和考索一塊兒踏上向自提信箱去的那條小徑。沙維爾手裏搖幌着雅姐給他藏着日

用必需品的手提箱。考索跟往常一樣沿路追逐小鳥。雅姐好像把一半兒興奮藏在心裏；跟沙維爾要分別一週之久，她的後悔表示得有些兒過火；今天她看到無論什麼東西，就愛說上一

大堆的話——可是，她總顯得像受着一層看不出的黑雲壓在心上似的。

那是個燦爛的九月的早晨，東一處西一處的楓葉發着殷殷的紅光，但山谷的深處却還瀰漫着濃霧。一羣羣的烏鴉不時在頭上「呀！呀！」的飛掠而過。在一株樹上，雅姐嬌憨地數起烏鴉的隻數來：

「一鴉注悲傷，二鴉注快樂；

三鴉注婚姻，四鴉注兒福；

五鴉注錢財……」

她很不自在地笑了，一面拉住沙

維爾的胳膊。

「齊巧是五隻，沙維爾！那末你回家的時候，至少從希勃萊老傢伙那裏再可弄一百元來——說不定是兩百。哦！我多快樂啊！」

「我也很快樂！」他撒着謊，他的微笑同樣是個謊。

「你在外面，一定還是我的好丈夫，諒你定能信守無渝的！」雅姐在臨別的時候，笑着說了這句做妻子所關懷的話。

「我幸福一日，就一日不會懷有貳心的。希望人家做好人唯一的方法就是使他幸福。」

「我當然也做好人——做一個賢良的小妻子，跟平日一般無二——使家裏的炊煙一日不斷。」

「我知道你定能做得到的！」他又在說假話了。

說謊，如今在他竟可脫口而出了。

行行復行行，他們終於走到那株

懸着信箱的電綫柱旁，這裏他倆不得不分手了。

「你是走定了……」

他在他的臉上凝視了一眼。女人的媚眼往往能打動男子的心弦，同時他也窺視着她眼睛裏所蘊藏着的深意究竟是些什麼。

「大概一星期的時間。至少也得五六天。」

「無異是五六個長年，沙維爾，我的心！我在家裏定要引頸而待，望眼欲穿了。我希望能够每天接到你的信！」

他於是吻她，他的嘴上塗滿了謊詐，他的心裏充滿了驚奇——驚奇着雅姐——他的雅姐——會得欺騙着他——至於此！

「再吻我一下，親愛的孩子——只要再一次！」

「再會哪，雅姐！再會！」  
他覺得這確是再會了，也許是永訣！

踏上通至S鎮的大道，他回過頭來，遠遠的還看得見她孤獨的纖細的人影，倚着電杆，在揮着手帕。他幻想着，過一會不知那個幸運兒在撫慰

她了。極度的憤慨，無情的分離，沉重的疑慮，以及這人生結局的破產——種種痛苦，在他的心頭混戰着。

她會經催促他離開她——會經問他在外面要耽擱多少日子。他還需要什麼更好的證據嗎？

一會兒，在路上轉了一個灣，就看不見她了。沙維爾感到恐懼和孤寂的怒爪緊緊的抓住了他的心房。

「嘲笑，全世界可怕的嘲笑，比了世人流過眼淚的悲劇還要悲痛！」

——這個意念也在襲擊着他。  
「好吧！」全世界將要說。「他娶了他的模特兒！那還不是意中的事嗎？」

在他看來，日鄉陽光燦爛的羣山，簡直成了基督被釘於十字架的惡地了！

## 六

途中遇到一輛汽車，一轉瞬就把他載到S鎮，他搭上向M城進發的火車。到了那裏，他打算再往B城前進。他失魂落魄似的，終日躑躅街頭

，心裏懷着滿腔的妒嫉和恐懼。

他嘴裏嚙着烟斗——大部分時間火是熄着的，因為他已嘗不出什麼煙味了——不斷地沉思着。他竭力想些別的事情，但是終不可能。就像飢餓的人只是想着食物，所以現在盤旋在沙維爾的腦海裏的，總脫不了關於雅姐懷有貳心的這個疑問。他為什麼要採了這朵花？如今却在他的手中萎謝了！

有時候，希望——一切苦惱的神經——在他的耳朵裏說道：

「也許一切都是出於自己的神經過敏！」

於是他一會兒感到自己這樣搭弄她的不安，一會兒又感到都是由於她逼他出此一着的情恨。

如果說男子的一生是恐懼，希望和失望的總和，那末沙維爾在M城這一天的生活可以說已經嘗遍了那個人生的全部了。

最使他心裏受到油煎般痛苦的思就是想是：要租那個古老的田園完全是出於雅姐的意思，而不是他。他當時

把那件事情全部交給她去辦，而她現在却這樣的欺騙他。可見她是早已計劃好了的！一念及此，他額上的汗便滾滾而下。

可是，隔不了一會，他又渴望着再能跟雅姐過那種甜蜜的日子；把她擡在懷裏消磨那漫長的秋夜，仰望滿天的星斗，細聽蟋蟀們低聲的啾鳴。他的喉頭好像起了一個疙瘩。他的眼睛模糊了。

「天啊！我一定得佔有她，無論如何！」他想到，心裏交織着嫉妒，羞辱，和野性的慾望。「一顆有了裂痕的鑽石不是總比一塊無缺的頑石要寶貴得多嗎？」

不錯——但，究竟是怎樣的一個污點呵！

經過一天的磨難，他終於提着笨重的兩腿向那卑劣的目標走去。

## 七

當天深夜，他回到了家鄉。列車把他在羣山之間的一個小站上放下來之後，就以尾部紅燈的微光一面向他

丟着嘲笑的眼鋒，一面朝前迅速地消逝了。心像絞緊般的疼痛，他跋涉於好幾哩黑暗的道路向着家走來。沿路的蟋蟀都好似對他奏着調侃的樂調。星光之下，蝙蝠們搖搖欲墮地飛過，是惡光的象徵。

最後他來到那個信箱之旁，他立定了，雙手抱住電杆，好似它成了一個具有情感的東西，給予他不少安慰。他目睹這隻信箱，就不禁想起了雅姐。他眼睛裏不由擠出幾顆淚珠來。當他跨上到家來的最後一條路，他預先編起他的最後一個謊，因為也許雅姐好好的在家——而且是獨個子。他就得說，他曾經打電話給希勃萊，而他的書記說，這位畫商已經到N市去了，要隔一二星期纔能回來；所以他就決定先回家了……

一個謊！

是的，但這是最後一個謊了。心裏想着他妻子犯了罪，他繼續在黑暗裏跋涉。他的心跳躍得猶如擊鼓一般，他感到生平從未感到過的恐怖，但一種莫名其妙的意念却催促着他回家

而來。

剛巧在屋牆的轉角，就是他們慣常懸掛吊床的地方——也就是某夜他看見她一個像男子一樣的人影同在一處——他立住脚，傾耳諦聽。但是，什麼聲音也沒有。窗口也沒有一絲光亮。

「呵！原來已經……」他把話兒一半嚥下肚去。

他預想要發見的情景，如今竟已現在眼前，這使他渾身骨節都告癱瘓了；但他強自振起精神，大着胆向那個邊門走去。他甚至裝得歡樂地吹起口哨來，一面喊道：

「雅姐，姑娘！哦，雅姐！」

他喚了一陣，就豎起耳朵湊在門上聽，想聽到裏面會有些什麼不中聽的聲音發出來。

悄然無聲！沒有人談話，樓上也沒有發出什麼聲響，既無雅姐的歡呼，也無考索的嗚吠。屋內的靜寂像在嘲笑着他的憤恨。

「雅姐！」這一聲幾乎近於哽咽而抖顫了。依然沒有回音。





## 村長 (註一)

屠格涅甫著  
陳楊絢譯

「啊！你是我們的老爺，我們的施主！——薩甫倫突然地叫嚷起來，他等待這個問題已經很久了，我們爲什麼不滿意呢？我們爲你成天整夜地祈求着上帝。這村莊的田地委實太少了些——」

「是的，是的，薩甫倫，」彼諾基琴打斷了他的話，說道：「我知道你是一個忠誠的僕人。還有打稻，那又進行得怎樣了？」

「打稻，老爺，我必須承認，」薩甫倫答道，發出一陣深長的歎息，「並不怎樣好呢。不過，奄克迪·伯甫力基讓我把我們遇到的一些事情告訴你吧；」說到這裏，便分開了他們的兩臂，走近他主人的身傍，垂下了他的頭，他閉着一隻眼睛，對他說道，「在我們的田地裏發現了一個死屍。」

「那算什麼？」伯甫力基·彼諾基琴急速地說。「我連自己都不知道，我的好老爺；一定有鬼在搗蛋呢。但是幸而這死屍，縱使是在我們的田裏，却近於我們土地的疆界。我馬上就叫他們把他拖到我們鄰近的田裏，遲了恐怕礙事。於是我又在那裏安置了一個步哨並且對我們的老百姓說，「不要提起這件事！我命令這糧！復次，我又把一切經過解釋給警官聽，請他喝茶，

辦妥以後，我又報謝了他。你相信這件事嗎？老爺？這禍孽便移到別人的身上，一個死屍並不是一件小事，這是你明白的；這至少要化兩百盧布，誠如你必須付給五個科比才能買到一隻白軟麵包一樣。」

彼諾基琴對於村長處理這件事情的手腕，表示非常的愉快，三次兩番地對我說道，「*Quel gaillard! hein?*」但這時已經夜了。奄克迪·伯甫力基吩咐把桌子抹乾淨，把乾草拿進來。男僕們打開了被褥，把枕頭放妥，於是我們便就寢了。薩甫倫在得到了主人第二天的命令以後，也退了回去。當他睡著的時候，彼諾基琴還再三談到俄國農民的各種特點，並且還記起自從薩甫倫被任命爲村長的那天起，契壁羅甫卡地方的農民總是按時繳納他們的田租——更夫敲着他們的警板；（註十一）一個小孩，因爲還不懂得對於他的主人應表尊敬的道理開始在房子附近的某處啼哭着，我們不久便入睡了。

在第二天早上，我們很早就醒了。我是預備到累波甫去的，不過奄克迪·伯甫力基却堅決要我去看看他的田產；而且，因爲我自己也想去瞧瞧那位治理這個村莊的典型官吏的德政，我便答應和他一塊兒去。村長進來了；他穿着一件藍色的布大褂，縛着一條紅色的絲帶。他並不會像昨晚那樣地喋喋不休；他慫慂地望着他的主

人，非常圓滑而理智地回答他的各種垂詢。我們仨他走到打稻場；他的兒子，那魁梧的村佐，從各方面看來他是一個淺見的人，也和我們在一起，還有書記菲杜西斯，一位退伍的士兵，長着滿臉的鬍鬚以及一隻想不到比這更奇怪的面孔，人們或許會想到他是曾經經過一場可怖的驚愕，而且好像他現在還沒有擺脫這種影響似的。

我們參觀了打稻場，乾燥室、穀倉、風車、養雞場、菓樹園以及蔬圃等；真的，每樣東西都是井井有條的。不過，我們走經時所看到的一切農民之悲鬱而沮喪的面容，却使我有些奇怪。縱使薩甫倫不會完全把虛飾化為有用，一切河流的邊岸都遍栽着楊柳，稻叢中間的打稻場裏，區顯出用沙鋪得嶄整的小路。他在風車上裝了一隻風信標，樣子像一隻熊，牠的嘴巴張着，拖着一條長長的鮮紅的舌頭；而在他添置於畜舍正屋的灰色三角楣飾上面，還用石灰寫着如次的字句：「本農場落成於契壁羅甫卡，時在一八四〇年。」奄克迪·伯甫力基非常快樂；他開始用法語解釋着租稅制度所有的優點，不過，徭役制之對於地主無疑地是更有利些。「但怎能這樣做呢？」於是他又把蕃薯應該種在什末地方，家畜食料應該怎樣留意等各種方法告訴村長。薩甫倫傾聽着他的主人的訴說，但是他却未必完全贊同他所說的話，也不再叫他老爺或施主；相反地，却還時時說起這個村莊的田地太少，並且還說如果能夠多買一些，那是最好的事。

「好，那末，就再買些吧，」奄克迪·伯甫力基終於這樣說，「不過要用我的名義；我並不反對這件事。」

村長並不回答，祇是捋着他的鬍鬚。

即刻就把配着鞍的馬牽到我們面前，於是我們便朝着他們的方向走去。這森林是怪茂密的；彼諾基琴一味地褒獎着薩甫倫，並且還用一種懇切的態度拍着他的肩膀。對於栽培森林這件事，他還堅持着這個國家的陳舊見解；而且談到這一點，他又告訴我他以為最妙的一個笑話，說是有個諧謔的地主，竟把他的守林人的鬍鬚剃去了一半，藉此以指示他斫伐是不會使森林更趨茂密的。不過薩甫倫和他的主人並不是一切改革之顯著的仇敵。當我們回到村莊，村長便帶我們去看那具新從莫斯科運來的篩機。這具機器的工作非常有效；不過要是薩甫倫能夠預先料到這末次的觀光還有那討厭的後果等待着他和他的主人，那他或許會棄掉我們的。

在離開穀倉時，我們看見了如次的奇事：在離門幾步路，兩個農民站在一個泥水潭的近傍，潭裏有幾隻鴨正安閒地在泅泳着。其中一個是年近六旬的老頭兒，另外一個是二十歲的青年。他們穿着本村所做的厚麻布衫，用細繩當束帶，他們都是裸足的。

書記菲杜西斯帶着一種焦急的神氣在他們近傍走着，如果我們能對篩機多看一會兒，那或許他會把他們勸開的。但在當他看見我們的時候，他竟像一個徒手的兵

士那樣，絕不離開一步。村佐也站在這兩個農民的旁邊；張開他的口，緊握着他的拳頭，但看來他似乎還不會決定應該怎樣做。奄克迪·伯甫力基皺着眉，咬着他的嘴唇，走到農民的近傍；他們便跪了下來。

「你們希望我做些什末呢？又算什末呢？」他用一種嚴厲而帶鼻音的聲氣向他們問。

這兩個農民面對面地互相瞧着，不作一聲；但是他們却略微地眯着他們的眼睛，正如人們在強烈陽光下的情形相似，並且急促地呼吸着。

「呀，這算什末？」奄克迪·伯甫力基用着同一的聲調重複地說，於是轉向村長。「他們是屬於那一家的？」

「屬於托博理甫斯」，村長緩慢地回答道。

「那末，你們希望我做些什末呢？」彼諾基琴又開始說道。「你們沒有舌頭嗎，喂？快回答呀！你們要什末？」他繼續說，望着這老頭兒。「來吧！不要害怕，呆子。」

這老頭兒伸出了他那長長的，有皺紋的，被陽光曬黑了的頸項；他那蒼白的嘴唇縮着，他用一種粗啞的聲音回答道：「保護我們，領主，」於是又跪了下來，額角朝地上碰擊着。這年青的農民也仿着他的例子。奄克迪·伯甫力基帶着一種尊敬的神氣凝視着他們的頸項，扭轉了他的頭，跨開了他的兩腿。

「這是什末？你控訴誰呢？」

「可憐我們，領主。讓我們活下去吧。我們是毀滅了。」這老頭兒困苦地表白他自己。

「誰毀滅了你？」

「薩甫倫·雅科理基，我的老爺。」

奄克迪·伯甫力基並不作聲，「你叫什末名字？」

「安梯柏，我的好老爺。」

「而他，他是誰呢？」

「我的兒子。」

奄克迪·伯甫力基再度地靜默了幾分鐘，但是他的嘴唇顫抖着。「他怎樣毀滅了你呢？」他終於這樣說，捲起他的鬍鬚。

「我的老爺」，這老頭兒又開始說道，「他全然毀滅了我們。他已經把我的兩個兒子送去當兵，不照次序辦理，（註十二）他現在還想把我的第三個送去呢。昨天，我的老爺，他還把我們農場裏僅有的兩條牝牛帶走，並且還痛毆我可憐的妻子。這就是他關下樂爲的事！」當他說這些話的時候，老頭兒指着那位村佐。

「嘿！」奄克迪·伯甫力基說。

「不要讓他把我們全部毀滅了；你是我們的養父。」

彼諾基琴的臉色變得非常的陰沉。「真的，這是什末意思呢？」他用一種滯鈍的聲音向村長問道，他的音調顯出一種隱秘的不滿。

「他是一個醉漢」，村長恭敬地說道，「一個懶虫

；他的租稅已經拖欠五個年頭了。」

「我所要繳的，薩甫倫·雅科理基已經替我繳了；那是五年前的事，而此後他就強迫我爲他而工作——此外，還有——」

「那你爲什末不能繳付你的租稅呢？」彼諾基琴用着一種恫脅的聲音回答。老頭兒垂下了他的頭。「你歡喜喝酒吧？你時時出入酒館？」老頭兒預備開口。「我知道你」，彼諾基琴憤恨地繼續道；「你的行業便是喝酒以及直挺挺地躺在暖坑上；（註十三）良好的農民就得替你負責，你讓他們去做。」

「更甚的，他又橫蠻，」村長又添上了一句，企圖勝過他的主人。

「那倒不希奇」，彼諾基琴說，「總是這樣的。我看到的已經不止一次了。他們整年地耽於放蕩生活，於是又走來跪在這裏。」

「我的好老爺奄克迪·伯甫力基，」老頭兒帶着一種絕望的音調叫嚷着，「可憐我吧；保護我吧！我橫蠻？我再也不能忍受這些了。這是真得像我在上帝面前所說的話。薩甫倫·雅科理基嫌惡我；這又爲什末呢？讓上帝來做裁判吧！他已經毀滅了我們。這是我最後的一個兒子；而且他還想——」淚珠在這老頭兒的半閉着的眼眶裏閃爍着。「可憐我們吧，萬能的主人，保護我們吧！」

「而且他還不祇單單毀滅我們一家呢」，這年青的

人說。

不過奄克迪·伯甫力基却不讓他說完；他躁急地答道，「而你，誰對你說，唉？沒有人對你說；住口！他說的是什末意思呢？住口，我告訴你，住口。嘿！天哪！但這完全是造反。不，弟兄，我並不是一個被反抗的人。」奄克迪·伯甫力基踏上了一步；但，無疑地，記起了還有我在，他便退了一步，把他的雙手插入他的衣袋裏。「Je vous demande bien Pardon mon cher，」他帶着一種勉強的微笑說道，轉向着我；而且用種較低的聲音，「C'est le reverse de la medaille。來，就這樣吧，」他說着，並不望着這兩個農民；「我會吩咐他們的。就這樣吧；走。」

農民並不動。

「我剛才告訴過你，在我看來，就這樣吧。來，現在。我會吩咐他們；他們會告訴你。」在說了這些話之後，奄克迪·伯甫力基便把背朝着他們。「沒有什末，祇是一些討厭的事情！」他低聲地私語着，於是大踏步地走向屋裏。薩甫倫跟着他；書記凝視着他，好像他正預備來一下危險的跳躍似的。村佐趕走了那些依然在水潭裏游泳着的牝鴨。這兩個訴苦的人兒還在同一的地方站了幾分鐘；於是，又看看他們，便慢慢地向這村莊走去。

大約在兩點鐘之後，我就在累波甫了，預備和一個全我相識的農民安柏迪斯脫一塊兒去行獵。我開始向他

談起契壁羅甫卡的農民，關於彼諾基琴，並且還問他可  
能毀這個村莊的村長。

「薩甫倫·雅科理基？我想是的吧。」

「他是怎樣的一種人呢？」

「他不是人；他是一條狗，你打從這兒到庫斯喀是  
不會找到這樣的一條狗的。」

「爲什麼呢？」

「契壁羅甫卡地方祇在名義上——你剛才怎樣叫  
他的？——是屬於彼諾基琴的。薩甫倫，他就是主人。」

「這是可能的嗎？」

「他要怎樣就怎樣。全部的農民都是他的債務人；  
他使他們爲他的利益而像散工般工作着。他把他們當  
中的幾個送到一個地方，又派另外幾個到別處。他已經  
整個地毀滅了他們。」

「我聽到說，他們的田地並不多。」

「是的，薩甫倫·雅科理基從喀利諾佛的農民那裏  
租到了八十多迪塞町，（註十四）又從別人那裏租到了  
一百三十迪塞町，其餘還不算——這已經超過了兩百迪  
塞町。但他不僅在土地上吸取利潤；此外，他買賣馬、  
牛、胭脂、油、蘇以及其他旁的許多東西哩。你看這畜  
牲多有錢！不過，最壞的就是他還要痛毆他們。他是一  
個猙獰的野獸而不是一個人，誠如你所聽到的；一條道  
地的狗。」

「但是農民們爲什麼不到他們地主那裏提出申訴呢  
？」

「真的！但這對於主人有什麼關係呢？不欠租；他  
就不管其他的事。啊！是吧，」他回想了一會兒之後又  
繼續地說道；「我勸他們提出申訴！他——是的；我勸  
他們。啊！誠如你所說的，他——」

我記起了安梯柏，於是便將我剛才目擊的活劇告訴  
了他。

「啊！那末，」安梯柏迪脫斯脫回答道，「他會毀滅他  
自己。他會毫無憐恤的毀滅了那個人。村佐會把他打死  
。啊！他是多末地蠢呀！你能猜想到這種事情嗎？——  
這不幸的人兒！而且他爲什麼要忍受這許多？我告訴你  
。有一天，在農民集會時，他和村長吵了一次。此後他  
就對他積下了仇恨。這可幹得真好！從那時起，他開始  
憎厭安梯柏；他現在還預備結果他。他是一條狗；上帝  
恕我！他很知道誰是可以攻擊的；他並不激犯那些有着  
大家庭的老頭兒。他放鬆了他們，這禿頭的惡魔！至於  
別的人們呢，他却毫無憐憫的陷害他們。這鄙陋的兇夫  
！在沒有輪到他們以前，他已經把安梯柏的兩個兒子送  
去了；這殘忍的人！他是一條道地的狗；上帝恕我！」  
於是我們啓程了。

（註一）在俄國，稱較大鄉村的行政首腦爲村  
長（Burgomaster），他們是由農民選出的。（註二）  
一美斯脫（Verste）約合八分之一英哩。（註三）

所列法語，概仍俄文原書，以存其真。(註四)家奴(Dvorovi)是俄國的下階層，他們為田主終年辛勤，其膳宿由田主供給，並且也領取工資，但是却不能使農民那樣地可以擁有田產。(註五)年租是隨時節而有不同，要是農民能够替他們的田主工作，則可豁免。(註六)地位次於村長的叫作村佐(Sarosta)。(註七)在夏天，村莊裏的孩子們祇穿着長掛，腰際縛着細的束帶，不着鞋襪。(註八)所謂暗室(Semis)，就是一種沒有窗戶而門限極高的冷室，在俄國的農家裏，是用牠來替代外客室的。(註九)祛夏室和避寒室連在一起，至少是在同一的屋頂之下。(註十)在俄國，這意思就是說用金錢或禮物贈給行政人員。(註十一)在俄國的鄉村裏，更夫整夜地在農民房屋和領主邸宅的左近守着，並且時時敲着金屬製成的薄板。(註十二)在每個村莊裏，任何家庭都應根據命令的規定而挨次登記，各壯丁也都要依次入伍；農民認為最不公平的事便是不照命令與胡亂抽調。(註十三)俄國農民在冬天大多躺在火爐上面的小台上，這種暖炕離天花板約數英尺。(註十四)一迪塞町(Decimina)的面積約較二公頃(Hectare)為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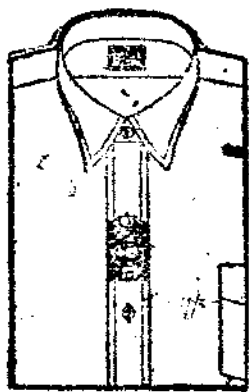
- ▽書城雄峙堪摧敵，△
- ▽筆陣安排欲憾山。△

物產美精之下備設整完

最新出品

- ★特製絲綢襯衫★
- ★真絲花綢襯衫★
- ★條花交織襯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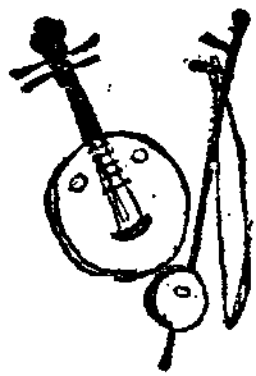
SMART  
Shirt



卅三年度特殊貢獻  
首先創製華貴大方

- ▲公司商店▼
- ▲均有出售▼

新 光 標 準 內 衣 製 造 廠 出 品



## 婚事（四）

汪麗玲

敏只得踱向會客室，當她踏進會客室的時候，不由的一愕，沙發上坐着一位眉清目秀的中年婦人，戴着一副鑽石的耳環，插着一枝碎鑽鑲翡翠的髮針，珠光寶氣，雍容華貴。她呆了一會，她想大概是門房弄錯的吧。因為她從來沒有瞧見過這位太太，這位太太找的當然不是她。她很有禮貌的向那位太太點點頭就退出了會客室。

「噯！我瞧得呆了，竟忘了說話！羅小姐，請進來，這裏有一封信，請你瞧瞧。」那位太太站了起來。

敏接過信來，一瞧到這信上的怪熟悉的筆跡，不由的臉紅起來。她再瞧瞧那位太太的眉目，她想，不是儀的母親，定是儀的長姊了。

「您是趙……」

「儀是我的兒子。」

「哦，趙伯母！」

「不敢，羅小姐。」

「趙伯母請坐。」

「羅小姐請坐。」

「趙伯母有什麼……」

「你瞧了信就會明白的。」  
信內是這樣的寫着：

敏：

我愛你，我為你幾乎瘋狂了！我已懇對我的娘說過，此生要是得不到你，我就誓不娶妻。娘只有我一個兒子，她疼我，她願意爲了我來徵求你的意見，你告訴她吧，你的意見是……敏，你千萬的不能使人失望哟！

儀草于病中。

敏的臉上一陣陣的泛着紅暈，她夢想不到有這種特殊的求婚，她只想找個地方躲一躲，她又是爲難，又是害羞。但是她也感到非常的愉快和安慰，因為她知道儀的病還不至於怎麼，他還能寫信，雖然字跡是相當的潦草。

「羅小姐，怪不得儀兒要發狂，我也瞧得呆了呢！」

我的儀兒向來對於結婚的對象是選擇得很嚴格的。許多人來替他做媒，沒有一個是他中意的。這次爲了羅小姐竟像發了瘋一般，非要我來親自向羅小姐求親不可。真是前世的姻緣哩！」

一股熱氣從胸部直透到頭頂，敏羞的抬不起頭來。

「只是不知道我這老婆子有沒有這般福氣，娶個羅小姐這樣天仙般的好媳婦？」

敏覺得不能不說話了，她紅着臉低低的說道：

「趙伯母，我是什麼都不懂的。無論什麼事情都是由我母親作主的。」

「那末，我們挽媒人來向令堂大人求親吧？」

敏的心裏簡直是一萬個願意，可是嘴上却說不出來。她只得似點頭非點頭的把頭抬了一抬又俯了下去。

趙太太握着敏的手又細細地瞧了一會，才滿意地告辭了。

自從趙太太來過以後，敏像一個已處死刑的囚犯忽逢特赦一般，說不出的高興。敏的純潔的心裏，深深地愛着儀。只是爲了爸爸，媽媽，和其他包圍在她四週的人們，她不敢再理他。可是在她的內心的深處，委實是非常的不願意。現在趙太太挽人去向媽媽說親了，像儀這般的人材，媽媽是一定會答應的。那多好呢？這樣一來，就不至於會累及爸爸的清白了，媽媽也不會爲了她而生氣了，女同學們更是無話可說了……而儀和她終於有情人成了眷屬。

網球場裏重又發現了敏的芳蹤，下課以後，同學們又聽到了小李清脆的歌喉配合着羅敏悠揚的琴聲，敏高興的等候着好消息。

一星期過去，沒有看見儀來上課，也沒有儀的信。

二星期了，還是消息沉沉。三星期，四星期……直到學期試驗的時候，還是音信杳然。

暑假開始，敏回到了自己的故鄉。媽媽的咳嗽已經好了，不過瘦了些。敏的心裏只是惦記着儀來說親的那一件事，可是又不好意思問。媽媽親自做這樣給敏吃，做那樣給敏喝，絲毫沒有提起這件事，好像根本沒有知道這件事似的。

一天，二天，三天……日子像流水般的一天天過去，敏想知道的那一件事媽媽始終沒有提起，敏想也許趙家一時找不到相當的媒人，所以還沒有來提過親事吧！

鄉村裏多的是蚊子，一到傍晚，就到處嗡嗡的亂飛。敏的家雖然裝着紗門紗窗，可是子不從紗洞裏鑽進來。除非放下紗帳，那才沒有。要是關了紗門紗窗又放下了紗帳，悶在帳子裏，簡直令人熱得發昏。如果開了門窗，子不就往紗帳洞裏鑽進來。敏怕熱，又怕悶，顧不得蚊子，常常燃上幾盤蚊香，在院子裏坐到半夜。早晨天氣涼快，蚊子不也絕了蹤，早晨就變成了敏酣睡的時光。

竹簾子裏微微的透進一絲陽光，敏從好夢中醒過來，聽到媽媽的房裏有客人的聲音，媽媽在說：「阿興叔，您說的人家是再好也沒有了，孩子也好……」儀的健美的影子掠過敏的思索，敏忙坐起來留神的聽下去。



「您老人家做的媒還有錯的嗎？」是媽媽的聲音。敏的心不由的劇烈地跳動起來，她忙蹣手蹣腳的悄悄地下床，偷偷地躲在媽的房門外面全神貫注的聽下去。

「是啊，不好的人家，我敢來說這門親事嗎？」阿興叔婆得意的口吻。

「孩子是再老實也沒有的了！」

「哈哈！哈哈……」阿興叔婆得意地笑着。

「只是敏兒還小啊，太小啦，還早哩！」

像一桶冷水潑在敏的頭上，她的手脚都軟了。

「敏的娘，你怕他們馬上會來把敏兒娶過去嗎？不會的，敏的娘！你捨不得把敏兒嫁出去，那是不成問題的。先下個定，訂了婚，結婚的事慢慢兒等敏兒大一些再談好了！」

敏重新振起精神來往下聽。

「阿興叔婆，真真對不起，一來，敏兒的伯父在上海，我得先徵求他的同意。二來，敏兒還是個孩子，什麼都不懂，現在不比從前了，我想等她懂些事，也問問她本人的意思才是。所以，我不能答應您……」

敏恨不得衝進去對媽媽說：「媽，我願意的，我願意給儀……」但是，怎麼說得出口呢？

「這樣說起來，這杯喜酒我是喝不成的了。咳！總是龍兒那孩子沒有福氣，沒福消受這般幽嫻貞靜的嬌妻……」

該死！原來說的是龍兒！敏的神經從緊張中突然鬆弛下來，不禁微微的笑了。她瞧見過那位龍兒，矮矮的胖胖的身材，白裏泛紅的圓臉兒，活像一個無錫大阿福。他是本鎮最有錢的周鎮長的獨生兒子，念書笨的像一條牛，十八歲了，初中還沒有畢業。吃肉的本領却不小，每餐都得吃肉，沒有肉就吃不下飯，每天總得吃一隻雞或是一隻豬蹄。

「那末，我走了。趁着早晨涼快，我去給個回音吧！」阿興叔婆好像已經站了起來。

敏忙溜回自己的臥室，她關上房門，還聽得媽媽說：「阿興叔婆，您老人家難得請過來的。在這裏吃午飯，下午我們來玩個八圈，打完牌索性吃了晚飯再走，不是更涼快嗎？」媽媽在挽留。

「下次再來叨擾吧！今天可不成了！」阿興叔婆盛興而來，敗興而歸。

午飯的時候，媽媽笑嘻嘻的說：「真是笑話，像龍兒這般的笨牛，居然也想配起我的敏兒來！什麼配得上呢？還是才？還是貌？還是門第？還是……」

以前聽到這種話的時候，敏早就臉紅紅的溜開了。這次因為她早已聽在耳裏了，所以不以爲奇，還是很鎮靜的剝着蝦兒。

媽媽看見敏剝的蝦兒很乾淨，不由的笑了一笑說：「離開媽媽半年，就老練得多了。」

平時，不論是蝦是蟹，凡是有殼的東西，總是媽媽剝好了給敏吃的。就是魚和肉吧，媽媽也老是把魚骨去掉了肉皮咬去了才給敏吃的。從小習慣了，現在敏已經長得和媽媽一樣的高了，可是媽媽還是把敏當做一個嬰孩一般的看待。

敏的心裏只是惦記着儀，怎麼還不來說親？

一天天的過去，消息總是沉沉！

敏悶的慌了，一天下午，她約了二位從姊妹到離家五里左右的石塘去釣魚。敏把釣竿放下水去的時候，心裏默默的禱告着：「如果我和儀是能夠美滿的話，我比她們先釣得魚。」

她專心地注視着浮標，不久，標動了，標沉了下去，她瞧着姊妹們都還沒有釣着魚，不由的心中大喜，忙用力的把魚竿舉了上來。誰知道用力過猛，把釣在鈎上的一條大魚，震動得拋在塘對面的草地上去了。幾個翻身，魚又回到了水裏，敏怔怔地望着那條魚急急忙忙的遊入了水底，心裏覺得無限的惆悵！忽然那位從姊在旁邊歡呼起來，原來她却釣到了一條魚了。平時敏絲毫不迷信，可是一個人在無法解決一個問題的時候，往往只好聊勝於無的來求神問卜了。敏雖然不迷信，但是在她無可奈何的默禱中偏偏有這末一個不吉之兆，不由不使敏意興索然。敏於是推說頭痛先告辭回家。從姊妹們本來對釣魚不感興趣，完全是爲了陪着敏來玩玩的。敏既

無興，大家也就隨着她回來了。

一進門，瑞祥伯衣冠整正的坐在大廳裏，媽媽在一旁陪着。敏叫了一聲伯父和媽媽，媽媽就對她使了一個眼色，隨着笑嘻嘻的對敏說：「你那瑤姊頂喜歡聽你彈琴的，你快去彈一個給她聽吧！」

敏的心裏暗暗的納悶，她想往日不論是什麼客人來，凡是媽媽願意接見的，從來沒有叫我避開過。瑞祥伯是本鄉最有學問的一位道學先生，平時養魚栽花，詩酒自娛，很少與人交際的。今天忽然光顧，媽又不讓我聽他們的談話，這是什麼意思呢？哦；莫不是趙家挽他來說親的吧？是了，是了，不然媽媽何必叫我躲開呢？想到這裏，她再也坐不住了，她當着姊妹們的面前又不好意思像上次一樣的去偷聽，她那裏還有心思彈鋼琴。她自言自語的說道：「瑞祥伯難得出門的，今天不知道是爲了什麼事情到我們家裏來的？讓我去聽聽……」她一邊說一邊就走到太廳那邊去。

「我去，我去聽，讓我去聽。」從妹玳搶着先去了。

敏只得留在書房裏，心頭不住的劇跳。

一會兒玳笑嘻嘻的回來了，拉着敏說。

「姊姊，在和你說親哩！」

敏羞得臉紅紅的說不出話，本來還可以借故的去聽聽，現在可更不成了。她勉強的坐下來彈琴，一顆心像要跳出了咽喉似的，彈的簡直的全不成調，幸虧她們一

高鳳的都去聽瑞祥伯的做媒了，沒有人取笑她。

「敏妹，你知道瑞祥伯說的是那一個？」瑤一踏進書房就握着敏的手笑着問。敏羞得耳朵也紅了。

「敏姊，他說的是那個書獃子金玉書呢！」玳搶着說。

「伯母說的，敏兒還小，早哩！」瑤拍着敏的肩膀含笑地說。

「就是大啦，也不肯的喇！是嗎？姊姊！這種書獃子，那裏配得上我們的敏姊呢！」玳說話的神態是這般的天真爛漫，憨態可掬。

金玉書是一個讀書很用功的好學生，只是家境貧寒些。也許是太用功的緣故吧，眼睛非常近視，背也有些僵的樣子。瘦瘦的長長的身材，學校裏大家都叫他好好先生的。

敏這才把手帕兒抹去了汗，心頭也就輕鬆下來。

晚飯的時候，媽媽望着敏含笑地說：「敏兒，金玉書的家裏窮得連老媽子都雇不起，他的爸爸居然想高攀起我的敏兒來！剛才託了瑞祥伯來說親，這位道學先生也不細細的想一想，就來嘮叨了半天！結果還是碰了個釘子回去。都是他自己找的，誰叫他不考慮一下的呢！」敏毫不在意，她只是暗暗的納悶，爲什麼那樣的媒人還是沒有來！

光陰如箭，很快的暑假就過去了。敏懷着一顆無處

探問的沉重的心，惘然地離開了家，離開了媽媽，又回到了那個省立中學。

學校裏，師長依舊，同學依舊，只是不見了趙儀。

有人說：「趙儀病了！」

有人說：「趙儀死了！」

也有人說：「趙儀瘋了！」

但是，這些都是傳說，沒有一個人真真的瞧見過趙儀。過了桂子飄香的秋，轉轉眼又快放寒假了。媽媽來了一封信，說鄉間近來非常的不平靖，媽媽每夜不能在自己家裏睡。所以媽媽主張還是回到上海去。叫敏放了寒假不必回鄉了，就在N縣的三姨母家裏耽幾天，媽媽把鄉間的事情料理好以後，就到N縣來帶敏同去上海。

敏不由的着急起來。她想如果去了上海，那還會再有見儀的機會嗎？不能，不能的，也許她將永遠的不能見到儀了！永遠，永遠的沒有見儀的時候了！她焦急，她痛哭，可是她沒有勇氣去投儀，她又沒有勇氣向着媽媽提出抗議，她只有默默地對着上帝禱告，希望儀會自動的到學校裏來，在她動身以前，儀能和她見一見面，她想把自己的心事盡情地告訴儀，她不再怕羞了，她決定大膽地向儀傾訴着自己的衷腸，她將告訴他：她爲他急，她爲他哭，她爲他沒有心思上課，她爲他沒有心思吃飯，她還要告訴他，她是愛他的。她竭誠地向上帝祈禱，她只求見一見儀，她只求一見，她只求一面，僅僅是一面啣！

直到學期考試結束的那一天，儀仍舊是音信杳然！媽媽已經從故鄉到了N縣，她在三姨母家裏等着敏，還央了三姨母的大兒子帶了傭人來接敏。敏的心像沉入了無底的冰窖，她惘然地隨着大表兄到了三姨母的家裏。

媽媽顯得更瘦了。她瞧見敏的時候，摸着敏的頰肉又驚又疼的問道：「怎麼瘦了這許多？敏兒，怎麼會瘦得這樣的？敏兒！」

敏的眼眶裏噙着淚珠，她低低的說道：

「媽媽，您也瘦了許多呢！」

「是啊，每天晚上不能在自己家裏睡覺，還能不瘦嗎？但是你……」

「我……我大概是……水土不服吧！」敏那噙在眼眶裏的淚珠忍不住流了出來。

媽媽把敏拉過來緊緊地摟在懷裏，默默地沒有一句話，突然，一滴淚水落在敏的額角上，敏仰起頭來，看見媽媽的眼眶裏也充滿了眼淚，她不由的哇的一聲哭了出來。三姨母勸了又勸，母女兩個才住了淚。

敏還想留在N縣，她還想見見儀，她找到了一個理由。「媽！您知道高中三年級是不能轉學的吗？我想我還是在N縣的好，到上海恐怕沒有可以轉學的學校吧！」

「沒有關係的，至少你回到那個女子中學裏去是絕

對沒有問題的。」

媽媽的話是說得那麼的堅決，敏頓時墮入了失望的深淵！

三姨母強留着敏母女住了三天，媽媽一定要走了。因為到了上海還得辦理敏入學的手續，所以得早些走。

動身的那一天，天氣冷得異常，雪不斷的飄着，風吹得人的骨都折裂了！敏和媽媽上了輪船，汽笛聲聲地催走了送行的人，姨母和表兄在碼頭上揮着手帕和帽子，敏對他們揮着手帕答禮。

雪愈下愈緊，船離開碼頭已經很遠了，敏還癡立在甲板上。媽媽以為她是不忍和姨母們別離，柔聲的安慰着敏道：「傻孩子，瞧也瞧不見了，還呆站在這裏幹什麼？明年春天，天氣暖和些，我把你姨母他們接到上海去，接他們去住個一年半載，好吧？好孩子，進去吧，仔細冒了風寒可不是玩的！」媽媽擁着敏走向船艙。

敏再也忍不住了，她忽然神經質似的望着媽媽高聲的問道：「媽！您知道我的同學裏有個叫趙儀的嗎？」

「趙儀？哦，是了，那個姨太太生的孩子嗎？在你放暑假以前，他的母親挽了好幾個媒人來說了好幾次親，我都沒有答應。我怎肯把我的敏兒許給一個姨太太生的孩子呢！」媽媽滿不在乎的說。

媽媽的話沒有說完，敏已經在媽媽的手臂裏暈了過去。

(全)

# 原慈(四)

唐文治

## ▽行軍之慈△

易說卦傳曰：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孟子以性也有命，命也有性對言。又言養性立命，莫非命也，順受其正。蓋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性命之重於世，豈不大哉！顧今吾中國之民命，橫遭屠戮，會牛羊犬豕之不若，痛心何如乎？左氏莊公二十七年傳，晉士為曰：禮樂慈愛，戰所蓄也。戰爭必以慈愛為本，此制勝之要，而後人不知也。畜者，積儲也。養民而用之，民心固而戰無敵矣，爰就經旨所載，續作原慈四。

周易：師貞，丈人吉，无咎。象曰：師，衆也。貞，正也。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案丈人指師尙父言。毒，養也。所謂亭毒萬物，言殺人正所以止殺而養人也，故大象傳曰：君子以容民畜衆，上交言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恐小人之妄殺而亂邦也，妄殺，行軍之大忌，弟子與師，正因妄殺所致，聖人之意可見矣。

論語：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不言勇士傑士，並不言君子，而獨言善人，何也？以善人能勝殘去殺也。古語慈不掌兵，此言大謬，自來惟仁慈之士，然後可以掌兵，彼秦項之坑卒，其殺身之報何如乎？

孟子：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得道者，得仁慈之道也。書曰：紂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夫億兆夷人，可謂衆矣，然而前徒倒戈，攻於後以北，紂首遂懸於太白者，不仁不慈，是以離心離德，親戚畔之也。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不直曰君子戰必勝，而曰君子有不戰者，蓋君子以不戰爲主，有備無患而已，其戰者，不得已耳。

禮記：檀弓篇，吳侵陳，斬祀殺厲，師還，出竟，陳行人儀使於師，夫差謂行人儀曰：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也者，則謂之何？行人儀曰：古之侵伐者，不斬祀，不殺厲，不獲二毛，今斯師也，殺厲與？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

祀宗廟，厲疫病，二毛髮斑白者，斬祀殺厲獲二毛不仁甚矣。厥後夫差反其地，歸其子，是尙有不忍之心也。

又檀弓篇：工尹商陽與陳棄疾追吳師，及之，陳棄疾謂工尹商陽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手弓，子射諸，射之，斃一人，張弓，又及，謂之，又斃二人，每斃一人，揜其目，止其御，曰朝不坐，燕不與，殺三人，亦足以反命矣，孔子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

商陽仁，不忍傷人，故棄疾以王事勸之，每殺一人而掩目，不忍之至也。朝不坐燕不與，殺三人足以

反命，非謂坐朝與燕者當多殺人也。自傷不能大用耳！禮由義起，復禮爲仁，殺人之中有禮，擴而充之，非仁義之師乎？是故軍禮不妄殺。

春秋穀梁，文公十一年傳：冬十月，叔孫得臣，敗狄於鹹。不言帥師而言敗，何也？傳曰：長，狄也，弟兄三人，佚宕中國，瓦石不能害，叔孫得臣最善射者也，射其目，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然則何爲不言獲也？曰：古者不重創，不禽二毛，故不言獲，爲內諱也。

案司馬法，古者逐奔不過百步，縱綏不過三舍，明其禮也。不窮不能而哀憐傷病，明其仁也。舍服，明其勇也。公羊宣公十二年傳：晉楚郟之戰，莊公鼓之，晉師大敗，晉衆之走者，舟中之指可掬，莊公曰：嘻！吾兩君不相好，百姓何罪？令之還師而佚晉寇。慈哉莊王！以百姓爲心，所以能成霸業也。叔孫得臣之滅狄種，左氏傳張之，穀梁傳抑之，吾謂折衷軍禮，當以穀梁傳爲正。

老子道德經，第三十章：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善有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果猶濟也，言善用師者，取濟難而已，不以兵力取強於天下也。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故暴興必不道早已也。嚴氏幼陵曰：不道之師，如族庖之刀，不折則缺，未有不早已者也。中國古之以兵強者，蚩尤荒遠已，秦有白起，楚有項羽，歐洲有亞力山大，有韓尼伯，有拿破崙，最精用兵者也。然有不早已者乎？曰好還，曰早已，老子之言固不信耶？至有始有卒者，皆有果勿強，而不得已者也。

又道德經第三十一章：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爲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

殺人，夫樂殺人者則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之衆，以哀悲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與孟子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意義正合。明王陽明先生破宸濠後，諸弟子入賀，先生愀然曰：吾軍之死喪者不知幾何？敵軍之死喪者不知幾何？且重苦吾民矣！慈祥愷惻，正仁人之言也。老子爲柱下史。此數語皆古軍禮相傳精義。嚴氏幼陵曰：此章精旨，在今戰時公法中西人之所實行者，非迂談無實用之言也。與孟德斯鳩法意論功兵一篇其旨正同。

墨子非攻篇：今至大爲攻國，則弗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此可謂知義與不義之別乎？殺一人謂之不義，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說，枉殺十人，十重不義，必有十死罪矣。殺百人，百重不義，必有百死罪矣，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爲不義，攻國則弗知非，從而譽之，情不知其不義也。

情者，實也。莊子齊物論篇曰：彼一亦是，非，此一亦是，非，烏乎是？烏乎非？蓋天下是非之亡，亡於無人心，殺千萬無罪之民，而譽之以爲義，不殺無罪之民，則以爲不義，顛倒若此。詩云：自有肺腸，莫知其尤。其斯之謂歟！

此篇爲止殺根本，聞歐戰未起之前，英報登載，切望英國不開戰端，謂開戰即使每戰必勝，已受極大損失，何況戰敗，曷若不戰可以毫無所損，善哉言乎！余前撰孟子論戰學，即止戰止殺之意，清湯潛庵先生謂人當以休惕惻隱之心，常存於胸中，庶天地生機不息，人道可以常存，仁義之人，其言謬如也。故鄙人深望戰爭各國，早停一日，百姓元氣即可早蘇一日，若持久不決，士農工商，一概失業，民無所生活，將盡爲溝中之瘠矣！人皆有不忍之心，萬勿以作戰爲生涯也。茹經自記。



# 說魔

胡樸安

說文無魔字。新附：魔，鬼也，从鬼、麻聲。準聲訓例，一爲麻多之麻；一爲麻醉之麻；言麻多者，魔鬼之多，汲冢周書世俘解，武王遂征四方，凡懲國九十有九國，敵魔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有九（據四部叢刊本）是也。言麻醉者，麻，是醉之借字，說文：麻，痛病也。謂半枯不仁，言受魔鬼之麻醉，失其本心也。世俗釋魔，只此二義，實則魔當是磨之本字。詩：「如琢如磨」是也。所以修爲之人，必有粗礪之物，爲已磨鍊之具，就物言，謂之魔，就已言，謂之磨。此其義，孟子言之最透澈。孟子云：「故天之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苦勞餓空乏，皆俗之所謂魔也，而必先之者，所以勵心忍性，會（同增）益其所不能也。蓋修爲之人，不受魔之磨鍊，必不能成一大任之人，所以孟子又言：「入則無法家佛（同弼）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假使以法家佛士，爲魔鬼之魔，畏而遠之，身體必自墮落。假使以敵國外患，爲磨鍊之魔，精神必日奮興。安常處順，不能造就人才，艱難辛苦，常能產生學問，此所以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也。修爲之人，苟了解此義，所謂魔者，正所以玉成我者也。不要怕魔，不要恨魔，要借魔自相磨鍊，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道低之人，魔亦低，無道之人，必無魔，我處魔之中，要借魔以增長我之道，孽孽不倦，而魔自退，要在自己把持得住耳！所以無論魔力如何偉大，我只問我自己的心。詩云：「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古人當此，必有所以自處者，舉世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屈原真不爲魔所化，惜乎寧投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其精神尙未偉大，雖不爲魔所化，而爲魔所勝也。舉世稱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阻，不爲魔所化，而必勝魔，不僥勝魔，而必化魔，克之人有能之者矣，我佛是也。彼丈夫也，我丈夫也，我不如彼，而屈於魔，可恥孰甚！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故曰：「知恥近乎勇。」勝魔在於勇，化魔在於大勇，勇之於人大矣哉！恥之於人大矣哉！



## 國學談四

丁福保

### 重刻西遊記序附錄

冷廬雜記曰：西遊記推五行之旨，視他演義書爲勝，相傳出元邱真人處機之手。山陽丁儉卿舍人宴，據淮安府康熙初舊志藝文書目，謂是其鄉明嘉靖中歲貢官長興縣丞吳承恩所作，且謂記中所述大學士、翰林院、中書科、錦衣衛，兵馬司、司禮監，皆明代官制，又多淮郡方言，此足以正俗傳之訛，其說是也。張書紳重刻西遊記，作總批二十葉，楊仁山居士，與幻人法師書，（見等不等觀雜錄。）俱以此書爲邱真人作，此乃誤以同書名而張冠李戴，失考之過也。不知邱書，名長春，邱真人西遊記，多記西北塞外遊蹤，近代刻入藩屬輿地叢書中。（今更名中華邊防輿地叢書。）余亦刻入道藏精華錄內，與此書截然不同也。吳承恩，字汝忠，號射陽山人，英名博洽，爲世所推，爲詩文下筆立成，復善諧劇，家貧無子，遺稿多散失；惟此書自明季以來，已風行於全國，里巷細民皆樂道之。今時僧俗持誦經咒，動稱一藏，問其數，則云五千四十八也，此執著五千四十八者，正依西遊記之說，（說本楊仁山居士等不等觀雜錄。）亦風行全國之一證也。攷舊唐書方伎傳，僧玄奘，姓陳氏，偃師人，貞觀初，隨商人往遊西域，凡十七年，經百餘國，撰西域記十二卷，及歸，太宗見之，大悅，詔將梵本六百五十七部，於弘福寺翻譯，是玄奘此行，並未奉敕而往，惟其還也，詔之翻譯耳。太宗有三藏聖教序，亦但言乘危遠邁，杖策孤征而已，未嘗及怪異也。惟太平御覽引獨異志云：玄奘往西域取經，行至罽賓國，道險，虎豹不可過，乃鎖門而坐，至夕見一老僧，口授多心經一卷，遂得山川平易，道路開闢，虎豹藏形，魔鬼潛迹，遂至佛國取經六百餘部而歸。此當爲小說家言之溢觴。（以上說本小浮梅閒話。）又民國四年，上虞羅叔蘊參事振玉，用珂羅版影印宋槧本大唐三藏取經詩話一冊，南宋時神話小說也，書共三卷，分十七節，中有詩有話，而實平話體例，述唐三藏取經時，途中所遇之妖魔災難，蓋可爲後世章回小說之祖，亦吳氏作記之先河也。攷西遊記有言極荒誕，而實有所本者，樹生小兒，載任昉述異記，而舊唐書西戎傳述之云：大食國在波斯之西，俱紛地那山，在國之西南，鄰大海，其王嘗遣人乘船，將衣糧入海，經八年而未及西岸，海中見一方石，石上有樹，幹赤葉青，樹上總生小兒，長六七寸，見人皆笑，動其手脚，頭着樹枝，其使摘取一枝，小兒便死，收在大食王宮。此卽西遊記人參果所本。吐谷渾西北，有流沙數百里，

夏有熱風，傷斃行旅，此即西遊記流沙河所本。通考載女國有二，有東女國，西女國。西戎傳謂大食西北，相去三月行，有女國，此即西遊記女國所本。然以吳氏之博洽，所據當不止此數書也。（如旃林紀略謂西藏送瘟神名打牛魔王，即記中所本之一證。）今日新學家以小說爲純文學之大宗，吾國凡稱四大小說書，而吳氏西遊記居其一，願吳氏之言近怪，而實善寫宇宙幽玄之哲理。故在流俗則有大影響於佛教之宏布，在學者則尤足供文哲諸家之研照，更非他小說書可比。吾友趙君瑞和，重爲刊刻既竣，屬余爲之序，余因攷此書之由來，及其有益於社會文化者，略弁諸簡端，乃若張書紳又謂此書原本於真西山大學衍義，悠謬之談，益不足論矣。

舊時學生數人，有問余學詩文之門徑者，余以王益吾先生之說告之曰：虞廷論詩，首曰言志，志不正，安得有佳詩。人舍倫常，無所謂志，即舍倫常，無所謂詩，游觀贈答，皆寓性情，瑣物微言，動關懲勸，（此語不得拘泥勿攙雜理學家言，致涉腐氣。）必有高情雅韻，古義瑰詞，斯爲可貴，若矢口成吟，不求中律，雖汗牛充棟，猶弗作也。（古人作詩，詩中有我，詩外有事，語肖其人讀之如晤對一室所以爲工，後人陳陳相因，有詩無我，安得成家乎？）余嘗論詩，當先讀蘇陸，以充其才，（東坡詞意俱鍊，特才情盛大，渾灑流轉，人不覺其慘澹經營耳。若取青山偃蹇如高人，常時不肯入官府，高人自與山有素，不待招邀滿庭戶諸調，及贈眼醫王彥若諸詩，以爲蘇派，無異癡人說夢，放翁詩心靜細，繪景最工，律詩收語氣竭處不可學。）次學孟黃，以老其格，（學東野詩，斂腴就枯，鑿平得險，俗筆方滌得淨，山俗詩可以盡句律之變。）然後沈潛少陵，以宏其體。（由孟黃入杜，方見杜詩之雄深闊大，否則止覺其苦，不知其甘。）上溯文選，以富其材，取昌黎之骨力，兼義山之典實，此外諸家，汎覽節取，自能神明變化，規矩從心。杜詩衆妙具備，格意字句，無一不鍊，讀者弗徒從激昂處追摹，務於鐘錘處領取，則登堂而嗜其馥矣。自惜抱姚先生以魁儒碩彥，承其鄉先正望溪海峯古文之學，推闡義例，而後古文之道大明。古文辭類纂一書，繼往開來，厥功最鉅，當家置一編，永爲圭臬。姚氏之後，梅會迭興，並追配古作者，近今斯道衰落矣。豪傑之士，獨無意乎！姚富於理，梅工於辭，會文正公，氣主驅邁，神自樸潔，學者當由三家以求合類纂之繩墨。文之爲道，古人詳發言之，而亦非言所能盡，吳氏德旋，言古文之法甚備，本自惜抱，可用參攷，大抵文無定法，要於成體，謀篇鍊格，自是一家工夫。漢書賈誼傳，詳載諸疏表章甚至，史記作屈賈合傳，弔賈不遇，以屈爲比，諸疏便能入。昌黎作李干墓誌，誌其死於方士之藥，而縱論當時諸公以藥敗者，以爲世誡，於干生平，略不敘述。古人爲文，相體裁重，具有深意，可以類推一篇之中，尤當有卓然獨到處，令讀者不可廢，方爲傳作。吳氏論文甚精，而所作微不逮，正坐精深堅卓之處少耳。

# 辛亥革命書徵(十)

魏如晦

- 美國垂涎中華近事 法畢龍著 劉翹翰譯 一九〇二刊  
一冊
- 中國路礦航運危亡史 日本尾川半三郎著 王蔭藩譯  
一九〇六刊 清國留學生會館版 一冊
- 亞西亞東部之霸權 日本戶水寬人著 一冊
- 滿洲委任統治論 日本有賀長雄著 一冊
- 滿洲問題之解決 日本高橋作衛著 一冊
- 最近之滿洲 日本小藤文次郎著 虞和寅譯 一九〇二刊 一冊
- 富之滿洲 日本松本近之著 馬爲璠譯 一九〇七刊
- 政治轉輪社版 一冊
- 日俄戰後滿洲處分案 新民叢報社版 一冊
- 西比利亞鐵路考 一九〇二刊 南洋書局版 一冊
- 西北大問題 徐敬熙著 一九〇八刊 中國新報館版 一冊
- 揚子江流域現勢論 林繁著 汪國屏譯 一九〇二刊 廣智版 一冊
- 野蠻之歐洲 麥克義挪斗著 競強庵主人譯 一九〇三刊 一冊
- 總同盟罷工 羅列著 張繼譯 一九〇七刊 一冊
- 國民同盟會始末 袁毓麟譯 一冊
- 俄羅斯大風潮 英克喀伯著 獨立之個人譯 一九〇二刊 少年中國學會版 一冊
- 自由血 金一著 一九〇四刊 鏡今版 一冊
- 世界女權發達史 王維祺譯 一九〇五刊 文明版 一冊
- 女界魂 日本血性男子著 光緒刊 普益版 一冊
- 女子新世界 日本三輪田真佐子著 一九〇三刊 時中版 一冊
- 活青年 日本鈴木力著 范迪吉譯 一九〇三刊 東華活濟會社版 一冊
- 活世界 沈聯譯 一九〇三刊 一冊
- 埃及慘狀 美卜因約翰著 一九〇三刊 文明版 一冊
- 廣長舌 幸德秋水著 一九〇二刊 國民叢書社版 一冊
- 愛國精神談 法愛米爾拉著 愛國逸人譯 一九〇二刊 廣智版 一冊
- 天則百話 日本加藤弘之著 吳建常譯 一九〇二刊 廣益版 一冊
- 北清政教風土記 日本小川運平著 靜安民譯 一冊
- 白山黑水錄 作新社譯印 一冊
- 滿洲旅行記 日本小越平隆著 克齋譯 一九〇二刊

廣智版 二冊

長城游記 日本大島圭介著 黃守恒譯 一九〇二刊

日新版 一冊

觀光私記 日本永井久一郎著 日本刊 一冊

觀光紀遊 日本岡千仞著 一八八六刊 日本版 三冊

血史 美佛蘭斯士專遜著 梁啓勳程斗合譯 一九〇五

刊 廣智書局版 一冊

華盛頓全傳 黎汝謙蔡國始合譯 時務報刊 八冊

華盛頓 福山義春著 湯濟滄譯 一九〇三刊 開明版

一冊

林肯 日本松村介石著 錢增顯乃珍譯 一九〇三刊

明權社版 一冊

比律賓志士獨立傳 日本崇昭本西著 吳超譯 一九〇

二刊 譯書彙編社版 一冊

法國奇女惹安達克 日本中內蝶二著 國民叢書社譯

新民譯印書局版 一冊

意大利建國三傑傳 梁啓超著 一九〇三刊 廣智版

一冊

世界十二女傑 日本岩崎俎堂三上寄風合著 趙必振譯

一九〇二刊 廣智版 一冊

虛無黨女英雄 江西一青民編 一冊

女子救國美談 熱誠愛國人著 一九〇四刊 新民社版

一冊

多少頭顱 亡國遺民之一譯 一九〇四刊 一冊

冷國復仇記 守白著 一九〇七刊 新世界小說社版

一冊

希臘興亡記 美彼得巴著 會宗羣譯 一九一〇刊 商

務版 一冊

利俾瑟戰血餘腥錄 法阿猛查登著 林紓會宗羣合著

一九〇四刊 文明版 一冊

滑鐵盧戰血餘腥記 法阿猛查登著 林紓會宗羣譯 一

九〇四刊 文明版 一冊

美國獨立史 佚名編 一九一〇刊 羣學社版 一冊

美國獨立史別裁 清河譯 一九〇六刊 羣學社版 一冊

旅順雙傑傳 日本押川春浪著 湯紅絨女士譯 一九〇

九刊 世界社版 一冊

虛無黨 冷血譯 一九〇四刊 開明版 一冊

虛無黨真相 德摩哈孫著 骨性館主人譯 一九〇七刊

廣智版 一冊

累卵東洋 乙羽生著 一九〇一刊 一冊

黑奴顛天錄 美斯士活夫人著 林紓魏易合譯 一九〇

一刊 一冊

復國軼聞 波斯倍著 一九〇七刊 商務版 一冊

幾度山恩仇記 法大仲馬著 抱器室主人譯 一九〇六

刊 中國日報館版 二冊

游俠風雲錄 獨立蒼茫子譯 一九〇三刊 明權社版

一冊

黃衫赤血記 法大仲馬著 牟愁子譯 一九〇八刊 新

世界版 一冊

政海波瀾 日本廣陵佐佐木龍著 賴子譯 一九〇三刊

作新出版社 一冊

慘世界 法醫俄著 蘇子毅陳由己譯 東大陸圖書譯印

局刊 一冊

撒克遜劫後英雄略 英司考脫著 林紓魏易合譯 一九〇五刊 商務版 二冊

蘇格蘭獨立記 英佚名著 陳鴻璧譯 一九〇六刊 小說林版 二冊

瓜種蘭因 汪笑儂著 一九〇四刊

女兒魂 抱真女士著 一九〇四刊 清國留學生會館版 一冊

法國女英雄彈詞 挽瀾詞人著 一九〇四刊 小說林版 一冊

鳴不平 萬國美術研究社刊 一冊

夜未央 李石會譯 萬國美術研究社刊 一冊 (全)

▽人月圓△ 何蒼同

(游蹤追憶) 駐馬店

南朝勝跡會何益? 祇是駐游車, 騷人懷古, 攜

詞逗藻, 韻鬥尖叉。 誰知小鎮, 平蕪一片, 盡是

桑麻, 當時將命, 千程驛馬, 棲息塵沙。

# 人月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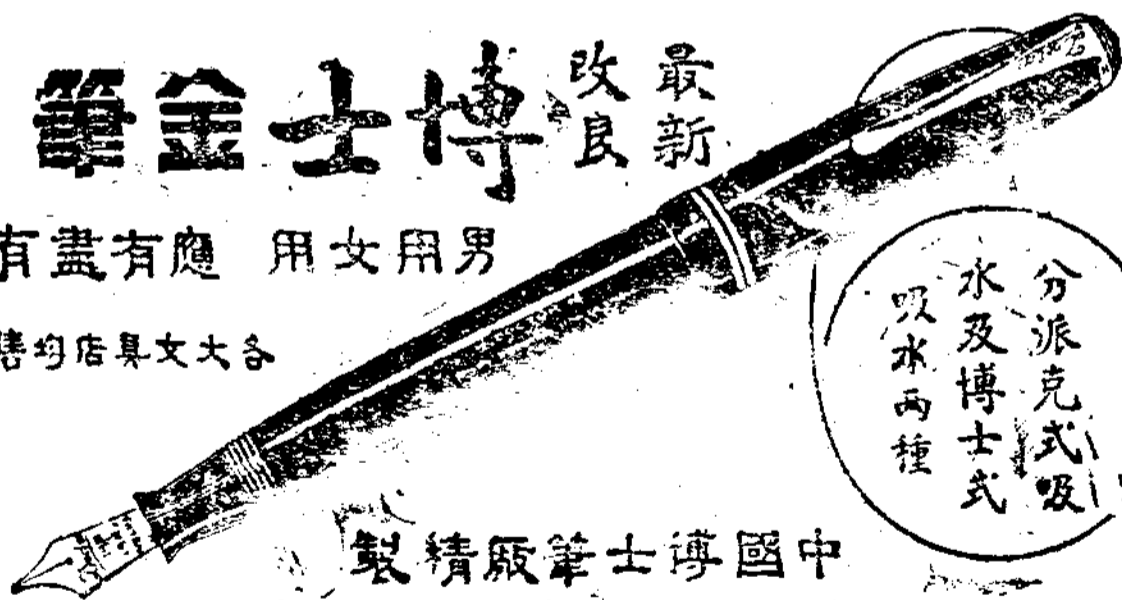
(游蹤追憶) 駐馬店

何蒼同

## 最新改良 博士金筆

有盡有應 用女用男

售均店具文大各



製精廠筆士博國中

〇六二六一話電 漢三號廿百三路西江 理經總

說明與例表三四（即雜例三）

簡字之草體，本書共採用四字示例，表例如左：

簡字	号	兰	办	宝	
草體					
備	<p>「号」，「號」非一字。號行而号廢。今俗皆以号為號之簡字。簡字不盡於此。僅舉數字以示例而已！</p> <p>本書所謂簡字，指流行於社會，而為大眾所公認者言。若個人私造之簡字，則不在此限。</p>				考

## 說明代表符號之例外應用與草書中之習慣字

### (一) 代表符號之例外應用

本書所列代表符號，共三十。其分類與應用，已詳見凡例，說明與例表。但尚有溢出前論範圍之外者，約分兩項述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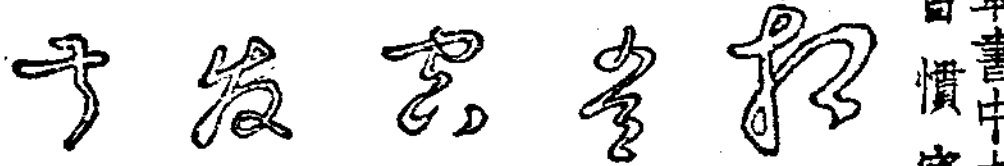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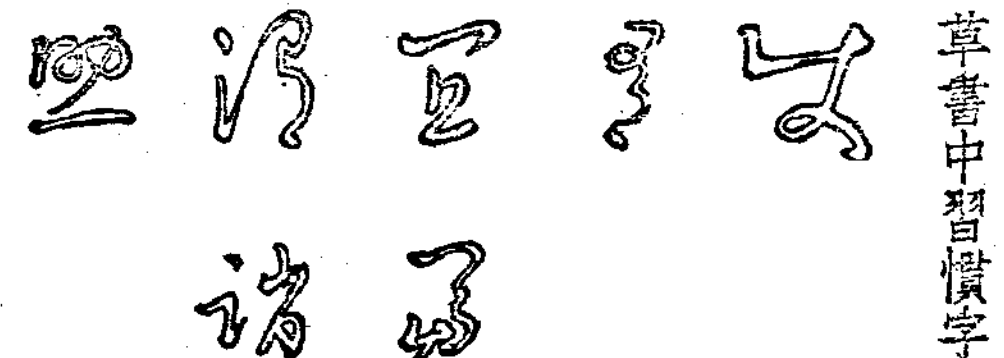
一 代表範圍，除部首外，且可擴至字中之一整部——如以「子」符代「苜」，（「苜」字，）代「育」。（「苜」字。）苜，育，皆字中之一部，而非部首也。

二 同部位代表符號之互借——古人草「敢」作「𠄎」（大王），亦作「𠄎」（王洽）；「𠄎」，「𠄎」，皆右旁之代表符號也。又如「轉」字作「𠄎」（大王），亦作「𠄎」（鮮于樞）；「𠄎」，「𠄎」，皆左旁之代表符號也。前賢草聖，此例最亂。

### (二) 草書中之習慣字。

習慣字者，言其草法不可以法例繩。但約定俗成，亦不復可以強易！茲舉數字示例，表例左：



<p>草書中少 習慣字</p> 	<p>備</p> <p>考</p> <p>依法例當作「考」。</p> <p>依法例當作「考」。</p> <p>依法例當作「空」。</p> <p>依法例當作「友」。</p> <p>依法例當作「于」。</p>
<p>草書中習慣字</p> 	<p>備</p> <p>考</p> <p>依法例當作「考」。</p> <p>依法例當作「考」。</p> <p>依法例當作「考」。</p> <p>依法例當作「考」。</p> <p>依法例當作「考」。</p>

### 說明草書橫寫時之結筆方法

草書橫寫時，其結筆鋒向左下者，可改向右上以便銜接。然若遇「考」，「考」，「考」……，逕改作「考」，「考」，「考」……則不復成字

(注一)！故當依章草形式作「彡」，「彡」，「彡」……，然不必故稽其筆，以肖波磔也。茲分三項述之：

一 可改者——如：灑，彡，比，彡……橫寫時可改為灑，彡，彡，比……。

二 須依章草形式者——如彡，彡，彡，彡……橫寫時當作彡，彡，彡，彡……。

三 不能改者——如：彡，彡，彡，彡……。

(注一)彡，彡，彡……等之「彡」，為代表符號，末曲為主筆而非帶筆，故不得逕改。

## 說明詞聯

聯部首而成字，曰形聯。部首用於形聯，因左右上下之相互參照，有時減其筆，易其形，或以符號代之，仍無害於識別，已詳見說明二三矣。

聯字而成詞曰詞聯。但本文所謂詞聯，乃專指習用之連詞而言，如頓首，再拜，奈何，足下之類是也。吾人對此一全詞之印象，只等於一單字，而視詞中之一字，亦只等於形聯中之一部首而已！故亦有減易，或以符號代表等情發生，例如左：



## 歌德長詩

德國歌德作  
創造譯稿改定本

### 波里歌尼亞（八）

和專老

那三個男子依然聚首着在那兒拍談，  
與神甫爲對，藥店的主人贊承着老板，  
話頭依然是同樣，說來說去，頭緒多端。  
但那有見識的牧師，慎重考慮着發言：

「我並非有意反對你們。我曉得，努力向善  
原是人所應當的事情，而且，據我們所見，  
人是始終努力向上，至少是在尋求新鮮。  
但不可走得太遠！因爲除開了這種情感，  
自然也給與我們以樂趣，是懷古的纏綿，  
對於長久習慣了的東西，我們也是喜歡。  
凡是合乎自然，合乎理性的東西便是善。  
人所喜歡的是很多，而所需要的是僅渺；  
因爲歲月是短促，而人生的運命是有限。  
有種人始終勤勉，不知休息地，四處苦幹，  
遠渡重洋，踏遍大陸，既已熱心而又勇敢，  
樂其利得，集金堆玉，使自己和家人富贍，

這樣的人，我也佩服，並不會加以非難；  
然而又有種人規守故步，承受着祖傳，  
只要時節一到，又能够下土作莊稼漢，  
那種閑靜的市民，也是值得我的稱贊。  
土地之於他，在每個年頭，並沒有改變，  
才栽下的樹木並不忽劇地將其枝幹，  
滿飾着多量的花朵，伸出去直欲摩天。  
不然的，人是需要忍耐；人也需要一種心  
要純潔而始終平靜，也需要率直的聰明。  
因爲只有少數種子能植在肥沃的土層，  
人所能蕃殖而豢養的也只有少數畜生；  
因爲他整個念頭是專注在有用的物品，  
幸哉，稟賦這種穩定的氣質而生下的人！  
他供養着我們全體。幸哉，小城市的市民，  
那種市民一面營着貿易，一面務着農耕！  
苦厄着農民的那種壓迫，在他身上沒有；  
他也沾染不到繁華都市的居民之煩憂，  
只是虛張着門面，要向富者和貴者效尤，  
尤其是婦人和少女是這種風氣的領袖。

所以令少君的沉靜樂業始終是可慶幸，慶幸他將選擇得一位同心同德的夫人。」

他這樣說了。母親正帶着兒子一同走進，牽着兒子的手，把他在丈夫的面前立定。

「老爹，」她說：「我們平日裏閑談每每在操心。

希望着那種喜慶的日子能够趕快來臨，

我們赫曼要選着他的新娘使我們高興！

我們是想來想去；時而是東家，時而又西。

要看選那一個女子來做我兩老的媳婦兒。

現在這日子來了；赫曼得到了上天的指示，

上天替他作合，他在心裏已決定了他的妻。

我們不是時常在說：他該自己去挑選？

你不是也還在希望，要他能快活一點

去博取一位姑娘？這時期是到了眼前。

是的，他是看中了一位，並已豪爽地決定。

那便是那位姑娘，遇着了他的外鄉女人。

替他娶下吧；不然他堅決地要永遠獨身。」

兒子也說道：「父親呵，請讓我討她！我的心地清白確切地選定；她於你是最價值的女兒。」

但是父親沒作聲，在這兒牧師趕快立起，接着話頭說道：「人的一生活和其整副運勢

只決定在一瞬時；因為不怕就經過三思，無論那一種決定都只俄頃之間的事，但只有聰明的人纔能把握得妥當適宜。

當着在遴選的時候，究竟是選東或選西，而心頭卻把握不定，那總是危險的事體。

赫曼是純潔的，我從年小時起便知道他，

他還是孩子時已經不把手伸出去亂拿。

他所想要的是適於自己的，他也就拿定。

你久所希望的事突然現出，也無須吃驚，

也無須慚慚。誠然，這現出的希望的姿態

並不如你剛才所說的你所對他的期待。

因為希望過多會使我們把所希望的失掉；

從天下降下來的禮物，是呈着素樸的面貌。

把你們所愛的，善良的，明達事理的令郎心

最先打動了的那位女子，你們切不要看輕。

把最初戀愛的人立即得到手的那一種人，

無須把最美的希望在心中消磨，真是慶幸！

是的，我看見了那層，他的運命是已經決定。

誠實的傾慕把這位青年已立地弄成了大人。

他是不改動的；我担心，假如你是不肯贊成，

這最可喜樂的年華會轉化為悲劇的一生。」

藥店老板的舌頭早就在準備着伸出口，到這時他便連忙地滿得意地接着話頭：

「這一回據我看來是只好採取中道來走！」

羅馬皇帝奧古斯杜士的金言：「急毋須湊！」（九）

像我這樣沒多智慧的人假如也可敷用，

我是樂於爲芳鄰效力的，我敢自告奮勇：

尤其是年青的人們，他們是需要人領路。

故爾讓我跑去吧，我要去試驗一下小姑，

去探問她的同住者，他們是認得很清楚。

誰也不輕易騙得過我的；我能辨別話語。」

兒子的話就像生着翅子一樣飛了出來：

「就請費心吧，隣舍，請去探聽。但是我應該

懇求神甫先生也能够同你老合在一起；

兩位這樣可尊敬的人是無疑問的證據。

哦，我的父親！那姑娘呀，她並非是浪蕩，

她並非在外邊亂竄，招誘沒經驗的情郎。

不，她只是那種可憐人，是那萬惡的戰爭，

那已澈底地推翻了世界和多數的堅城，

是那戰爭的狂亂運勢逼着她在外飄零。

就是那有門閥高位的人不是都落難逃命？

候伯們都在變裝竄走，帝王們也在蒙塵。

啊，她儘管是在流浪，但在她的姊妹們中

她是最好的一個人；忘記着自己的苦痛，

自己雖然是無告，而對於人却依然情隆。

現今在這世界中普被着的災難真是大；

由這不幸中也轉生出幸福來豈不應該？

我豈不好和一位忠實的娘子攜起手來

以紀念這戰時，就如雙親之紀念了火災？」

在這兒，父親才慎重地打開了緘默的口：

「怎的啦，孩子，今天公然解放了你的舌頭，

你那舌頭閉在你的口裏真是年長歲久！

我今天竟公然要和受脅迫的老子一樣：

做母親的只替兒子着急，鄰舍都在幫忙，

生怕我這做老子的，做丈夫的，使下了橫槍。

然而我也並不反對你們，反對又有何用？

因爲我曉得，要反對便要弄得流涕流膿。

你們去試試看吧，弄得好時便把她引來；

弄得不好呢，他只好是把那姑娘子忘懷。」

父親如此說。兒子呈着高興的身手發叫：

「等不到天見黑，便把最好的女子給你瞧，

男子胸中而有聰明的想念者誰不說她好！

那樣來那好姑娘也得幸福，我由衷希望。

是的，她要永遠向我多謝，我把一對爹娘

又給了她，要把她愛得和親生女兒一樣。

但是我是不好再躊躇，我要立刻去籌馬，

要領着我兩位父執去追跟我所愛的她，

讓我這兩位父執去處置，聽隨他們擺佈，

我自己是毫無條件，一任長者們的良圖，在她未成爲我的之前，我不再和她相晤。」他說過便走了出去，在這時其它的人們考慮了些路數，迅速地商定了重要事情。

赫曼立地跑到了馬房，那矯健的牡馬

在那兒靜靜地立着，在吃清潔的燕麥和乾了的馬草，割取從最上等的牧場。

他連忙在馬口中把光滑的銜轡扣上，立地向那漂亮的鍍銀卸環通過皮帶，接着把那長而寬的韁繩繫緊了起來，把馬拉出到外庭，有一名伶俐的男工已經推着馬車來，輕飄地把車環攏動。

兩人用潔白的韁繩拉着逸足的駿馬，靈巧地把那駿馬的迅力轡上了車駕。

赫曼拿起長鞭，駕着車趕到大門前面。兩位父執於是便坐上了空位的車間，車子連忙滾起來，把石板路留在後邊，城市的牆，清淨的塔，趕得過接連連。

就那樣，赫曼青年是駕輕車而就熟道，上坡下坎一樣平勻，雖迅速而不喧囂，但當他又看見了那村子上的塔梢，爲庭園所圍繞着的人家已不迢迢，他自己在心裏想，可以把馬兒停了。

有一株莊嚴的菩提樹以它的濃陰四罩

在這地方植根了幾百年已是年辰古老，有一面寬廣的青翠的牧場覆披着青草，在這村前，以供農人和近處的市民逍遙。

菩提樹下有人工掘着的一泓清泉。

步下階段時，在泉周現出有石機迴環，泉水是涓涓不息地湧出，又設有短垣，一切都清潔，汲水的人也很是方便。

赫曼決了心，要在樹蔭中停下車馬。

他把車馬停了，接着便說出這樣的話：

「請下車吧，兩位長者，請去看那位姑娘，看她的價值是否和我伸出去的手相當。

然而關於她的什麼新消息我也並不想，假如由得我去，我連忙便要跑進那村莊，用不着多說話便和她結合着地久天長。

那兒人雖多，你們費不多時便可把她認識；因爲像她那樣的身裁要想比上真是難得，但她那潔白的衣裝，我可以多少說些模樣；

有紅色的胸膺把那穹窿的胸脯更加弓上，腰帶巧結，又有件極稱身的黑色的背心；襯衫的領緣走着瀟灑的縐髮甚是可人，把她豐滿的下頤圍着，像花瓣捧着花精；頭部是豁達而清爽，呈着小巧的卵圓形；

詞

# 游蹤追憶詞

何蒼同

按：何蒼同先生，為慈溪回風老人入室弟子，回風弟子皆一時俊彥，濟濟多才，何先生堪為表率，詩古文詞，尤擅律文，法學湛深，一篇殺青，如老吏斷獄。靡弗精妙。此游蹤追憶詞，曾刊五六兩月本刊，讀者以崎零為憾，爰合刊之以觀全豹。

編者

▽菩薩蠻△ 民國四年首次入京，

項城稱帝時也。留數月即行。

萬人都道春明好，朱顏願共風塵老，我看上林枝，未嫌三載過。樹功承懿訓，快意開新運，怕見是官家，匆匆回客車。

▽醜奴兒△揚州

何會一貫腰纏有，飛到揚州，太守風流，花月琴尊一例收。二分隱約橋頭舊，飄泊龍舟，疎影誰酬，消瘦西湖寂寞游。

▽攤破浣溪沙△漢口

詞

十載征車髮已蒼，何會童子見無雙，衆口風流說太守，是周郎。九省通衢遷客過，山川指點說興亡，說甚興亡它見慣，水湯湯。

▽桃源憶故人△偕家人游武昌，

歸途遇風，渡輪幾覆。

幾時黃鶴高飛去，千載白雲深處，空自樓頭懷古，朗誦唐人句。狂風激起江濤怒，話語耳充歸路，大錯六洲誰鑄？忘卻公無渡。

▽眼兒媚△漢陽

隔江乘輿載輕舟，忙裏把閒偷，晴川閣旁，十圍老樹，一半凋秋。更傷往事從頭溯，

詞

詞

詞

人去賦臺留，鐘期死後，高山流水，琴韻誰酬？

▽柳梢青△ 漯河亦稱溧溧河。

一灣清水，輕舟盪漾，波平如砥，禹貢文絲，浮于濟溧，字同音異。休言葭爾邱墟，它到有天時地利，宏軌新敷，長車暢達，日中為市。

▽婕戀花△ 辛未行役津門，循津

浦路回，因學子集濟南臥轍諸願，折回，易輪行，風恬浪靜，舟人謂數十年來未之有也。

臥轍何來行李阻？泰岱層雲，幻出諸生魯，千里回車猶未曙，王孫莫道無歸路。萬斛樓船輪易鼓，七二津沽，憤激波瀾怒，海若無言風伯舞，一帆送到春申浦。

▽荊州亭△ 民十一宜昌兵變後，

奉命視察行務，抵步訪逆旅舍，無見納者，後由行尋得一客寓，而游倡猶徹夜相擾也。

詞

風捲布帆疾駛，日映危檣如矢，別緒與離愁，都被猿聲勿起，走盡江陵千里，累殺一肩行理，怪燕燕鷺鷥，依舊煙容媚視。

▽惜分飛△ 自周家口回漯河，途

中經一村落，舍舟流戀，晚即泊舟小窰，匪窟也，舟本請兵相護，至是趨左近住營，約互張角為應和，一夕始安。

流戀斜陽郊廟古，錯却行程幾許，天半星三五，孤舟一繫旁荒渚。正是疆梁相聚處，慣把征人飢斧，寂寞無更鼓，數聲刁斗安行旅。

▽浪淘沙△ 長沙

千尺洞庭潮，慣送英豪，賈生淒絕屈魂招，前席鬼神誰又曉？宜續離騷。嶽麓月輪高，宋健黃驍，埋憂地下尚難消，一片嗚啞相告也，枝上鳴蜩。

▽減字木蘭花△ 宿岳州，登岳陽

樓，時方經內戰，劫痕猶斑斑在目。危樓高聳，百頃洞庭波洶湧，後樂先憂，

詞

詞



詞

字字分明眼底收。(樓壁刻范記。) 君山帆  
時，閱盡千戈時未收，我也淒涼，不意今來弔

戰場！

▽醉花陰△ 自岳州歸城陵磯，大

風中渡洞庭湖，舟幾覆。

一夜西風吹到曙，激起波濤怒，八百里汪洋，  
放棹中流，管甚公無渡？須知我是歸程路，非石  
尤懷妬，底事浪黏天，肯捲扁舟，願為三閭侶。

▽鷓鴣天△ 曉渡函谷關。

絕壁懸崖一徑斜，曉星三五送征車，旅人到此  
心神沮，應悔當時輕去家。無義戰，記如麻，項  
王一舉計先差，東來紫氣今難見，關吏青牛伴暮  
鴉。

▽臨江仙△ 赴陝途中，自大字營

西行，大風倏起，塵沙四飛，車不能  
進，半日間僅行十餘里，暮抵一崗，  
驟力不能越，即在車中度宵。

驀地塵沙遮去路，風聲滅沒蹄聲，夕陽西  
墜候初更，荒郊無處宿，坐守到天明。 震霖

詞

寄來飛陣陣，水侵又透簾旌，淒涼側耳聽驢鳴  
，知同飄泊恨，有夢也難成？

▽鵲橋仙△ 曉渡潼關。

睡鄉穩穩，雞聲催發，百二秦關始度，曉風殘  
月送征人，若指點它年歸路。 華山枕倚，黃河環  
繞，夾道垂楊無數，任君折盡又青青，誓與那山河  
同固。

▽虞美人△ 夜宿臨潼，浴于驪山

溫泉。

幽王烽火秦王家，不共驪山永，玉環一浴五千  
秋，片片凝脂餘沫到今留。 天涯客子征塵澹，也  
感春宵短，登樓纔倚綠闌干，道是三更候已曉星  
殘。

▽一斛珠△ 灊橋，古人送別于此

，故曰消魂橋。

長橋送別，柳絲折盡情難洩，一言未吐聲先咽  
，滴滴香露，化作杜鵑血。 直欲將心穿地穴，潺  
潺流水無時滅，柔腸百繞堅如鐵，誰道魂消？  
魂與離人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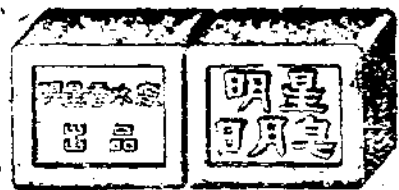
詞

詞

福州路三三五號

# 明星香水廠

明星香品  
風行全國  
香水香粉  
胭脂膏膏  
香油藥皂  
應有盡有



日月照無亮晶晶

## 日月明星肥皂

越陳越香

### 明星香水

明星白玫瑰生髮香水

明星白玫瑰生髮香油

明星白玫瑰髮香油

### 明星超等皂

## 歡樂一宵

### 痛苦年年！

# 民「惡淋平」劑片

DIJIFANS TAB. MIN-YEE.

磺醯胺衍化物最新製劑

去年今日·痛定思痛·如已復發

速即服用·衝擊療法·四天可愈

藥房均售

### 上海民誼大藥廠出品

地址 新開路辛家花園  
電話 六〇一〇八

# 三樂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資本 國幣二千二百五十萬元  
業務 房地產買賣投資管理  
執照 實業部實字第三七三號

總管理處 福州路三三五  
電話掛號 一一〇八(壽)  
電話 九八二〇〇接各部

## 三樂

### 證券部

執照 實業部經紀人第五十五號  
業務 代客買賣各種華商股票等  
地點 江西路南京路北三一四號  
電話 一九五三五號至七號五線

# 露露



止咳化痰  
平喘治癆

福州路三一三號

## 中西大藥房

電話九八二〇〇

# 胃鎬



止肝胃痛  
治腸胃病

# 病廢閉門記

胡樸安

▽捷克已破，巴黎又降，蘇德雖同滅波蘭而分之，而空氣極緊張，乃爲此篇，用王晉卿和東坡韻。△

茫茫塵海望無邊，似霧非霧烟非烟，跳出乾坤看世界，開眸四顧皆豁然，大平洋中萬頃水，視之猶如井底泉，五洲浮沈塵幾點，魚龍混雜在一川，相爭相鬥不聞見，後者自後前者前，種族縱然有數類，渾括皆同一蒼天。人生絕少百年壽，枯骨一樣誰蚩妍，世情變幻真難測，蒼海往往爲桑田，如何一物不挂礙，忘我忘人忘歲年，心無色相皆空幻，羅刹亦能化婢娟。飢來吃飯困來睡，日高三丈猶酣眠，參透佛理不佞佛，自有仙機不求仙，死生去來誰管得，爲人爲鬼都隨緣，有時霜夜睡不着，起讀南華第二篇。

▽學謝臯羽冬樹體并用其韻。△

冬青樹，南山陲，百卉彫殘餘故枝，蠶桐一炬無焦尾，白骨如山皆枯髓，昏天黑地看不見，乾坤紊亂羣龍戰，獨立蒼黃志不移，嚴冬暑短春來時，冬青結子何離離，短狐已隨東流去，祥鸞威鳳枝上飛。

▽黃星甫詩有收拾乾坤在草廬句，用以發端。△

收拾乾坤在草廬，草廬雖好不如無，幕天席地真空闊，釣水遊山任嘯呼，身在寰中心如鐵，神遊物外我忘吾，（按應云吾忘我，爲韻語，倒句例也。）人生到處皆瓊闕，何必騎鯨上帝都。

▽米元章詩，有三峽江聲筆底流句，用以發端。△

三峽江聲筆底流，文章獨自有千秋，干戈滿地嗟何已，手足不仁歎罷休，身外功名雙短髮，靜中天地一浮漚，學仙學佛皆多事，閉戶高歌萬里遊。

▽周茂叔詩，有且寄雲房一榻眠句，用以發端。△

且寄雲房一榻眠，醒來霜月已流天，兵戈擾擾當今日，誓劍飄零憶昔年，未有精金不自折，原來瓦缶本無全，盈顛白髮况多病，飢餓迫身只學仙。

▽會子固詩，有海色遙含白日東句，用以發端。△

海色遙含白日東，東風吹海浪潮空，舉頭天地蒼黃外，立脚乾坤紊亂中，多事龍蛇皆起陸，乘時魚蟹

亦爭功，無憂無懼心常定，往復循環路不窮。

▼蘇子由詩，有淚河東注問蒼曼句，用以發端。△

淚河東注問蒼曼，何事迷茫迷鬼神，好大山河皆破碎，贖餘肝膽總酸辛，迷天雲霧疑無路，滿目烽烟不見人，我已偏枯身半廢，須臾忍死待陽春。

用古人之韻爲詩，世多有之，用古人之詩一句以發端，吾未之見，或云用韻已覺束縛，用一句以發端，不亦束縛之甚乎？答曰：心有無限之感觸，千頭萬緒，不知從何處說起，用古人之詩一句以發端，所謂詩者絲也，絲之乙其若抽也，於千頭萬緒之感觸，尋其端而引之，亦是一託事一遺辭一以外之一法也。是時正讀宋詩鈔，因舉其全鈔而演之，一家一首，共一百首，上所記五首，是在百首之外者，乃自序云：「病廢以來，居常鬱鬱，身有所觸，心有所感，輒以詩寫之，所感既多，思想轉無所繫，因取吳孟舉所選宋詩鈔讀之，其詩鈔計一百家，原闕十六家，存八十四家，每家採一句以發端，以免思想之無所繫，又用管芷湖宋詩鈔補之，以補吳鈔十六家之闕，惟管所補鈔，馮當可一家，無七言律，又取四庫珍本稽雲文集補之，自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一起，至三十年一月二十二日卒業，計三十二日，成演宋詩百首，當此歐亞風雲，遍於全世，身寄孤島，觸目淒然，見見聞聞，情不自己，而米珠薪桂，生活維艱，病廢年餘，枯坐待死，玩易一卦，念佛千聲，卽此二端，以當日課，無聊之極，日成詩二三首，或四五首，語重心長，辭酸意苦，蓋其情之哀，而不覺其言之複也。孤島一隅，爲全球之縮影，三十二日，爲戰爭時中間之一段，後之人覽茲百首，不僅可以知余個人之境已也。中華民國三十年一月二十二日，胡樸安記。」茲於百首中，錄五首於此，聊以見意云爾。

▽王元之有海門山色滴吟窗句，用以發端。△

海門山色滴吟窗，霧淨天空煙滿紅，野渡無人餘落日，柴門臨水吠鷺龍，可憐一病嗟長廢，只是雄心未肯降，賴有詩書相伴我，夜深與爾影成雙。

▽韓稚珪有天外江山是舊疆句，用以發端。△

天外江山是舊疆，江山收復任吾狂，鬢雲樓閣餘殘照，滿目風塵半夕陽，病廢雄心猶似昔，年荒素食幸如常，鐘聲佛語共朝夕，此念填胸總不忘。

▽歐陽永叔有齒髮衰殘各可嗟句，用以發端。△

齒髮衰殘各可嗟，况堪世亂半無家，如斯天道真難測，似此人生亦有涯，閉戶不知塵外事，開眸都是鏡中花，冬寒暑短西風緊，回首樓臺日已斜。

▼蘇子瞻有尙餘孤瘦雪霜枝句，用以發端。△

尙餘孤瘦雪霜枝，一片冰心善護持，凡卉向陽寒不耐，貞松獨秀冷偏宜，幽居清靜真能適，佇立蒼茫有所思，日暮天低人跡少，淒風殘照故遲遲。

▼朱淑貞有覽鏡驚容却自嫌句，用以發端。△

覽鏡驚容却自嫌，盈頭白髮又新添，時艱况又身多病，意淡何妨食廢鹽，未必天心無後悔，果然日影漸西淹，養經示我循環理，穩臥深宵一枕酣。

余演宋詩百首之後，友朋見者，以爲倡例，爲前此所未有，其實無所謂倡例，不過用古人之詩一句以發端，聊爲詩思之引導耳。演杜詩本是三十一年二月所作，應當記在病廢閉門第三周年內，只以病廢第二周年內，作詩比較爲多，我作病廢閉門記，以此年爲與詩人往來之年，故類記之。我三十二年所演之林和靖詩，亦類記之。其演杜詩自序曰：「錢牧齋杜詩箋注，古今體詩一千四百八十二首，其中七言律詩一百五十一首，演宋詩既卒業，意猶未已，因取杜七言律用一句以發端，如演宋詩之例，成一百五十一首，世稱杜爲詩史，以其遭天寶之亂，流離兵戈之間，其見於詩者，宜乎多當時之環境也。今之亂，視天寶且倍蓰，使工部生於今時，其詩之爲史，當又何如！余雖苟免流離，而精神之痛苦，不能自由以舒感喟，而半身偏廢，身體與精神，皆受縛束，此則余之不及工部者也。工部曲江詩云：『人生七十古來稀』，可想見其憂鬱之懷，自傷不壽，而以七十年爲古稀，工部卒年五十有九，蓋已見於此詩矣。余年六十有四，距七十之年，雖尙少六，視五九之年，則已多五，此工部之不全者也。時間無窮盡，以生死輪轉之年計之，真是算學上等於零，不僅七十年，即千歲亦不足道也，在生死輪轉之中，爲此世間文字，以舒感喟，即此有窮盡之年，亦足以自豪，而無窮盡舒感喟之詩，後人是否作爲史觀，則非余之所敢知，余第於生死輪轉之中，借工部之詩以發端，自舒其感喟而已矣。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二月，胡樸安記。」茲於一百五十一首中，錄五首於此，聊以見意云爾。

▼題張隱居，有遠害朝看麋鹿遊句，用以發端。△

遠害朝看麋鹿遊，滿山麋鹿走相求，嗟人况奈多豺虎，食力何妨作馬牛，爽氣滿廳人獨立，夕陽沈壑

水西流，此心寂靜無他願，一枕高眠我不憂。

▽城西波泛舟，有橫笛短簫悲遠天句，用以發端。△

橫笛短簫悲遠天，人生多難好參禪，觀心早已波成水，習靜寧知龜斷煙，可恨吾儒逢亂世，惟依我佛渡荒年，江南百卉彫殘日，籬菊傲霜獨爾賢。

▽贈田舍人，有晴窗檢點白雲篇句，用以發端。△

晴窗檢點白雲篇，我結詩書不解緣，多病常嗟身半廢，處窮愈證志彌堅，兵戈不礙吾心定，飢饉能增人意顛，惟有參禪微妙境，光明滿目在當前。

▽藍田崔氏莊，有老去悲秋強自寬句，用以發端。△

老去悲秋強自寬，菊花香裏且盤桓，縱然金鼓連天震，自有靈臺特地安，美睡常能終夜穩，清心不怕五更寒，明年此日知何似？閒坐窗前冷眼看。

▽宣政殿退朝，有爐烟細細駐遊絲句，用以發端。△

爐烟細細駐遊絲，心似遊絲別有姿，九曲明珠思可入，千尋峻坂意能馳，紅塵卽是清涼境，白璧須防破碎時，最是韻光容易老，茫茫岐路我何之？

其演林和靖詩，自序曰：「詩者，思也。在心爲志。詩者，持也。持言爲詩。詩者，之也。志之所之也。詩者，絲也。絲乙乙其若抽也。三十年一月演宋詩百首，三十一年二月演杜詩一百五十一首，皆是用宋人詩與少陵詩一句以發端，古人是否有此例，我不得而知，我但知自我創之。我之演詩，雖持其志之所之。而實有乙乙若抽之絲，以發其端，故能引其緒也。學佛後雖不廢吟咏，而久不演詩矣，蓋演一時之詩，或一個人之詩，必有百首以上，因無有整個的時間，爲吟咏之事，時移勢易，感喟日多，雖則遊心於佛，尙未能忘情於世，非利祿之薰心，實憂愁之莫遣，三十二年十月十六日，取宋人林處詩演之，至十月二十八日卒業，前後十三日耳。抑塞於多日，快吐於一時，十三日得詩一百二十四首。考處士集四卷，共詩二百八十九首，其五言古詩五七言絕詩不演，只演七言律詩，其拾遺尙有七言律詩七首，盧弓弔云：陳本所無，當刪。遵盧校亦不演，此一百二十四首詩，語重意複，知所不免，蓋心煩憂，而不覺語之重，時紊亂，而不覺意之複，學佛不能寧心，愈見時艱足以擾意也。處士隱居杭之孤山，其梅花詩，「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澄淡高逸，詩如其

人，我取處士之詩而演之者，固服膺處士人品之澄淡高逸，與詩品之澄淡高逸，而猶有進於此者，夢溪筆談，載處士之言，嘗云「逋世間事皆能之，惟不能擔糞與著棋。」夫擔糞與著棋，正隱居之所有事，處士而不能者，非不能也，其意別有在也，擔糞惡其不潔，非惡擔糞之不潔，惡立身之不潔也。著棋惡有爭，非惡著棋之有爭，惡處世之有爭也。不然；著棋尙可曰不能，擔糞有何可能不能耶？善識此意者，雖日日擔糞，日日著棋可也，方今之世，美衣鮮食，遠離汙垢，雖不擔糞，而不潔更甚於擔糞，周旋揖讓，酒肉相歡，即不著棋，而相爭更甚於著棋，此我所以服膺處士之澄淡高逸也。吾所演一百二十四首之詩，則不能如處士之澄淡高逸，時爲之，地爲之，勢之所趨，我第寫我之環境而已矣。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十月，胡樸安記。」於一百二十四首中，錄五首於此，聊以見意云爾。

▽湖上隱居，有隱居應與世相違句，用以發端。△

隱居應與世相違，我不違人世共非，萬木參天羣虎嘯，亂雲繞樹衆鳥啼，始知息念即明鏡，何必尋芳上翠微，一任四山風雨惡，心閒終日自忘機。

▽湖山小隱二首，其一有道着權名便絕交句，用以發端。△

道着權名便絕交，往來多半是漁樵，閉門不識塵寰事，靜坐何堪滄海潮，簷漏力微穿石罅，瓠藤勢蔓出松梢，近來學得安心訣，佛語儒言手自鈔。

▽其二有白眼看人亦未妨句，用以發端。△

白眼看人亦未妨，此心不共衆興亡，一天清曠多朝氣，四野昏沈又夕陽，病廢安知非我福？閒居儘可任吾狂，十年一覺滄桑夢，夢境非真何用傷。

▽西湖泛舟，入靈隱寺，有蒼烟和樹晚來濃句，用以發端。△

蒼烟和樹晚來濃，烟霧迷離又幾重，新鬼廢園聞野哭，殘僧古寺響疎鐘，長庚西耀明星朗，暮汐東平澹月溶，一枕睡眠天已曉，夢魂不覺兩和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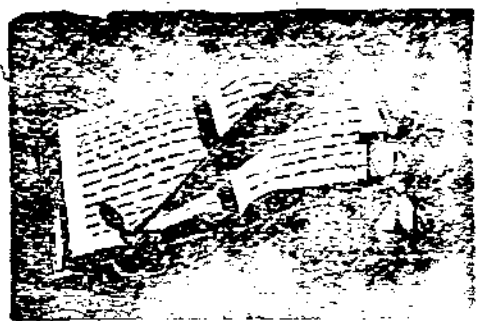
▽湖上春偶作，有人家多上郭門船句，用以發端。△

人家多上郭門船，病廢偏枯我不前，閉戶著書多歲月，閒居靜坐亦神仙，四山慘淡仍風雨，一室繁華自管絃，同是人生殊苦樂，夜深搔首問蒼天。

（待續）

# 秋星閣筆記

包天笑



## 三記黃葉禪師詩

前記黃葉

禪師詩，有十

三首者，有十

四首者，今知

其實為十五首。吳梅村過三峯寺與

藥公話舊詩，有云：「山童不省團

團話，催打溪鐘夜未深。」前載冒

鶴亭先生述譚仲修語：「龔孝珙收

藏圓明園中物，後亦斥賣盡淨，有

甯波人得其一卷，題曰團團話者，

即世傳黃葉禪師詩也。」鶴亭先生

又言：「團團話三字，見吳梅村贈

黃葉詩，少時讀之不解，後始知其

有本事。」梅村詩於團團話，後人

無註者，其實因為全詩共十五首，

月團團是十五，所以這詩名稱之為

團團話。

這黃葉禪師詩，愚前獲有鈔本

，清室亡後，坊間也有印行的，然

而顛倒錯亂，字句各各不同。今由

沈曉民先生處，得一改正本，却是

從龔孝珙所藏真跡處鈔來的。十五

首全錄如下，所有略注，也是根據

沈先生的直釋：

兩崇兩德各興衰，九載中原一

舉師。不戴天天三百六，長春囚首

失威儀。

兩崇兩德，謂明亡於崇禎，

清興於崇德，又清之前有崇德，

後有康德也。第二句，謂崇德九

年，與三桂乞師。天天，則天命

，天聰，笑按：三百六有作三百

八者，囚首有作回首者。

日日落時碧水光，青猿相對判

興亡。八牛運向滇南盡，二九舟從

壑谷藏。

日月兩字指明，碧水兩字指

清，青猿言甲申，崇禎縊於煤山

之年，八牛為一朱字，運向滇南

盡，則明永歷在緬甸遇害，二九

係十八年，順治出家為僧。

黑虎當頭運際康，四方載定靜

垂裳。康熙以後無斯盛，五五還兼

六六長。

黑虎謂壬寅年，康熙壬寅即

位，第二句謂平三藩及台灣，五

五得二十五，六六得三十六，合

之則共為六十一年，康熙共為六

十一年也。笑按：「康熙以後無

斯盛」句，他本作「唐虞以後無

斯盛」，似康熙兩字並見太顯，

唐虞為宜。

一止真人出雍州，鶴鶴原上使

人愁。深知深刻非明主，黑兔猝逢

歲一週。

第一句點出雍正兩字，第二

句，言兄弟殘殺，第三句狀其為

人，第四句中用一粹字，言不得

其死，黑兔謂癸卯年，雍正共有



十三年。

乾卦古來景運隆，一般花甲祖孫同。外攘初度籌邊策，內禪無慚太古風。

第一句，點乾隆兩字，康熙六十一年，乾隆六十年，故云祖孫同也。第三句謂平金川，安南，回部等，第四句謂乾隆禪位於嘉慶也。

赤龍有慶事堪嘉，那怕蓮池開白花。二十五絃彈易盡，龍來龍去不逢蛇。

第一句點嘉慶兩字，赤龍謂丙辰年。第二句，指此時白蓮教盛行倡亂。第三句，嘉慶共為二十五年。第四句龍來龍去，蓋丙辰年即位，庚辰年死也。

白蛇當道漫騰光，宵旰勤勞一世忙。不幸英雄來海上，望洋從此歎茫茫。

第一句點道光兩字，白蛇謂辛巳年。一世，三十年為一世也，道光三十年。第三四句之英雄，指英國，言道光以後，外

日滋，不可收拾矣。

亥豕無訛二卦開，三三二二總堪哀。東南萬里紅巾擾，西北千羣白帽來。

第一句亥豕，言咸豐辛亥即位，二卦則咸豐兩字，均卦名也。兩三為六，兩二為四，共為十數，加亥年則為十一年。紅巾為洪楊之役，白帽指回亂，即白彥虎。

同心佐治運中興，南北烽烟一掃平。一紀剛周陽一復，寒冰空自戰兢兢。

第一句點同治兩字，第二句謂平亂，第三句言同治共為十三年。笑按：第四句非無意義者，當是指會國藩而言，論語上曾子有疾章，有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一當暗指此。光芒閃閃見寒星，統緒旁延信有憑。秦晉一家成鼎足，黃猿運兀力難勝。

第一二句點出光緒二字，所謂旁延者，因光緒入嗣咸豐也。

第三句言母子不和，黃猿為戊申年，西后與光緒，均於是年故世也。

紅雞啼罷鬼生愁，實位分爭半壁休。幸得鰲頭能戴主，旗分八面到秦州。

紅雞為丁酉年，啼罷即戊戌年也，鬼聲愁，恐是義和團。第二句實位分爭，指立大阿哥而言。鰲頭戴主，謂西狩北海鎮總兵何乘鰲保駕。旗開八面，言滿洲八旗，到秦州，幸西安也。

宴武時當黑虎年，東西南北靖烽烟。九州重見三分定，七載仍留一線延。

黑虎為壬寅年，聯軍撤兵。七載仍留一線延，言回盪以後，光緒不廢，虛位七年，故曰仍留。笑按：第十首之鼎足，與此詩中之三分定，皆無所考，意其別有玄妙歟。

與中復辟有麟兒，豕後牛前耀德儀。繼統偏安三十六，坐看境外血如糜。

此詩已及宣統年矣，與中謂  
與中會，復辟言張勳，麟兒言宣  
統。豕後牛前即爲子年，而民國  
元年即在壬子，清亡在辛亥。儀  
謂溥儀。第四句已及歐戰，曰境  
外，當然非國內也。

赤鼠年同事不同，中原好景不  
爲功。西方再見南軍至，剛到金蛇  
運已終。

赤鼠爲丙子年，崇德丙子建  
國曰大清，康德丙子，在滿洲即  
位。以後均未來之事，莫可預測  
也。

日月推遷似轉輪，詩篇十五說  
緣因。老僧從此休饒舌，後事還須  
問後人。

沈隄民先生云：此爲藥庵禪師  
所撰，世稱黃藥禪師，誤也。師即  
熊開元。明史列傳載：熊開元，天  
啓乙丑進士，由吳江令擢授吏科給  
事中，謫山西按察司檢校，遷行人  
司副，以言事廷杖，遣戍杭州。福  
王召起原官，丁母艱，不赴。唐王  
連擢至隨征東閣大學士，乞假歸，

汀州破，藥家爲僧。蘇州府正志：  
藥庵湖廣嘉魚人，熊姓，名開元，  
號魚山。國變後，爲僧隱匡廬南岳  
間，宏儲招致靈巖，復住三峯，華  
山諸寺。吳梅村題華山藥庵和尚畫  
像，自註云：和尚，熊姓，字魚山  
，直諫，予杖不死，後入道。又云  
：西銘復社，漢月禪燈，皆師令吳  
江時所興造，其身世如此。

又言：龔孝琪所藏真跡，係禪  
師手書。龔後居海上奇窟，向友人  
押銀千兩，兒時曾見之，絹底，上  
鈐康熙，雍正，乾隆，嘉慶，道光  
五章。當時人即疑大內所藏，圓明  
園之役，爲孝琪所篡取者，但亦無  
從考矣。惟末有跋語云：「余出世  
五年，參藥師。師云：「汝來甚好  
！」乃詢子孫究竟？師云：「崇崇  
德德。」命侍者取卷子授余，囑歸  
讀之，遂退。師神法弘通，能識天  
之所與，可知凡事皆有數存也。丙  
午夏五，知玄子識。」此跋語其爲  
天子筆耶？署知玄子者，康熙名玄  
曄，言父知其子也。

惟據冒鶴亭先生所言：則非知  
玄子，而曰思玄子。玄既爲康熙廟  
諱，則無論爲知玄子，思玄子，當  
爲康熙以前人。其曰：「卷末有自  
跋，付思玄子」，則頗似禪師自跋  
，以付思玄子者。惟今所載跋語，  
則爲知玄子之筆，且云詢子孫究竟  
，則所云知玄子者，非順治莫屬矣  
。但對於順治出家一事，清史諱莫  
如深，後世攷證家且爲之極力辯護  
者，然則知玄子又究竟是誰耶？

關於清朝一代之預言，有所謂  
李淳風推背圖，邵康節梅花詩，劉  
伯溫燒餅歌之外，更有諸葛亮馬前  
課。每一課，指一朝，其論清朝者  
，則云：「水月有主，古月爲君，  
十傳絕統，相敬若賓。」水月有主  
，清也。古月，胡也。十傳絕統，  
十傳而絕於宣統也。此在清未滅時  
，即傳有此說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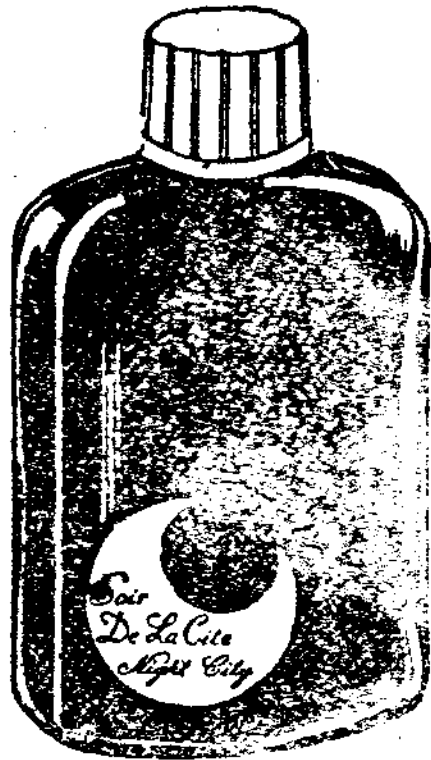
又云：清世祖入關，哲布尊丹  
巴胡圖克圖來朝。世祖問異日事，  
答云：「我身不缺，我國不滅。」  
又問國祚，則云：「十帝在位九帝

# 夜都會

Paris De La Cite

法 國 香 精

甜靜耐久越泛越香



較普通濃縮五十倍

夜都會香粉

免費贈樣 爲女界 實驗起見 高片起見 郵址姓名 住上海一 投信一號 政四箱一 一寄份爲 女界爲限

粉質極細 香味極濃 到處有售



因，還有一帝在幽州。一當時以爲可以二十傳，及光緒被囚瀛台，宣統退位，其言始驗，我身兩句，則宣統名溥儀，儀字則以避御名而缺末筆，適爲一我字，我身不缺，我國不滅之言，又驗。

又有謂：清攝政王多爾克入關時，遇一卜者，叩以前途，卜者曰：吉！但得之者攝政王，失之者亦攝政王也。一又問：一究竟天下是誰？一則又曰：一以孤兒寡婦得之，亦以孤兒寡婦失之也。一迨辛亥

革命，載灃又以攝政王當國，而隆裕率宣統遜位，則所云攝政王與孤兒寡婦，其言均驗矣。惟後二說，於革命以後，始見記載，或爲後人附會，亦未可知。



# 九峯樵子談畫

張叔通

按：張叔通先生，為松江鮑學通儒，尤工書法，楷追晉魏，草逼王（羲之）孫（過庭），曾以「小吹」筆名，主新聞報筆政，旋改就申報記者，歷時甚久，近以醫書自娛，兼繪山水，爰以畫界本刊，語皆心得，不落前人窠臼，洵可珍也。

——編者——

## ▽畫稱六法之差誤△

畫稱六法，其實無所謂法。所謂法者，當示人以可循之軌範，與遵行之法度規律，如唐王摩詰之山水論，張彥遠之畫辨，與論用筆，宋李成之山水法，郭熙之畫訓，元黃公望之山水樹石論，是皆所謂法也。至於畫家六法，則不如是；所稱六法，亦有兩說：一南齊謝赫所稱六法；一曰氣韻，二曰骨法，三曰應物象形，四曰隨類賦彩，五曰經營位置，六曰傳模移寫。又五代荆浩所稱六法；一曰氣，二曰韻，三曰思，四曰景，五曰筆，六曰墨。無論以上二說，何者為是，當屬難言，但多是空洞抽象之詞，無一語道着邊際者，亦無一語有法度規範足以遵循者，號稱六法，等於無法，即以第一法言之，所謂氣，所謂韻，當從何處學步，非第初學不能學，更有學至終身，尚不知氣韻為何物者，比比皆是！

## ▽畫法即書法書法即畫法△

書與畫同出一源，書佳者其畫必佳，畫劣者其書必

劣，古來善畫者必善書，而善書者未必善畫，蓋由習與不習也。余每作畫，必先寫字，寫字有得，再去作畫，蓋書與畫，非但同出一源，而其用墨用筆之法，頗有共通之理，或乾或濕，或細或粗，或急或緩，或收或放，字法即畫法，畫法亦即字法，書有一點一劃，一豎一撇，一鈎一捺，而畫亦有之。書忌板實，支嫩，拘泥，而畫亦忌之。故有虞作畫而繪事始明，周官教國子以六書，其三曰象形，象形即畫也。始則尚簡，繼漸趨繁，初則尚拙，繼漸趨華，此畫學進步必經之階段也。書稱八法，畫稱六法，同出一源，同是一理，書之外無畫，畫之外無書。

## ▽水墨畫與賦彩畫△

王摩詰云：畫道之中，水墨為上，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東西南北，宛在目前，春夏秋冬，生於筆底，設色畫如是，水墨畫亦如是，但設色畫易，水墨畫難，蓋五彩既施，則山川樹石，屋宇橋樑，人物走獸，隨

物賦彩，既易分明，亦較悅目，若於水墨之中，分爲五色，深深淺淺，澹澹濃濃，咫尺之圖，寫千百之景，亦如賦彩之鮮豔奪目，釐然有序，則其事大難，故水墨之畫稱爲上品，理有固然。不特此也；畫施五彩，初甚彰明，後易褪色，一色既弛，神理全乖，二色俱無，即難成畫，賦彩之畫，遜於水墨，亦其一也。

### ▽洋紙畫易宣紙畫難△

洋畫常用洋紙，國畫常用宣紙，宣紙吸墨，洋紙不吸墨，洋紙易畫，宣紙不易畫，近來國畫作家多喜用洋紙或熟紙作畫者，因洋紙熟紙，容易渲染，容易設色，偶有不妥，容易救濟，而生宣不能，墨汁着紙，即便溶化，救濟無從，惟生紙作畫，神趣較多，洋紙熟紙作畫，較爲呆板，亦其弊也。並且洋紙熟紙，紙質鬆脆，不易經久，故國畫當以生宣爲貴，若作畫用洋紙熟紙，實是取巧，不足爲法，鑒賞家當能辨之。惟宋元明清名家作畫，其紙柔軟溫潤，質料優良，不生不熟，最易染翰，近時之紙，棉料缺，灰漿多，墨汁着紙，少頃吸盡，其色黯而不華，呆而無彩，用以作畫，遜色不少，殊可歎也！

### ▽西畫國畫本有共通之理△

西畫尙寫生，國畫尙理想，西畫尙形似，國畫尙神似，是國畫與西畫，畫理同，而畫法不同，是固然矣。其實二者原有共通之理，西畫重線條，重光度，國畫重

筆墨，重氣韻，西畫重寫生，國畫何嘗不重寫生，國畫家言：畫家必須多看真山真水。又曰：必須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國畫若不重寫生，何必行萬里路，看真山真水耶？惟其所異者，用紙不同，用筆不同，取景與結構不同，故精西畫者，學國畫甚易，善國畫者學西畫亦不難，清初國畫大家吳漁山（歷），素善國畫，晚年略參西法，後人不免病之，此其蔽也。近來畫家，或素習西畫，後改習國畫者有之，有素習國畫，後略師西法者亦有之，或者認爲畫家之病態，其實藝術界之進步，習俗所鋼，不易祛也。

### ▽洋畫有比例國畫無比例△

問：西畫講求比例，線條，光度，而國畫獨不講求比例，何也？曰：國畫何嘗無比例，唐王摩詰論山水曰：凡畫山水，意在筆先，筆在意後，丈山尺樹，寸馬分人，遠人無目，遠樹無枝，遠山無石，隱隱如眉，遠水無波，高與雲齊，此非比例而何？惟國畫亦有不講比例者，倘其所畫之目的物，祇在一人一馬，一舟一樹，或其人獨善畫人畫馬，畫飛鳥走獸，往往將其所畫之人物飛鳥走獸等，特別畫大，其餘略爲襯託而已。惟此種畫法，亦是特殊，非畫家之正格也，但我國畫家，既爲理想之山水，則層巒疊嶂，巒石危峯，往往而是，遠近高深，縱筆揮灑，情景既屬渺茫，尺度更難適合，如欲尋求比例，不悖物情，憂乎難矣。



## 三 遷

陶亢德

住上海十餘年了，居室搬過三次。最初住在呂班路，租同事黃君家裏的客堂間，月付租金二十五元。那時

了好幾年，房租從不遲付過一天，這時候那位帳房先生總算另眼相看了，因為據他說全弄百來家人家，從不拖欠房租的人家不過一二。

候只有夫妻兩人，客堂間雖小而不覺侷促。住了一些時候因為要自辦刊物了，不得不租一宅房子，先從近處找起，巴黎新村落成未久，有一家住戶要出頂，水電俱全，還有窗簾、銅梗，索價只要八十元。房子頗合我意，頂費也不算貴，只嫌房租高了點，乃另找別屋。其時霞飛路上有一什麼公寓新近竣工，裏邊有單間三層的房子好幾幢空着，裝有水汀，講究得很，只因房子開間較小，房租又高，也就作罷。再尋是成都路的什麼新村，也因月租要九十多元而搖頭。此外是愚園路上的什麼別墅，那裏地位幽靜，空氣正如領看房屋人所說的「很大」，但以舊了點，也不要。結果是同一路上的什麼村，房子內外很新很好，月租八十元說便宜不便宜，說貴也不好算貴，就此租了下來。

其時是夏天，我戴着不新的草帽，不漂亮的夏長衫去經租處要合同訂。那裏的帳房先生對我看了一止一眼，連說了幾句「房租要八十元一月」。我一句話也不說，一切照他們的規則辦，付押租，找保人。後來一租租

住在那裏時有過一次小小的風波，是那時候的工部局所掀起的。愚園路是所謂越界築路，中外當局都管得到，住在這條路上的人民就乘隙賴付房租，不住中也不付外。於是工部局就發起脾氣來，聲言如不付捐就要斷絕水電。結果水電沒有斷，却把前後弄門堵塞了起來，不許裏面的住戶出入。在住戶之中，我是按期付捐的，捐票一張張放在家裏為憑，對於工部局的不分皂白，自然要據理力爭，於是寫信去聲明。工部局是洋人所管之處，來信總是英文，去信也最好是英文，所以這封聲明信還拜托一位學貫中西的朋友代寫。結果呢，結果是沒有回音，與不付捐的房客們同受封鎖之苦。

八一三戰事起，上海人都知道越界築路的「靠不住」。我的職業又不幸是出版，一般說也就是愈易遭殃。於是搬家。在我遷出那村之前，已有不少人家先走。他們的方法很好，前幾月起就不付房租，欠到押租扣留還不足的時候，就叫幾部搬場汽車搬之大吉。我是照規矩先付租金後住屋的，雖有搬場之意而無欠租之念。但這

一規矩就規矩出毛病來了，當我出屋之後向經租處要收回押租時，那種懶得付的樣子真使我悔不該不欠他三半年的房租。到最後總算還我了，却是一張那時候通行的不能支取現款的所謂「划頭」，並且還扣除打碎玻璃一塊價幾元幾角。其實這是誣賴，只有二樓窗上有塊玻璃有了一條碎痕，而且是碎在我居住以前。然而押租錢在他們手裏，我有什麼辦法不冤枉賠錢，正如有人欠了他們超過押租以上的房錢，他們也無可如何一樣。

此後又借一個朋友的客堂間容身，住了一個時候朋友給我一張字條，請我喬遷，其時上海覓屋已難，但總不好賴着不搬，恰巧另一友人新頂一屋，讓我暫時棲身，一面趕緊覓屋。這時候我正大病初發，抱病覓屋，走得筋疲力盡，也難找到相當的容身之處。沒奈何登報徵求，才尋着了現在又要遷出的三間房子。據二房東現在告訴我，當時有一位房客極力慫恿她不要租屋與我，理由是我們有三個孩子。幸虧她的丈夫說「租屋如嫌孩子多，那麼我得先殺掉自己的孩子。」她想想不錯，這才租給了我。

現在這房子又非搬不可了，遷出日期就在本月底，大家急得要命而又無法不搬，就分頭各去覓屋。而今日覓屋之難，真比找一個職業還難。街頭張貼的召租條子是沒有了，報上分類廣告中的召租召頂廣告大家又深知其價必昂，不敢問津，只有分托親友，打聽熟人之一法

。我自己並非有錢頂屋的人，所以心裏雖急而不去找屋。有一天和一位朋友走過愚園路某坊，朋友說他有朋友住在裏邊，也許有什麼空屋，姑且進去問問，我就當兒似的跟着他走。事情倒巧，朋友的朋友的現在住屋，正要全部出頂，計開三層樓單開間屋一幢，臥室傢具一套，客堂桌椅若干，電話一隻，三樓亭子間房客老太太一位，頂費「因為大家是熟人，四十二萬元，過戶費三萬在外。」說實也不算貴，目前什麼東西不貴，我家裏因要搬家而出賣的舊報紙舊雜誌，還只賣去一小半，不是已經賣了八千多元麼。問題是頂房子不是買房子或典房子，四十萬也好，二十萬也好，總之是花的黑錢，一個不賺過黑錢的人，那有力置花偌大一批黑錢。誰知僅過三天，聽說那房子的頂費連過戶費在內已漲至五十五萬元了。

此外還當玩兒似的看過一處房子，計三樓大小二間，有衛生設備，詢其價，則二房東一副施恩惠於人的樣子，大慈大悲的說：「我們不要頂費，不要小費，月租五千元，搬進來時一次付三年租錢。」我屈指一算，共須十八萬。乃大笑三聲，興辭而出，但聽得二房東似低聲實揚言的在背後說：「神經病」。

事實是只好我不找屋等屋找我了，索性坐以待屋。酒後有興，就去問問二樓同居，樓下二房東找屋的情形。二樓同居對我說：

「唉，不要說起，本來我弟弟知道目前找屋不易，願將他家的一間亭子間讓我們母女容身。誰知道我們的內姪不肯，說是頂出去至少可收個三萬五萬。他父子因此吵架，老的氣得不吃早飯，小的氣得兩夜不歸。陶先生你還我還能去住嗎？」

二房東太太說是：「我們看是看到了一處三層樓，左右二間，中一浴室，頂費十萬，月租一千，合同五年。房間很不錯，怪不得我們兩位小姐看過以後高高興興的要立刻付定錢，可是陶先生，小姐們只知道房間華麗，浴室漂亮，那知道三家人家合用一個廚房，連放一隻碗的地方也沒有，難道在廚房裏做好一隻菜跑上三樓搬上去嗎？而且窗外只有一棵樹，她們是日間上寫字間去了，我一個人難道整天對着一棵樹嗎？」

我聽了只好咨嗟太息，表她們一個同情，回到自己房裏却好玩似的笑着講給妻子聽，她聽了先是默不作聲，過了一忽終於說道：

「你自己呢？離出屋限期已只有四天了，一動也不動，難道真預備去露宿街頭告地狀？」

她說得一點不錯，可是我的一動不動又何嘗有半絲錯？租屋要出頂費，至少也得十萬二十萬，二房東家裏有的是紅木傢具和柚木傢具，她們正預備賣去。它們頂房子，我們可只多孩子，難道賣了孩子去頂房子？而且孩子又是不是跟紅木或柚木傢具那樣的值錢呢？

上海人最歡迎的  
雙十牌梁新記

# 一百號牙刷

各百貨店  
均有發售



梁新記牙刷公司出品  
(總發行廣東路) (總廠打浦橋)

十五萬枝

此刷暢銷五十萬枝。每十個上海人。就有一枝一百號牙刷。一毛不拔。忠誠服務。因一百號牙刷最受各界的歡迎。





# 覺舍憶語▽綽號△▽同性愛△▽先師弘一法師△ 白 悠

少年，曾入某中學習業，荏苒五載，其中所見所聞，足供回憶者甚夥。寒窗無恨，爰筆述數則，藉作「大衆」補白。

## ▽綽號△

給人取綽號，也得有些天才，那麼，一經品題，就會愈喊愈像，積久而愈覺確切不移。當我在其中學讀書的時候，上有校長，下至清潔廁所的糞夫，幾乎沒有一個人沒有綽號的——如果一定要說出一個沒有綽號的人來，那便是後來出家為高僧的弘一法師，也就是當時教我們音樂的李叔同先生。

校長經先生因為他身材長得又瘦又長，同學們給他題的綽號是叫做「討爾曼」，這是由英文音譯出來的，原文應當是Hindman。舍監夏先生，他是一個大個子，而且頭部更特別來得大，有幾個惡作劇的同學，常常在他房門口，用粉筆題着「夏大頭」三個徑尺的大字。教工藝的姜先生，沒有甚麼特點，大家就在背後喊他「姜太公」。其餘的老師們，自然也各有一個專名，可惜我已經不大記得起了。最可笑的，是一位教博物的鄭先生，因為他不修邊幅，通年穿着一件甯綢馬褂，襟上油污斑駁，齊巧，有一天教到一種名為「油葫蘆」的昆蟲，大家就把這個美名，轉贈給他了。最沒有意義的，是一

位教農業的吳先生，因為他常常要說到「人糞尿」，他的綽號，也就叫做「人糞尿」。

至於同學中的綽號，更是形形色色，記不勝記，有諧音的，像楊友吾，題作「洋油壺」；毛作棟，題作毛竹筒；我的學名叫做「福同」，竟被他們喊做「糞桶」了。有像形的，像賽跑常常名列前茅的陳君，腿部青筋直綻，綽號叫做「轆轤頭」（即轆夫）；亂髮蓬鬆，扁臉凸眼的陳君，綽號叫做獅子頭；眉毛生來倒掛的鄭君，綽號叫做一見生財。有的從姓氏上引伸出來的，像姓顧而略帶些女性化的，稱為「顧大嫂」；姓范而生性較熟的，稱為「飯桶」；姓楊而鎮天跳縱不停的，稱為「洋老鼠」。有的從習慣上確定出來的，像壽君常常歡喜唱「我阿龍」，去年子，大雪紛紛難過冬……的俗曲，他的綽號就叫做「阿龍」；口頭傳常常夾雜一句「勿來，勿來！」的巴君，綽號就叫做「勿來」。……這些，都是就我記憶所及，約略寫出一些，將來有機會，還想把牠補訂一下。

## ▽同性愛△

我們那個學校裏，「同性愛」是相當盛行的；當時的舍監夏先生，他居然會把「某人和某人一對」，「某人和某人一對」，如數家珍一般地說出來。這是因為我們日常上課，或上運動場、圖書館、學校園、販賣所：大概都要從他房間的窗口走過的，他隨時看在眼裏，便記在心上了。

同性愛也像異性愛一般的分着雌雄性，雌性都是小白階級，言語舉動，也都柔媚如女子；即使初入校時並不如此，一經被人當作戀愛對象，漸漸地也會改變他的氣質了。這種雌性型的同學，當時有一個專名詞，叫做「Face」，大概形容他的臉蛋漂亮的意思。

以雄性自居的同學，既經確定他的對象，便像真的愛人般，永遠被他佔有了。最發噁的，要是他的對象，偶然跟別人去上一次館子，看一回戲，或是接受一些禮物，被他知道了，便得大鬧一場，有時真的反了目，雙方更是哭哭啼啼，接連會撻酸好幾天的。

當我在校的幾年中，最著名的「Face」，是一位姓張的同學，他那白皙的皮膚，溫柔的情態，秀麗的面貌，真有一回頭一笑百媚生，全校「翻司」無顏色」之概，連一位綽號叫做「八股先生」的王某，也爲他傾倒不置。我自離校後，幾乎有二十多年沒有見過他，前天偶然和一個老同學談起，據說他近年染着一些嗜好，而且又不擇時地的狂飲高粱，因此，竟於前年一病不起。

這種同性相愛的每一對，平日在校，不但耳鬢廝磨

，形影不離，有時雞鳴風雨，實行聯床共話的，也大有人在；有時在花前月下，互訴衷情，更是說不盡的旖旎風光。不過，我得在這裏聲明：這大概是青年人暫時因爲無處發洩他的情感，所以便形成了這種變態的精神戀愛，至於肉體上的穢褻行爲，我可以担保，絕對沒有演出的。

還有一個定例，就是：被認爲女性的，常常是年級較低的同學，要是同級的知己朋友，別人決不會把他們看做「Partner」。爲了這個緣故，當初不知情愛的我，也不自知地居然有了幾個對象：一個是比我低兩級的於潛君，他因爲歡喜譚幾首至詩，和我個性相近，常常到宿舍裏來談天，我自然也有去喊他出來一同散步的時候，這一來，他就被認爲是我的愛人了。兩個是比我低三級的西塘曹君和高君，曹君綽號叫做「曹家囡囡」，顧名思義，我的和他接近，完全是爲了他的天真好玩；高君卻因爲是曹君的至交，常常同在一起，所以也同時親暱起來。還有一個是年級比我更低的上虞宋君，他比曹君的年齡更小，名字中有一個「文」字，我們都喊他「阿文」，老實說，他的耳朵有些招風，面貌也並不怎樣可愛，我是決不會當他女性看待的。至於常常去逗着他玩的緣故，也只是因爲他是一個小孩子罷了。和我同級的好友，有新市邱祖銘君，蘭溪方扶雲君，杭縣鄭煥卿君……我們常常同出同進，卻沒有人說我們在戀愛了。

據說，這種風氣，一直維持到五四運動的時候，才

完全消滅了；因爲，那時候社交公開，校外的女學生，每個人都有結交的自由，當然，異性的真正戀愛，要比畸形的同性戀愛自然得多了。

### ▽弘一法師李叔同先生△

個子是修長的，面貌是清癯的，態度是溫溫穆穆的，當我們面對着這樣一個偉大人物的時候，會把一切貪鄙、欺妄、嗔怒……完全消滅——這是我對於先師李叔同先生（弘一法師）的感覺。

我和先生的認識，是在民國二年的秋季，那時，我剛從杭州某中學，轉學到那個學校裏去。我雖然已經把行李搬進了宿舍，可是，還沒有正式上課，有一天，我和幾個新同學，正在校園的一角，幾株「一丈紅」的旁邊，翻起瓦盆忙着捉蟋蟀，忽然聽得東北角的音樂教室裏，叮叮咚咚地傳來一陣 Piano 的聲音，那悠揚和諧的韻味，使每個人都有些神往。

「是誰在那裏彈琴？」某一個新同學，發出這問句。「你們不知道嗎？這是教音樂的李先生！」三尺外一張石檯上坐着的一個老同學，這樣告訴我們。

「李先生，是不是那個穿一身漂亮的西裝，微微地有些鬍鬚的？」我問。

「是的，他是我們最敬仰的先生，我們對於他，自己也不知道爲甚麼，總覺得是高不可攀似的；我們雖然從來沒有受過他的訓責，可是，對於他教的功課，誰都

誠心誠意地只想做得好，目的並不在分數，僅僅希望他，不要爲了自己的功課荒廢，使他感到一些不快。你們現在沒有上過他的課，不會相信；等着將來自然會體驗出來的！」那個老同學繼續地告訴我們。

聽了這段話，便引起我注意這位先生的動機；不上幾天，便在幾位老同學口中，探聽到關於他過去的履歷！

「李先生的名字很多，最初名成鎔，後來改名岸，字息翁，號叔同。喪母後，改名哀，字哀公，不久又改名爲息翁。其餘的別號，還有漱桐，瘦筒，……等等。天津人。少年時，曾赴日本，入東京美術學校肄業。同時，和留東同學會延年、李道衡、吳我尊……等，創設「春柳劇社」，先生任主任，兼飾且角，表演「茶花女」、「黑奴籲天錄」等新劇，一時很著聲譽。在這時期，他已經加入同盟會，參預革命工作。畢業回國，任北洋高等工業專門學校圖案科主任教授。辛亥革命時，應先烈陳英士聘，主上海「太平洋日報」筆政，文名大著，替曼殊大師潤飾「斷鴻零雁記」，就在這個時候。工作餘閒，又和馬一浮等，組織一個「天馬會」，藉書寫文字，宣傳革命，並爲南社巨子。……」

過了幾天，我們正式上課，我才得在那個位於花園一角的音樂教室裏，和他見面了。他的容止氣度，不知道爲甚麼真有那樣的力量，使個個人都佩服於他，誰也不敢發出一聲聲息來。雖然，他是那麼和悅的對待我們。

那位老同學告訴我的話，自然一一都應驗了。我們

我李先生的絳帳中立雪五載，不論唱歌、彈琴……或是關於音樂的理論，誰都看得比當時最注重的英國算還要鄭重些。每天清晨，和晚上熄燈以前，七八間音樂練習室中，總有人在那裏彈奏各種名曲的。

我和先生，也是比較接近的學生中的一個，這是爲一般人所不知道的，因爲，像豐子愷兄以漫畫馳譽，劉質平兄以音樂聞名……都是先生在校中所授的正課。我蒙先生另眼相看，卻是因爲在課外曾經請先生教過詩詞的緣故。那時候，我會發起組織過一個嚶鳴吟社，導師就請先生担任。有一個時期，我竟至把各種功課丟在一邊，專門熬在自修室裏作詩填詞的；先生也樂於指導，常常在一個清晨就差校役來把我叫了去，拿出我隔夜繳去的詩詞，當面用硃筆替我改削，並且隨時給我說明要這樣改削的原因。

我因爲常常到他那裏去請益，對於他居室中的一切，比較一般同學是相當地熟識的。在那裏，除了明窗淨几，潔無纖塵以外，最使我注目的，是書架上高供着的——個花瓶酒罍，罍上繪着金碧輝煌的粗線條圖案，在常人看來，覺得非常平庸，先生卻以爲包涵着無上的美；罍中插蘆花三四枝，美點何在？更是一般人所不能了解的。書架中格，陳列着一排江北人所製的泥人，當然較諸無錫惠泉山的要拙劣得多，壁上飾着的，並不是中西名畫，卻是從中外各國的火柴盒上剪下來的圖案。——這是先生臥室中的情形，隔壁還有一間同樣的房間，布

置卻簡單得多了，中央僅置長桌一張，桌上有筆硯畫具等等，旁邊雜置几椅數事，那是先生寫字作畫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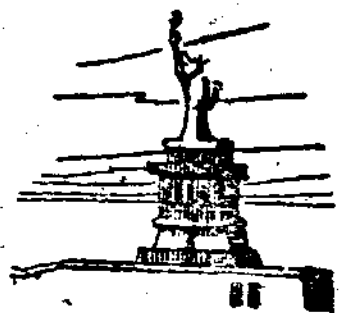
先生的服飾，不久便由西裝改爲布袍布褂，上面除了幾條應有的摺痕以外，沒有一絲皺紋，穿了數年，終於也找不出一點塵垢來，到現在，我彷彿還看得見他——進教室，便把那件黑布馬褂脫下來，謹慎慎地摺起來，擱在那架鋼琴上的神氣。

直到我們畢業那年，——民國七年——先生忽然大澈大悟，決心皈依佛氏；他先在虎跑大慈寺，斷食三期。到了暑假時候，便把一切事務，完全結了一下，並且把書籍、字畫、照片、日常用品……等，分贈同事和同學，我所得到的，是一幅楊雪致女士（城東女學楊校長的女公子，當時先生和他的日本夫人，均在該校執教。）畫的壽星，曾經先生題上詩詞，加了上款；另外還有一幅橫披，卻是先生寫的「至誠」兩個字，至於他平日所刻的圖章，一起封存在西冷印社的石壁中，在壁上刻着「印藏」兩個字，作爲標識。

這年七月十三日早晨，他只帶了一個校役開玉，一肩行李，飄然獨往虎跑，拜了悟和尚爲師，正式剃度，法名演晉，字弘一。

自此以後，先生便拋棄了他的一妻兩妾（一爲日本籍）二子，穿着一件千孔百洞的破衲，在這荒山中度着紅魚青磬的生活。在此二十年中，我只見過他二次：一次是在虎跑，一次是在江灣豐子愷兄家中。

民國三十一年十月十三日，他圓寂於福建廈門。



## 剡中二記

呂白華

這應該可以自豪的事，我的生長地就是剡中，把剡字分解開來，成爲兩個火，一個側刀，從前有人

下過這麼兩句話：

「兩火一刀，勝地也。」

那麼，所謂剡也者，究竟在什麼地方呢？現在的名字就是嵊縣，在嵊縣的名字沒有產生以前，那兒叫做剡中的。我的故鄉在離開嵊縣還有四十里的另一個縣城，但縣名的產生太遲，曾經做過嵊縣的附庸。從錢塘江的江流東向，便是曹娥江了，而曹娥江再東向，那一帶的江流沿會稽山脈，經過幾個灣，漸漸，空氣靜寒起來，四圍，青林，白石，平砥似的細沙，浸沐在夕陽光下的茅舍，伸展着的山峯線，是縣邊地，有些悠然，這就叫剡溪了。（剡溪的發源則在天台縣）

裝點天然的風景，簡單的說，不外乎山，水。有山，有水，自然成爲勝地，尤其我們鎮日价以至鎮年价因守着上海一角地，無庸諱言，上海的人們是吃慣了煤烟和塵灰的。於是，一到了有山有水的地方，只消任何有薄山峙水橫的地方會不自覺悠然起來的。譬如，樊籠裏的鳥兒，一旦獲得能够鼓動久垂的倦翅的機會，是多麼

的高興。然而，換上遊歷家的評論眼光便不同了，因爲在天地間，在人世間，沒有山水點綴的境界是很少的，這是天然的定例，但齊巧把上海落在了這個很少的定例之內，不過這，也有相當的原因在，上海太物質化了，太物質化的另一面，自得減少天然的享受，而心儀山水身羈衣食的我們，不能不做起樊籠裏的鳥兒了。

所以，山水的評價，仍舊跟天然定例的不等有着顯著的差異的。如果一個真正的遊歷家放出評論的眼光，山水，要說到一個「好」字，已經很難，至於「勝」，當然是難之又難了。那麼，我可以武斷地說，要稱勝地，談何容易！

也許有人會針對着我的話頭反譏過來，只憑筆底下撇了林，石，茅舍一大套的老調兒，便算是勝地了嗎？不錯，我承認上面的一段描寫，並不完全印下那兒的一切，不過到過我們那兒故鄉剡中的人，不會指我是扯談，或者撒謊。要印下天然風景的全貌也是難之又難，何況我的一枝筆桿，用過了十幾年的筆桿，（連筆尖在內，我沒有更換過）實在光禿禿的了，一枝禿筆桿，那能生出靈妙的感覺來，再者，我寫的是拉雜散漫的句子，並不是畫，畫，據說有時候真像山水一樣，我們可以臥

游其間，名之曰「臥遊」。又並不是詩，據說詩，一樣可以感動人，做得好的詩是「詩中有畫」，這樣，我不再囉嗦不清爽纏了，既然我不能拿我故鄉的風光成功一幅畫，或者攝入鏡頭鑄了鋅版出來證明，那只好借一句李太白的詩證明一下吧！

霜落荆門江樹空。布帆無恙挂秋風。

此行不爲鱸魚膾。自愛名山入剡中。——秋下荆門

這是一首幾千年前的古人稱爲詩仙的李太白詩句。他下荆門而入剡中，剡中，便是我的故鄉，在「入剡中」上面的「自愛名山」四字，可以想像剡中是勝地了。我們會聯想到「兩火一刀勝地也」，與其說「古人之見略同」，不如說「遊歷家之見略同」，因爲太白是詩人中的遊歷家，這誰都知道，他的詩都是從遊歷的行踪所及產生出來的。遊歷家的眼光當然沒有古今之別。

至於我把故鄉的剡中做了幌子，一開頭便說「自竊」，接着又囉嗦不清的夾纏，這該希望讀者原諒的，我記的是剡中的山水，不是剡中的人物，人物是有的，而是古時的人物。那不至有「我的朋友胡適之」的嫌疑，所以我始終沒有一句帶到我的故鄉——那幾位大人物。山有靈的，山的英靈會阻截俗客的車輪，水是清的，水的清可以鑒心。我寫下剡中四記。

不過情形有點兩樣，我記得，飄零的運命，一墮下地，便註定了一「東西南北之人」，我的生長地是山水的

勝地，却不能稍久呼吸那山靈水清的空氣。十六歲那年，我開始流浪了，一直到現在，故鄉給予我只有夢魂的懷系，惟其是夢魂的懷系會格外發生情緒的深切，剡中，生長地，我是可以自豪，而一年年，提起筆桿，我不過紙上的自豪，記得民國二十六年的春天，我也寫過這一類文字，題目是「剡西記勝」。因爲當時的心情很濃厚，遼遠地，我寄給「中央日報」去發表。現在，我又提起筆來記我的故鄉了，附帶我得聲明，這並不是炒冷飯，那時記的剡西，現在記的剡中，剡西是剡中的一角而已。聲明以後，忽然感到心弦的震動，原來我的心情已經大變了，因爲我現在的心情，不是濃厚，而是一種激刺，山靈水清不能奮飛的激刺。是的，我再度提起的筆桿也禿了。

人，心情是變了這個樣，但我懷系中的故鄉勝地，那發生深切情緒的山水，我知道不會變，永恒地不會變，我就這樣寫下剡中二記。

二記者，——那慷慨留芳的烈蹟，那縹緲警俗的仙踪。

## (一) 王烈婦題詩處

### 清風嶺

從上海的滬杭車經過杭州，渡過了錢塘江，鄉村的風味展開了，也就是錢塘江江流的東向，接着是一種鳥

篷船的行程，於是百官，曹娥，那是兩個水路的大埠，再東向，有一個清風嶺，却不叫什麼埠頭的，在行人的心目中，相反地留着深刻的印象。然而，我的行程，好像永遠是自東往西，而不是自西往東。我的故鄉是剡中，要動身到上海，不是自東往西嗎？也許，每次歸去的時候，歸心如箭，說不上領略山水，連可以激發「思古之情」的地方也忽略過去了，只有動身的時候，出門那當兒，心是比較寧靜，剡溪，曲折地銜接着娥江，那水路行程，第一個印象便是清風嶺，當然曹娥江同樣是一個勝地的勝蹟，曹娥是孝女，為尋父屍，躍身江流，而且清過楊修和曹操相互啞猜曹娥一塊碑上「黃娟幼婦外孫曹白」八字的題詞，不過，我以為，曹娥畢竟是「小我」的，清風嶺是遺留民族正氣的所在，再說曹娥江離開我們的故鄉太遠了，已不屬於剡中的範圍。

清風嶺，那遺留民族正氣的所在，故事發生在宋末年間。

剡中山水是清奇的，李白詩中稱之為「名山」，但從嵊縣再縣延伸展着東去，山峯線逐次地峻峻起來了，剡溪成了極細微的支流。那兒就是發源的天台縣。在宋末，元兵的隊伍已經深入我們的內地，以至內地的每一角。天台縣自也不能夠避免的，國家的興廢，誰說匹夫沒有責任的，每次朝代的更換，被蹂躪的便是我們老百姓。那時元兵打天台縣過來，天台縣有一個姓王的女子

，被元兵的頭目看中了，頂起了被擄的命運。

兵馬的翻騰，烏篷船是不便的，這一隊元兵，是走着旱路，一直折入剡溪上面的山道，軍行的方向也是自東往西，還在史頁上顯明的記載着，而且在元朝，某大將自己做的詩，有着經過南方的流露，似乎那兩句詩是這樣：

「案頭不帶江南物，只插梅花三兩枝。」

從這兩句詩上看來，他們的隊伍該多麼嚴肅，只有三枝兩枝的梅花是將軍案頭的東西，算從江南帶來的，其餘的一切，真所謂秋毫無犯，偏偏我們那兒遺留了「清風嶺」的一個烈蹟，這成了很有趣的對照。

王女士被元兵一路的帶走，自己知道萬萬不能幸免了，古時候的女子大概富有烈根性吧！雖然在現代女子口中說來一定認為是劣根性的。她趁軍行的疲乏，剛拐過那一段剡溪上面的山道，繫下小休的時機，偷偷掩出了外邊，逃，那是不可可能，眼前洶湧的浪濤，給黃昏的晚風一陣鼓煽，奔騰着作響，她的熱血也沸騰到極點了。「寧為玉碎」，就決定了最後的意志，堅強的意志，但她想，這樣無聲無臭地泯沒着死去，太沒有意味了，至少得給人世間留下不可磨滅的痕迹，於是借熱血的沸騰，咬破了手指蘸出指頭的血靠岩壁寫了一首詩，一首七律詩。

「君王無道妾當災，棄女拋兒逐馬來。」

她臨下，移怨到當時君主身上，也是應該的事。因為從前每一朝代的傾覆，完全由君主無道所致。第一句，她就寫了「君王無道」，可見怎樣痛恨專制的流毒，題詩的地方不久被斑爛的苔痕侵蝕了，但這首七律詩是永久刻劃着後世人的心底的，好像結局是：

「存亡兩字亦哀哉。」

痛恨專制的流毒而深感到國家的存亡，王女士豈但是烈婦，還隱隱給婦女界投下一支革命的火箭。

可憐她的遺留就只有這麼一首詩，當時洶湧的浪濤，帶去了她堅強清貞的軀體，而堅強清貞的氣魄，形成這一段剡溪上面山道的勝蹟。——清風嶺的廟貌。並送給她一個尊號「清風娘娘」。

我們自東往西，上省垣杭州和黃金地的上海，都得坐一夜「檣聲欸乃」的烏篷船，從剡溪的上流，緩緩地，輕舟一棹，在灘聲水色裏盪過，跟着舟行的速率，溪面廣闊起來，將近夕陽西斜的辰光，便駛過清風嶺底下了。不知是不是心理作用，船緩緩駛過，真像有一陣清風，拂着人的胸襟，於是胸襟會悠遠起來，接着，黃色的廟貌，壯烈的遺蹟，一個清貞而堅強的影子閃映着前面，我們悠遠的胸襟，頓時感慨系之，而想到國家的前途，又不自覺勇敢起來。

黃色的廟貌，半遮着幾叢碧竹，幾樹丹楓，丹碧中間更襯托出疏疏落落的幾家人家，而每天總有不少像我

一樣的遊子，經過底下，發出感慨，清風娘娘並不寂寞。

## (二) 十丈金身千年石磴的

### ——大佛寺

提起大佛寺，在遊歷家的紀勝冊上少不了這一頁，在稍稍留心山水之勝的人，也差不多心印着這一頁，當然囉！全中國有幾個大佛寺呢？

是的，全中國只有兩個大佛寺，而是東西遙對着，真個齊巧，不過，我的故鄉，自從嵊縣的附庸變了獨立以後，大佛寺，却立在我們古老的縣城之南五里遙的地方。這是東浙的一勝，也是全中國的一勝，還有另外一個，是遠在西蜀，雖然我一個「東西南北之人」慚愧還沒有到過，但這麼聽說，在嘉定的安瀾門外，大佛身高三十三丈，連眉毛也有二尺長，是相當的偉大，稱得上一個「大」字。歷史記載着，唐代海通僧，在十九年的開鑿下，成功了全中國的又一勝。

因為大佛寺的中心在佛，佛之大，所以叫大佛寺，這是我們那兒通俗的稱呼，現在改為「石佛寺」了。

一個使人低徊神往的地方也具有不同之點的，清風嶺的勝在乎橫，大佛寺的勝在乎縱，這樣一比較，成功了剡中「縱橫」兩勝。這很切確的，兩勝都屬於山，就拿山峯線來觀察吧！清風嶺在曲折剡溪的上面，山峯線是平伸着的，大佛寺已經離開剡溪遠了，那在叢山疊嶺



的中間，聳出了高插雲裏的孤峯，青林，白石，平砥似的細沙，浸沐在夕陽兀下的茅舍，這造就了清風嶺之勝，而勝的流傳在乎清風嶺之烈蹟。大佛寺的勝的流傳，自然在乎大佛，大佛的故事，包含的是縹緲的仙蹤，故鄉縣志上這樣寫着：

「五代時，有僧，雲遊至此，慕山水之勝，卓錫焉！夜半，隱隱聞仙樂聲，來自山背，潛往窺伺，則見一大佛，中坐，仙女奏樂於其側，僧異之，遂發宏願，誓鑿石佛，歷三世僧，載止載續，後經錢鏐越王撥百萬資助之，乃底於成。」

這顯然是神話，而且太荒唐了。尤其在山鄉僻壤「神話」是到處都有的，不過，我們得看神話的背景是怎樣用意，如果用意是好的，勸善的，那不妨讓其存留，文化先進國的西歐不也很多傳教的神話嗎？五代僧爲了傳教，宣揚自己崇奉的佛教，看那兒山水太好了，而叢山疊嶺中間高聳雲表的孤峯，正可以代表莊嚴寶相的顯示，終究一個人的力量担不起那麼偉大的工程，捏造了這一個神話，去打動信徒的信心集中助力完成自己的志願，這許多信徒助力的集中還是不夠，也許是人力回天，居然把錢鏐王也劃入信徒之圈，才順利地完成了工程。高聳的孤峯，果然變了莊嚴的寶相。這我以爲，宣揚佛教之外，借大佛流傳山水之勝，以至成爲全中國的一勝，而五代僧堅定的恒力，更給我們做任何一件事應有

的啓示。

太近了，大佛寺是我真正的一游釣之地，夏天，那便是一個避暑的好去處，不在莫干以下。並不是說來說去，還擊出故鄉某某大人物，某某大人的牌頭來，我這裏要提一提我們浙江省從前的省長，因爲和這山水之勝有着密切的聯繫的。從前還在我很小很小的時候，我們浙江省的省長是張載陽氏，我的故鄉，也就是他的故鄉。所謂「威加海內兮歸故鄉」，他是威加江南兮歸故鄉，歸來故鄉，兩件功德，的確給同鄉人稱道的。倒可以說他繼武越王錢鏐，把大佛寺的勝地，更在故鄉的父老子弟的心裏展開了明朗的一面。

本來我們上大佛寺去，要繞城南的那條山徑走，從城樓相對時的東嶽廟後背，（曾經一度爲破除迷信，東嶽廟改了廟名——關岳廟。歷史的忠烈儀型代替了空虛的迷信色彩。）接遞上去的那條山徑，沿山徑，流下一支澗水，冷冷的，我們爬上山徑的石磴，俯下頭，澗水飛起了碎珠，有時會濺溼衣角，仰起頭，頭上的白雲漸漸低了，我們到了山頂，是一個亭子，一幅橫額題着「翠浪亭」，亭的構造很簡單，四根石柱，幾片椽瓦，兩條橫的石椽，在我們那地方，這樣的山亭是很多的，但翠浪亭是延覽大佛寺風景的最好一個口子，四周，林木嚙着風，遙山像一疊浪，這成了翠浪的題名，而雲海中高聳的孤峯，隱顯着大佛寺的建築，山徑到了此爲終點

，而另一條山徑，相對着開始為起點。但這另一條的山徑得向下走的，走完了，便看見大佛寺的寺門，兩行修竹，通過進殿的甬道，迎面，數十丈方圓的放生池，平鏡一般浮漾着寺門左右，禁止撒網，但偷偷的也可以垂釣，有幾次我拋下了綸釣，會引來一尾兩尾的小鰱魚。

打這兩條相對着的一上一下的山徑到大佛寺，沿路欣賞那投向襟邊，投向足底的山之靈，水之清，當然最好不過，然而時間却非半天中之半天不可。張載陽就從城西門起，開闢了一條公路，這樣，五里平沙，蠕動着龐然黑色的汽車，我們出了城，到大佛寺不消抽完一枝烟的工夫了。平沙的公路接着莊嚴的寺門，就是那翠浪亭向下的山徑終了的地方。第二件事，他在大佛寺大雄寶殿的對面，新建起一座洋房來，那時歐化的建築，在我們古老的山城很難得見到，紅磚，鐵欄，間映着黃色的梵字，粗勁的字迹，是他自己題的「新社」，却並不作別墅用，空閑着，一般新的避暑派行蹤就移向這裏了。

可是這兩件功德，對於我絲毫沒有緣份，我上大佛寺來，總喜歡棟那城南一上一下的山徑走，新社，只有偶然的好奇去過幾次，夏天的熱氣逼迫着我，寧願一個人鑽在大雄寶殿，坐上一個半天。

實在人工終不及天然的偉大，我們把清代湖南名士

潘燦琴給寺僧寫的聯句來對證吧！

「十丈金身關翠壁，千年石佛瀉寒聲。」

十丈金身，沒有言過其實，不比嘉定大佛，三十三丈的有些難信，五代僧鑿佛像的時候，是着山壁鑿進去的，上傍和近邊圍，都是穹形的巉岩，所以石佛的背部，都是巉岩。十餘丈的高度，輝煌的金裝，盤坐着的左右兩膝，可供許多人仰臥，簡直同石榻一樣。兩邊，連延着或立或坐的十八尊羅漢像，也由岩石鑿成功的。不過這是供設着殿的内部了。殿前有樓，凡五層，矗立在叢叢古樹梢頭，樓各有名，最高的一層，記得叫「逍遙樓」。那一千年石佛瀉寒聲，却形容的是殿的地底。這構成並不是河質或泥質，原來就是高聳雲表的孤峯，下面的石磚。是空凹，浮着混茫的水波，因之，地面內外都用石板鋪成的，更奇的，大佛的頭頂正中有一個井般大的洞，窗深的，就通到幾十丈山底的水波，但誰能夠「佛頭着糞」呢？殿的内部沒有路可通，除了仍舊走出寺門向左轉經過一個「滄浪亭」的旁邊爬上土石叢雜荆棘夾道的山路爬上孤峯，抱有濃烈興趣的壯勇的探險者才獲得奇古的發視。

那翠壁，那十丈金身，那翠壁，那千年石佛，我就喜歡大暑期間踏進殿內，空泛的襲來了涼意。

大佛寺，刻中二勝唯一的大佛寺，做過我真正的一游釣之地」的地方，現在，也只剩餘夢魂的懷系。

# 備餘雜錄

陳廷楨



## ▽政簡刑清之樂△

曩供職於北京之京師警察廳，外城一署長以病乞假，爰奉委庖代，甫抵署，即有老嫗控兒媳忤逆，請依法嚴懲者，按律應向法院起訴，願事屬家庭糾紛，嫗或故張其詞，姑受理廉情始知其媳，以食飼子女而忽及嫗，事極微細，因予勸解，而竟憤然不能平其氣，遂准所請，飭警拘媳而羈押之，未幾嫗復來申請，撤回告訴，故駁不准，嫗大怒，歷陳媳既被押，孫輩索母不得，喧吵不已，而稚者又須待哺，一家騷然，勞皇無措，乞予開釋，遂准所請。經此一重公案，遇事即援此為例，舉一反三，無不迎刃而解，因之代理五日，頗感政簡刑清之樂。

## ▽北平警察精神△

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確屬至理名言，平地警察不特精神飽滿，抑且禮貌週全，但以不善敲詐，僅持餉金，生活之窘，無以復加，是以身御制服，偶然虎而冠者，一旦卸却，等若道旁乞兒。平地無公廁，污穢狼藉，臭不可當，總監為整飭市容，注重衛生計，令各警署督飭警士取締，隨地排洩，凡有所獲，以違警

例處罰，並提五成犒賞盡力人員，各警察以生財有大道，置街頭秩序於不顧，伏處暗廠，俟遺溺者而拘捕之，以請重賞，遂致車馬亂馳，打架爭鬥，隨處皆是，於是不得不重弛禁令矣！

## ▽北平消閒食品△

北平消閒食品以冰糖山楂為最可口，此蓋氣候與製法之不同，有以致之。每當冬日深晚，大街小巷之叫賣冰糖葫蘆，即屬此品，午後三四時，每有售荳渣汗者，肩挑而過，味兼酸苦，飲後略進鹹蘿荻一二片，回味殊極鮮美，平人以其有健胃之功，樂於進服，與飯後之嚼檳榔，如出一轍。每日馳車過市，街頭有煮灌腸者，味殊香醇，垂涎欲滴，特以顧客，均為勞動羣衆，無法雜列，至今以一嚮未嘗，引以為憾。

## ▽長沙風俗△

長沙人嗜辛辣，家庭佐餐，幾無一肴不以青椒為主，甚或廣東之臘腸，亦以青椒共煮之。菜館宴客，巨碗大湯，辛辣居多，曩日旅湘，深以為苦，入後亦漸酷好。該地當局嚴禁人力車夫疾駛街頭，其意謂車以代步，宜安車當步，徐步緩行，類斯文中人，偶或

備速，彼必惡聲相報，或竟請下車，是以苟非較遠路程，亦不願光顧矣。

### ▽湘人祈神治病△

湘人信鬼神，遇疾患，不求於醫而祈於神。十間樓附近有一廟，香火鼎盛，病者祝禱後，即取水盛磁茶壺中，壺口燃長香一支，恭迎返家，謂服之可愈，每當清晨，街頭所遇肩摩轂擊，類都此輩，初履其地，莫不以「茶靈神」目之矣。

### ▽長沙消防組織△

長沙消防，除警局設消防處外，各坊巷民衆組織，數亦不尠。並於省署旁建瞭望臺，偶遇火警，輒鳴鐘以報，全城消防隊，即肩輿水筒與噴水機，分別出動，比經撲滅，各隊均整隊鳴號而歸，被災區域附近之民衆，則必燃放鞭炮，恭送如儀，並各出紅綢或布條，相率懸於噴水機上，以誌謝意，風俗之不同，於斯可見。

### ▽此謂模範家庭△

族漢舉鄂省府某委員，盛道其子女無一不有學士銜，且各人之卒業證書，自幼稚園以迄大學均齊備，現分任滬上各要職，且律身甚嚴，待人接物，謙恭有禮，自號模範家庭，旁座有識者噉以鼻，語人云：此公子女均非正途出身，就以畢業證書言，倘衡之學歷，或小學多讀一二年，或中學少讀一二年，是以學

識殊極欠缺，常識或綽然有餘，至謂律身，打牌、跑狗、跳舞、無不擅長，雖任要職，出自蔭庇，傲岸之狀，令人側目，特其父未深知耳。鬚鬚兒子自己好，殆此公之謂歟。

### ▽僧俗咸宜△

同窗陸君，胸有四乳，貌雖不揚，而婉孌如女子，又工女紅，縫紉綉結，無所不精。中學卒業後，不知以何因緣，赴杭披度，晤於智果寺中，手佛珠，而口南無，詢所以？則謂紅塵中爭名奪利，不若皈依之爲清淨耳。越年往訪，據小沙彌言，因爭謀職未遂，是以去城站一小菴中爲住持。又一年已築室於葛嶺，時適某軍官之如夫人，以病居此休養，但陸君仍不廢早晚兩課，茹素念佛如故。再一年則已購置宅第於上城，服式翩翩，挾兩美人，泛舟盪漾於西子湖矣。人事滄桑，變幻之速，莫甚於此君。

### ▽額外專員△

上海自事變後，人事益繁，每一規模較大之組織，必須增置額外專員二席，一爲填寫各有關機關調查之表格及登記申請之文件，以及隨喚隨到之接洽事項，一爲辦理戶口之移動，支配自替團之值勤，管理米煤油糖洋火肥皂之配給。良以自物資厲行統制以來，機關林立，填製表格，俾於應付，而日常用品，又須隨時策劃，因之非羅致此項特殊人才，專責處理，難

竟掛一漏萬，亦云苦矣。

### ▽西湖聽曲△

西湖聽曲，祇限夏令，每當深晚九十時分，扁舟盪漾，涼風拂面，輒有小舟，載度曲者，扣弦作歌，一時游艇環繞，任其飄流，歌都俚詞，殊無可取，每齣代價亦甚寥寥，唯平湖秋月之崑曲雅集，較堪一聽，但舉行無定期，不免敗興耳。夏季西湖泛舟，夜游以九時後為最宜，過早則水經陽光蒸沸，熱氣未消，不若沿隄緩行之為爽適。

### ▽秦淮茶寮△

戰前秦淮河畔，有茶寮，佚其名，一切設備盡仿歐制，設火車座，各垂厚幔，雖盛暑不除也，借情侶品茗其間，頗得異趣，而僕歐又非召不至，因之生涯鼎盛，入後咖啡館興，恐此寮已成爲陳跡矣。

### ▽鑑湖漁民△

鑑湖以釀酒名海內，其地侵山帶水，風景秀麗，而民風醇厚，幾如世外桃源，鄉人捕漁，互分畛域，無相侵犯，偶違禁例，則在蚘蟾廟中演戲酬神以示敬。廟觀宏偉，位於湖濱旁側，石橋如長虹，貫通兩岸，相傳爲天霸故居，恐屬無稽之談。

### ▽會稽佛寺△

紹興下方橋之石佛寺，乃係羣山中一絕崖，就其

形勢，外廓爲佛龕，正中如來像，純用人工彫琢，工程至爲浩大，像高數丈，低眉頰脛，膝可容十餘人，龕前水潭，深不可測，復依山石嶙峋之態，構建廟宇石壁，有岳飛摩挲大字，書法雙鉤，遒勁有致，謂係武穆以槍尖所挑鑿，想又屬附會之說，不可憑信，但亦非常人所能及矣。

### ▽宦海人情△

某君任小學教員時，以識字無多，文不通順，字又拙劣，遂被逐，但其人則聰明特甚，凡屬官場中人，直稱義父，社會名流，都爲老伯，近則依附某權貴，任委員，任祕書長，紅極一時，頃又調任局長，一班趨炎附勢之徒，馳電伸賀，渠亦一一覆謝，唯其前所尊爲義父老伯者，至此已統稱之爲吾兄矣，人情類都如斯，夫復何言。

### ▽海寧觀潮△

海寧潮汛，人都以農曆八月十八日爲最盛，實則春秋兩季之朔望前後，時有巨潮，且蔚爲大觀，絕非八月十八所能見到者。月明之夕，倘遇風勢突轉，江沙梗阻，尤多奇景，往往銀練橫掃，驟截爲二，南北奔馳，忽又驟合，一時水激萬丈，壁立千仞，土人目爲怪潮，觀者不慎，每遭席捲，富家橋頭以煮餛飩著稱之點心舖，其幼子亦以未及趨避，致葬魚腹，有時兩浪爭逐，奔騰澎湃，亦頗可觀也。



# 雉尾集

屈彈山

## ▽赤米晚菘△

南齊書，周顒隱鍾山，王儉謂曰：山中何所食？答曰赤米白鹽。是金陵有赤米也。惠太子復問何蔬為佳？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菘，今俗稱青菜，命名殊泛，說文：菜，草之可食者，是菜為凡蔬之共名，菘應正其名曰菘，如小青菜，曰初菘，沈約詩：初菘尚堪把；屬類菜曰錫地菘，范成大詩：撥雪挑來錫地菘，言其形如經足蹈也；白菜曰白菘，東坡詩：白菘類羔豚，北菜幹長，古人謂之馬面菘，江南又有闊葉吳菘之稱。然則吾輩今日，煮赤米，嚼晚菘，擊老妻俱，得與周顒相似，又何慮乎何徹之食無肉哉！

## ▽舶來蔬菜△

我亞大陸，物產豐矣，曰米曰麥，曰桑曰麻，一發明而天下無虞衣食者已數千年，翳維始祖，其功豈在近世文明之下。而來從海舶者，一入膏腴之壤，尤無不可以自完其性，甚或發揮而光大之。蒲旬目宿，傳自漢代

，中世以來，交通漸啓，賈胡海客，挾與俱入者尤衆。西瓜傳自西域，遂為我邑平湖之特產，南瓜產自亞南，或云由高國來，故亦曰高瓜，別有號高苳者，與之同載。大根產自高加索，音譯曰蘿服，意譯曰大根，自是遂有嚼菜根之謬，兩物也，中外一家也。茄屬天竺譯音，胡椒辣椒亦從天竺至，其味辛，波菜則來自波斯，今瀾漫全國矣。十四世紀，更有偉大之物至，自粵閩而浙蘇，名曰吉貝，自君之來，幾無一夫不被其澤，此後玆將為國命之所屬，浸至晚近，則伴食尤夥，一曰番茄，生自秘魯，一曰洋芋，產自智利，地屬美南，而風行於全歐，以達東亞，今已遍植於園場，而廣登於俎豆，遂為每飯不忘之物。又或捲心之菘，圓球之葱，大粒之落花生，凡農書之所未載，老圃之所未見者，莫不移植頻繁，縣延瓜瓞。可知天地之利，原是無私，得尺進尋，與吾俱化，原田每每，焉得不使強有力者垂涎而相望耶！

## ▽蘇州之古建築△

吳地古建築之留存於今者，首莫如北寺之塔，相傳

寺創於吳赤烏，而塔肇於蕭梁，先為十一層，宋改為九層，屢經兵燹，迭有廢興，晚清光緒間，重加朽漆，故至今猶可拾級而登。據專家言，是塔外壁及中心，皆以磚甃為之，故南宋骨體，依然健在，其式猶墨守北魏嵩嶽寺以來之舊法也。次雙塔寺之雙塔，係宋太宗時，土人王文罕兄弟所建，結構相同，建炎被燬，經比丘惠先等九人修復，今西塔第二層，尙有紹興五年墨筆功德題記，惜吳人不知寶愛，已就剝落，然其歲月可見，文字猶存泰半，建築之式，亦屬北魏舊法。又虎邱一塔，明人云始於隋仁壽九年，今據專家研究，殆與雙塔相似，建造年代，必復不遠。此外有瑞光塔，兀立於廢圃之中，亦屬天水舊物，復興無望，不久必為雷峯之續矣。塔之外莫如玄妙觀，觀為晉唐舊址，其三清大殿，純係宋代建造，雖迭經粉飾，而大體未變，長江以南，建築之古，此為第一，年前彌羅閣被燬，而吳下僧父，改置新觀，此如三代鼎彝俎豆中，忽雜以惠泉山玩具，而舊時山門，有扇形之牆，如張兩翼，亦為俗吏所毀，中國之寶，毀於無知小兒之手者類如此，誠可為痛心者也。且不獨三清殿，其殿內之佛座，構造精密，過於常式，而塑像三軀，姿態凝重，神采奕赫，亦為宋塑中之傑作，次如虎邱山門，備極精奇，識者謂五臺山佛光寺，及蘄縣遊樂寺，有此規模，海內僅鼎足而三耳。此外若蘇

州府學宮，猶不失宋代典型，盤門內開元寺無梁殿，不假木工，係明代建築，其式來自西域，為南方所稀見，中有石象三軀，尙帶六朝色彩，而劍池石幢，為周世宗顯德五年物，其他橋梁之建自宋代者尤夥，要之城內外十數里之中，保有古物如許，為中國所不易多見者也。

### ▽吳城 府學三宋石△

吳城作長方形，城之中央，今日王廢基者，相傳為吳王之宮址，宮北門曰閭橋，南門曰平橋，有水環之曰錦帆涇，猶後世之液池也。東涇由今草橋而南，西自言子祠達夏侯橋，此方內之地，舊皆官址，迄秦，為會稽太守署，項羽殺守，部勒吳中子弟，即由此地起也。漢分會稽為吳郡，以至唐宋，皆為郡署，宋有平江城圖，其石今存府學，猶可窺見大概，故吳下有東半城西半城之謬，以其東西相隔，儼若兩境，殆與北平舊京相似。明末張士誠據吳，擁有其地，為太尉府，以嘉興宜興長興之土築官城，號曰三興，後明祖兵直逼城下，衝入其署，與之巷戰，焚燬殆盡，其官人死難者，就地薰葬，浸成廢邱。明清兩世，偶闢東部，為武士試事，或駐兵屯戍地，最後改建中學，其地遂盛，而昔日東涇，殆已不可蹤跡，西區向為牧馬之所，兵後跡象，亘數百年未改。十年前，吳令某，以西涇將塞，取西部廢邱悉平之

以填涇道，遺一廢址，有大塚無數，旁有秀州嘉興縣五字，蓋五代時錢武肅王所造塚也，考其基址，乃宋時郡署之西園，有臺一所，名曰迎月，此塚殆即其臺址所留遺歟？平江一圖，足為吳地考古之資，吾友王瓊盒依此而作平江城坊考，此圖之外，尙有天文圖，宋輿地圖，亦皆宋代物，而在府學者，稱為府學三宋石，為海內瑣寶，亂後不知無恙否？

### ▽雷峯塔 六和塔△

西湖雷峯塔，建始錢武肅王時，即五代梁貞明元年之乙亥，為其黃妃作功德，故亦稱黃妃塔。明嘉靖間，倭寇突至，疑塔中有伏，舉火焚燒，遂化焦土，然猶兀立斜陽中，比之老衲跌坐。延至民國十三年甲子，俄然崩圮，距貞明乙亥，凡九百五十年。是塔以磚砌成，每塔中有一孔，孔藏經卷，塔圮後，杭人見者，紛紛搜索，完整者不多，經卷上有天下兵馬大元帥吳越國王錢俶，（據此則成於其子）造經八萬四千卷，永充供養，中繪佛象一堂，下書直接一切如來心秘密全身舍利寶篋印陀羅尼經全卷，諱屬密宗經典，卷中凡二百七十一行，行十字，共約二千七百字，結尾亦顯寶篋印陀羅尼經七字，卷直徑約三寸，橫約一丈八尺有奇，但不知八萬四千卷，盡納此塔中否？余到杭晚，未及覓得，殘塼滿地

，官廳以矮牆圍之，不得入，搜索度猶未盡也。

六和塔，亦吳越王所造，在梁開平間，早於雷峯數載，內藏舍利，以鎮江湖，凡高九級，五十餘丈，宣和兵燹，至紹興而改為七層，又有興廢，最近至光緒二十六年，朱智重修，以近代衣冠，被於古人之體，遂有表裏不符之歎。據專家言，內部雄偉精密，純是宋式，今全部佳構，為所掩蔽，塔修而塔亡，朱智何不智哉。戰前錢唐江止建大橋，擬俟橋工完竣，規畫改建，如以宋代營造法式為根據，猶可恢復紹興原狀，惜論議未定而金人至矣。

### ▽男女之別△

漢書地理志，於燕地云：賓客相過，以婦侍宿，反以為榮。趙女彈絃跼躄，游媚富貴，乃知齊魯之教，未能被於燕趙也。今外蒙古猶有燕風，自治政府成立後，招待外賓，外交部長妻女，輒為侍宿，徐樹錚為特使時，此風猶未革。且北地於男女之事，不甚迴避，合家輒同睡一榻榻，下溫以火，北方謂之炕，不獨父母兒女同一炕，雖兒長娶婦亦如此，故有五代同炕之謔。出關，至瀋陽，逆旅中男女賓亦同炕，余曾遇之，比至海東，則尤絕無顧忌，浴肆中男女雜沓，女客可呼男侍，為潔其背部，不以為嫌也；旅舍之中，男女共漏，余初遇之



，若甚忸怩，久而自然，久而相忘，正如阮籍臥少女旁，既不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禮教豈為吾輩設哉，晉人之語，亦有至理。

歐俗舞風，已及中國，男女合舞，不攜自己眷屬，而必借人妻與共，雖大宴飲酒亦如此。吾國周時有男女交爵之典，自陽侯一獄，大饗遂廢夫人之禮，左傳亦有齊慶封與盧蒲嫫氏易內飲酒事，而大易咸卦所載，（咸即感字）咸其腓，咸其股，咸其股腓以至輔頰舌，爻辭歌誦，聖人不以誨淫為嫌。乃知初民風氣，本是如此，而中土防閑之密，或在佛學理學昌盛之世，此後網羅已挾，不可再收，女子之能自治，正不必丈夫為之越俎草律也。

藏蒙區域，女少於男，今仍有兄弟三人共娶一婦者，其法以第一子為長兄之子，次屬二兄，又次屬三。彼族之久居於漢者，已漸漢風，然力不能革其舊俗，彼以家庭為一單位，以為較漢人一夫數妻者，其法為妙，且有倫斯不妬之德，於風俗無害，而於家財甚有益云。

又陵學弟將之粵東，尼其行，並以二十八字書其筵。

玉碎猶難世所知，能經百折是男兒，相將共看鎮山月，莫與珠江理釣絲。

力維隆  
LIVITRON

血補身

促進健康  
預防傳染

天豐化學製藥廠出品

# 國·際·知·識

安納

## ▽西·歐·登·陸·戰·開·始·△

世人矚目已久的西歐登陸戰，已經在六月六日開始了，到記者執筆為止，還不過是第一階段，前途發展，未可逆料。我們現在願意向讀者敘述的，約有下列數點：

(一) 登陸戰的第一個報道，來自柏林，它說：

「期待已久之反軸心侵犯西歐海岸戰役，似已於本日清晨發動，法西海岸塞納灣與諾曼第之兩岸間，據偵察報告，有無數反軸心登陸用船隻，及輕型海軍船艇；英美侵歐軍，本日清晨於塞納灣區開始以空輸部隊登陸，而敵方強力轟炸機隊，同時對加來及鄧扣克兩區，施行轟炸，德高射砲火立即迎擊，敵方部隊尚未於此二區登陸。」

(二) 六月六日並無特殊意義，然六月四日則為四年前鄧扣克艦隊出演之日，大概英國決定為六月四日，後因氣候關係，不得不延遲兩天。六月四日發動西歐登陸，當然是響亮的意思。

(三) 第二戰線之要求，開始於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六日史大林之演說，距今已有二年零七個月之時間。

(四) 登陸戰中傘兵和空運部隊佔據重要地位。據海通社訊，此種兵士之裝備如下：「攜有半自動來復鎗或手鎗及大量炸藥，身穿短統靴，巨袋制服，鋼盔，紅皮帶，所攜食糧若麥片湯茶巧格力等，均係固體狀，足供兩三日之食用。每兵配備連兵器在內，約重八十公斤，此次降落之兵士，復攜小袋一只，內藏地圖，入夜頭圍圍發光之圍巾，以便於黑暗中互相識別。」

(五) 對於傘兵的防禦，則有海軍社軍事特派員柯煦之報告；據稱「彼等觀察防務工程，有喬裝偽飾，妙不可言者。如空曠之地，各處植有死樹幹數萬株，若不臨近細察，難辨樹之真偽。各樹幹或有鐵絲連繫，每一樹幹，成爲一鐵絲網之中心。由空降之傘兵，有爲鐵絲纏困之虞。又復見各處有地雷與樹幹連屬，有高懸樹梢，亦有低置在地上者，設防之周密，幾如天羅地網焉。」

關於登陸戰爭，我們已經寫得很多，總之這一場歷史上空前（讓我們希望它是絕後的吧！）的大決戰，日耳曼民族與盎格羅撒克遜民族的興衰存亡，都在此一舉。

## ▽空·軍·的·作·用·△

從東西各戰場看來，空戰實在佔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亞洲的大戰開始，是日本空軍轟炸珍珠港，歐洲大決戰的開始，則爲英美空軍之轟炸大西洋鐵壁。後者還在繼續猛烈進行之中，前者至今成爲美國人心目中的奇恥大辱。而戰敗責任的審判，更待展開，試讀下面的電訊，葡京（里斯本五月十八日電）：

「於本年七月初旬美國決舉行審判珍珠港戰敗責任者，現因爲期已近，故美國政界近又引起紛亂。十七日衆院軍事委員會討論陸海兩部一元化問題席上，曾任海軍次官之達森爾斯，對珍珠港當時責任者金梅爾爾特兩人之疏忽，加以指責，並暴露夏威夷陸海兩軍之不和真相。其言如次：金梅爾爾特兩人未經許可，即擅離職守，致遭日軍痛擊，停放於地上之飛機，既無警戒，又無防衛，而被破壞。有力之大小艦艇，遂爲敵

人轟炸之目標。對珍珠港如此疏於防範，日軍艦隊當可自由通過。當時夏威夷陸海兩軍，幾如仇敵，互相怨恨。」

美國人對於這件事的恨怒之態，活躍紙上。可是從這個消息裏面，我們也就不難知道珍珠港轟炸的責任是在交戰對方，這是在美國人自己了。本來空軍轟炸，其目標當然是敵國的軍事設施，只要能達到這個目的，根本沒有什麼責任問題。反之，倘若轟炸的一不是交戰國家，二不是軍事目標，那就要令人懷疑空軍的作用究竟是什麼？下面所舉的兩件事，便是最好的例。

### ▽萬愚節的愚行△

在本年四月一日，美國空軍突然轟炸中立國家瑞士的沙甫霖鎮。據該鎮當局報告，轟炸結果，死五十人，重傷四十六人，輕傷雖未宣布，當較重傷為多。住宅二十七所完全炸毀，火車站及工廠多受損甚重，無家可歸者二三百人。按瑞士是國際所公認的永久中立國，她並有連舉插天的阿爾卑斯山很明確地指示出她的國境，而美國空軍竟然加以猛烈轟炸，我們找不出別的原因，只能歸之於萬愚節的時日不利了。

還有一件事，足以說明美國自己人對於他們本國空軍所抱的觀念。據布加勒斯特五月卅一日電訊，「洪京最近之空襲警報中，住於病院中之美人，要求進入防空掩蔽所，雖經醫生告以醫院已有清楚之十字符號，但該美人仍堅持其要求。」這個美國人的心理是很容易解釋的，他認為十字符號並不能使美國空軍不擲下炸彈來。本國人信念如此，也可知他們的轟炸究竟是否如此了。

### ▽英國人的觀念△

至於英國人對於美國士兵所抱的觀念，則又是一個樣子。轟炸如何，他們是不管的，因為被轟炸的不是英國。可是美國士兵在英國的一舉一動，却也使英國人有些難受。據瑞典京城斯哥克爾五月廿八日電訊：「英議員肯達爾，昨夜向下院宣稱：美國派遣遠征軍駐在英國後所加於英國婦女危險，今已不容忽視。如在格朗遜地方，婦女不論在白晝或夜間，若無伴護之人，皆不獨自上街。其他各區情形，當亦相同。年輕女子並常受美國士兵之勾引，耽於飲酒作樂，而美軍當局絕不稍加禁止，整飭軍紀。」如此飲酒作樂的士兵，隨時都要飛上天空，去幹轟炸的工作？

### ▽上至總統下至百姓△

現在我們再看一看美國上至總統下至百姓究竟是個什麼樣子？

據葡京里斯本五月廿八日電，「紐約每日新聞發表論文，反對羅斯福總統第四屆連任，謂羅斯福意圖充任美國之第一位皇帝，而使羅氏族系成爲一代皇朝。」這話說來，似乎不過是開玩笑而已，其實却並非絕對爲玩笑。我們只看一看美國老百姓的情形，就可知道一個野心家在美國所有的機會了。五月十八日葡京里斯本電訊，「紐約泰晤士報十七日發表調查機關對國民知識程度是否關心時事等問題調查之結果，將一般美國人所如何缺乏國際知識之真相，完全暴露：計九千萬人中，知美國未曾參加國際聯盟者，僅過半數；對美政府竭力宣傳之大西洋憲章亦不知者，有五千四百萬人；知有此憲章而不知其內容者，約八千六百萬，不知關稅爲何物者，三千三百萬人，不明政府助成金意義者，七千萬人；最可驚者，不知日本已行佔領菲律賓者，亦有二千七百萬。」老百姓如此不關心政治，難怪總統可以一連二連三連地連下去了。這樣說，總統變爲皇帝，不是很有可能嗎？

# 九福滋養食品



家庭必備 隨時可食 滋養豐富 補力偉大



樂口福麥乳精

LACOVO-MALT

樂口福鈣片

LACOVO CALCIUM

樂口福麥乳片

LACOVO TABLETS

樂口福荳乳精

SOYAMILC POWDER



九福公司滋養食品部發行

九福公司藥房 商店及本公司 均有出售

# 丹麥片 面

楊 融



丹麥是北歐的一個小國，由日德蘭半島 (Jutland) 及西蘭

(Zealand) 非英 (Fyen) 等小島所組成，介於波羅的海與北海之間，北有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南與德國接壤。

在古時，有一種日德人居住其地，所以叫做日德蘭半島，現在丹麥人稱自己的土地曰伊爾蘭 (Jylland)，亦為此義。

這個半島也是德意志平原的一部份，地形很低，大概高度都不超過一百八十公尺，到處是曠野、湖泊；但這一帶，氣候良好，受大西洋之影響，相當溫和，水道及港灣，終年不冰。在半島西部，有一塊較高的丘陵地，則為冰積層。

丹麥人口有三百五十萬，都是條頓族的斯堪的納維亞人，他們能刻苦耐勞，勤儉成性，所以丹麥的航海家，都是向北發展，在冰天雪地中冒險。

在中古世紀時，丹麥是北歐的一個強國，稱雄一時，瑞典、挪威、甚至英國，都受他統治，但至十七世紀以後，國勢日衰，第一次歐戰前，土地幾為德國、挪威所佔領，大戰結束後，始得收回一部分土地。

丹麥是一個農業國，全國人民大半從事耕作，丹麥政府對於農事非常重視，利用科學方法與農民合作，各地均設農村合作社，給予農民種種的便利。農產品有麥類、馬鈴薯、甜菜等。畜牧也很發達，以牛豕最多，此外有大規模的養雞場，牛乳、牛酪、雞蛋，醃肉產量甚豐。此外還有飼鹿場，鹿乳馳名於世界，丹麥的馴鹿，性耐寒，毛皮用途很大。

丹麥工業，不甚發達，因為礦產缺乏，（僅有少數之鐵礦），水力亦不充足，祇能利用農產品，製造甜菜糖、啤酒等物。

丹麥的面積雖小，鐵道網却星羅棋佈，聯絡全國各地，路線延長至五千三百公里。至於各小島間，亦以鐵路輪渡連接，交通十分便利，而對外的航業，亦稱發達。

丹麥的首都哥本哈京 (Copenhagen)，位在西蘭島的東岸，與瑞典僅隔一松德海峽，是波羅的海出入的孔道，形勢極為險要，這是北歐的第一大都會，丹麥的文化商業之中心。

哥本哈京真是一個形形色色的大城市，房屋的式樣古怪，但使人感到恬靜而舒適，這裏有許多大飯店

，可以吃到售價低廉的食物。

電車很多，但自由車更多，上至官吏，下至送貨員，都以自由車代步，不問男女老少，都會駕駛自由車，所以車子的式樣頗多。

丹京有一個北歐最大的博物館，藏有古代器物，甚受歐洲史學家重視。此外，還有許多雕像，聳立在街頭，但並不是什麼名人像，而是一種美術品，如兩人搏鬥，擁抱的姿勢，非常動人。

丹麥的第二個大都市是阿胡斯 (Aarhus)，位處日德蘭半島東岸，控制大貝爾特海峽，形勢亦險要。

丹麥的教育頗為發達，不論大城小鎮或村莊，都有民衆學校，辦理得非常認真。

丹麥不識字的文盲，幾乎一個都沒有。他們都熟悉北歐神話和安徒生童話，丹麥的文學作品，與北歐相同，淳樸，明潔，這也是和丹麥人的教育程度大有關係。

丹麥的青年，亦甚活躍，青年會之設立，全國有六百餘所之多，他們都做許多服務工作，對於社會貢獻甚大。

丹麥人是非常講究吃的，飯店中有各種奇特的佳餚，如烤鵝，鱈魚等，都用特別的烹製方法。

除了本土之外，丹麥還有一些屬地，在大西洋中，離日德蘭半島一千公里處，有一羣火山島，名叫法

俄爾羣島 (Faerøe)，面積僅一千四百方公里，居民以漁獵爲生。

冰島也是丹麥的屬地，又名冰洲或埃斯蘭 (Island) 於公元八七四年爲丹麥人所發現，直至一二六四年前，是一個獨立共和國，此後爲挪威所佔，一三八一年，又歸丹麥，一九一八年世界大戰後，改爲自治殖民地，每年須向丹麥王納三萬元貢費。

冰島是歐洲第二大島，爲一火山岩構成的高臺地，地近北極，島上都是冰山冰田，故名之曰冰島。島上多活火山，最高的名希克利山，還有許多溫泉。

冰島地土礫瘠，出產不豐，首邑雷克耶維克，是在西岸科拉灣的小島上，有新式的建築物，與丹麥有汽船往來。

此外，就是世界第一大島格林蘭 (Greenland)，乃綠地之義，因爲此島在北極地方，終年積冰，到了夏季，受海流之關係，積冰全解，地上便生綠色之蘚苔，一片綠色。

格林蘭在北美大陸東北，處冰島與加拿大之間，爲愛斯基摩人所居，僅一萬餘人，以漁獵爲生，他們所獲的漁獵物，爲鯨魚，海豹，北極熊等寒帶動物，另外還有一百多個白種人。

格林蘭於一七二一年爲丹麥佔領，但挪威人亦來此捕鯨，於一九三一年，佔東岸一小部分地方，在目前世界風雲變幻之中，格林蘭又暫時入了美國掌握。



# 中途島和薩摩亞羣島

嚴懋德

## 一 中途島

中途島 (Midway I.) 在夏威夷羣島往西偏北的地方，照意譯則是中途島，照音譯是密都威島，顯然的已說明了它是太平洋兩岸航線間的半路意思。

中途島發見於一八五九年，由美船卡姆比亞號的船長布爾克斯，首先到達該地，汎美航空公司的橫渡太平洋航空線，即以中途島為轉站處，從舊金山到夏威夷，稍向北便到達中途島；嗣後從中途島轉向南，道往威克島，再向西南進，經關島，馬尼刺而往亞洲大陸南端的澳門。

中途島距東京約二千三百哩，距珍珠港約一千一百四十九哩，北與荷蘭港 (Dutch harbour)，南與約翰斯敦島可形成一弧線，為美國海軍在太平洋戰略上的外衛區據點之一，同時也是美國在太平洋第一線的空軍根據地之一。

地之一。

中途島一共有兩個島，雙方相距約一哩，四周十八哩，約有珊瑚礁包圍，係由火山島殘留其一部而沈沒於水面下時所成的一種環礁。平坦的海口，就在這些珊瑚礁的拱衛之中。兩島中大者面積闊一哩，長四哩，小者僅及大者面積的四分之一，但這兩島各有其不同的任務，西島為航空根據地，東島為海軍根據地。

## 二 薩摩亞羣島

薩摩亞羣島 (Samoa Is.) 亦稱航海家羣島 (Navigators Is.)，介於夏威夷與新西蘭之間，在英屬東加羣島 (Tonga Is.) 之北一百五十哩，左為英法共管的新赫布里底羣島 (New Hebrides) 右為大赫的島 (Tahiti)，它包括大小島嶼十有二個，主要的如西沙發伊，烏波羅兩島及附近三小島，現歸新西蘭代管，突突尼拉，瑪紐亞

，奧夫 (Oft) 等七島屬於美國。西薩摩亞諸島在東加羣島之北一百三十哩，菲濟羣島 (Fiji Is.) 東北四百哩，位於南緯十三度三十分乃至十四度三十分，西經一百六十八度乃至一百七十三度之間。

薩摩亞羣島原先是大洋洲上一個王國，國王支配着各個島嶼的酋長，統治了薩摩亞羣島。一七二二年，荷蘭遠征探險家會到達羣島的東部諸島，再五十年後，即在一七七〇年，美國在羣島中的突突尼拉島的旁哥旁哥建立貯煤站，翌年，英德兩國亦同樣在薩摩亞羣島上獲得類似的權利，於是展開了三國競爭。

一八九八年，美德兩國舉行和平談判，一九〇〇年締結協定，依西經一百七十一度之線，將羣島瓜分：此線以西，即沙發伊 (Savaii)，烏波羅 (Upolu) 及其屬島，為德國所領，即名德領薩摩亞。至於東部的突突尼拉

(Tutuila) 瑪紐亞 (Manua) 等七小島屬美，而面積僅七十六方哩，上次大戰後，德領薩摩亞羣島，於一九二〇年三月十一日，由國際聯盟委託新西蘭代管，面積却有一千四百餘方哩。

美屬薩摩亞羣島，一九四〇年的調查，人口約有一萬二千九百零八人，土著及少數玻里尼西亞人一萬零五百六十四人，半土著一千零五十二人，白種人二百五十七人，華僑三十五人。西薩摩亞羣島，在一九四〇年七月一日的調查，人口有六萬一千二百四十九人，其中土著佔百分之九十以上，約五萬七千三百七十四人，華僑三千三百三十二人，混血種三千零五十五人。

薩摩亞羣島氣候的特徵，就是潮濕，從十月至翌年三月即為濕季，氣溫無多變化，最熱期為十一月，約八十度，最冷期為七月，亦有七十五至七十六度，從正月到三月，為颶雨期，暴風雨和颶風時常惠臨。

物產方面以椰子，咖啡，樹膠，

棉花，麵包樹，香蕉，可可等最多。西薩摩亞，在一九三九年度，輸出值二十二萬零四百零九鎊，輸入值十九萬四千七百三十六鎊。美領薩摩亞，在一九三九年度，輸入值十七萬五千五百二十六美元，輸出品以椰子及土人工藝品最多，約值七萬一千三百七十五美元。

羣島土人的知識程度都非常發達，不識字者不到百分之一。西薩摩亞，公立學校有七所，政府和教會合辦學校有八十所，教會單獨辦者亦復不少，學生共有一萬一千三百零五名，美領薩摩亞，公立學校有三十六所，學生二千八百四十四名，教會設立學校有六所，學生四百五十人。

美領薩摩亞首府為勞哥勞哥 (Faga'ofu)，在突突尼拉島南岸，自一八九八年，美國與英德瓜分薩摩亞羣島佔有以後即開闢成爲良港，現爲美國的南太平洋艦隊駐在地，西薩摩亞的首府爲亞比亞 (Apia) 在烏波羅島北岸，爲一貿易港，與新西蘭有定期船往來。



### 筋骨丸

主治男女老幼  
新得久患筋骨

疼痛瘋濕骨痛偏正頭風腰背  
痠痛半身不遂麻木寒腿風寒  
潮濕楊梅毒瘋四肢拘攣下痿  
癱瘓等症屢服他藥針灸無效  
只用此丸一料立愈重者兩料  
全好准能除根永不再犯此丸  
妙處在服後兩小時內即能感  
覺患處麻癢跳動並有微汗滲  
出乃此丸功能舒筋活血追風  
祛濕之鐵證也每料五十五元

### 筋骨膏

貼上能將週身  
瘋濕搜集散出

故能迅速止痛永遠除根每貼  
四十五元外埠函購加郵七元  
上海三馬路一二五號中  
南銀行對面

蓋世堂獨家發行

電話九二二三三四





# 在學青年的暑假進修

黃影果

時間的演進，是那麽地迅速，暑假又放在我們的前面。凡是在學青年，終年過着學校生活而暑假却是一個冗長的假期，照目前一般學校來說，中等學校的暑假有

六七十天，大學幾乎有三個月之久，佔全年的四分之一。我們如果使這漫長的假期，在模糊中過去，把兩三個月光陰，完全作無謂的耗費，原是多麼可惜。我們知道前進的青年，決不願把一刻一時的光陰虛擲，那麼暑假該是利用一下，作我們進修的機會。學校裏的知識，是死板的，惟有由自己研究得來的知識，才是活的。家庭，社會，是我們學校以外的學校，所獲得的知識，可使我們應用無窮。知識正期待我們去尋找，隨時隨地有着。可知我們在暑假之中，是應如何的努力與用心，充分利用一下，不讓其白白過去。不過我們想利用暑假來進修，那就

得在暑假之前，預定計劃，確定在暑假中研究些什麼，做些什麼工作。假如事前未定計劃，那就頭緒毫無，不會有什麼結果。計劃定當之後，才可依計進行，能在暑假中做些事情，得些知識。總之，青年學子的能否利用，端在本人有無決心。能夠利用的話，至少也得夠抵一個學期所得的知識和所做的工作。

平時在學校裏面，由於上課時間的匆促，功課門類的繁多，每會使我們感到沒有充分的時間來讀書，尤其是讀些自己所特別愛好的書。學問之道，不進則退，浪放知新，先哲早有明訓。在這暑假之中，我們不但要溫舊書，更應閱讀新書。每天抽

出若干時間，作為讀書之用。進一步，可以某一時代或某一作家為單位，而研究一個小範圍中的書本，以探求其特性和特點。使我們對之有所心得。這樣的讀書才不致覺得亂雜而系統毫無。報紙雜誌，是研究時事的讀物，在暑期中，我們不但每天要閱報，而且要買幾種雜誌來看。尤其是在這大時代裏，報紙雜誌所給予我們研究的材料很多。某一國家發明何種新兵器，某一陣地有何得失，都是使我們注意和研究。推而至於各國所用的，戰略，外交，和國際間所有的動態，如果能夠隨時關切，加以研究，參考，那所得的常識必多，特別是關於史地進方面的，比之光坐在教室裏聽講，會有更多和更切實的進步。

讀書的目的，在增廣知識，而知識豐富的人，每想發表自己的主張和意見。但如果祇能看書，不會寫文章來表示見解，那就會感到苦痛。讀書與寫作，表面看來，好像有連繫性；實際，字識得並不少，而寫不來文章的人却是很多。這就因為在寫作方面，缺少練習。書是愈讀愈熟，而文章愈寫愈通，高興讀書而懶於寫文章的人，就會連一封普通的信也寫不通。我們為求自己的學識，將來有所應用，自己的主張，日後有所發揮，那麼對於寫作就非與讀書並進，勤加練習不可。而這個暑假，就是給我們練習寫作的大好時機。至於練習的方法，在能每天寫日記，把讀書心得作成筆記和幾個志同道合的朋友不時通信。這一切，如果能不間斷的話，都可增進你寫作的技巧。進一步，寫成了有意義或有價值的文章，也大可在報章雜誌發表。再進

而述專文，著專書，自必不難了。尤其是愛好文藝的青年，暑假中大可寫些作品，因為用心可專，比平時的作品自可進步。至於所寫的作品，是否可發表那倒是次要可不去管它的。

凡是大都市裏，有好多團體，每按期舉行學術演講。主講者泰半為飽學之士，名流宿儒，擅有所長。這般人平時或因工作忙碌，不能以所長售諸世人，但由於團體機關的熱誠邀請，每星期演講一次或兩次。其所講一切的富有價值，與機會的難得，也可想而知。在學青年，平時推不出閒，沒有機會去聽講，但在暑假之中，可有餘閒了。這樣我們就可以考慮一下，某處所舉行的學術演講，和自己研究的科目較近，或是所講的部門，為本人所愛好者，不妨按期準時前往，靜心聽講，必可獲得平時教室中不能獲得的知識。不過光是去聽講，還嫌不夠，否則聽畢回寓，所能記到的，也有限的幾句，而日久之後，必將全部遺忘。還不是白白地耗費了聽講的時光嗎？因此，我們在聽講之時，最好就在用筆錄。懂得速寫的果然最好，可把所講的一字一語，記錄下來，就是不懂速寫，也可把講辭的大綱和重要之點，摘錄下來。等到聽畢之後，回到家裏，當天就整理一下，作成聽講筆記。這樣日後可隨時翻閱，參考，當然為可貴的材料。

假如有的青年，在暑假之中，回到鄉下去的話，那也有很多工作可做。除了在閱讀與寫作上用苦功之外，研究自然科學的，山水，古物，以及各種植物，生物，都可作為實驗和研究的材料。研究社會科學的。不但可留心當地的風俗人情，而且可利用暑假，做些調查的工作。當地的教育程度如何？文化基礎如何？農民有無疾苦？各種生產的狀況如何？這一切，都是關心社會問題者所應致力研究，而從來訪問調查的方式中，自

可得到不少可貴的材料。進一步，對於羸弱者當怎樣使其改良？自己對於這方面所有的新知識，如何使其介紹給大眾？這些工作，就夠使你在整個暑假中忙著去做。而且於己有益，於人有利，一舉兩得！何樂不為？這樣的機會，又豈容我們錯過呢？

上面所說的種種，都屬於知識方面，但我們知道青年的修養問題，也得重要。而在暑假裏，我們除了致力於求知以外，也須注意於品格的修養。自己的個性有何長處？有何短處？正可利用暑假，加以檢點一下。把長處儘量的使其發揮，短處儘量的使其改去，養成良好的品性，高尚的人格，用以處世，這樣就成為一個品學兼優的人，前途未有不成功的。內心以外，體格亦重要，在學校裏面，我們自不能有充分的時間加在運動上面。在暑假裏，時間比較充分，自可抽出一部分來鍛鍊體格。每天早上，作徒手操，深呼吸，原是很簡便而容易做到的。每天散步一二次，也可調劑精神，增強健康。他如球類方面，網球是適於夏令的運動，有少數的人就可拍打，不拘清晨或少陽將下時，可抽些時間，和二三知己，作網球之戲。游泳不但是夏日的適當運動，可使我們熟諳水性，增強肺部，也可去嘗試一下。總之，看各人所喜，利用各種運動來鍛鍊體格。有了強壯的體格，才不致養成文弱書生的慣習。否則你就是有一肚皮學識，身體衰弱，也是沒有用的。

可知一個暑假裏面，我們如果不想把時光糟塌的話，應做的工作很多。無論學術的研究，品性的修養，體格的鍛鍊，能夠各方並進，在兩三個月暑假之中，一定獲益很多。要知任何學識，不用苦功，不會成功。世間一切，決不能得於幸獲，學術亦不致例外。中國有句古老話，「十年窗下」，的確不虛。任何學術，不用十年苦功，那會成功。而且學術的求取，貴於

有恆，終年如一日，孳孳不倦，才能有成。古今中外的碩學之士，那一個不從窮年經月的苦學中得來。所謂一暴十寒，將有退無進。這樣看來，對此暑假中的大好時光，豈容我們耗費絲毫？本人近年來執教之餘，每年暑假回到家鄉必擬定暑假工作計劃。每年暑假，至少寫成一兩部作品，雖然以紙貴洛陽，有的作品寫成後束之高閣，暫時無法出版，但我總覺得這暑假是可貴的。終年碌碌抽不出閒寫長篇的作品，惟有在暑假裏，可利用休閒，寫成一兩部。因此，當在暑假的開頭，不嫌筆拙，草成這篇關於進修方面的文章，介紹於在學青年，以作暑假中修學修身的參考。

▽留芳記一二集△ 計兩大本 每部一百元

是書為包天笑先生所撰之歷史小說，以梅蘭芳為主幹，而貫串以民國初元史實，一時脛炙人口，曾經印行數版，今已絕版，偶存數千部，欲購從速。

▽海上蜃樓一二集△ 計兩大本 每部八十元

吳門天笑生著，記清末民初海上諸名士種種軼聞，此書與本雜誌所載之拈花記有異曲同工之妙，書亦絕版，僅存有二三十部，欲購從速。

▽算定庵集外未刻詩△ 一冊 每冊三十元

大本精楷石印，用潔白上等連史紙，可為習小楷者之需。而與詩酷好者，亦甚多也。此書尚為三十年前所印，今若印此，每冊非百元不辦。

寄售處：山東路五洲書報社

吃壞肚  
消困定  
Sulphonamide  
主治 痢疾 腹瀉 傷寒 等症  
藥房均售  
造製廠藥康丙  
號四弄二四一路沽大海上  
病問信通迎歡



# 一老人一經一

醫學博士式場隆三郎著  
徐傳霖譯

## 四十以後的腦梅毒

虞。

梅毒，是任何年齡都會有的病，其中有稱遺傳梅毒的，乃生出來就從父母遺傳了梅毒了。腦梅毒，也有由遺傳而來，先天梅毒性白癡，在生後一年以內發病，於是精神與身體的發育停止，智力亦不發展，一回兒起痲痺麻痺，而從小就耳目生了障礙。幼年性痲痺性癡呆，有先天梅毒的，十歲至十五歲，侵犯腦部，最初手足的運動痲痺，起痲變發作，智力不良，發語運動不佳，一二年後，精神完全遲鈍，全身衰弱而死。

△橡皮腫 乃梅毒性之腦腫瘍，意識混濁而感情鈍麻。

△痲痺性癡呆 此又稱痲痺狂，或稱進行性痲痺，是舊梅毒侵腦的疾

男子，易罹此病。梅毒的起源，相傳是在哥倫布發見美洲以後；但梅毒侵入人類身體後，似乎不是立即發病的。梅毒可犯全身任何組織，這是今日誰都知道的；但入腦的梅毒之發生，是近代的事。昔日的梅毒，似乎並不入腦，此病的症狀，非常顯明，若昔日即有此病，一定留有什麼紀錄，而今日所留的紀錄，乃十八世紀（一七三一年）死的法國大僧正利翁，是最初的人。

痛，感染後，多在七八年或十二三年發病，也有時在二十年以後發的，罹此病的人，在感染梅毒的當時，多不生橫痃或其他身體的症狀，所以往往自己不知會染梅毒，最容易生的年齡，是三十五歲至四十五歲，乃人生最活躍之時，實在是精神病中很可怕的一種病；但也有到了七八十歲的高齡才會有，所以不可僅注意四十歲的年齡。由先天梅毒而侵腦時，遲至十五歲至二十歲光景出現，所以二十五歲以後起的腦梅毒，並非父母遺傳，乃自己所感染。

△痲痺性癡呆，是一種文明病，梅毒侵犯人類，而普及全世界後五世紀，是近代文明最燦爛的十八世紀末葉至十九世紀，梅毒才變了形狀來了，文明把病原菌斯披洛海德，變了形了，頗有人是這樣說的。總之：從十八世紀末，梅毒成了侵犯中樞神經的變形梅毒，來威脅人類了，所以梅毒的歷史很古，而痲痺性癡呆與脊髓癆（

痲痺性癡呆，是一種文明病，梅毒侵犯人類，而普及全世界後五世紀，是近代文明最燦爛的十八世紀末葉至十九世紀，梅毒才變了形狀來了，文明把病原菌斯披洛海德，變了形了，頗有人是這樣說的。總之：從十八世紀末，梅毒成了侵犯中樞神經的變形梅毒，來威脅人類了，所以梅毒的歷史很古，而痲痺性癡呆與脊髓癆（

述四十以後易罹者：

△梅毒性神經衰弱 感染梅毒之初期，有頭痛，或不眠，感情極易刺戟，記憶力薄弱，注意力散亂而有時起頭暈，這是腦的內膜或血管，被梅毒所侵；若不治療，就有成腦梅毒之

△痲痺性癡呆，是一種文明病，梅毒侵犯人類，而普及全世界後五世紀，是近代文明最燦爛的十八世紀末葉至十九世紀，梅毒才變了形狀來了，文明把病原菌斯披洛海德，變了形了，頗有人是這樣說的。總之：從十八世紀末，梅毒成了侵犯中樞神經的變形梅毒，來威脅人類了，所以梅毒的歷史很古，而痲痺性癡呆與脊髓癆（

△痲痺性癡呆，是一種文明病，梅毒侵犯人類，而普及全世界後五世紀，是近代文明最燦爛的十八世紀末葉至十九世紀，梅毒才變了形狀來了，文明把病原菌斯披洛海德，變了形了，頗有人是這樣說的。總之：從十八世紀末，梅毒成了侵犯中樞神經的變形梅毒，來威脅人類了，所以梅毒的歷史很古，而痲痺性癡呆與脊髓癆（

起頭暈，這是腦的內膜或血管，被梅毒所侵；若不治療，就有成腦梅毒之

△痲痺性癡呆，是一種文明病，梅毒侵犯人類，而普及全世界後五世紀，是近代文明最燦爛的十八世紀末葉至十九世紀，梅毒才變了形狀來了，文明把病原菌斯披洛海德，變了形了，頗有人是這樣說的。總之：從十八世紀末，梅毒成了侵犯中樞神經的變形梅毒，來威脅人類了，所以梅毒的歷史很古，而痲痺性癡呆與脊髓癆（

△痲痺性癡呆，是一種文明病，梅毒侵犯人類，而普及全世界後五世紀，是近代文明最燦爛的十八世紀末葉至十九世紀，梅毒才變了形狀來了，文明把病原菌斯披洛海德，變了形了，頗有人是這樣說的。總之：從十八世紀末，梅毒成了侵犯中樞神經的變形梅毒，來威脅人類了，所以梅毒的歷史很古，而痲痺性癡呆與脊髓癆（

是入脊髓的梅毒，此二者常常會一同來。的歷史，還很新。

罹梅毒的人很多；但這樣入腦的人，不過是一部分。梅毒的入腦，大概是一種體質。至於是何種體質，那末醫學上還沒有證明；但已往從神經科醫師的經驗說起來，凡頭腦靈敏而極活動的人，易患此病，這是事實，而且往往會在四十歲左右最最重要的時代發作，所以家族與社會的影響很大。

這病是怎樣的症狀呢？精神上，先侵犯智力，記憶力遲鈍，即無新的記憶力，易忘最近之事，又判斷力退步，而不能順應周圍之事，且計算能力大壞，簡單的暗算亦不能，舊記憶，還比較的能保持，而最近之事一齊忘掉，凡辦事之人，一過四十歲而忽然常多錯誤，大半是此病之開始。又多妄想，這是誇大妄想，往往有怪異的計畫，或毫無理由的購集物品，或計畫大事業。

專業失敗而發狂，這是社會上常有的事，其實，是頭腦壞了，專業才

失敗的居多，即失敗非原因，倒是結果。在麻痺性癱瘓等時，多病態的企業，所以易招失敗，其時疾病正在進行，似乎是因失敗而引起病來了。又有心氣妄想，宛如自己患有何種重病，更有被害妄想，覺自己極窮困，或受人苛待，且有追跡妄想，如爲人暗算追逼。於是智力漸衰，想着荒唐無稽之事，而有幻視幻聽，可見人所不見，聞人所不聞。

在初期，性慾亢進，道德的感情頗鈍，與以往的人格，完全不同，不道德的事，泰然幹着。總之，高等感情，受了侵犯，抱非常的利己主義，行動粗暴，無抑制心，對小事即易怒，辦事無成就，感情漸麻木，遂成多幸症，即毫無意味的會愉快，終日笑容可掬，絕不生氣，似乎很多幸福，到了末期，性格盡行破壞，無愛情，無羞恥心，不潔而日常生活極低級，宛如一活屍。

身體方面的症狀，瞳孔對光無反應；即有反應，亦弱。發語亦不清，發音稍複雜之語，即難出口。總之，

唇舌的呂律不圓活了。睜之反射亢進或消失，皮膚之感覺鈍，不知痛，但有時，會有頭痛腿痛。又運動失其調子，步行亂，手顫而難寫字，字不但寫得惡劣，筆劃往往脫落，一向善寫字之人，凡紊亂而多脫字脫筆劃的，就要疑到這種病了。

此病的經過中，往往會突然卒中或似癲癇之發作。似卒中之發作，雖與卒中相同，然其後，半身不遂或失語症，比較的早能治愈；而真的卒中則難治，可以由此區別。到了末期，侵及膀胱直腸，大小便就會禁不住了。

血液與腦脊髓液中，大部分有梅毒性反應。此病發後，往往經過二三年而死亡，進行速的，發病後數月而死；然此不幸之病，最近發明瘧疾療法，疫苗療法，硫黃療法，由高熱而殺腦中梅毒菌之治療法普及以來，約有三分之一可治愈。這三分之一，病的進行似中止一般，這是此病的大福音，發明此療法的槐吾納爾，曾得諾貝爾獎，本病，是由梅毒而起之精

精神，所以或者有人以為注射六〇六，必定有效；但入腦之舊梅毒，用六〇六或水銀劑，不甚有效，而用熱療法最佳，用了熱療法，然後再注射六〇六，就有效果。

欲發見此病，單用血液檢查，是不夠的。梅毒之反應，雖現於血液，却未必能決定腦中有梅毒與否。本病之診斷，不可不檢查腦脊液，不檢查腦脊液而祇觀血液之反應，因着

注射六〇六，本病的發見，往往會遲緩，治療就難奏效，不可不注意。四十歲以後起的精神病，甚多；但一向頭腦靈清而辦事能幹的人，忽然能力衰退時，不可不疑到是否此病發見一過，治療無效，完全會成爲廢人，所以早期發見，最爲重要，其他精神病，無生命危險，而此病，與生命有關，不可疏忽。

法國有名小說家莫泊桑，寫小說甚多；但忽然寫不出了，因爲此病發作了。若不留心年輕時感染梅毒，到了盛年期，就會有這慘報；即使知道了，若不完全治療，就會入腦，六〇

六雖有單效，但非萬能之藥。所以僅備注射，不能必定治愈梅毒，六〇六雖強，而梅毒的病原體更強，現代臨床醫家之間，多以為：應當比以前，更多量注射六〇六。更有學者主張，若中途中止治療，則此少許六〇六，反而可以增加病原體之抵抗力。

總之，有梅毒感染機會的人，當先行嚴重的血液檢查與腦脊液檢查，必須略爲看出了症狀，才可以下澈底的治療。反應，有時是不會出來的，所以不可單單靠他，須請專門家精查，在初期時，即行此病之治療法，便可以完全治愈而再入社會活動，若病既進行到誰都看得出時，那末，即使生命可以保住，已經不能再去就原來的職業活動了。

以上所述症狀，只要出現了一種，就要慮到是否此病，而十分檢查，乘症狀未進行以前治療他。

高年者與癲癇  
癲癇，是病理尚未完全明白的神經病之一；但多數是先天的，幼時即發作，然也有到了四十以後，方起癲

癲癇，是病理尚未完全明白的神經病之一；但多數是先天的，幼時即發作，然也有到了四十以後，方起癲

癲癇，是病理尚未完全明白的神經病之一；但多數是先天的，幼時即發作，然也有到了四十以後，方起癲

知是梅毒的一種。第一次歐戰時，戰地患梅毒的兵士，多突然起癲癇發作，此乃精神非常疲倦時，得了梅毒，才起神經症狀的。

此梅毒，用六〇六治療極靈，所以三四十歲而始有癲癇似的發作時，不可不先疑到有無梅毒。雖任何病都不可不疑到梅毒，而四十以後的神經病時，尤宜疑慮而診查。

凡早期發見的，大部分可治愈。五行上人之健康法  
古來稱木食上人的，很多，至今還有這種人，這是真言宗的戒律，乃戒除五穀而修行的和尚。我現在這裏記述的五行上人，也是木食上人之一，在已往的許多木食上人之中，他可稱傑出之人；可惜他的一生，以前竟無人知道。

古來稱木食上人的，很多，至今還有這種人，這是真言宗的戒律，乃戒除五穀而修行的和尚。我現在這裏記述的五行上人，也是木食上人之一，在已往的許多木食上人之中，他可稱傑出之人；可惜他的一生，以前竟無人知道。

上人乃享保三年，生於甲斐國西八代郡古關村之丸烟。

十四歲時，赴江戶，就種種職業，有時會爲役吏；但朝山進香至相模國之石尊處，許下心願，便成動機，皈依真舍宗而入佛門，這是二十二歲的時候。後來會赴各處廟宇充住持，在四十五歲時，起環遊日本全國之大願，而活至九十三歲。這五十年間，

北自北海道，南至九州之端，向日本全國巡錫；但是他並不是僅僅的巡禮，還在各處，雕過一千尊佛像留着。

上人並非塑佛匠，乃真言宗的僧俗，由信仰而發願雕刻佛，他把一千尊佛像留在全國的大願，是到九十歲的時候成就的；不料這九十歲的人，更發大願，要再雕一千尊佛，這工作又繼續到九十三歲。他皈依佛門，有七十年；守着木食戒，有五十年，曾發許多大願，皆一一成就，他不知厭倦，還繼續努力。上人的一生，在宗教史上，實留有不朽足跡。

九十三年的一生，真可驚人，日本任何雕佛匠，從來沒有像上人那麼

會雕這許多佛像，並且也不會像上人那麼散佈得這麼範圍廣，日本任何地方，沒有不留上人所雕佛像的地方。

上人造這些佛像，是四十五歲至九十歲的老年期，實足令人驚異。這些佛像的大部分，往往是三尺光景高的，其中也有丈餘的大佛像，製造得最多的，是八十多歲時，尤其是八十四歲的時候。

上人日常，白天說法，爲人治病，夜裏一人在室內，獨自雕佛，有時一夜可雕三尊，最奇怪是上人的事蹟，到大正末年，世人竟無人知道，由柳宗悅氏，因偶然的機會，在甲府附近發見。看了他特異的作風，不免驚異，一調查，在他鄉里，又得到自敘傳與日記等物，於是再向全國調查，才明白了上人一生的詳細情形，我也是幫助研究，參加編輯傳記的一個人。佛像個個含着微笑，是他的特色，似乎頗有深意。上人如此大業，埋沒了數十年，實在奇怪，上人離開名利，專向鄉間無名小廟，留佛像而去，也是一個原因。他發了大願，日夜努

力雕像，到一完成，他又往別處去了，可稱無罣無礙。

上人的一生，這裏也不能詳述；不過他給我們的教訓甚多，從信仰上，他五十年間，嚴守戒律，巡遊全國，在各地說法造像，淡泊而不重名利，實在是一位高僧。更從佛教美術上講：這樣用素樸單純的自由手法，來雕刻這些含笑的佛像，也是空前絕後的事。

再談到醫學方面，他五十年間，守着木食戒，健康無比，向全國步行，雕刻佛像千尊，這精力真可驚異。看了上人所作的歌與日記，也可以略知他的健康法，第一是在木食戒，他的常食，是將麥粉調水，略吃一些罷了。野宿山中之時，往往吃些松葉。

其次上人自己所愛的健康法之一，是入浴與飲酒。他常常赴溫泉處去，他的愛酒，看了他八十四歲自己雕的肖像，雕在一個盛酒的葫蘆上，就可以明白了。大的佛像，他在八十歲以後的高齡期，雕得最多，也可驚異。雕刻木像，很費氣力，上人年近九

十，常手不離鑿，獨自雕着。他雕刻中途，不許人見；萬一為人看見，他以為不潔，就要廢棄。他的夜間雕刻，無非要避去俗人。若一夜雕一尊，第二天，一定會疲倦得動不動了；但上人連雕三十三尊，或八十八尊時，往往會一個月或兩個月毫無休息的雕着，這事，在日記及佛像的背面，都有記着。佛像上，有時不但雕日子，還有時刻，全是夜間造的。

佛像之高，大都三尺光景。都用樺樹或其他重的木料，可見用力很大；但這都是守木食戒而年近九十的老人造的，不能不說他是驚人的事實。七尺高的大佛像，他夜間僅靠錢香的光雕着，他的視力，也很不尋常。

上人信仰頗篤，心無罣礙，悠悠渡世，讀了他所作的歌，更可以明白他那明月似的心境了。

上人在九十歲，完成了一千尊佛像，更發大願要再雕一千尊，雖然是信仰之力強大，也可以知道他無比的健康了。年已九十，再打算雕佛千尊，身體若然衰喪或有病，決不會發

這大願，可見九十歲的上人，還是十二分的健康。

照他的自雕像與傳記看來，他是個矮而略胖的人，面容笑嘻嘻。據說很健步，一霎時就會走得人家瞧不見，在佐渡造廟雕像時，他每天在嚴冬的雪中山道上，往復數十里。

我們可以學上人的地方很多，從健康法上看，是他的飲食。斷絕五穀，雖不一定是健康法，但像上人那麼極端守着少食，而且勵行運動與入浴條件，只管做着大工作，是長壽上最好的條件。

不消說得，他是全靠信仰之力；但上人的健康法，實在是理想的。酒，是上人唯一的嗜好品，當然他並不過量；如果喝得大醉，決不會成就那種大事業了，可見他是飲少量

之酒。他夜間工作，睡眠一定很短，欲睡之時，什麼地方都可以橫下來休息，佛也似的熟睡，就可以消失上人的疲倦，野宿之時，他也很多。

他那種悠悠的人生，就是使他長命的原因，并且還因着信仰而忙於造像。

長命的美術家，本來很多；但如上人那麼到九十三歲而再做着用力的木雕工作的人，竟僅有絕無。就是從藝術上說，也是驚人的記錄，所以我想在這裏，要把上人那麼長壽而留下偉大事跡的人，告訴人家。上人的長壽，並不是依照着健康法而長壽的；但結果，是長壽了。上人的一生，在希望長壽的人看來，却是一種唯一的龜鑑。

△本書已全▽

### 挽沈信卿

夏敬觀

少日同登選佛場，中年從事傍滄浪，遺編誰輯三千牘？皓首重遙卅六霜。書感降真伴許筆，病猶守闕坐曹倉，罡風渣逝天衢迴，追念平生後死傷！





## 新婦

顧仲彝

費 起先我以為大少奶奶一定很冷淡很莊嚴，想不到她倒也是有說有笑的。只要她能够喜歡我好，我喜歡她一樣，我們一定很快活。我們四個人一定相處得很好，可不是麼？

麒 我可以打賭我們一定相處得很好。

費 (夢想的) 我們母子合作開一家建築公司……我們把西湖旁邊的一塊地蓋起弄堂房子來，第一弄，第二弄，……(家麒很不忍煩) 但是有一件要緊的事，麒兒，你應該知道，這是爲你自己的好處。大少奶奶初到這兒來，看我們這個堅固團結的小小家庭，不免會嫉忌跟我們使氣鬧別扭，你可不能過分跟她認真。不過在她呢？總得要慢慢的適應到我們的環境裏來。麒兒，你要是跟她

鬧，我可要幫着她來反對你的。

費 叫你不能進行這兒我替你安排的大計劃！

麒 媽，你真偉大極了。

麒 喔！

費 你才是我的好兒子，許多做兒子的總是一味聽從着老婆的話把老的關係老的情份都丟開了。

麒 瑛是不會的。

費 現在你成了親，你是長子，你自私，你應該用發定的手段對付她，要是她太妒忌，你應該公公

正正對付她，要是她……她無風與浪……

費 現在你成了親，你是長子，你自私，你應該用發定的手段對付她，要是她太妒忌，你應該公公正正對付她，要是她……她無風與浪……

麒 變態？你說瑛是變態麼？

麒 無風與浪？

費 只要你不注意她，不要當她

費 唔，你知道……一個年輕的女子，像大少奶奶這樣的人……說不定會幫着這邊，幫着那邊……

太嚴重，事情就會好轉的，我知道你不願意我受打擊就像我不願意你受打擊一樣。

挑撥是非……好像剛才樓下的事情……她完全沒有明瞭事情發生的原因……這是多麼危險呀……

麒 但是瑛不會……

不過，要是你能實事求事，你的

費 我今天下午跟大少奶奶說：「大少奶奶，我不能讓你犧牲麒兒。」

親事一定是很快活的，要是你拿不定主意，你就上我這裏來商量

麒 犧牲我？怎麼會呢？

好的。

你媽媽不是老在替你打算麼？

媽對我實在太好了。

真是個可愛的孩子！好，麒兒，睡罷，媽替你拉好被，你睡下去罷。

〔她站起來，吻他的頭髮，拍拍他的頭，做出母親對小孩子最親熱的舉動，外面門開啓，他們沒聽見，瑛出現在門口，穿着睡衣。〕

瑛 嗶！對不起。

費 （略頓變成很甜密的樣子）嗶！原來是大少奶奶，請進來呀！我正在安排麒兒睡覺呢。沒有關係，你進來。大少奶奶也是我們家裏的人了，在這個屋子裏你愛上那兒就上那兒。

瑛 謝謝婆婆！

費 這樣隨隨便便，麒兒，我們能够慢慢的慣麼？

瑛 唔！……

費 我跟家麒在北平一直是同房，所以習慣了，要是……

費 麒兒，你穿了睡衣，起來見你的大少奶奶。（把睡衣丟給他。

家麒穿衣的時候，兩女人的眼睛碰在一起，兩人之間已種下了妒忌和仇恨的樣子。）

瑛 要是不便的話，我可以回房裏去。（欲走）

費 他已經起來了，你不必走，大少奶奶，你要知道麒兒是最孝順我的好兒子，誰也奪不了他對我的孝心。

瑛 誰願意妨礙他的孝順呢？

費 （又甜密起來）我是開頑笑呀！再見吧。不要讓麒兒睡得太晚。他很疲倦了。（她走向瑛）大少奶奶，你一定也很疲倦了，早些回去睡吧。（走至門口）桂英現在怎麼樣了？

瑛 好得多了，謝謝你。

費 應該謝謝你！再見！

〔費太太下。家麒取煙，瑛不動。〕

費 瑛，你剛才對媽爲什麼這樣嚴重呀！

瑛 我嚴重？

麒 你簡直一點笑容也沒有。

瑛 真的嗎？

麒 桂英好了嗎？

瑛 好得多了，可憐的小姑娘！我想她倒很運氣哪。

麒 說不定是的，不過我總不能這樣說呀！

〔他點煙，她熱烈地的瞷着他〕

家麒……

什麼？

瑛 你到底愛誰？

麒 你呀！爲什麼？

瑛 我不相信，爲什麼不跟我親熱親熱呀！

麒 這容易。（他過來用一臂抱她）

瑛 這末隨隨便便。家麒，我要你好好的用兩個手抱我，跟我接吻。

麒 好，好！（放下煙）我用兩手抱你。

瑛 你爲什麼不跟我接吻呀！

麒 好，好！（接一短吻）

瑛 (推開他) 這種敷衍了事的我  
不喜歡。你真真愛我的話，應該  
熱熱烈烈的抱我吻我。又沒有人  
瞧着你。

〔兩人熱烈的緊抱接吻。〕

瑛 我愛你，我愛你！家麒，爲什  
麼今天晚上不讓我們睡在一個房  
裏？要我們睡在兩個房裏，又隔  
得那麼遠。

麒 我也不願意，這是媽的舊思想  
，還當我們沒有結婚呢。(說到  
媽字特別低。)

瑛 她要你親近她！

麒 對啦！(在瑛的凝視下麒低下  
頭去) 我們不要說得太大聲，不  
然把媽吵得不能睡覺了。我們這  
兒什麼聲音她都聽得見。

瑛 讓她聽見好啦！也好教訓教訓  
她！

麒 瑛，你這太不成話了。

瑛 對不起。我心裏實在氣忿極了

麒 我知道你很氣忿。

瑛 也真弄得我精疲力盡。

麒 可憐的孩子。

瑛 可憐的桂英……我一點也不想  
睡。我要談天，你不在乎麼？

麒 你儘管說。

瑛 我從來沒有碰到這種事情過，  
我聽見過，但是我從來不相信真  
會有這種事。我不知道怎麼辦才  
好。真把我嚇了一跳。

麒 什麼事？

瑛 我不知道怎麼樣告訴你。(忽  
然得勁) 但是，家麒，我不能不  
告訴你。我一定得告訴你。沒有  
第二個辦法。

麒 你咕嚕些什麼？

瑛 唔……(改換主意) 我可不  
能問你一個問題？一個心理上的  
問題。

麒 你要問，問就是啦！

瑛 我既然做了你的妻，我想我可  
以問。

麒 問罷。

瑛 你看我是不是跟其他女子不同  
？我的意思是說，你想到我的時  
候是不是跟想到世界上其他女子

的時候不一樣？家麒，是不是？

麒 這個古怪的問題，叫我怎麼回  
答？

瑛 請你回答我。這個問題的回答  
現在對我太重要了。

麒 當然我要回答你的。爲什麼現  
在對你很重要？

瑛 因爲我對你跟世界上其他的男  
子就是這樣想的。因爲一個人真  
正的愛和結婚得很滿意的人都應  
該這樣想的。一男一女聯接在一  
起，就跟世界好像隔得很遠。遠  
，有時候回頭來看看世界，看到  
許多朋友親戚，就會說：「呀，  
你們還在這兒麼？你們好麼？有  
什麼事情要我們來幫忙麼？」

麒 僅不過是幫忙麼？

瑛 只有男女兩人之間互相感覺這  
樣接近的時候，才是真真的愛情  
，真的美滿婚姻。

麒 這是多高深的婚姻哲學呀！你  
說話繞那麼大圈子幹什麼？

瑛 男女之間有了這樣的感情才能  
使生命有活躍的交流。

麒 真的嗎？

瑛 還有什麼感情比這個更強烈的？

麒 說不定你是對的。（但他沒法躲避）但是那末興奮的談這個幹什麼呢？

瑛 因為，家麒，這實在很重要：……尤其是現在……你真的對我這樣感覺麼？把其他任何人都置之度外麼？告訴我，你跟我一樣的。

麒 當然，我想是的。……（但又沒法躲避她的真意）瑛，你老是有這個習慣，一點沒有事情，喜歡無事尋煩惱。

瑛 家麒，你明白麼，世界上最大的罪人就是破壞這種感情，不管他是男的或是女的，不一定要直接的破壞，就是瞎干涉，搬弄是非，都是一樣有罪的。

麒 照你這樣說，麟弟是有罪的囉。

瑛 他！

麒 不是他是誰呀？

瑛 沒有關係。……你弟弟對桂英是沒有這種感覺的，是不是？

麒 家麒真是個莫明其妙的人。

瑛 你媽還當他是個三歲的小孩子，對他說什麼：「寶貝心肝兒，到娘這兒來，娘有好東西給你吃。」

麒 據我的觀察，桂英對我的弟弟恐怕沒有多少剛才說的感情。

瑛 我知道得比你清楚。……我跟她談了有一點鐘了。家麒，她告訴我許多事情。

麒 當心一點，瑛，你不要把自己攪在這個事情裏面去呀！

瑛 我覺得我早就攪進去了。

麒 唔，你不要幫誰呀！

瑛 我覺得我不能不幫。

麒 這不是我們的事情。

瑛 我希望不是我們的事情。（走近）可憐的桂英，明天早上就要走了，我們預備住多久？

麒 喔，我不知道。

瑛 一星期？

麒 至少罷，可不是？

瑛 至少？

麒 你要早一點走麼？

「頓。瑛搖了一下頭。麒有點生氣」

何必把事情看得那麼嚴重呀！對於剛才發生的事情，我跟你一樣感覺到非常痛苦。說不定我還比你痛苦些。但是我當然不願意立刻就走，這是不對的。媽會誤會的。我不能像個壞蛋，拍拍身子走了，丟她在後面不管了。你想媽跟桂英吵得多難受，明天她的舅舅，她的家裏，她的親戚戚都會來責問媽，叫媽一個人怎麼對付！

瑛 她好像並不怕事呀！

麒 這難說得很。

瑛 你是她兒子，難道不知道？

麒 她的性格非常倔強的。

瑛 真的麼？

麒 你看不出來麼？不過，我總得就一個時候。

瑛 爲什麼？是不是造弄堂房子的事？

麒 我知道你對於跟媽合作的事不大贊成。不過這也是我的機會，

我不能隨便的把牠放棄呀！可不  
是麼？況且你又要生小孩子。

瑛（嚴重的）家麒，你當然不能  
放棄。可是我也不能放棄我的機  
會。

麒 你什麼意思？

瑛 我的機會你難道全忘了麼？

麒 什麼機會？

瑛 我的研究工作。

麒 媽不是說在縣立醫院裏替你找  
個專情麼？

瑛 她說在縣立醫院的新從高中拍  
賣下來的實驗室裏，在醫生和看  
護不用的時候，我可以去研究研  
究？

麒 她的意思是很好的。你給媽一  
個機會試試看再說。……爲什麼  
你要哭起來啦！

瑛（熱烈的撒謊）我沒有哭！

麒 你是在哭！

瑛 我不能不哭！

麒 但是爲什麼要哭呢？

瑛 我七八年的辛苦就這樣完了麼  
？

麒 媽跟我有了一個很大的計劃，我  
現在不能離開她，你明明知道的  
，並且至少等我的骯髒襯衫洗乾  
淨了再走。箱子裏祇剩一件是乾  
淨的。

瑛 那末我們當然要住下來了。

麒 並且我不能不說：你拿今天晚  
上發生的事情來判斷我的家庭，  
那未免太不公允了。況且，我們  
這次回家是要使你跟媽認識認識  
。使媽明白一個女科學家並不是  
個壞媳婦，因爲你們不能不馬上  
有這種瞭解，你是明白的。

瑛 真的嗎？

麒 你一定很不耐煩，並且一定不  
能容忍。

瑛 這是科學家的毛病。

麒 每個人都有這個毛病……現在  
請你多給一點時間，你瞧着吧，  
我一定把事情弄好的。

瑛 我跟你媽今天的會面，你覺得  
滿意嗎？

麒 今天的會面是再理想也沒有了  
，不過我喜歡講究事實，你不用

擔憂，媽有時連我都覺得有點麻  
煩，你要知道她的生活是够苦的  
。

瑛 她的生活苦，她怎麼會苦？

麒 許多方面呢，你知道我爸爸是  
不大好的。

瑛 我不知道，你從來沒有提起過  
你爸爸。

麒 他死的時候，我只有五歲。

瑛 怎麼死的呢，荒蕩還是喝酒？

麒 倒也不是，不過人太不中用。

瑛 他有錢吃。

麒 錢是有幾個。

瑛 那麼你媽生活上沒有問題吃。

麒 沒有。

瑛 還有什麼別的苦處呢？

麒 唔，她身體不大好。

瑛 我看她身體很結實。

麒 她的身體弱，我跟弟弟小時候  
她真吃了不少的苦，說起來也實  
在太噁囉了。

瑛 你說，我不嫌噁囉。

麒 我常常聽她說，我一生一世辛  
辛苦苦就爲了我們，她從來沒

到自己。

瑛 不見得罷。

麒 這是真的，我記得弟弟小時候，她自己照顧他，不肯用奶媽，她自己沒有奶，給他吃這個，給他吃那個，他病了，媽更是成天忙到晚，她還對我說，她有時覺得自己還比弟弟病得利害呢。我有時看見她半夜三更走到這間屋子來看弟弟，她自己心痛得幾乎昏厥過去，我有時候勸她找個乾奶媽照顧弟弟，她就說佣人粗手粗脚的，她不放心的，我們在學校裏唸書，她有時偷偷的跑來看我們，她是無時無刻不惦记着我們，不看顧着我們。

瑛 唔，我明白（她轉到更明顯的問題上去）你中學裏是男女同學麼？

麒 是的。

瑛 你跟女同學戀愛過麼？

麒 我從來沒跟人家戀愛過，我祇愛你。

瑛 （科學家超然的態度）沒關係

（想開去）今天下午你媽說起誰穿我的衣服一定很合適？

麒 誰，我也不記得了，是不是：

：「張家大小姐？」

瑛 對的，你跟她好嗎？

麒 說不上好，你問這個幹什麼？

瑛 你媽提起她的時候口氣之間好像你對她很好的。

麒 媽這麼想就是了。

瑛 媽常跟你提起她，是不是？

麒 媽怕我太接近她，要娶她。

瑛 唔，我明白了，為什麼不讓你接近她呢，她有什麼不好嗎？

麒 不，不，她好極了，我幾時給你介紹。

瑛 那為什麼呢？

麒 她說我太年青。

瑛 那是那一年的事情？

麒 我中學剛畢業的一年。

瑛 那時候你已經二十歲了，不能算你太年青了。

麒 媽這末說，又有什麼辦法呢。

瑛 你弟弟呢？他有沒有跟人家講過戀愛？

麒 這不能算戀愛罷。

瑛 為什麼不能算？

麒 我弟弟看上了了一個女戲子，媽化了一千二百塊錢才解決的。

瑛 還有別的女孩子嗎？

麒 還有好幾次，不過都沒打官司，也沒化什麼錢。

瑛 後來就跟桂英訂婚了。

麒 對了，你問這些有什麼意思。

瑛 我要證明一個假定，現在看起來這些事實完全合乎我的假定。

麒 什麼假定？

瑛 媽說你太年青，你弟弟在外面亂講戀愛……你要離家三四千里才能跟我講戀愛，才能跟我結婚。

。這許多事實已經够了，現在讓我告訴你一件事，只不過你得答應我不發脾氣就是了。

麒 你得守信。

瑛 好，我答應你。

麒 （吸了深深一口氣）不管有沒有乾淨襯衫，明天我們就得離開這兒。（待續）



# 史可法

陶秦

## 第二幕

### 第一景 A. B.

說明

崇禎十二年，可法守六安，屢敗賊，是日，可法平賊返，六安鄉紳及四郊平民多迎於長亭，可法麾下多秦晉人，類皆獷悍不率，內有騷丁蘇姓者，以細故射殺老嫗。可法知其事，殺之。蘇有黨劉小全馬如龍等倡言作亂，密邀百人噪於軍。闖下三刻，亂兵自外入，城內數處火起，公朱衣坐堂上，秉燭仗劍，亂者趨至門，見公神光照人，端嚴可憚，遂斂手而竄。

景時

崇禎十二年春。中午時刻。府內大廳的一角，也是可法據案辦公的地方，正中是一道花格門，門外有走廊，廊下為天井，從天井對廳有石級，沿廊都有花格窗，靠壁有坑，靠窗有案，其他几椅不多，

靜而潔。

人 李書，兵卒，汪思誠，史可法，湯

開遠，蘇某，劉小全，馬如龍，鄉

女，鄉民，役吏，亂兵十餘人。

幕啓 廳內候無一人，走廊下有兵卒一

人在那裏踱步，李書由走廊走過，

入大廳來，在門上立停，回身對廳

下立着的一個兵卒說話。

李 王大哥，是什麼時候了！

兵 (走上石級，近門立停) 快午

時了。

李 還沒有人回來？

兵 沒有呀！恐怕今天還不會回來

吧！

李 不會的，昨天派人送來的信，

說今天早晨准可以到的。

兵 是呀！所以六安城裏的鄉紳都

上城外去迎接去了，聽說從西城

一直到大街都有人供着香案在迎

接呢。

李 是嗎？老爺心裏一定會非常高

興的。

兵 其實，像史大人這樣的知府，

是應該叫百姓們敬重的。你祇要

想，前年史大人一到皖城，還沒

有進城，他就下了馬，在城外看

地勢，那兒開濠，那兒修城，都

在心裏打定了主意，一進城，就

忙起來，自己每天到城外去督工

，果然，沒到一個月，流寇就來

了，大人帶了新練好的八百個兵

，那時候我也在裏邊，打了三天

，就把流寇打退到潛山，不敢再

來，史大人還要奏請皇上把被災

的田租都免了。所以他上六安來

的時候，百姓們都在城外跪送，

好多人都下了眼淚。

李 老爺不但對百姓們好，就是對

將士那一個不好，將士們沒吃飽，他自己不先吃，將士們沒穿熱，他自己也不先穿，所以每一個將士都肯死命殺敵，不也是爲了老爺的感化嗎？

兵 是呀！所以去年到這兒以後，因爲這兒地位重要，史大人就舉湯開遠老爺來代兵備。兩個人常常商量到深晚，同吃同喝，要好得跟自己兄弟一樣，不也是因爲史大人待湯老爺好，湯老爺才肯跟着他吃苦。

李 所以說呀！像老爺這樣的人，誰肯不出死力幫他去殺賊呢！

〔李向廳內進，整理文案，兵卒將退，忽又立停說話。〕

兵 李書哥！你知道六安城裏有人要替大人建生祠這件事嗎？

李 我沒聽見說呀！你是那兒聽見的？

兵 前天我上街上去，在茶坊裏聽見的。

李 老爺不會答應的。

兵 是呀！就是怕史大人不答應，

所以都是瞞着他的。這兒的人自從史大人到了這兒以後，自己拿出兩千兩銀子來修城，不要公家出一個錢，不要百姓捐一份糧，要沒這堅固的城堡，流寇早就打進來了。還有呢，去年鬧蝗蟲，米穀貴得不得了，史大人一方面到四方去辦糧食，抑平米價，一方面每天晚上自己焚香禱告上蒼，幾個月不睡，史大人還以爲這些事外邊不知道，其實多傳到外邊了。所以大家都情願出錢替史大人建一個生祠。

李 老爺每天爲了防賊安民，不是寫公文，就是聽報告。白天忙了不算，晚上還要到兵營裏去視察，清早又要到校場上練兵，十天倒有八天不睡覺，頓起了精神作事，倒是真要有人替他供一方長生祿位，保祐保祐他的平安，就怕老爺爲了破費太多，不肯。

兵 像這樣好人，老天一定會保祐他平安的，要不然的話，誰還做好人！

〔兵向外走，李書也將退出〕  
李 王大哥，要不要到裏邊喝杯茶去！

兵 不用啦！大人大概就快到了！

李 不是已經過了正午了嗎？

兵 怕不會來吧！

李 也難說。

兵 就怕流寇又殺回來了。上個月，不也有這樣一回事嗎？那一次連殺了十天，六安城裏的人個個都替他担心，每天焚香禱告，求他快一點回來。後來說史大人第二天可以回來，結果呢，還是爲了賊勢未平，又過了五天，才回來。

李 可是這一次可不同，那個叫做順天王的已經寫過降書到營裏來了。

兵 〔有喜色〕要是朝廷裏的大官個個都像史大人，那兒還有什麼流寇，所以我說……

〔遠遠地樂聲鑼聲鞭炮聲起〕  
李 來了！你聽！

〔兵卒急回身出廳向天井行去，



李書也隨下，鑼聲近，止，人馬聲，喝道聲，止，史可法與湯開遠同從正中上，寂然無聲，微聞盔甲曳地及刀槍聲，可法人未見，聲已起。」

可法 我決不能因為他們有一點小功，寬容他們！

〔可法滿面怒容，全身戎裝入，湯開遠隨入，李書跟入，可法坐下，開遠在旁邊立下，李書向前請安。〕

李書 家人李書向老爺請安。

〔可法舉手，李書起，立在一旁。〕

開 請大人要顧念到他們平賊有功，給他們一個自新的機會。

可法 酗酒殺人，擾亂民間，豈是我軍中可以有的事！

開 他們都是秦晉之人，粗野不率，大人要好好開導他們才對。

可法 可法帶兵至今，那一天，不把我兵士當做自己的子弟看待，原希望他們，對國家要盡忠，對百姓要愛護，現在盜賊未退，仗

了一點小功勞，就敢這樣不法，將來，還得了！

開 可是他們秦晉人結有一黨，恐怕要引起意外的事。

可法 軍有軍紀，民有法律，湯公不必多言，我的主意已經打定了！

開 開遠還請大人三思而行。

可法 乘我不在，胆敢利用國家的弓箭，射死一個孤弱的老嫗，不但慘無人道，而且目無法紀，像這樣的人不殺，叫我怎麼樣對得起百姓？叫我怎麼樣服我的軍心！

開 開遠祇怕他們要說大人不够寬大！引起軍心不安。

可法 有功者賞，有罪者罰，可法不能因為袒護兵卒，忘了百姓！

〔汪思誠自門入，行禮，報告。〕

思 黃土屯的總兵劉小全帶了全營二百人在外聽命！

可法 你先叫他一個人進來！

思 是！

〔思誠退下。〕

開 開遠還請大人平心靜氣的處置這件事。

可法 湯公請坐，我自有辦法。

〔思誠帶劉小全入，思誠立一旁，劉小全在可法前跪下請安〕

劉 總兵劉小全向大人請安！

可法 〔舉手，小全起〕你的兵隊是紮在黃土屯的，是不是？

劉 是的。

可法 一共有幾個人？

劉 二百十六名。

可法 每天在營中者幾人？

劉 一百八十名。

可法 有三十六名是出營遊戲的？

劉 每天輪流三十六名放假在外。

可法 什麼時候歸營？

劉 已時歸營。

可法 是你自己點的名？

劉 〔支吾其詞〕這個……

可法 從實說，不許支吾。

劉 是的。

可法 歸營過時的弟兄，你是怎麼樣懲罰的？

劉 按照大人的定法，二十大板！

可法 犯規的人多不多？

劉 很少。

可法 這幾天呢？

劉 沒有。

可法 你是說實話？

劉 小的不敢說謊。（略有慌張）

可法 你再想一想，昨兒晚上可有歸營遲的人？

劉 沒有。

可法 我已風聞你治軍不嚴，兵士在外，酗酒肇事，要是被我查出，你是有罪的！

劉 小的不敢。

可法 那末照實說，昨天晚上有你們營中三人，到老百姓家裏討酒吃，不遂，用弓箭把一個老嫗射死，你曉得這件事嗎？

劉 小的不知道。

可法 事情是在初更光景發生的，你營裏的人應該早就歸營，爲什麼還有人在外邊，我問你，昨天晚上是不是你自己點的名？

劉 小的昨天身體有一點不好，所

以……

可法（冷笑）分明是治軍不嚴，飾詞圖賴，思誠！

思 是。

可法 把黃土屯的鄉人和他的妹妹一起叫上來。

思 是。（下）

可法（對劉）限你立刻把昨天晚上肇事的人查出，要不然的話，就由這一對死了母親的兄妹兩人，在你帶來的人中間看，看出是誰，就由誰來伏法，如果看着了你，那也管不了你是不是總兵，一樣伏法！（劉小全跪下）

劉 望大人看在小的營兵都會殺賊有功……

可法 放屁

劉 殺一個還一個，也是公律，也

決不會殺一個要陪兩個。況且……

可法 住口！我因爲你們秦晉之人，吃得起苦，耐得起勞，所以平時很看重你們，誰知道你們會做出這種事來，叫我怎麼樣對得起百姓？

〔思誠帶鄉人兄妹入〕

鄉人兄妹（跪下）老爺！

可法 起來吧！你們母仇未報，心裏一定非常氣憤，這都是我治軍不嚴，有以致之，還要請你們原諒我。在這大門以外，現在正有兩百多個兵士，殺你們母親的人就在裏邊，你們認清楚了以後，來告訴我！我再發落。你（指劉小全）陪着他們去！如有威脅恐嚇等事給我知道了，我先要你的命！思誠！你也跟去。

鄉人兄妹 謝大人。

劉（臨走）小全不能從命。

可法 爲什麼？

劉 小全怕他們認錯了人，叫士卒

們受冤枉。

可法 光天化日之下，那兒有冤枉，這件事，就說是冤枉，那也是你的陰鷲。

劉 小全怕對不起兵卒。

可法 他們仗勢凌人，可對得起你，不要這樣胡塗！

〔劉帶鄉人兄妹下，思誠下〕

開 大人這樣肯爲小民伸冤，令人感佩，但是開遠方才看到小全強詞奪理，逆性難馴，大人要提防一二才是。

〔屋下人聲，蘇某高聲抗言，在思誠的看視下，走入，劉小全後隨〕

蘇某 活見他媽的鬼！你幾時看見你老子動手殺過你的娘！

思誠 住口！

〔思誠帶蘇某人，蘇某見史可法，略怔，神態慌怯，劉小全跟在後面。〕（蘇某是一個悍獠，高大的人）

可法 你姓什麼？

蘇 蘇。

可法 你在軍中有了幾年了？

蘇 三年！

可法 家裏可有人？

蘇 母親，妻子兩人！

可法 當兵三年，你認爲國家待你如何？

蘇 吃的是國家的餉。

可法 我待你如何。

蘇 小的和大人不大親近，所以不知道。

可法 如果你能常在我的身邊，我也決不容你有這種不法的行爲。

蘇 小的是冤枉的。

可法 胡說！

〔蘇不言，全堂寂然。〕

可法 身強力壯，實在是一個好兵士，可惜……（正氣）姓蘇的，

現在我要你去伏法，心裏可服？

蘇 （跪）伏……法！你是說把我殺了！啊！大人！（驚奇）

可法 如果有人在你鄉下殺了你的母親，……

蘇 母親？我的老娘？（驚慌）

可法 （點頭。）如果你的老娘給

人殺了，我替你抓住了那仇人，你說我應該怎樣辦。

蘇 殺！（以手捫口）

〔可法點頭，日向思誠望，思誠向外招手，兵卒四人入，蘇回頭見兵卒，大驚，急奔至可法身前跪下。〕

蘇 大人救命！

可法 （搖頭）我何忍殺死我的兵卒，祇是軍法如此！你的家裏我自會派人去撫恤，你可以放心！

〔蘇見可法不允，奔至開遠前，開遠搖頭，蘇又奔至劉小全前。〕

蘇 劉大哥！

〔劉小全也搖頭，目露險光，兵卒拖蘇下，思誠隨下。〕

可法 劉小全！以後軍中不許再有此等事發生，如果再有這種事，我惟你是問！去吧！

〔劉小全悻悻地對可法一看，退下，至門立停。〕

劉 小全謝大人恩！（音調險惡）

〔劉下，湯開遠立起，目送劉出〕

劑製素胎胚產國

# 蒙生胚

補後天虧損。

用先天補物。

能功 治主  
 亢發 輔返 血久 神腰  
 進達 助老 管不 經酸  
 食腦 發駐 管硬 衰腿  
 慾力 育顏 化育 弱軟

損物所合為幼有配蒙腦命含  
 四··謂理唯之益製肝下乙有  
 時·却補用大唯一營於·青垂一入  
 宜·病後先補劑一有養於·等體憐參  
 服·延天天劑效之且老不精賀賀爾  
 齡·虧補補之之且老不精賀賀爾

售均房藥製監廠藥亞新

場歌袖領 · 袖領場歌

## 場歌樂高

五五九五九話電 址原樓三界世新

劇平稽滑 表日五三星每 演晚，，期逢 童神小社聲新

(起半時七晚每場夜)

候伴 點歡 堅陣 歌基  
 教座 唱迎 強容 星本



# 拈花記

包天笑

## 第三十章

世界上的醫學，到此已算進步了。其實還差得很遠。人類自有生以來，病魔立刻即追蹤而至，於是醫學界竭其全力，與之奮鬥，往往因之而挫敗。但病魔的勢力極大，它們可以呼朋引類，將人身包圍，而醫學界則處於孤軍地位，幾至無從援救。大概上帝造人，不過許他們以數十寒暑，以後即不必瀕跡紅塵，特命病魔，到了人生大限，便教它去收拾歸來，予人類以永休息嗎？

天意雖然如此，而醫學界却持有回天之力，偏欲以人力勝天工。這一世紀中，醫學的發明很是不少，有許多不可治的病，現在都可以治了。雖不能人人可以起死回生，然而竟能與病魔死神相搏鬥，不能不歸功於近代的醫學界呀。總之越到現代，醫學越進步，那是無容懷疑的。就只我們中

國，科學比較人家落後，醫學的進步，也隨之而遲滯。不過在那個時候，上海有這許多醫院，還算是最進化的地方咧。

左詩晨把蕊雲送進了醫院後，因為有好幾位醫生，都說蕊雲有盲腸炎嫌疑。左詩晨知道盲腸炎是要開刀的，而且醫生的話是不會差的。他想：雖然本人反對開刀，她的姊妹們像雲老五等，也反對開刀。不過她們是一無醫學常識的婦女之見地，她們以為開肚皮是一件可怕的事，她們怎知道盲腸炎倘不開刀，是非常危險的呢？現在欲脫蕊雲於危險之境，除了開刀之外，別無方法，因此左詩晨毅然決然的送她進了醫院。

要動手術。那時倒也不復有所猶豫了。却不意蕊雲進了醫院以後，病勢反見減退，腹痛也不及在家裏的時候厲害。至於醫生們呢？也只說她有盲腸炎嫌疑，而沒有確定的診斷，連驗血的證明書也沒有來，加着蕊雲自己又鬧着要出醫院，說了那種悲凄的話，使左詩晨聽了難過。倘然真的因為開肚皮而出了毛病，豈非拖了學生之憾，此恨綿綿，將無有窮期了。

左詩晨正在萬分躊躇之中，忽然接到了電話，說是蕊雲已經出院了，這是出於意外的事呀。出院原是蕊雲昨天自己所說的，不過勸慰了她一下子，已經在當夜不再說出院了。而出院也有出院的手續，不是隨隨便便就可以出院的。況且她的病也沒有治好，盲腸炎到底是不是盲腸炎？怎能以一走了之。

出院以後，又怎麼樣呢？聽其自便，不再延醫診治嗎？或者再請別一

位醫生，再進別一家醫院嗎？倘然那個醫生，也說她有盲腸炎嫌疑，將如何處置呢？蕊雲她有一種倔強的性質，她說要出院，便一定要出院。出院無關緊要，可是盲腸炎一旦發作，無可援救。將一聽其倔強的性格，而視死不救嗎？

然而蕊雲出了醫院以後，回到家裏，不是說到了臨睡時候，腹中又隱隱作痛嗎？可是她那時的心情，絕不注意於腹痛了。她意思以為現在已回到家裏來了，痛也好，不痛也好，總之已經是逃出了這個醫院來了。即使痛死，也是痛死在家裏了，她的心中，好像因此非常鎮定。爲了心中非常鎮定，肚裏却漸漸不痛了。又爲了剛纔的興奮而勞動，人也覺得疲倦起來，又爲了到了自己家裏，心安意適，便漸漸兒睡去了。

到了明天早晨，她忽然想起了一個人來。原來她從前在章家的時候，曾經請一位女醫生看過病。這位女醫生，喚作黃飛瓊，她是在美國學了醫學回來的，是一位守貞不嫁的老處女

，而醫道非常高明，尤其是關於女科的病。醫生對於病人，最好是一向看慣了的，因爲他們可以知道病人是怎樣的體質，比了一個陌生的病人要好得多。病人也希望就診於熟識的醫生，可以加一重信仰。現在黃飛瓊女醫生，從前看慣了蕊雲的，因此蕊雲今天忽然想起了此人。

不過時越七八年了，不知道這位黃醫生的診所，是不是仍在那裏？她記得黃醫生的診所是在一家南京路的藥房裏，不知道現在還在那裏不在？但是診所即使不在，而那家藥房，却仍舊開在那裏。只要一問藥房裏，便知道黃醫生的診所在那裏了。而且即使問不到她的診所，黃醫生的住宅，她也去過的呀。

那一天早晨，蕊雲很早便醒了。「阿珠！起來！你看今天的天氣還好嗎？」她這樣的喚着。

阿珠睡眼朦朧的起來，因爲她就睡在房間裏沙發上的。打了一個呵欠，伸了一個懶腰，因說道：

「辰光還早，四小姐還可以多睡

一會兒。」

「不！」蕊雲說：「我要起來出去一趟咧。」

「噢！到那裏去呀？你身體剛剛好一點，還沒有復原，怎麼就可以出去呢？」阿珠道。

「不是呀！我就是預備出去看病呀。」

「看病？難道仍舊回到醫院裏去嗎？」阿珠癡癡的望着蕊雲，覺得還事很有一些奇怪。

「誰到醫院裏去？癡丫頭！我是死也不再回醫院裏去了。」

「那末四小姐預備到那裏去看病呢？」

「我想起了一位女醫生，從前看過我病的，她喚作黃飛瓊，醫道是很好的，而且也是看慣我病的。我今天早起裏，忽然想起了她了。不過時隔七八年，不知道她還在上海不在？記得從前是她的診所，在南京路某藥房的，現在不知道還在那裏嗎？但還也無關緊要，她是當醫生的，一間藥房裏，便可以知道。再不然，她的住

宅裏，我也去過。我去問問她，我的肚裏痛，究竟是什麼毛病？爲什麼人家逼着我開肚皮呢？你起來，給我

把頭髮弄弄好。泡點水，讓我洗一個臉，人是這兩天糟得像一個鬼了。回頭你陪了我一同去看黃醫生去。」

阿珠便趕忙起來，收拾一切。幫着蕊雲草草梳洗，也不施脂粉了。又去雇了一輛汽車，由阿珠陪着，便到南京路某藥房來。及至到藥房門前一看，黃飛瓊女醫生診所的一塊白銅牌子，還雪亮的掛在門前。雖然相距已經七八年了，然而她的診所還在那裏。原來這一家藥房，就是她的兄弟所開的。黃飛瓊女醫生，今年也四十多歲了，她是一位信基督教的人，以她的職業終其身，立志不嫁人的了。

蕊雲一樣的掛了號，因爲來得很早，所以不等到幾個門診，已換到了她呀。蕊雲覺得黃醫生還是那個樣子，雖然四十多歲的人，却還是精神飽滿，只不過臉上添了一些纖細的雀斑

「黃醫生！你還認得我嗎？」蕊

雲雖然笑着問，不免帶有一點凄然之色。

「呀！你是章——章——」黃醫生要想說出你是章姨太太來，但連忙縮住了。

因爲她想起了蕊雲已不在章家了。她從前是常到章家去看病的，她所看病的人，不獨是蕊雲，他們家的太太小姐等很多。自從蕊雲出了章家以後，她也還常常去看病，所以蕊雲的不在章家，她是早已知道了。既然不在章家，如何可以再叫她章姨太太呢？可是急切地却叫什麼呢？但是他們當醫生的人，心思很靈活，她的掛號紙已送進來了，掛號紙上是寫的姓周，她自然是姓周了。黃醫生很殷勤的

道：「周小姐！我們多年未見了，你一向在上海嗎？我很掛念你呀！」黃醫生說時，緊緊的握着蕊雲的手。

蕊雲想：反正她是知道的了，我又何妨老老實實的給她說呢？不然，她也不會叫我周小姐呀。

「黃醫生！我是一向在我的南京

家裏呀！直到了今年七月底邊，方始到了上海來，我已經與章家是脫離關係了呀。」

蕊雲再要說下去時，黃醫生連忙接口道：

「我知道！我知道！」她好像是不願多問的樣子，隨後又道：「周小姐！我看你的面色不大好看，似乎有病的樣子呀。」

蕊雲想：「無事不登三寶殿」，此來便是爲看病而來，否則又掛什麼號？此問似乎是多的呀。但趁勢正可以告訴她病源，而且既是熟醫生，又同爲女性，說來又可以詳盡一點。

「原是呀！黃醫生！」她道：「因爲我前兩天覺得肚裏很痛，……」

「是呀！你不是從前就有一個肚裏痛毛病嗎？現在却仍舊肚裏痛，難道還沒有好嗎？」

經黃醫生這樣一說，蕊雲也想起來了，的確，從前常常肚裏痛。在清和坊時代，未到章家去的時候，便常常肚裏痛。及至嫁到章家去後，那個肚裏痛毛病沒有好，所以黃醫生也知

道我常常肚裏痛呀。我是常常肚裏痛的，爲什麼這一回却勞師動衆，要送到醫院裏去，開刀要開肚皮呢？而且這一回的肚裏痛，也沒有什麼特殊之處呀。現在既然來請黃醫生診病，自然要把詳細的情形告訴她了。

「黃醫生！我因爲肚裏痛，有人便介紹了一位醫生來診治。診治之下，說我有盲腸炎嫌疑。」

「阿呀！盲腸炎？那是很危險的呀！」黃醫生聽了，不免也着驚起來，說道：「怎麼樣？後來便怎麼樣？」

「後來我就進了醫院，進了博慈醫院。醫院裏的醫生，也說我有盲腸炎嫌疑，預備要給我開肚皮。但是我進了醫院以後，肚裏漸漸的不痛了，寒熱也沒有了。我想：既然如此，我的病不是全好了嗎？肚裏也已經不痛，寒熱也沒有了，好端端的開什麼肚皮呢？所以昨天晚上，我一定要出醫院了，但是他們死也不放我出醫院，我同他們大鬧之下，他們無法，只得放我走。我好像從監獄裏的逃犯一般

，逃出了博慈醫院。我想：我決不是什麼盲腸炎，我也無須開什麼肚皮。因此想起了黃醫生，從前看慣了我的病的，你是知道我有這肚裏痛毛病的，特地今天尋到你這裏來了。」

蕊雲這一番話，其實倒都是真話。但是由黃醫生聽來，其中還有許多不盡不實。最奇怪的，既到了醫院裏，是一個必須用大手術的病人，怎麼會被她逃出來呢？而且像博慈醫院那樣，也不是一個小醫院呢。

但不管怎樣，她的病是不是盲腸炎呢？這是一個癥結所在。不能因爲說從前有過肚裏痛毛病，現在就不能患盲腸炎。不能因爲肚裏不痛，逃出醫院，就算了事。倘然真的是盲腸炎，還得進醫院，還得開肚皮呀。現在且不必給她說，她既是來診斷，待診斷明確後再說。

黃醫生開始診斷了，這一次，診斷得非常詳細。因爲黃醫生從前曾經診視過蕊雲的，便是肚裏痛，也會請蕊雲診視過，所以她能知道病人的習慣性。又因爲黃醫生是女性，而且精

於女科，以女醫生爲女病人診視，當然愈見熨貼，而且也不用害羞。當黃醫生按摩她的肚皮時，她就不覺觸癢。用手揪那肚皮時，那一個地方覺得痛，那一個地方不覺得痛，蕊雲便老實的說出來了。黃醫生仔細診斷下來，蕊雲並沒有盲腸炎嫌疑。

這不是黃醫生的醫學本領，高過於余賓鴻，以及博慈醫院裏的費醫生，甚而至於老院長。實在「此一時，彼一時」，各有種種機會之不同。倘在此刻，余賓鴻，費醫生，以及老院長來診視蕊雲，也許要說她沒有盲腸炎嫌疑了。但是蕊雲爲什麼要肚裏痛呢？又經黃醫生的仔細診斷，認爲是子宮病。婦女們患子宮病的很多，黃醫生是個女科專家，怎麼不能診斷明確了呢？

黃醫生安慰了蕊雲一番，又勸她一切要寬心，開了藥方，教蕊雲就下面藥房裏去配藥。

「周小姐！」她說：「我現在門診時候很忙，因爲人家正在外面等着。過一天，我要給你談談。你的藥，



足敷三日之用，倘然三日內，還覺得肚裏痛，你可以再來看。倘然不痛了，也不必再來了。不過這個毛病，恐怕有續發性，你要自己保重，尤其不可心中憂鬱，時常散散心。噯！我不送你了一！」

蕊雲這時心裏放心了，黃醫生說是子宮病，她也不知道怎麼叫做子宮病？總之子宮病該不至於開肚皮吧？不管是什麼病，不開肚皮，就放心了。

這一件事，左詩晨覺得非常抱歉。因為那時候的新醫學，還沒有十分盛行，很有許多人是反對新醫學的。因此新醫學稍有錯誤，便羣起而攻。至於那種開肚皮的事，也是中國人所長懼的，尤其是婦人女子。蕊雲的病，最初聽了余賓鴻醫師的話，以為有盲腸炎嫌疑。盲腸炎是必須要開刀，左詩晨在新醫學上有一知半解，也以爲必然要經此手術，因此把她送進了醫院。

然而蕊雲的周圍，都是反對開刀的人，連蕊雲自己也是反對開刀的人

。以病人反對開刀，而強迫開刀，病好了不必說，出了毛病却怎樣呢？雖然從西醫說起來，開刀視爲常事，然而究竟也未可輕視，不然，爲什麼他們要立志願書，有種種的舉動呢？況且蕊雲的身體，近來又是這樣的嬌弱，怎能不顧到這一層。結果，蕊雲的病，並非盲腸炎，却是子宮病。不但白忙亂了一場，而反要爲旁人所笑。他們要說：幸虧蕊雲半夜三更，在醫院裏逃出來，不然，被洋鬼子開肚皮，只怕要開死了。

左詩晨覺得有點對不起蕊雲，而蕊雲却仍舊和他愛好。

「凡是勸我開刀，和勸我不開刀的，都是愛我的人，我都感激他。」蕊雲常常給人家如此說。

蕊雲病愈以後，仍舊到小花園去，出她的堂唱。

轉瞬光陰，已到歲暮時候了。

有一天，左詩晨在家裏，接到了蘇善生的電話。他因想到蘇善生是每天晚上必定要見面的，打什麼電話來呢？擎起了聽筒，問他有什麼事？

「喂！你可知道！我們老太爺昨天到上海來了。據說：他也派人到報館裏去找我，因爲我們昨天晚上，在三馬路小有天散下來，我並沒有回到報館裏去。幸虧我昨天沒有住在亞東旅館，老早就回去的。不然，到處找不着我的人，那纔糟糕咧。」

「你們老太爺，沒有預先寫信給你，說要到上海來嗎？」左詩晨這樣地問。因爲老太爺來上海，也是一件尋常的事呀。

「沒有呀！」蘇善生道：「上一次有信來，也沒有提起。這一次好似飛將軍自天而下，一到上海，便派人四處找我。幸虧我在家裏，而且有重大的問題，要和你商量。」

「什麼事呢？」左詩晨道：「你總是那樣張皇其事的，故作驚人之筆。電話裏可以說一點聽聽嗎？」

「電話裏說不明白。」蘇善生道：「你現在就出來嗎？倘然不出來，我便到你府上來。」

「這又何必呢？我就出來，你此刻在那裏？」

「電話是在三馬路打的，但是三馬路也不好談話。我們找一個清靜的地方，我們到寶利去。我今天飯也不會好好地吃，可以吃一些點心，我現在就到寶利去等你了。」

原來蘇善生說的三馬路，就是金樓的家裏，一說三馬路，便知道這電話是在金樓家裏打的。現在約他的這個喚做寶利的地方，是一家外國糖果店，在夏天專賣冰忌淋等冷飲品，樓上有幾間小屋子，也賣賣大菜，一共不過三四個房間。這個似咖啡館相似的組織，開在那個地方，似乎專供情人密談之所。却是有一樣便當，隨便什麼時候，都可以吃東西的，甚而至於通宵。

左詩晨踏上了寶利糖果店的扶梯，問道：「蘇先生來了沒有？」

「來了！」一個小西崽答道：「在兩號裏。」

他把這短門一推，果然見蘇善生一個人坐在那裏，燃了一枝香烟，呆在那裏出神。

「怎麼老太爺忽然來了，住在那

裏？」左詩晨問。

「我來了有半點鐘了。已經點了幾樣菜下去，你要吃什麼東西吧？你點了菜，我們慢慢兒的談。」蘇善生說。

「我今天起身得遲，中飯喫得不久，你說有話要和我商量，所以就來了。你一定要教我吃一點東西，我就來一客雞絨粥吧。」

「昨天老太爺來了，發生了一個問題，他的意思，不要教我在上海，要教我回到杭州去。」蘇善生道。

「噯！那末你在上海白相吃花酒，老太爺一定知道了。怕你有什麼荒唐，所以要教你離開上海了。」左詩晨道。

「這倒還在其次。」蘇善生道：「我們在上海吃花酒，老太爺早有所聞，他倒並不十分禁止。他只說自己要節制，不要沉溺其中。此番來，決不因爲此事。我是知道他第一個意思，是不願意我在報館裏。他說我在報界裏，尤容易闖禍。第二個意思，他還是教我做官。你是知道的，我十六

歲的時候，就到部裏當差。要不是革命的話，連捐帶保，也許我如今頂珠已經是紅的了。上一回，我回去的時候，他已給我嘮叨了一黃昏。但是他委實也有他的苦衷呀！

「我們家裏的事，不瞞你老兄說，真是一言難盡。老太爺常說我們老二太拘謹，倒宜於讀書。說我有一點肆應之才，可以做官，藉資歷練。身入報界以後，仗着一枝筆鋒，橫衝直撞，趁着自己的高興，不拘什麼人，可以亂罵，不拘什麼人，可以得罪。志氣似乎很高傲的了，將來就永遠不能入宦途。他以為官場與報界，永遠是冰炭。不如趁着此刻在還沒有在報界出名的時候，早早抽身爲是。這些話，從前已經說過好幾回了。一則，他不會立逼着我離開上海，脫離報界。二則，我的性情，現在也已經不宜於官場了。我倒喜歡在報界中，寫小說，弄弄文藝，尤其喜歡在你一塊兒做事。現在老太爺到上海來，決心的和我說了。趁着陰曆年底停報的時候，他意思教我和你商量，早一點

預備替人。所以我認為重要的一件事，特來與你商量。」

「原來如此。」左詩晨道：「老太爺一定要教你去做官，那也是沒法的事。不過我們分開來，要就為公為私而言。先說為私，我當然不願你去，不但是我，便是時觀平也不願你去。我們難得有個志同道合的人，而且你又是一位在文學上有修養的人，老實說：造就一位好的新聞記者，也不是容易的事。但是說到為公，你是學過法政的人，而且在革命以前，就當過京官的人，你入政界，不是也恰當的嗎？你說：喜歡在報界中，寫寫小說，弄弄文藝，可知道這是一件沒出息的。你說：喜歡和我在一塊兒做事，我就是一個沒出息的人，這並不是謙虛，都是實話。所以為公而言，我也和你老太爺一樣的心思，還是離開了報界，尤其是離開了上海。」

「並非是你不要到上海來，不過你長住上海，實在沒有什麼益處。」左詩晨道：「因為你年青貌俊，又是一個風流文采的人，你是一個宦家公子，而你又沒有錢。在上海這個狂蕩世界，為羣雌所包圍，身處萬花之中，而你又不能解脫。於是日為情累，而所有志氣，也銷耗盡了。因此在這一點上，我也勸你離開上海了。」

「你老大哥金玉之言，我當永佩勿忘。我這些事，老太爺所不能知道的，只有你最親切了。」蘇善生道：「不過時觀翁那裏，請你給他談起一句，請他便要物色人材。我們在別個朋友面前，暫時且不必談起，你說好吧？」

左詩晨點頭稱是。又問：「老太爺住在那裏，停刻兒過去請安。」

「不必客氣，他住在震華旅館。」

蘇善生道：「老人家不喜歡住東亞，大東等新式旅館。上次來，住過幾回，他說：好幾天晚上，被他們吵得沒有好好兒睡覺。而且老人家喜歡舒服，什麼便桶便壺，都喜歡安放在房裏。那種式的旅館，便所另有地方，房間離得遠的，小便幾乎要走半條巷的樣子，如何受得了。而且雖是冬天，却怕水汀，寧可多穿衣服，因此還住在老式旅館裏。」

當時兩人別了，說：「停刻兒見吧！」善生還要到震華旅館去一趟。左詩晨想：早點到報館，可以給時觀平談一談。

到了報館裏，問起茶房，說是二老爺在樓下賬房間裏看信。左詩晨便傳下一個信去，請二老爺看完信後，到主筆房來一次。不到半個鐘頭，只見時觀平穿了件灰色的皮袍，罩上一個黑呢的背心，從領口上起的鈕扣都敞開了，把一件直貢呢的馬褂，攔在臂灣裏。到了主筆房，便向左詩晨道：「今天來得早啊！有什麼事？有什麼事？」

左詩晨便把蘇善生的老太爺來了，不願意他在上海，要教他回去的話，說了一遍。

「不要是善生為着報館裏薪水太薄，所以他要去找尋別事，那末我們

可以酌量加他一些。」時觀平道。

「我想這倒並不爲此。」左詩晨道：「苦生在我們報館裏，全是爲了興趣，他決不計較報酬的厚薄。倘然要傳他的用，只怕無論加多少薪水，也不够他用。照苦生的心思，他本不願離開上海，無奈此次老太爺親來迫他回去。他們家是世代簪纓，老太爺的意思，還是要他做官去。一吃了報館飯，於做官實不相宜，而且老太爺的意思，就以今年年底爲限了。」

「苦生是一個聰明練達的人，在我們報館裏正資得力，怎麼可以讓他去呢？」時觀平道：「但是照你說來，却又有不得不去之勢，這如何辦法呢？」

「我和苦生說：現在就回杭州去，一時也未必有事。不如等事成以後，再回去不遲。」左詩晨道。

「官場的事，恐怕未必如你這樣的寫意，打如意算盤。只怕要脫離報界以後，方可以弄事情吧？他倘然決意要去，我們且想想，誰可以繼他的任。」時觀平道。

「一時倒也真想不到什麼人來。」了。」蘇苦生停了一停，又道：「家裏說：明天上午，要到府上拜訪。是實在要去的，那也是一人的出處關係，無可強留。最好讓我們物色得替人以後再行。」

時觀平去了以後，左詩晨便辦他報館中的日常工作，到七點鐘的時候，蘇苦生來了，大家忙着發稿的事。左詩晨只問了一句：「你們老太爺在旅館裏嗎？」

「剛纔在旅館裏，此刻出去應酬去了，是孫季詮孫老四請他吃夜飯去會太遲的，九十點鐘准散了。」

▽題探梅鄧尉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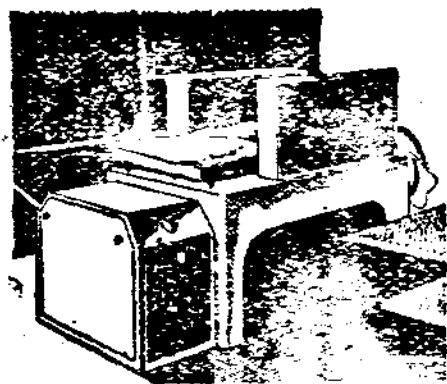
陳庸庵

三十年前是舊遊，平臨雪海快鳴驕，而今豪氣銷除盡，只恐梅花也白頭。

玄墓紅梅三五樹，還元閣下我題詩，儻君更製新圖卷，添買胭脂寫折枝。

光緒丙午丁未間，余撫姑蘇，西遊鄧尉探梅，平疇十里，一色皆白頭，歎觀止矣！旋行紆道玄墓於還元閣下，忽見紅梅五株，活色生香，別饒風致，會賦詩紀勝，今題此圖，略申夙好，質之秉之有道，以爲如何？

夔龍並識。



## 京塵影事

張恨水

### ▲第二十一章

正在這個時候，忽見站長將綠旗捲了起來，抖開紅旗，緩緩搖動，火車立時停住。遠遠看見一輛汽車，直

向月台駛來，車停之後，從裏面跳出一位五短身材，白面清癯的人物；只聽有人說：盧總長來了。當下盧總長和站長點點頭，打着廣東話，不知說些什麼，微笑着登車。上車之後，侍者向前接着盧總長的公事包，笑微微的道：包房已經預備好了。就在這個時候，金粟海見盧總長來到，車子停住，心想：救星到了。便和梁寒山兩人，死拉活動的將青青老五騙下車去，告訴她道：我們倆到奉天，至多只有兩個星期的耽擱，就回北京，你要求的，沒有一件不能辦到，兩個禮拜的時間不能算長，無論如何總得忍耐幾天。青青老五含着一包眼淚下車，仍是默默的望着，這時車又開了，金粟海對老五連連的揮手，直到看不見人影，方才回入車廂。房間裏面是上下兩舖，梁寒山客氣，要讓金粟海睡在下舖，金粟海道：不成，我在北京沒有好好的睡過一宿，在車上我必須補充一下。那個時候，還是上午八點多鐘，金粟海便叫茶房將臥舖舖好，對梁寒山笑道：對不起，讓我先睡

一會兒，中飯的時候，您自己上飯車，我來關照一卡保愛。於是撒鈴喚侍者進來，從袋中掏出一百元錢，交給他道：你去交給飯車上的賬房，說是我存的，等一會兒梁先生吃飯，一塊兒算賬！(編者按：卡保愛即火車上侍者。)梁寒山打開了皮包，翻出幾本線裝書來看，只聽見金粟海在上面，已經酣然入睡。梁寒山用過中飯，直等到下午五點鐘，金粟海方才一覺醒來，連說睡得真甜。就在這時，那位盧總長走過車廂，一眼望見金粟海，便道：老金，您在這兒嗎？請過來談談！金粟海連忙下床，披上衣服，跟着盧總長到他房裏聊天。盧總長道：剛才吃中飯，飯廳裏沒瞧見您。金粟海道：不瞞您老說，我在北京，原打算耽擱三五天，想不到一晃就是兩個禮拜，弄得筋疲力盡，人仰馬翻。這位盧總長，雖然已經留鬚，他的性情却比少年人還要熱情，便道：怎麼我在胡同裏，一回也碰不見您？金粟海道：我是包盤子的，每天也不過包二十個盤子，所以胡同裏我不大走動，遇不見您老！盧總長摸着鬍子笑道：您真會玩。閒談了一陣，金粟海要回房去，盧總長問道：您同房間的人，是不是熟人？要不是熟人，就搬到這兒來！金粟海道：豈但是熟人，我這回僕僕道途，就是爲了他。盧

總長道：他是怎麼了不得的人，要您這末忙。金粟海道：也是我們的頭兒，心血來潮，把一位素昧生平的小說家，捧得天一樣的高。盧總長忙問是誰。金粟海道：就是梁寒山。盧總長道：我雖然很少看中國小說，但是梁寒山的文字，也曾看過一兩段，覺得還順眼。原來盧文鈞總長，是一位英國劍橋大學畢業生，回國以後，歷任要津，財政總長，外交總長他都做過，生平有兩種嗜好，和兩樁怪癖，嗜好是紹興酒和審姐兒，他說中國人放着自已製造的這麼好的酒不喝，要喝什麼白蘭地、威士忌，真是無聊。還有要和女人談什麼神聖戀愛，惹出許多桃色糾紛，更是不對。所以他要喝酒，就喝中國酒，要玩女人，直接痛快的是審姐兒。怪癖呢？是回國以後，二十餘年，不穿西裝，冬天也不穿大衣，薄棉袍之外，再罩上一件黑紫羔的袍子，代替大衣。還有一件，便是少看中國報，中國書，多看外國報外國書，簡直是一位十足歐美典型的中國人，所以盧總長說看過一兩段梁寒山的小說，倒是實話，沒有一點虛偽。盧總長又道：一忽兒晚上八點鐘，我請您和梁先生上飯車，我關照廣東廚子做兩樣特別菜，我帶的有竹葉青，不知梁先生喝不喝？請您過去先容一下。金粟海道：您老賞飯吃，還有什麼說的！一面笑着，便走回房去，一五一十對梁寒山說了一遍，梁寒山道：這位盧總長，我是久仰其名，他的一部獄中人語，雖不是他的親筆，可是他的見解，很使我佩服，現在我很願意跟他談談，可是酒却不能

多喝，一斤半斤或許還能勉力奉陪，但是爲什麼要等到八點鐘呢？金粟海道：這就是外國習慣，晚上非八點鐘不能進餐，（編者按：要是此時此地，已是九點鐘了。）您還不知道嗎？梁寒山口嚼烟捲，笑着點頭。等到七點半鐘，金粟海整一整衣服，拖着梁寒山同到盧總長的房裏，鄭重地介紹道：這位是盧總長。又向盧總長道：這就是梁寒山先生。盧總長站了起來，點頭說道：久仰，久仰。於是三人並排坐下。盧總長先開口向梁寒山道：梁先生您寫小說，是根據事實的多，還是憑着理想的多？梁寒山道：我的小說，大概十分之八是事實，十分之二是理想。盧總長笑道：我看到的外國名家小說，實在不少，除了偵探案以外，也是側重事實居多，都是實事描寫，可以說中外不謀而合，就是中國的紅樓夢水滸傳三國演義之類，大都也是事實，我們廣東有一位小說家我佛山人，他的代表作，二十年目親怪現狀，也都是根據事實，可見得小說是不能離開事實的，最小的限度，祇能在事實當中加一點渲染，梁先生您說對不對？梁寒山道：先生是深通歐美文學的，中外一體，眞所謂所見略同。先生要是把政治上所聞所見，寫一部小說，一定是必傳之作。盧總長笑道：太誇獎了，太誇獎了。又看了一看手錶道：我們吃飯去吧！三人便一同上了飯車，車上已經滿滿的坐着人，都在進餐，犄角上空着一個四座位的檯子，上面擺着幾色用碗裝的菜，梁寒山心裏奇怪，西餐怎麼用碗裝，而且還擺着杯筷。走到檯子旁

，盧總長便道：請坐請坐，梁寒山與金粟海並肩坐下，盧總長單獨對面入座，旁邊站着他的當差，問道：總長飾酒嗎？可是沒有酒壺，盧總長道：還是拿酒瓶燙一燙吧！沒一會，酒拿上來，便在三位面前倒了三杯，盧總長便舉起酒杯，向兩位道：咱們先乾一杯！金粟海忙欠身道：我是實在不能飲酒，梁先生他可以奉陪。盧總長聽了，忙對梁寒山道：好！咱們喝個暢快！梁寒山道：大概先生您喝十杯，我陪一杯！盧總長道：那不成，我們來個兩對一吧！說着舉起酒杯，便乾了一杯。梁寒山一看這不是對手，趕忙推托着道：昨兒晚上收拾行李，睡得太晚，今天又因一大早趕上車站，睡眠不足，神思昏昏，您老是海量，實在難以奉陪，請您原諒。盧總長笑道：您別客氣，隨便喝吧！金粟海坐在旁邊，瞧着拿碗盛着的四樣菜，一樣是來路牛尾湯，一樣是紅燒鰻魚，一樣是蘆筍炒蛋，一樣是鐵排鷄胸。金粟海心想：這簡直是西菜中吃，那裏是中國菜？虧他想得出，要拿碗裝，拿筷吃，說得好，是舊瓶裝新酒，說得不好，是自騙自，不覺暗暗好笑。盧總長看着金粟海不吃菜，便道：您既不吃酒，還是來客西餐吧！金粟海是連中飯還沒有吃，肚裏正鬧饑荒，連說好好好，便叫侍者照單開來，等到金粟海將一客西餐吃完，盧總長的酒興還未停止，梁寒山却是淺嘗輒止，還沒有醉，一看飯車裏吃客祇剩了他們三人，便道：我實在不能再喝，我想吃飯了！盧總長道：我是不吃飯的，至多兩塊麵包，我叫當差的

燉着兩隻童子雞，我是拿雞湯來下麵包的，這叫做中西合璧。您要是吃得下，來一客西餐，吃不下，那末來一客雞湯蛋炒飯吧！梁寒山道：我有胃病，平常也多吃麵包，如有好雞湯，我贊成吃麵包，盧總長便叫當差裝兩碗雞湯，侍者端上一碟麵包，一半烤過，一半不烤，盧總長向梁寒山道：請，請！梁寒山一喝雞湯，連連道：完全是真味，餡子裏絕對吃不着。金粟海瞧着眼饞道：也讓我嘗一勺。盧總長道：您要喝再裝一碗，本來我個人，是預備明天早上中午兩頓的，現在我完全犧牲，請你們兩位。金粟海連忙止着道：我已吃飽，留着明天總長自用吧！我現在疲倦得很，我想先回房休息一下。盧總長這時也有幾分醉意，便道：您請便！金粟海走後，盧總長笑對梁寒山道：人家都說我是酒色之徒，試問世上的人，誰不好色，誰不貪杯呢？金粟海單是貪色，並不貪杯，古人說：酒是色媒人，這句話就不可靠了。梁寒山連吃四片麵包，一碗雞湯，便想告辭，站起身來道：您老寬用一杯，我想告辭了！盧總長道：忙什麼，飯車裏辦事的人，廣東人多，都認得我，不妨事的。待明兒到了奉天，我還要請您痛快地喝幾杯呢，梁先生，您是文學家，應該知道「酒逢知己千杯少」吧？梁寒山笑道：您老中國舊文學根柢很不錯，古人詩詞記得很多。盧總長道：都是聽得來的，一知半解啊！梁寒山祇得勉強再坐一會子，看看已是十點半鐘，便道：您老也可以休息一下吧！盧總長這下子才推杯而起，各自回房。次

日醒來，大家都用了早餐，盧總長到金粟海的房裏，南天北地的高談闊論了一番，也說了許多政治上的珍聞駭事，梁寒山是聞所未聞，倒添了許多寫小說的好資料。將近中午，金粟海道：總長，今天中午我們不敢再叨擾了，我們一會兒先上飯車。盧總長道：那末今天我也不預備中國菜，大家隨便喝一兩杯，中午我本來不大喝酒，因為中午喝酒很誤事，晚上是休息時間，儘可以開懷暢飲。金粟海道：是是。這天傍晚，車到奉天，盧總長是有汽車來接的，金粟海却沒有，盧總長約他們一同進城，金粟海連聲推託，說是還有朋友來接，請盧總長先行出站。自己和梁寒山雇了一輛汽車，先將梁寒山安頓在中央飯店，自己逕直回到寓所。曉得韓少帥是天明才睡，俾畫作夜的人，便打電話報告韓慕樓，說是梁先生到了，什麼時候接見，那時韓慕樓從當差手裏接過電話聽筒，問道：老金嗎？梁先生住在那兒？金粟海忙將中央飯店的房間號碼告訴他，韓慕樓道：明天中午來吃飯，十一點你陪着他來。再說梁寒山在中央飯店安頓行李以後，便接到金粟海的電話，約他到寓所裏吃晚飯。梁寒山也不推辭，便出了飯店，來到金家，金粟海道：老哥到了奉天，一路之間，可有什麼感想？梁寒山微微的歎了一口氣道：第一天我在飯車上，剛進午餐，碰着查票，一看坐頭等車的，除了外國人，都是免票，這還成嗎？今晚我在中央飯店泡了一壺茶，一喝茶味不對，我問什麼水？他們說是井水，我又問有自來水沒有？他

們說沒有，祇有南滿站，才有自來水，可以向他們買得來，我們這兒沒有預備。我想路政既然如此腐敗，衛生行政又如此簡陋，真正不是我理想中的奉天！金粟海道：您老哥又發書跋子脾氣了，明天見了韓慕樓，請您少說這種話，不然可難爲了我這跑腿的人！

### 上海福幼院徵募難童教養費啓事

敬啓者：同人等鑒於滬市自事變後，物價飛漲，貧民謀生維艱，忍心拋棄兒女，致使街頭角落，充斥無家可歸之苦兒，沿途求乞，極堪憫惻！爰不揣棉薄，於前年春設立上海福幼院於南市董家渡公義碼頭街，二年以來，陸續收容，爲數至衆，以教以養，略具成績，前後經教養而介紹至各大工廠商店服務者，已有數百人，目前留養在院者，尚有二百數十名之譜。惟本院並無基金，所有經常費用，全恃捐募而來，處此百物昂騰之秋，集二百餘嗷嗷待哺之赤子於一院，無絲毫之憑藉，非仗羣策羣力，誠不能有恃無恐，尙望熱心人士，慨解仁囊，或代呼將伯，俾今日孤苦無告之兒童，得成他年有用之人材，則布施者之功德，甯有涯涘！而同人等亦不啻感同身受矣。

上海福幼院徵募大會主席 林康侯 同啓  
丁福保

院址：南市董家渡。

收款處：南京路慈淑大樓四三二號本院辦事處。

漢口路中報館社會服務處。

漢口路新聞報館社會服務欄。



# 編後小記

▽張叔通先生初主新聞報筆政，筆名「小吹」。繼任申報副刊編輯有年，偶於公餘，孜孜於書畫研究，三十年來，日益孟晉，雅韻欲流，無絲毫煙火氣。近年罕為報章撰述，惟書畫自娛，今破例以「九峯樵子譚畫」付刊，雖專論繪事，範圍稍狹，然文辭修潔，彌可誦讀。

▽魏謀先生久為各刊物撰述，文名藉甚。湯雪華女士為文學大家胡山源先生高足，今因胡先生之介，以作品見畀，值得推薦。

▽丁誦先生吳越諸言，長期為本刊專任撰述。「野性的復活」，精心結構，不同凡響。

▽際此大時代中，學子坐耗暑假三閱月之光陰，殊覺可惜！黃影采先生之「在學青年的暑假進修」，實為指示利用暑期之方針，希勿忽視。

▽陶元德先生居邸發生困難，有人謂：滬上要女人一箇月，謀職業三箇月，覓居宅須一年，小費之大，租金之昂，聞之令人咋舌！陶先生寫其身邊文學，成「三遷」一文，慨乎言之，同情者當不乏人也。

▽徐傳霖先生精日文，並擅國學。「老人經」既結東，將譯日本短篇名著享讀者。

▽譚惟翰先生成「聖女」中篇小說，以稿到稍遲，未及刊入，敬致歉忱，當於八月號中相見。

▽本刊不以牟利為目的，一再聲明，而一再加價，似覺矛盾甚甚，祇以紙張，稿費，印刷，裝訂，無不增加，在在需錢，成本攸關，不得不謀彌補，若無特別原因，截至本年十月為止，不致每期加價，決不反汗，以謝讀者。

▽訂戶委託代為徵求本刊第二號，第七，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六，如有以上各號九冊全份，報酬九百元。零星來讓者，每冊捌拾元，遲到不收。

上海雜誌聯合會會員證第二號

民國三十三年七月一日出版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定價每冊六十元  
存款預約優待八折

編輯兼 錢 須 彌

發行 上海福州路三六弄四八號  
大衆出版社  
電話九一一一三一

印刷 國光印書局  
大沽路三八三弄四〇號  
電話三三七四三

經售處 中央書報發行所  
五洲書報社

## △大衆廣告新刊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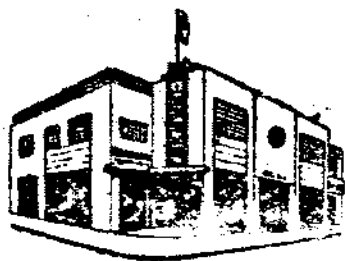
- ▽彩色封面△ 五千元
- ▽彩色封底△ 四千元
- ▽封 裏△ 三千元
- ▽封底裏△ 三千元
- ▽普通全面△ 一千元
- ▽二分之一△ 六百元
- ▽三分之一△ 五百元
- ▽以上係每次刊登價目△

店商大貨萬一唯區西

# 上海國公公司

有盡有應部餘十三設分·品貨球環產國等上銷經

箭傢箱水煙餅糖洋罐南銀牙料磁水鋼搪五電玩文時呢布綢雜呢飾化童雨襪襪棉襪內  
 帶具筐菓草乾果酒頭貨器器器器瓶品瓷金器具具裝絨疋緞鞋帽物粧裝衣衫被織子衣  
 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



三四六九三：話電

口路名茂路寺安靜

# 萬國大藥房

· 迅接 · 購電 · 審配 · 處各 · 貨價 · 批門 ·  
 速方 · 貨話 · 慎製 · 方國 · 齊廉 · 發市 ·

· 藥良效特用家製自 · 品出廠名國各售經 ·

· 店支 ·

口路煦福路孚同海上  
 號二四九九三 話電

· 店總 ·

西路東山路州福海上  
 (線四) 五二一八九話電

最新磺臙胺製劑

# 康龍

專治 各型炎症及葡萄球菌鏈

球菌等特效劑

肺炎·腦膜炎·痢淋病·淋巴管

炎·敗血症·流行性感冒·軟下

疳癰·一切炎症化膿病患

# 康生鈣

健腦開胃

防癆補肺

強骨固齒

消炎止血

男女老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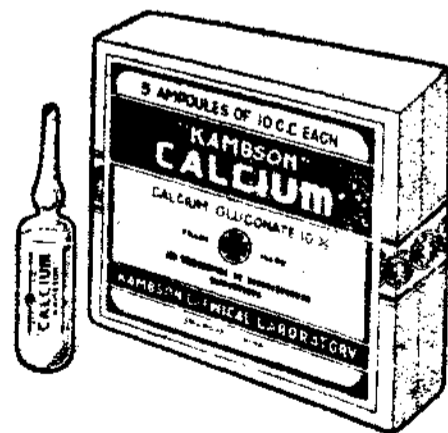
皆宜常服

上海康生化學製藥廠監製



地址 靜安寺路滄洲別墅三二號

電話 三八五四六號



# 大眾營養品



## 成營份養高貴 鈣牛奶

新貨上市

鈣牛奶粉為人生必需之營養食物。內含鈣、磷、鐵、鈉、銅、等九種礦質，并含適量之脂肪質、蛋白質、蛋黃素、炭水化物，而維他命A、B、C、D、及G之含量，極為豐富，為最現代化之滋養食品。且美味異常，無論兒童與成人，日飲一杯，必能增進康健，誠屬現代化家庭中必備之品。

鈣牛奶生股份有限公司出品。

總管理處：上海靜安寺路五八〇號

電話：三四二八三號

宣傳部登記證滬誌字第一一八號  
第一區特高登證字第一〇七六號

郵政登記證三八六號第一類新聞紙

每冊定價中儲券陸拾元